

道教

徐翠先 编著

文言小说选

(珍藏版)

虚幻演变的神怪故事



千奇百怪的艺术奇葩

中国文联出版社

道

责任编辑：陈福仁

封面设计：谢皖霞 北 遥

ISBN 7-5059-3368-X



9 787505 933682 >

ISBN7-5059-3368-X/1·2567

定价：21.80元



道教文言小说选

徐翠先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文言小说选/徐翠先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6

ISBN 7-5059-3368-X

I. 道… II. 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 I 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328 号

书 名	道教文言小说选
编 著	徐翠先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福仁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法大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368-X/I.2567
定 价	21.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题 记

1994年,我校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选定“道教和古代文学”作为研究课题,目的是从道教文化的角度观察古代文学,以期对道教文学和受道教文化影响的文学作品作出更加深刻而合理的阐释。我一直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也就参加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一边研习有关道教的历史、理论和道书,一边从道教文化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隋唐的志怪传奇以及神仙传记作了一番初步的考察,获得了新的感受和认识,便着手编选这本《道教文言小说选》。经过反复研读、抉择,最后定下五十篇,按写作的先后次序排列,以便反映这一历史阶段道教小说的基本面貌。为了广大读者阅读的方便,不仅加了注解,而且逐篇用现代汉语加以翻译。在注解部分,我特意对每篇作品的有关情况、作者、所出专集和有关道教词语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以便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道教文化性质。

“道教和古代文学”是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加之带有拓荒性质,研究起来有不少困难。本来,我的研究重点是在唐代文学,尤其在柳宗元上,这样一来,方向便有了一定的变化,方法也从传统模式向文化学靠拢,这种对象和方法的转换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挑战。经过几年的研读,探索的面初步展开,除六朝隋唐道教小说外,还有金代全真诗和元明神仙道化剧等,也撰写了一些论文,算是有所收获。虽然,而知识的前路是无止境的,我正在努力跋涉。是为记。

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

论六朝隋唐时期道教小说的基本特征

(代前言)

前苏联学者叶甫盖尼·格奥尔基耶维奇·雅科伏列夫在其《艺术与世界宗教》一书中说：“在人类精神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诸如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形形色色的相互关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某些宗教‘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能以最佳方式再现出某一宗教的精神氛围和祭祀实践的艺术体系。艺术作为宗教思想的一种情感——形象的证明，在某种宗教的结构里占有一定的位置……艺术和宗教的相互作用的这个历史过程导致的结果是，世界宗教几乎把所有的艺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艺术——都纳入自己的结构中。”(任光宣、李冬晗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4页)雅科伏列夫论述的对象虽然主要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与艺术的关系，但也完全符合道教和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关系的实际。在这个被道教纳入自己的宗教结构的文学艺术体系里，文学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小说又是其中主要的文学形式之一。

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以“选择”古代文学并纳入自己的宗教结构，就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各种体式，如小说、诗词、散文、戏曲等等为其宣传教义信仰，反映宗教生活，渲泄宗教情感，从而扩大其社会影响，劝人向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熟练的表现技巧。道教

既然选择了文学作自己宗教宣传的工具,就不能不对这个工具产生影响。在这个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中,道教创造了自己与一般古代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宗教文学,并以其独特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以及作为其思维成果的各种意象影响着古代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民族特质的重要因素。我就是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从六朝到隋唐时期道教小说的性质、特征及其在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

从中国小说发展史来看,六朝到隋唐是古代小说从初步形成到自觉创作的时期,而与其平行发展的道教小说,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描述一下道教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对于理解本论题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从传统的文体称谓来划分,这一时期的道教小说可区别为志怪和仙传两大类。志怪包括六朝的志怪小说和隋唐的志怪传奇;仙传则包括这一时期的神仙传记。不管是神仙还是精怪,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都是不存在的,它们作为宗教信仰和习俗信仰都是古人思维的产物,是观念性的东西。从人类观念发展史的角度看,精怪观念要古老得多,可以说它是伴随着古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最原始的文化创造之一,它经过简单拟人、万物有灵到自然崇拜等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的思维结构中积淀下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因此直到人类进入文明期后还作为一种信仰习俗而广泛存在。这种信仰习俗本来就是道教产生的观念渊源之一,到道教产生之后,它和道教的宗教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因此魏晋六朝时期精怪观念在社会上非常活跃,不断产生出大量新的精怪故事,于是便有志怪体小说的出现。与精怪观念比较起来,神仙思想要晚出得多,它产生于战国,繁衍于两汉。神仙的本质特

征,一是由人修炼得道而成,二是长生久视,永远不死,故称仙人。作为一种宗教,道教的主要信仰就是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个体感性生命的长生不死,使道教的神学根据——得道,得道的具体途径——道术,以及神仙道士通过斋醮仪式降神驱邪、镇恶除鬼、治病救人、魔幻变化、不事而富等等宗教实践活动,构成了神仙思想的理论、实践体系。这种神仙观念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放弃对终极(死亡及死后)的关怀,而追求个体生命的物理的永恒延续。在这一点上,它和神话与原始宗教相近,卡西尔在其《人论》中写道:“神话和原始宗教……断然否认死亡的真实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由于对生命的不中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念,神话必须清除这种现象(引者按——指死亡的事实)。原始宗教或许是我们人类文化中可以见到的最坚定最有力的对生命的肯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107—108页)随着道教的产生和道教宗教实践活动的展开,适应传播教义信仰的需要,旧的神仙人物及其方术灵验故事不断在传说中丰富起来,新的神仙、道士的传说故事也不断被创造出来。这些证明仙道可学、长生可致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成为道教的理想人格,是广大教徒和信徒学习的模范,当然受到道教学者和士人信徒的搜集、整理和编纂。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六朝时期便大量出现了初具形式的道教小说。仙传类以道教学者葛洪的《神仙传》为代表,干宝的《搜神记》中也有互相重复的内容。至于志怪类的作品就更加繁多,可为代表的就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渊明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还有托名汉代东方朔、郭宪等人的《汉武帝内传》、《海内十洲记》、《洞冥记》等。如果历史地去考察,这些故事都是时人神仙精怪观念的产物,不论对创造者还是撰写者都不是虚妄的,而是实有的,除神仙人物不要说,他们本来就是由人而仙,是人的一种理想存在,是道教宗教信仰追求的最高目的,就是其余那些鬼神精怪也

无一不是以观念的形态生活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的有灵之物。因此这些故事的出现和编辑有其明显的宗教目的,即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和“自神其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文人之作……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异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同上)证之以《搜神记》序,鲁迅的论述是符合历史的。《晋书·干宝传》引《搜神记》序说:“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这是说得很明白的,他认为神怪是实有之物,他的搜神志怪与著史相同,也即“发明神道之不诬”。正因为他们把鬼神精怪当作实有之物加以记录,唯恐失真,所以很少加人自己的艺术创造。这类故事,大多数都是粗具梗概,勾勒事件的始末,因此实录而少创造便成为这一时期道教小说的一大特点。但是,它不仅记录了神仙精怪的原始素材,也积累了把神怪观念具象化的思维经验,为下一阶段的充分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发展到唐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传奇这一重要发展阶段。传奇是在六朝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志怪和神仙传记有直接的传承关系。鲁迅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中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这是说的传奇对志怪的因革、通变,有内容方面的,也有形式方面的。在谈到唐代传奇作家的小说创作意识时,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

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故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这就是说，唐传奇已进入小说创作的自觉阶段。我们所说的道教小说并非在中国古代小说之外另辟一途，它既然“选择”了古代小说这一体裁，就当然构成了这一文学系统的一部分，何况唐传奇在内容上就承袭了具有宗教神学意味的“神仙”、“志怪”这一特征！唐传奇的题材内容不外两大类：一是神仙志怪，一是世俗生活。而在叙事形式上则几乎全采取史传体裁的框架结构而加以情节化。这种内容和形式逐步成为文言小说的主要传统。唐传奇的搜神记怪，不仅与志怪传统有关，同时与道教在唐代的发展有关。魏晋以降，道教从民间转进上层，它的反传统性质渐为专讲神仙道化所代替，于是形成神仙道教，为统治上层所接受并加以激扬。到唐代，帝王们与教主李耳联宗，成为国教，尊崇于朝廷，煽动于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信仰道教、修炼神仙的热潮。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道教所宣扬的神仙、道术、鬼神、情怪等观念便以形象幻设的形式在社会上宣扬流传起来，经过文人的收集和加工创造，便成为志怪传奇这一类的小说作品。唐传奇的自觉创作意识，不仅表现在传奇小说的整体艺术成就之中，而且在个别作品的创作意识上也显示出演进的轨迹。现存最早的传奇《古镜记》，其作者王度为隋唐之际人，作品以宝物古镜为线索贯串了几个互不相关的怪异故事，就各个故事而言尚不出六朝志怪的范围，如就整篇作品的规制来看，作者毕竟是在有意识地扩展志怪的规模，创造了一种冰糖葫芦式的组织结构，与六朝志怪的丛残小语相比，还是一种进步。而接着出现的《补江总白猿传》在有意为小说方面则更进了一步。据有关资料记载，这篇传奇是借小说对欧阳询进行人身攻击的，而作品的情节核心是一个精怪故事：南朝梁末别将欧阳纥南征

桂林，略地至长乐，其妻被一个修炼成精的千年白猿掳去。后来欧阳纥与其他被掳去的妇女设计杀死白猿，救回妻子，但其妻已身怀有孕，回来后生下儿子欧阳询，状貌像猕猴。这个故事在唐代流传很广，《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录入。《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四收录，题为《欧阳纥》。关于这篇作品的创作意图，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作了这样的介绍：“《补江总白猿传》一卷。无名氏。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类猕猴，盖尝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孟棻《本事诗》更记叙了长孙无忌和欧阳询互相嘲谑的具体内容：“国初长孙太尉见欧阳率更变形么陋，嘲之曰：‘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亦酬之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祇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太宗闻之而笑曰：‘询此嘲曾不畏皇后耶？’”（按：此条也见《大唐新语》十三，《隋唐嘉话（中）》，《唐语林》五，《唐诗纪事》四等书）鲁迅《唐宋传奇集》之《稗边小缀》综合数家之说，对这篇小说的始末和精怪渊源作了详细的说明：“长孙无忌嘲欧阳询事，见刘餗《隋唐嘉话（中）》，其诗云：‘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盖询耸肩缩项，状类猕猴。而老猿窃人妇生子，本旧来传说。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已云：‘南山大猿，盗我媚妾。’晋张华作《博物志》，说之甚详（见卷三异兽）。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其曰‘补江总’者，谓总为欧阳纥之友，又尝留养询，具知其本末，而未为作传，因补之也。”借精怪进行人身攻击固无可取，但作为小说史上有意为小说的证据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有意为小说的创作实例，沈既济的《任氏传》也很有说服力。唐代有奉狐的习俗，狐成精变人与入婚恋的故事很盛行，而沈既济作《任氏传》并非单纯记述一则人狐爱恋的异事，而有很深的社会感慨，他在文末这样写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因此，他才把狐女与郑生的爱恋故事写得情真意切，

曲折有致，栩栩如生，除衣不自制以外，几与人无别。任者，人也。借异物狐女具有真人性以刺今之妇人，便是作者的创作本意。由此可见，志怪传奇之作与六朝的单纯志怪有很大的不同，一为幻设，一为实录；一有深刻的创作意图，一只为“明神道之不诬”。唐代写神怪的传奇既有单篇的，除上引诸篇外，尚有《李章武传》、《柳毅传》、《长恨歌传》、《南柯太守传》等；也有辑集创作的，最有名的如《玄怪录》、《续玄怪录》、《集异记》、《纂异记》、《逸史》、《传奇》、《三水小牍》、《异闻集》、《杜阳杂编》等。此外，唐五代的一些道教学者和道士，也继续编撰神仙传一类作品，如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沈汾的《续仙传》等，这些仙传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葛洪《神仙传》等仙传作品的藩篱，吸收了传奇的艺术经验，在情节的构造上更加传奇化了。传奇小说盛于唐代，“后来流派，乃亦不昌，或者摹拟而已。”（鲁迅，同上。）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入宋代之后，随着城市的发达，说话人的出现和逐渐专业化，便有所谓“话本”的创作编撰，这就是古白话小说的滥觞。经金元明清发展为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而达于极致。其间，道教小说也随着这个轨迹演进，终于在元明清三代形成鼎盛时期。宋代的话本本就受到南北朝以来流行于寺院佛僧宣讲教义所用的“变文”、“俗讲”一类讲唱结合的叙事体影响，与宗教活动有着血缘关系，在宋代“说话”的四家中，小说一类的话本最为盛行，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条记载的八类小说中的“灵怪”、“神仙”、“妖术”等类大约均与道教有联系，如《种叟神记》、《竹叶舟》、《黄粱梦》、《西山聂隐娘》、《骊山老母》、《红线盗印》等，单从题目即可看出它们的道教性质。后来出现的文人摹拟话本创作的拟话本小说，如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白话小说，其中有不少表现道教生活和反映神仙思想的作品，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杜子春三人长

安》、《李道人独步云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唐明皇好道集奇人》等等。话本小说比起唐传奇及整个文言小说来,不仅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古代小说白话系统的形成并逐步占居主导地位,可以说是小说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道教小说普及化的一大转折性发展,它的白话通俗性无疑扩大了教义宣传的社会面。明清时期的长篇章回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成熟和繁荣,其中有一批作品是以道教生活为题材,以道教思想为主旨的,如《封神演义》、《西游记》、《韩湘子全传》、《吕仙飞剑记》、《绿野仙踪》等。这些长篇小说有的把历史故事和神仙故事融汇起来,有的把民间流传的神仙故事加工改造,字里行间渗透着道教练形修仙的教义思想。

以上所述道教小说对古代小说的“选择”和平行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道教的神仙观念和造神活动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文化因素,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组成部分。小说发展中这种道教选择的结果不仅从题材内容上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小说创作,而且道教小说的形象幻想性也提高了小说创作的艺术想像力,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二

道教小说在内容上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宗教生活题材有时也通过世俗生活题材以宣传道教教义、神仙思想,表达道教的宗教感情。而透过宗教的神学描写和沉沉仙雾,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古人对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生命价值的积极追求,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被异化了的人生的批判,反映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某些本质方面。

第一,神仙形象——道教创造的理想人格(道教的神和仙是有区别的,神指天神和俗神;而仙指的是通过修炼得道而长生不死的

人。我们一般说的神仙便是偏指仙人)。道教神仙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长生不死,灵魂和肉体的永恒统一。这当然是一种宗教的幻想,可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的一种积极态度。世界上的一般宗教都承认灵魂和肉体可以分离,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独立超度,而灵魂脱离肉体便意味着生命的灭亡,因此它们最关心的不是现世,而是来世、天国等。这种宗教观念在本质上对世界、对人类持悲观态度。道教与此不同,它虽然也承认灵魂,但积极主张形神统一、灵肉统一,统一则生,分离则死。所谓神仙就是这种灵魂和肉体永恒统一的人,修仙就是要达到这种统一。道教小说创造的众多神仙形象就是这种超越死亡的理想人格——个体感性生命的永恒存在。可见神仙不是别的,是由人修炼成的,由人而仙实质上是人的生命在物理界的无限延续。选自《神仙传》的诸篇所写的神仙都具有这种特点:李八百就因为“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刘安是西汉宗室,封为淮南王,因好黄老之术,受到“八公”的传授,最后“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不仅如此,“安临去时,馀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给后人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语典故。左慈也是历史人物,是东汉庐江人,因为认识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便去学道,修得“变化万端”的仙术,入霍山合九转丹,从而成仙。其余皇初平、栾巴、壶公、吕恭等人物形象莫不如此。唐传奇中描写的神仙多数已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文学形象,正因为如此,作为神仙形象其仙格更加完备,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写了神仙,更写了神仙生活,从各个方面揭示出他们的神仙品格。如《玄怪录》中的裴谡、《续玄怪录》中的张老、《传奇》中的裴航等人物形象就比较丰满。裴谡与两位朋友王敬伯、梁芳入白鹿山学道,历尽艰难,不料十数年间梁芳死去,王敬伯也动摇下山,游迹宦海,独裴谡坚意修炼,终成仙道。作品用主要篇幅写裴谡和王敬伯在江上相遇、宅中宴会、从数千里外接王妻弹筝等情节,描绘了

他的神仙风貌、无与伦比的神仙生活、出人意表的道术，直把一个神仙形象活生生地摆在读者面前。裴航遇仙的恋爱故事在文学史上脍炙人口，成为象征美好婚姻的典故。裴航在汉江上遇到一个美艳绝伦的女子，受其指点，在京城蓝桥下见到仙女云英，为了能得到云英的爱情，他遍觅市廛，终于在虢州药铺找到了玉杵臼，并且捣药百日，不仅与仙女云英好合为夫妇，而且继仙人清灵裴真人之仙业而出世。张老本是神仙，但隐于人间，在六合县灌园，劳力为生，以出人意外的原因娶退休官吏韦恕的大女儿为妻。一个种菜老头对于官宦人家年轻美丽的女儿来说，当然是很不匹配的，因此韦家及其亲朋都以此为耻辱，甚至要赶走他们，张老和妻子便回到王屋山下的住宅。后来，父母想念女儿，让大儿子去探望，顿入仙境，不仅张老“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现出仙人的本色，其妹也驾鹤游蓬莱，成了女仙。作品通过灌园叟而可出巨款，隐于人间的老叟和归于仙境的神仙的对比，突出了张老的神仙品格。

这些作品不仅描写了神仙的状貌和基本特征，也描写了他们得道成仙的过程和种种仙德，用形象的手段宣告修仙不仅要炼形，也要修德。学习仙道，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相信神仙可学而成，如《太平经》所言，“天生人，幸得有贤知，可以学问而长生”，从而“道成毕身，与天地同域”。如果信仰不坚定，那就会半途而废。《魏伯阳》中魏伯阳的那两个弟子之所以未得仙道，就是因为他们对道的信仰不坚定。他们虽然也跟着魏伯阳“入山作神丹”，但“心怀未尽”，也就是还有世俗的急功近利的观念，或说学道的目的不纯，因此在服丹即死的考验面前退缩了，因为他们“所以得丹者，欲求长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为。不取此药，自可更得数十岁在世間也”。《裴谡》篇中所写的那个半途而废的王敬伯，就不仅是贪生怕苦，而是世俗的名利心太重、太深，他下山前所说的“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

一席话，正表明他所追求的是眼前的利益，学道求长生既然渺茫无期，那就千万不能放弃世俗的享乐和宦达。结果是“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的裴谡修炼成仙，而王敬伯虽仕途得意，却落了个被仙愚弄、亲戚怒斥的下场。学道还要断绝一切尘缘，只要一丝尚存，则不得仙道。《杜子春》篇中的杜子春在道士的点化下，不仅浪子回头，而且脱俗向道，但因“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只好下山归乡。道教对学道者的这种高度要求，可以说是做成任何工作、成就任何一项事业的精神前提。有了这个前提，还要通晓道术并坚持长期实践。道术也就是神仙术，是得道成仙的具体途径。没有道术，神仙学便成了形而上的思辨，也就失掉了宗教实践的意义。这就是《太平经》所说的“神以道全，形以术延”。《神仙传》中的绝大部分人物都是通过修炼丹道而成仙的，魏伯阳和他那位虞姓弟子因服神丹而仙去；皇初平和他的哥哥通过“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子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不仅他二人因服食成仙，“其后服此药得仙者数十人”。《李八百》篇中的唐公房因得李八百所授丹经一卷，“人云台中作药，药成，服之仙去”。吕恭得道成仙后归乡，把仙方教给一位后代吕习，“习已年八十，服之却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至于刘安，不仅自己服丹药白日升天，连鸡犬也是因食“余药”而鸣吠于云天之上的。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说：“所谓术者，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这就是炼形的意义。道教的金丹大道，其外丹与古代化学试验、中医、中药学的发展有绝大关系，属于古代科技的范畴；其内丹学的修炼养生、服气、导引又与气功、体育锻炼有关，不可因其神学的解说而一概否定。其次，学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养德，如果品德不好，甚至作恶贼人，首先就失掉了学道的根基。作为一种道德宗教，向善是道教最重要的戒条。道教的养德学说和戒条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吸取来的，在早

期道教的修仙理论中,孝敬父母是修道的最重要的前提。《无上秘要》卷十五“众圣本亦品”中说:“父母之命,不可不从,宜先从之。人道既备,余可投身。违父之教,仙无由成。”这就把仙道和人道联系起来,逐渐发展为修仙思想中的道德决定论。《李八百》中的唐公房的善行可谓到家了,他及其家人、俾仆的行善是出于本性,只要能救治别人,多么难行之事都可做。当然李八百让唐公房做的事是一种宗教考验,是幻设的事实,而他能经受起考验,便说明他学道“有志”,“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沈羲》中的沈羲在蜀中学道,并不懂得服食药物,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天神的眷顾,就是因他“能消灭治病,救济百姓”,“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来,履行无过,寿命不长,年寿将尽,黄老今遣仙官来下迎之”。因此被接到天宫,面见老君,授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寿万岁”。《陈安世》中的陈安世本是一个佣工的少年,但因他“禀性慈仁,行见禽兽,常下道避之,不欲惊之,不践生虫,未曾杀物”,而且诚实无欺,才受到两位仙人的教授,道成而白日升天。相反,如果品德上有亏损,或道心不坚,便不能学道成仙。《汉武帝内传》所述汉武帝虽然仰慕神仙,感动了西王母,亲降汉宫指点,并请来上元夫人助教,按理说汉武帝可以成仙了吧,汉武帝也这样想,“亲自授法,出人六年,意志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可是因为他“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每事不从”。西王母知道他不听教训,便一把天火烧了柏梁台,“《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并失”。这就是“不修至德”,作恶贼人的恶果。唐初的道士王远知对弟子潘师正说:“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可见成仙对道德的要求是多么严格。《太平经》说的“善自命长,恶自命短”,“其付有道,使善人行之,其寿命与天地为期”,就是从理论上对善德与修仙关系的说明。

第二,仙境世界——道教创造的理想社会。基督教以天国相许,佛教以西方极乐世界相许,都把入教修行的目标放在来世。尽管他们把天国和极乐世界描绘得十分瑰丽,究竟是死后的事。道教与此大异其趣,它放弃终极关怀——生且不逮,遑论死后,它所真正关心的是个体生命的永恒延续,是成仙;既成仙就要有个安身立命之所,这样自然而然就有了所谓的仙境世界。仙境有的在天上,有的在海上,有的在地上的名山。无论是道教尊神和上仙生活的天界,还是海上的十洲三岛,都在虚无缥缈之间,高不可攀,远不可逮,只有地上的仙境才是仙人的乐园。因为地上的仙境隐于人间,故也可视为人间乐园。道教所以作出人成仙后便可入仙境享乐的许诺,正是针对人间充满苦难的世俗而言的。道教小说对仙境从各个方面作过具体的描绘:《汉武内传》描写了西王母驾临时的盛大排场,实质上便是把仙界的生活搬到了人间的宫殿,对整天幻想成仙的汉武帝有极大的诱惑力。《张老》写的天坛山南麓的“张家庄”,《裴潜》写的广陵樱桃园宅居,《柳归舜》写的洞庭君山上的表里洞彻的大石,《李清传》写的云门山神仙窟宅,《嵩岳嫁女》写的嵩岳仙境,《元藏儿》写的沧洲,《古元子》写的和神国,等等,都是道教通过小说描绘出来的仙境的样板。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仙境不仅有优美的环境,奇花异草,林泉藪泽,而且有楼台亭阁,池馆回廊;不仅有天厨珍味,仙果仙酒,而且不采自得,不种自有;不仅有仙人仙女,仙官仙吏,而且有青衣奴仆,自动服役;仙人们不仅逍遥于尘寰之外,而且过着夫妇室家生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当然是非常令人向往的,怪不得有那么多少教徒痴迷地信仰道教。应当指出,在道教的神仙世界里,大小、高高低低的神灵和仙真组成的神仙社会是有等级的,实质上是人间严密的等级社会的折射。但道教在按照人间等级社会的模式构筑自己的神仙世界时,还是注入了自己的理想的因素,如《古元子》描绘的和神国就是一例;这里不仅有理想的自然环境,四季如春,不种而食,不蚕而织,人寿无

患,而且“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这里有主仆之分,“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这里有官民之别,“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这里也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这样主仆和顺、官民平等的国度,比起陶潜所描绘的“桃花源”来,还要理想得多,而古元子的先祖古说还说“虽非神仙,风俗不恶”,要是真正的神仙国度,那“风俗”不知还有多“善”了。

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的生命哲学是对生死关系的一种答案,这种答案原本是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幼稚幻想,可在产生于文明社会时期的道教那里,主要还是追求享乐的思想在作怪,特别是统治阶级,他们妄想现世的物质享受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当然首要的任务就是使自己长生不死,不然为什么偏偏是像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后来的许多皇帝笃信神仙呢?葛洪在创立神仙道教的理论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抱朴子内篇·对俗》)魏晋以后,道教转入上层社会,并很快得到最高统治者们的认同,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否定世俗——道教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道教要宣传神仙和仙境的美好,劝人信道、学道,以使用自己的教义去改造社会,改变人的生死命运,它就必须证实世俗生活的虚幻、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并用自己的宗教力量加以克服。这样就产生了批判性的道教小说,这类小说不同于道德说教的那一类作品,后者只是说明个人没有善行至德和坚定的信念,就不能学道,更不会成仙,而前者的矛头却指向整个现实人生。我们先看表现梦幻一类的小说。道教的最高信仰是“道”,它不生不灭,化生万物,因此人与道合一也就接受了道性,长生不死,与道相始终,得道的神仙居处的地方,也便四季常青,花香鸟语,有林泉供其享受,有禽兽供其驱使,与春常在。它认为这种虚幻的理想才是唯一的真实,与此相对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现世却是虚幻的。所谓人生如梦,便是这种宗教观

念的体现。把人生视为一场梦幻，这在六朝的道教小说中已有反映，《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三引《幽明录》“焦湖庙祝”条所记贾客杨林想得到好婚姻，被庙祝用道术引入枕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这种简略的叙述到了唐传奇中便发展为《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这样的名篇，内容扩大，叙述婉转，美满的婚姻，仕途的穷达，梦中所历一如现实之状，把人生如梦的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比较仔细地看看《枕中记》：小说故事情节的梦幻框架和梦幻内容不是自然发生的梦境，而是道士吕翁运用一件法器——瓷枕变化出来的幻境。但是，卢生在梦中的经历却是一个封建官僚仕途经历的浓缩，有着极大的典型性，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以实证幻”的手法。卢生在小店里对自己的“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的感叹，对一个不得意的士人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是封建士子的人生目的。道上要想把这个沉迷于世俗追求中的卢生度脱，就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追求不管名多大、位多高、利多厚，到头来都要随着一死而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用梦幻的方式让他经历在人世所能经历的一切，娇妻美妾，子孙满堂，高官厚禄，顺达时的得意，倾陷处的苦难，都让他在不到煮熟一顿黄粱米饭的短暂时间里亲身备尝，然后在卢生位极人臣、备极宠荣之时醒来，方知原是一梦，而且道士告诉他说：“人生之适，亦如是矣。”卢生因而省悟，对于人生才有如大梦初醒一样的感受。《南柯太守传》的结构和主题也基本相同。宗教批判的主要特点是对现实人生的全盘否定，因为不管是短暂的人生，还是争名夺利的官场，都是道教教义和理想的对立物。但是，这种批判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即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黑暗、人心的险恶、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我们只有从宗教批判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作品，才能作出更加准确、深刻的阐释和评价。

此外,还有从人神、人鬼的爱恋方面批判社会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把道教的宗教肯定和宗教否定结合起来,通过人物关系、具体情节加以展现,写得既美好,又悲壮。如《韦安道》中的士子韦安道与后土夫人命中有一段姻缘;婚后,后土夫人欲尽人道归家,“庙见尊舅姑,得成妇之礼”时,韦安道的父母不知儿媳为何许人,很是忧惧,加之天后朝法令严峻,又怕得罪,只好上奏天后请罪。天后认定“此必魅物”,便派善咒术的和尚、善道术的官吏去镇压,都落个大败而归。但是,当韦安道传达了父母“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的驱逐之令时,便含泪离开了韦家。一段人神之间的美好婚姻,就在父母、朝廷的干预下离异了,分手之际,“夫人命车驾,于所都城西,设离帐祖席,与安道诀别。涕泣执手,情若不自胜,并遗以金玉珠宝,盈载而去”。这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被母亲逼迫离异时“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的情景不是一样地具有悲剧意味吗?再如《崔书生》中与崔书生结为夫妇的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夫妇感情浓烈,终为其母怀疑为“狐媚之辈”,无端受到伤害,不得已而回到仙境,也是不为母亲所接受被迫离异的。也有与上二篇不大相同,但同样反映男女婚姻不能自主而造成悲剧的作品,如写人鬼爱恋题材的《李章武传》就是这样。李章武与华州王姓子妇相互爱恋,别后无由通达信息,其妇思念成疾,终至不起。后来,李章武枉道往访,夜宿其屋,与妇之鬼魂相会,但“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后期杳无约,前恨忆相寻”的终天之恨可就永无尽期了。这里的人鬼相恋是生时爱恋的继续,虽然是一种宗教幻想,却也表现了道教对人间婚姻恋爱不自主的批判,表达了人民的一种追求自由的愿望。

还有一些作品如《浮梁张令》、《太阴夫人》、《王知古》等,虽然也采用了神鬼精怪的题材,但主旨却在对恶吏权奸的批判,其道教特征逐步框架化了。《浮梁张令》一篇不仅把一个“背弃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的恶吏形象

赤裸裸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更借神仙也受贿循私的情节揭露了像张令这等人所以能存在的社会原因。《王知古》却借游荡士子王知古误入狐仙洞穴，受到礼遇，许以婚姻，而一听他与分务洛师的骄纵专横、禽兽皆识的张直方有旧，便吓得惊慌群扰的故事，极其尖锐地批判了晚唐地方势力的专横跋扈。《太阴夫人》则以宿命的形式批判了权奸卢杞。这些作品采用幻想的方式以寓批判之意，道教宣传已趋淡化，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极大。

第四，半人半仙的侠客——道教创造出来寄托其除暴安良教旨的文学形象。道教初期在民间的兴起，其政治目的原本就是反剥削、反压迫、济世救人的，因此无所不能的道术也是用来镇恶驱邪的手段。道术的神奇变化和唐代中后期藩镇蓄养武侠之士的社会风气相结合，便在道教中出现了身怀绝技、除暴安良而隐于民间的道术之士，如韩湘子、吕洞宾之流。经过某些道士和文士的选择、提炼和神化，便创造出一批描写侠客的道教小说。如《传奇》中描写的昆仑奴磨勒就是一位身怀绝技、颖悟过人的侠客，他为了成就小主人崔生与一品大员家的红绡妓的情恋好事，竟然背负崔生，越过十重高墙入歌妓院内，又背负二人飞出峻垣之外，而“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后来事情败露，一品大员派兵擒捉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甘泽谣》中写的红线是个女侠，她本是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的女仆，通经识音，被用为内记室。她为了替薛嵩解除魏博节度使田承畴吞并潞州之忧，只用两个更次的时间，往返潞州和魏城之间七百余里，深夜潜入田承畴卧室内，盗走金盒，使田不敢轻举妄动。红线女的神通来自道术，她临行前“衣紫袖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见”。“太乙”也作“太一”，是道教的天神，《真灵位业图》所列第一神阶之右位中，有玉天太一君、太一玉君，说他们都住在玉清境，得策命学道，号令群真。这就是红线能飞行等神术的道教

解释。后来,红线“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去了,更补足了人物的道教性质。可见,这些侠客都是半仙半人的人物,是道教镇恶驱邪的教旨和人民除暴安良的愿望结合的产物。这些侠客的忠于主人、消弥灾难、撮成好事等品格,对后世武侠小说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或者说《昆仑奴》、《红线》、《聂隐娘》等作品是武侠小说的源头。

三

道教和道家虽然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但它们给予古代文学的影响是不同的,道家更多的是从人生哲学方面给作家、诗人以精神感悟,在人生实践中体验其淡泊恬适的诗意之美,并用以消释人生坎坷带来的痛苦、磨难。究其实,这是一种审美态度,表现在文学上便多是田园式的恬适、林泉式的宁静、悲愤时的逍遥。这与禅学对文学的影响是一致的。道教就不同了,道教给予文学的影响主要的是神仙观念作用下的神怪故事题材、虚幻的人物形象、幻想性的思维方式;而对文学作家的影响则是鄙弃世俗,淡薄名利,甚至在神仙信仰的支配下,搞炼丹服食、内视存神那一套修炼方术,严重者甚至发展到宗教迷狂、神游见鬼。所以,我们在这里研讨一下道教文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特殊艺术现象。

第一,幻想的故事题材。如上一节所说,从魏晋到隋唐时期,道教小说的题材,绝大部分是传神仙、记怪异的。这些神仙怪异故事有的来自先秦两汉的神仙传说,有的是流行于民间的鬼神精怪故事,也有的是道教兴起后道士们编来劝道的仙话。无论是哪一种,由于道教神学的解释,都蒙上了道教神仙信仰的色彩。以个体生命的长生久视为内核的神仙信仰,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 虚幻性,也就是在生命物理界永远得不到证实。这种宗教观念的故事

题材便是通过幻想建构出来的,比如汉武帝迷信长生不老的邪说,多方招致方士,经常上江湖骗子的当,祈祷名山大川,企求不死之药,甚至引起巫蛊大案,祸及太子,震动朝野。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载之史册的。但是,《汉武内传》写武帝诚心学道,感动了神仙西王母,元封元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亲临汉宫大殿,设天厨款待汉武帝,授《五岳真形图》和《灵光经》,又请来另一位神仙上元夫人为汉武帝传授“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等故事则完全是幻想的产物。道士们所以这样写,一是说明神仙实有,二是借仙真之口讲成仙之道,其目的完全是宗教神学性的。再如刘安这个人,很有文才,喜好典籍,曾招致数千宾客方术之士著书立说,有反映黄老思想的《淮南子》传世,还有已经散失的专门讲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八卷等。刘安是当时朝廷的反对派,曾企图叛变,后失败自杀。这是历史,有案可查的。而《神仙传》中写的八公表演道术变化,传授丹经,炼成金丹,白日升天,并带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等故事,则是道教根据刘安好道,有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等书传世编造的。为了说明他们虚构的刘安成仙故事的真实性,还说汉代的史籍隐瞒了刘安成仙的事迹,“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入主,当废万机而竟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神仙传记中的作品大体类此。还有些作品直接写神仙故事,如《董永妻》所叙天仙织女嫁孝子董永为其偿还债务的故事,《白水素女》所叙女神素女为帮助恭慎自守的谢端而下凡为其炊饮的故事,《刘晨阮肇》所写在天台中遇二仙女的故事,《张老》所述神仙张老的故事,等等,虽然不是说神仙可学,却用神仙实有的故事以证明道教宣传的真实性。

在这些作品的题材中还有一个问题,即仙境描写问题。我们当然知道,道教的仙境纯属虚构,是为了证实神仙实有的神学观念的合理性的,也是幻想的产物。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这种虚设的描写在小说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看了道教文言小说中对仙境的

描写,真使人意夺神迷。这些仙境,有的就间于通都大邑,如《裴谡》。裴谡得道成仙后,与山中道友在扬州卖药,宅于青园桥东樱桃园北。王敬伯去访,“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草葱笼,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有的隐于名山巨壑,如《张老》写的张家庄,《嵩岳嫁女》写的嵩岳神宅。韦义方跟着昆仑奴向张家庄走去,“初一上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几十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徜徉其间,歌管寥亮耳目”。再看田璆、邓韶二人随二书生入嵩岳仙境的情景:“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此中又有“烛夜花”,“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许。绿叶形类杯,触之有馀韵。小童折花至,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再往前走,“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旁”。当然,这些环境描写,其中的事事物物,绝大部分来自人间,但经过文学的重新组合,加之以神烟仙雾,便显出其神异之处,正与居处其中的神仙身分相合。或者说,我们从这些绘声绘色绘香的景物描写中体会到神仙生活的快乐、幸福、无忧无虑。这就启示人们,对环境的文学描写是认识世界、认识人物性格的重要艺术手段,从而开拓了艺术认识的一种新天地。当然这些描绘都是虚幻的,作品中都写到再去探看,则无影无踪,这不仅增添了仙境的神秘性,也更激起了世人学道的强烈要求。这种文学手法的运用,也是为宗教宣传服务的。

仙境描写更完整的形态是《古元子》、《元藏几》中对神国和沧洲的描写,不仅写了自然环境,而且写了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方面不仅写了人群构成,而且写了生活资料的自然获得。因原文太

长,不再征引。我们只是指出,这种大环境的描写实质上是道教理想国的蓝图,这种蓝图不仅是空想的,而且充满了懒人的妄想,透露出道教追求享乐的本质。但是,我们在看到这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描写的宗教功利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描写确实丰富了古代小说的描写手段和对自然美的审美经验。只是这种艺术经验由于宋代“话本小说”的兴起而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直到清末刘鹗写《老残游记》,我国白话小说系统才有了近代小说自然环境的景物描写。

第二,幻想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里写的主要人物是各种仙人、道士,大部分是历史上实有其人,因得道而成仙;也有虚构的小说人物;还有善良的鬼魅精怪。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共同的特点是有仙性,即得道成仙,与天地同寿。这种神仙精怪形象不管来源于什么,都是道教或受道教影响的文人学士造来宣传道教教义及其信仰的。所谓仙性便是虚幻性。道教所以造出这么一大批神仙人物,就是要证明神仙可学而成。这些神仙人物不仅寿与天齐,而且享受着人间生活无法比拟的神仙生活。《张老》中写的张老和他的妻子在张家庄的生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厅堂是:“铺陈之华,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其妻的居室是:“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他们的用人都是“容色绝代”;他们的吃食都“精美芳香,不可名状”;他们出行时乘骑仙鹤,有仙乐伴奏,凭空来去,蓬莱可倏忽往返。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十足地富有,其妻兄离开时“奉金二十镗”,并凭一顶旧席帽在扬州王老家取钱一千万,最后昆仑奴又送来黄金十斤。这种幻想的神仙生活条件是很诱人的。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这样的神仙和神仙生活的榜样给予人的影响将是多么巨大!无怪道教既“选择”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而且不遗余力地发挥它的形式到极致,不仅宣传了道教思想,而且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在道教小说虚幻的人物形象中还有一些鬼魅精怪形

象,该如何看待?这儿有《郭代公》中的猪精,《任氏》中的狐女,《李章武传》中的王氏妇,《浮梁张令》中的鬼吏,《辛公平上仙》中的鬼使,《崔炜》中的越王玄宫和田氏夫人等。猪精是害人的妖怪,郭元振设计除之,是为民除害,这是道教镇恶思想和人民群众除暴愿望的反映,这对后世精怪神魔小说的影响很大很深。那个狐女所以姓任氏,表明她已获得了人性,但又有变化的仙性,她追求爱情的幸福和忠贞,其纯洁执著超过了世间女子。在道教的神仙观念中,有些动物如狐、猿等,年深日久,也可得道,幻化人形,甚至成仙。这是任氏狐女所以能够变人的宗教神学根据。至于写鬼,那是道教信鬼观念的反映。道教的主要信仰是神仙思想,但神仙思想的前提仍然是有灵论。神仙学与终极关怀的宗教思想不同的地方在于,神仙学主张灵魂可与肉体永恒统一,也即不死而长生,终极关怀则主张灵魂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所以要修来世。道教既然承认灵魂,又认为神仙不是人人可成,那死后还是要变鬼的,也要下地狱,受考验。人死后到了阴府,便由丰都大帝和东岳大帝所管,当然就有各种鬼吏、鬼使。还有一个更进一层的问题是,人死后能不能成仙?道教认为能成仙,叫鬼仙。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叙》说:“又有积功未备,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未及人,寒栖独炼于己身,善行不加于幽显者,太上以其有志太极,以其推诚限尽而络鬼神受福者,得为善爽之鬼,地司不制,鬼录不书,逍遥福乡,逸乐随志,年充数足,得为鬼仙。然后升阴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积功累德,亦人仙阶矣。”由此可知,鬼仙的名目是为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设立的。他们先要死去,变成鬼,再由鬼修成仙。“姓氏不录于鬼关,名字不登于三山。出其阴神,非纯阳之仙,故曰鬼仙”(《仙术秘库》)。《李章武传》中王氏子妇的鬼魂已有仙化的迹像。作品中写到这样一个情节:天将五更,子妇必须离去时,从裙带上解下锦囊,取出一个物件赠送李章武。“其色紺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李章武不识何物,子妇告他说:

“此所谓‘鞞鞞宝’，出昆仑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于西岳与玉京夫人戏，见此物在众宝台上，爱而访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皆为光荣。’以郎奉玄道，有精识，故以投献。”后来遇一胡僧，也认为“此天上至物，非人间有也”。王氏子妇所以能以鬼魂与神仙玉京夫人游戏，并且得到宝物，大约就是因为她对爱情“至贞”所致。由此可见，道教对人类至性（即大欲）的肯定，并不因为“第三者插足”而斥为淫荡。此外，如《左慈》、《于吉》、《刘安》、《罗公远》、《马自然》等作品中描写的各种道术变化，诚如罗公远对唐玄宗说的是“小术”、“戏玩之事”，即魔术。综上所述，道教小说创造的仙怪形象和仙境形象是幻想的产物。正如雅科伏列夫在论到神话的天然转变过程被“一些在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但被创造出来的存在物所代替”时说的，这“是幻想的产物。在这种幻想里，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的成分和宗教幻想的成分，对世界的宗教感受成分，魔术作用和宗教仪式作用的成分，混合在一起”（《艺术与世界宗教》13页）。

第三，思维的幻想性。道教小说中的幻想的形象来自幻想的神秘的思维认识。道教的思维袭取了老庄主体认识的模式，强调认识具有主体性，即对道的体悟。作为道教修炼方术的“内视”、“存思”、“存神”等同时也是思维方式。什么是内视？《太平经》卷七十说：“思养性法，内见形容，昭然者也。”陶弘景《真诰》卷九引《紫度炎光内视中方》说：“常欲闭目而卧，安身微气，使如卧状，令旁人不觉也。乃内视远听四方，令我耳目注万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见万里之外事，精心为之，乃见百万里之外事也。”什么是存思？综合道经各种论述，存思时，要求存思的人闭住或微闭双目，存想内视某种物体或神灵的形貌、活动等。存思的对象很多，术数也有几十种，如存思三洞法、存思三宝法、存思五脏法、存思云气兵马法、存思玄一老子法……现以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所述对老君真形的存思为例，说明存思的一般方法：“但谛念老君真形，老

君真形见，则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長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这就是说，所谓存思就是把对神真的语言描述转变为活的具体形貌，与内视一样，要求所观的对象在内心里形成一种具体形象。存神与存思相同，只是存神的对象只限于神灵。可见道教的“思”是一种直觉感知，是他们造神的思维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形象思维。道教的各种神灵就是这样运用“思”的方法创造出来的，那些神怪小说中的各种形象也就是对这种思维成果的艺术创造或再创造。道教这种知觉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意识的对象——神仙决定的。道教徒被虚幻的神仙知觉所控制，便在心中突出所思神灵的感性特征，夸大自己的幻觉，逐渐形成一种用“心眼”看得见的形象。因此，我们说道教的思维有很大的虚幻性。

虚幻的仙境、神仙、精怪，幻想的思维，所有这些构成了这一时期道教小说的基本艺术特征，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园地里开放出虽虚幻却奇艳的艺术花朵，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途径。我们认为，从《楚辞》、《山海经》等具有神仙精怪观念的文学作品到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到唐宋的志怪传奇，到宋元明清的仙道话本、拟话本和神魔小说，贯穿着一条由神仙思想形成的艺术传统，即超现实的、幻想的、表现了一定的民族理想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基本上是由道教小说和世俗小说互相作用而形成的。

一九九七年二月于山西省忻州师专

附记：

上文是我对六朝至隋唐时期道教神怪小说的初步阐释，曾在
我校学报上刊载，现收录于此，以代前言。

目 录

前 言	(1)
魏伯阳	葛 洪(1)
皇初平	葛 洪(5)
李八百	葛 洪(8)
刘 安	葛 洪(11)
栾 巴	葛 洪(21)
左 慈	葛 洪(26)
壶 公	葛 洪(33)
吕 恭	葛 洪(39)
麻 姑	葛 洪(42)
沈 羲	葛 洪(47)
陈安世	葛 洪(51)
汉武帝内传	葛 洪(54)
于 吉	干 宝(69)
董永妻	干 宝(72)

白水素女	陶 潜(74)
刘晨阮肇	刘义庆(77)
枕中记	沈既济(81)
任氏传	沈既济(90)
李章武传	李景亮(107)
长恨传	陈 鸿(118)
古《岳渎经》	李公佐(129)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135)
杜子春	牛僧孺(153)
裴 谡	牛僧孺(164)
郭代公	牛僧孺(173)
柳归舜	牛僧孺(180)
崔书生	牛僧孺(186)
古元子	牛僧孺(192)
辛公平上仙	李复言(197)
苏州客	李复言(207)
张 庚	李复言(214)
李卫靖公	李复言(218)
张 老	李复言(224)
李 清	薛用弱(233)
嵩岳嫁女	李 玫(241)
蒋 璨	李 玫(255)
浮梁张令	李 玫(271)

目 录

太阴夫人·····	卢 肇(278)
罗公远·····	卢 肇(283)
红 线·····	袁 郊(296)
昆仑奴·····	裴 铏(305)
崔 炜·····	裴 铏(312)
元柳二公·····	裴 铏(326)
裴 航·····	裴 铏(335)
王知古·····	皇甫枚(343)
韦安道·····	《异闻集》(356)
姚氏三子·····	杜光庭(369)
元藏儿·····	苏 鹗(377)
黑 叟·····	《会昌解颐录》(382)
马自然·····	沈 汾(387)

魏 伯 阳⁽¹⁾

晋 葛 洪⁽²⁾

魏伯阳者，吴人也⁽³⁾。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⁴⁾。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⁵⁾。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曰：“丹虽成，然先宜与犬试之，若犬飞，然后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与犬食之，犬即死。伯阳谓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⁶⁾。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人山，不得道，亦耻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乃服丹，人口即死。弟子顾视相谓曰：“作丹以求长生，服之即死，当奈此何？”独一弟子曰：“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有意耶？”因乃取丹服之，亦死。

余二弟子相谓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长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为？不服此药，自可更得数十岁在世间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纳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⁷⁾，寄谢二弟子，弟子乃始懊恨。

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⁸⁾，凡三卷。其说如解释《周易》⁽⁹⁾，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矣。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¹⁰⁾

【注解】

(1) 魏伯阳：东汉炼丹方士，一说名翱，字伯阳，自号云牙子。传说曾从阴长生学道，得受金丹大道，于是与弟子入山作神丹。此篇属《神仙传》卷一，《太平广记》卷二收录。所言道术虽荒诞不经，而两弟子信道不坚未能成仙之事却有普遍的训导意义。

(2) 葛洪：东晋道士、道教学者、炼丹术家、医学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世称小仙翁。丹阳句容（今属江苏省）人。青年时期广学经史，以儒学知名，曾官将兵都尉，封关内侯。洪好神仙导养之术，从西晋方士郑隐学道。晚年带领子侄往交趾，中途留罗浮山炼丹。著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书。

(3) 吴：地名，即吴郡。楚汉间置，汉武帝以后废。东汉永建四年分会稽郡复置。魏伯阳是东汉会稽郡虞人，故称吴人。

(4) 道术：泛指道教方术，包括占卜、符篆、祈禳、禁咒、炼丹等，其中有不少民间传统迷信成分。

(5) 神丹：一种丹药，道教认为吞服可以长生不死。

(6) 神明：即神祇、神灵，即世之所谓神。

(7) 手书：亲笔书信。

(8) 参同契：书名。也作《周易参同契》，全书分上、中下三篇，约六千余字。该书用《周易》的思想论述炼丹修仙的方法，思想神秘，文字隐晦，是道教最早的一部丹经，对后世影响甚大，奠定了尔后道教丹鼎派的理论基础，被奉为“丹经王”。

五行相类：也作《五相类》也是一部讲述炼丹修仙的著作。唐玄宗时绵州昌明令在《日月玄枢篇》中提到《五相类》，《旧唐书》著录为《周易五相类》一卷。

(9) 周易：也叫《易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内容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附卦

辞、爻辞；传的部分即所谓十翼：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周易》认为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故下文所言“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便是把《参同契》当做解《易》之作看待了。

(10) 神仙传：十卷，葛洪撰。目的在于宣传神仙观念，反对“莫信神仙之事，谓为妖妄之说”。该书取材广泛，有的出于《庄子》，有的与《后汉书·方术传》相符，杂记诸仙怪异之事，充满道教言论。有些故事想像丰富，叙事生动，对后世小说颇有影响，不少名篇为后人用为典故。该书当成书于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是为补汉刘向《列仙传》之“简略”而作。据王松年《仙苑编珠·序》，该书所录 117 人，今存书所录 84 人，《道藏精华录》记载增为 94 人。本书所选《神仙传》各篇均录自《道藏精华录》。

【译文】

魏伯阳是东汉会稽上虞人。他本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可生性喜好道术。后来，干脆离家，与弟子三人进山修道炼丹。丹药炼成后，他知道弟子们还有凡心，要试试他们，就说：“丹药虽然炼成了，可最好是先喂狗试试看，如果狗吃了丹药羽化升天了，然后人再吃；如果狗被毒死了，人就不能吃了。”说罢就把丹药喂了狗，狗立即死了。魏伯阳又对弟子们说：“炼丹时唯恐炼不成，如今炼成了，可狗吃了就死，这怕是还不合神灵的意思。人吃了又怕落个同狗一样的下场，这可怎么办呢？”一位弟子问道：“先生您敢吃吗？”魏伯阳说：“我脱离世俗，弃家人山，不能得道成仙也没有脸回家了，不管是死是活，我是吃定了。”于是就把丹药吞了下去。药丸一人口，人就死了。弟子们你看我我看你，都说：“炼丹是为了长生不老，如今一吃就死，可该怎么办

呢？”只有一个弟子说：“我们先生不是一般的人，服药而死，莫非是有意如此？”于是就取丹药吃下，也立即死了。

活着的两位弟子商量说：“炼丹的目的是为了长生不死。如今服了药的狗和人都死了，还要它做什么。不吃这种丹药，反而还能在世间再活几十年。”两个人就没有服药，一起出山，打算替魏伯阳和那位弟子做两副棺材。他们走后，魏伯阳就活了过来，把原来所服的丹药放在死去的弟子和白狗口中，人和狗就都活了过来。这位弟子姓虞，于是同魏伯阳一起成仙去了。在路上，他们碰到进山砍伐木材的人，就写了封信，托一位同乡捎给两位弟子，信中感谢他们为他找棺材的好意。两位弟子见信后，悔恨莫及。

魏伯阳著《参同契》、《五行相类》两部书，共三卷，内容好像是解释《周易》，其实是借用《周易》的爻象，来论述炼丹的事。但是，世间的学者不懂炼丹之事，往往当作阴阳八卦去注解，完全违背了原意。

皇 初 平⁽¹⁾

晋 葛 洪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²⁾。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³⁾。四十餘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寻索初平，历年不得。

后，见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问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愿道君为占之⁽⁴⁾。”道士曰：“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闻之，即随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见。悲喜语毕，问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东耳。”初起往视之，不见，但见白石，而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见之。”初平与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

初起曰：“弟独得仙道如此⁽⁵⁾，吾可学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弃妻子留住，就初平学，共服松脂、茯苓⁽⁶⁾，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

后，乃俱还乡里，亲族死终略尽，乃复还去。初平改字为赤松子⁽⁷⁾，初起改字为鲁班⁽⁸⁾。其后服此药得仙者数十人。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皇初平：“皇”也作“黄”。传说中的仙人。一说晋代道士，一说东汉时人。此篇属《神仙传》卷二，《太平广记》卷七收录。

(2) 丹溪：古人称仙人居住之处。三国魏曹丕《典论·论郗俭等事》：“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

(3) 金华山：山名，在今浙江金华市北，出龙须草。道教传为赤松子得道之处。

(4) 占：占卜、打卦。

(5) 仙道：指神仙道术，说见《魏伯阳》篇注。

(6) 松脂：道教外丹用药。也称松香、松膏、松胶等，是松树分泌的胶汁。《本草经》称：“松脂，味苦温……安五脏，除热，久服轻身不老延年。”茯苓：中药名，菌类植物，寄生于松树根部，入药，被称为“千岁脂”。

(7) 赤松子：人名。《列仙传》说他是神农时的雨师。或说他曾为帝喾之师。传说他曾在金华山仙游，故山上有赤松洞、赤松祠。

(8) 鲁班：又名公输班。春秋时鲁国的巧匠。

【译文】

皇初平是丹溪人。十五岁那年，家里让他去放羊，有一位道士见他善良恭谨，就把他领到金华山石室中学道。他在那里一住四十多年，也不再想念家乡。他的兄长初起，到山里寻找弟弟，好多年也没有找到。

后来，在集市上见到一位道士，初起就叫住他打问：“我有一个弟弟叫初平，因家里让他去放羊，失踪四十多年了，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希望道君给占一卦，算算看。”道士说：“金华山里有一位放羊娃，姓皇名叫初平，毫无疑问是你弟弟。”初起一听，

就跟着道士去金华山找弟弟。兄弟相见，悲喜交集，互相问讯别后情形。之后，初起就问初平：“你放的羊在哪儿呢？”初平告说：“就在附近那座山的东面。”初起去那里看羊，没有见到，只有一些白石头，回来对初平说：“山的东面没羊呀！”初平说：“羊是在那里，只是哥哥自己没有看见罢了。”于是，初平陪同哥哥去看羊。到了那里，初平喝了一声：“快给我起来！”那些白石头立刻都变成了羊，有数万只之多。

初起就说：“你得到这样神妙的神仙道术，我能不能跟你学呢？”初平说：“只要你真心喜欢道术，就能掌握它。”初起就抛弃妻子儿女，在山里住了下来，跟着弟弟学习道术，一起服食松脂、茯苓，活到五百岁。他能够坐下来就显形，站起来就隐形，走在阳光下不见影子，而且颜面好像儿童一般鲜嫩。

在山中住了很长时间后，兄弟二人曾回家探亲，而亲族家人都快死光了，二人就又回到金华山中。初平改名叫赤松子，初起则叫鲁班。从那以后，服用松脂、茯苓成仙的有数十人。

李八百⁽¹⁾

晋 葛洪

李八百，蜀人也⁽²⁾。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³⁾。

知汉中唐公房有志⁽⁴⁾，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作客佣赁者，公房不知也。八百驱使用意，异于他客，公房爱异之。

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房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脓血臭恶，不可忍近。公房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使者，勤苦历年，常得笃疾。吾取医欲令卿愈，无所吝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百曰：“吾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房乃使三婢，三婢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为舐之，即当愈耳。”公房即舐。复言无益，欲公房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疮乃欲差⁽⁵⁾，当得三十斛美酒⁽⁶⁾，浴身当愈。”公房即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馀痕。

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⁷⁾。”乃使公房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房⁽⁸⁾。公房人云台山中制药⁽⁹⁾，药成，服之仙去。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李八百：道教神仙。传说蜀人历世见到他，人计其寿八百岁，故称他为李八百。本篇即记叙他度汉中唐公房成仙的传说故事，所记宗教考验之事本无多大意义，但唐公房对一个能干的仆人的那份诚心，却感人至深。本篇属《神仙传》卷二，《太平广记》卷七收录。

(2) 蜀：古国名，战国时秦国置为蜀郡，治所即今四川成都市。东汉建武初改为成都尹，后又复为蜀郡。

(3) 市廛(chán)：古代称商店集中的处所。

(4) 汉中：郡名。战国时秦惠王十三年置，治所在南郑县(今陕西汉中市)。唐公房：汉代仙人。《陕西通志》载，唐公房为今陕西城固县人，王莽居摄二年为郡吏，后遇真人授神药成仙。

(5) 差：“瘥”的通用字，指疾病痊愈。

(6) 斛：古代量器名，十斗为一斛。

(7) 度世：即出世，脱离尘世。原为佛教大乘教义，道教借用，指济度世人脱离苦海而积功修道。

(8) 丹经：讲炼丹的经书。

(9) 云台山：即西岳华山的北峰，在今陕西华阴县境。古代隐者和道士多居于此。

【译文】

李八百是蜀地人，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有好几代的人都曾见过他，当时有人计算了一下，他的年龄至少有八百岁，就用“八百”做了他的名号。有时他隐居在深山密林之中，有时也出山住在闹市。

他了解到汉中唐公房有求仙的愿望，只是没有遇到高明的

老师，就想教给他成仙之道。于是，李八百先去试验他，给唐公房做了下人，唐公房一点也不知道。李八百做事用心，凡事都比别的佣工做得出色，公房特别喜欢他，另眼看待。李八百假装病重，快要死了，唐公房就为他请医生诊治，耗费掉数十万家财，也丝毫没有表露出受损失的意思，只是为他的病担忧，愁眉苦脸的。病尚未痊愈，李八百又生了恶疮，全身脓血淋漓，恶臭难闻，人都没法到他跟前去。唐公房对着他痛哭流涕，说：“你给我家干活，劳苦了这么多年，得了重病，我请医用药，想给你把病治好，毫不吝惜钱财。可是治了这么长时间，你的病还不见好转，我该怎么办呢？”李八百说：“我的疮治不好了，得须人来舐才行。”公房就召来三个使唤丫头，让她们为八百舐疮。李八百又说：“丫头舐不好，如果你能为我舐，恐怕就会好的。”唐公房当即就为他舐疮。又说他舐也没用，要请他的妻子来舐，效果才佳，公房就让妻子去舐。李八百又告诉他说：“我的疮要想彻底治好，须用三十斛美酒洗澡方可。”公房就为他准备好美酒，盛在一个大缸中，李八百起来，把身体泡在酒中，全身的恶疮立即痊愈，皮肤白得像凝脂那么细润，也没有留下任何斑痕。

李八百这才告诉唐公房说：“我本是仙人，因为你有志学道，所以特来考验你，而你果然值得教导。现在，我传授给你脱离世俗得道成仙的秘诀。”于是就让唐公房夫妻和舐疮的三个丫头，用他洗过疮的酒洗澡，当即变得更加年轻，容颜也美丽动人。又传授给唐公房《丹经》一卷。唐公房就入云台山中炼丹药，丹药炼成后，他一服药便成仙升天去了。

刘 安⁽¹⁾

晋 葛 洪

汉淮南王刘安者，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²⁾，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³⁾，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⁴⁾，兼占候方术⁽⁵⁾。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⁶⁾，言神仙黄白之事⁽⁷⁾，名为《鸿宝》⁽⁸⁾；《万毕》三章⁽⁹⁾，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

武帝以安辩博有才⁽¹⁰⁾，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章⁽¹¹⁾，乃遣使召安入朝。尝诏使为《离骚经》⁽¹²⁾，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安每宴见，谈说得失，及献诸赋颂⁽¹³⁾，晨入夜出。

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阁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人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¹⁴⁾。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¹⁵⁾，又无贵育之气⁽¹⁶⁾，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¹⁷⁾，钩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¹⁸⁾，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学⁽¹⁹⁾，养鸣吠之技。诚欲市马骨以致骥骥，师郭生以招群英⁽²⁰⁾。吾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采

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门吏大惊，走以白王。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绮之帷，设象牙之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儿，执弟子之礼，北而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羁锁世务，沉沦流俗，不能遣累，负笈山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愿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防灾度厄，辟却众害，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²¹⁾，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²²⁾。在王所欲。”

安乃日夕朝拜，供进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²³⁾。药成，未及服，而太子迁好剑，自以入莫及也。于是郎中雷被⁽²⁴⁾，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人死，安合当诛。”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亲⁽²⁵⁾；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²⁶⁾。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

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诬告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天子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²⁷⁾，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主，当废万机而竞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

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于人乎？’安乃止。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²⁸⁾，便遣还？”《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²⁹⁾，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为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³⁰⁾。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馀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刘安：西汉时人。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少子淮南厉王刘长的长子。刘长谋反死后，汉文帝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安有文才，喜养士，曾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著书立说。现存《淮南子》一

书就是他组织苏飞、李尚、左吴、雷被、伍被等人合编的著作。刘安是当时朝廷的反对派，曾企图叛变，失败自杀。刘安也好道术，故有成仙飞升的传说，成为神仙人物。《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汉书》卷四十四有传。本篇属《神仙传》卷四，《太平广记》卷八收录，言刘安向八公学道成仙的故事，其追求之明确，态度之恭谨，对读者不无启发之效。

(2) 厉王长：即淮南厉王刘长，刘安之父。

(3) 文帝：即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立为代王，平定诸吕之乱后，迎立为帝。

(4) 儒学：儒家的学术。

(5) 占候：一种占卜方法，通过观察天象变化来预测人事吉凶。方术：此处指医卜星相、天文历算之术。

(6) 中篇：刘安著作的名称，已散佚。

(7) 黄白：道教外丹名词。黄指黄金，白指白银。道教认为丹砂通过炼制可成为药金（黄）、药银（白），所以古代炼丹术又称为黄白术。

(8) 鸿宝：也作《枕中鸿宝苑秘书》。《汉书·楚元王传》曾提及“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而《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可见其时已失传。

(9) 万毕：刘安所著书名，已散佚。

(10) 武帝：即汉武帝刘彻，汉景帝之子。承文景之治，在位五十四年，是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极盛时期。他迷信神仙，招致方士，多次受骗。他本人也多次游名山、巡海滨，祭神候望，并且大建宫观祠坛，派出方士数千人寻求仙人仙药，毫无结果。直到临死前才有些明白过来。汉武帝的求仙闹剧都以失败告终，却给后世编造武帝遇仙故事提供了材料。

(11) 司马相如：西汉文学家，字长卿，成都（今属四川）人。因献赋任命为郎。

(12) 离骚经：也称《离骚传》，是刘安所著解释屈原《离骚》的作品。

(13) 赋颂：两种文体名，此处指刘安献给汉武帝的赋颂作品。

(14) 暴虎：空手搏击老虎，即非常勇敢。

(15) 驻衰之术：道教方术之一，即使人不衰老。“驻衰”也称“驻颜”。

(16) 贲(bēn)育：即孟贲、夏育，古代两个勇士的名字，据说他们能力举千钧。

(17)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

(18) 吐握：吐哺握发的省称。史称周公招贤纳士，只要有士人上门求见，即使正在吃饭，也要吐出食物立即接见；如正在洗头，也要握着湿发去迎接。这就是所谓“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

(19) 九九之学：未详用法出处。从上下文意推测，“九九”当虚指多数，是众多之意。九九之学，意即各种学术、学问。

(20) 郭生：即战国时燕国的贤士郭隗。据《战国策·燕策》载：燕昭王为了报齐国灭国之仇，向郭隗征求招纳贤士的办法，郭隗便给他讲了千金买马骨的故事。燕昭王便以郭隗为师，在国中为其建筑宫室，从而招来了众多贤士，报了齐国之仇。

(21) 八石：道教外丹名词。指道上炼丹时常用的朱砂、雄黄、云母、空青、硫黄、戎盐、硝石、雌黄八种矿石药物。具体药物还有其他说法。

(22) 太清：道教有玉清、上清、太清之说，既指最高的仙境，又指最高的尊神。此处指最高仙境而言。

(23) 玉丹经：盖指讲烧炼丹药的书籍。

(24) 雷被：西汉时人，善击剑。在淮南王刘安处做官，任为郎中。

(25) 伍被：西汉时楚人，有人认为是伍子胥之后。当时伍被以才能名于世，为淮南王中郎。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数千人，伍被居首，曾参加《淮南子》的著作活动。后淮南王刘安有邪谋，伍被多次谏阻，刘安怒，囚系其父母三个月，伍被才为其画策。后事发被杀。

(26) 宗正：官名，掌管王室亲族的事务。

(27) 张汤：西汉杜陵人。汉武帝时为太中大夫，后为廷尉，迁御史大夫。汤治狱严峻。后被朱买臣等陷害，自杀。

(28) 玄洲：道教北海神仙的住地。据《十洲记》：“玄洲，在北海之中……上有大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对天西北门，上多太玄仙官官室，宫室各异，饶金芝玉带，乃是三天君下治之处。”

(29) 散仙：道教称未授职务的仙人为散仙。

(30) 公孙卿：西汉方士，齐（今山东一带）人。自言能通神仙，汉武帝拜为郎，后又拜中大夫。栾大：西汉方士，胶东宫（今山东一带）人。以神仙术向汉武帝自荐，任为五利将军等。后其所言方术多不验，被杀。

【译文】

汉朝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他父亲是厉王刘长，因犯罪迁蜀，死在路上。汉文帝十分同情刘长，就把他原有的封地全部封给了他的儿子，因此刘安才做了淮南王。当时，各王子地位显贵，生活奢侈，没有不贪恋声色游猎犬马这类事情的。只有刘安放下王爷的架子，礼贤下士，专学儒学，也爱好占候方术。他养着数千名门客，都是天下有才学的士人为他著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作《中篇》八章，书名叫《鸿宝》，讲说神仙炼丹之事；还有《万毕》三章，论述事物变化的道理，共有十万字。

因为刘安口才好，又博学，按辈分属武帝的叔父辈，武帝十

分尊重他。凡是特别重要的诏书和信件，都让司马相如等文士共同起草，然后派人招请刘安入朝定稿。武帝曾让他写作《离骚经》，天明时接受诏旨，到吃饭时就写好送了上去。宫中每次召见宴会，刘安总要谈论自己对朝政得失的看法，并且创作赋颂，献给武帝。他常常是早晨入朝，晚上才退朝回府。

刘安爱好道术，凡是天下的道书和方术之上，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也要高价购买和用丰厚的礼物并且态度谦恭地请来。于是有八公上门求见，眉毛胡须都雪一样白。守门的官吏先秘密地报告了淮南王刘安，他让门官自己出些难题试试他们。门官就对八公说：“我王最高的理想是得到延年不老长生久视的道术，其次则想得到知识渊博、精通大义、深悟事理的大儒，再次则想找到勇敢过人、力能扛鼎、博击老虎、天下无敌的壮士。眼下八位先生年岁老迈，好像也不会使人不老的方法，又没有古代勇士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怎么能够研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探求其深远的意义，穷理尽性呢？这些都不行，剩下的就不敢通报了。”八公笑着说：“我们听说王尊贤礼士，态度诚恳，不知疲倦，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就没有不被招纳的。古人看重各种学问，连鸡鸣狗吠之徒都养起来。燕昭王因为确实想用重金购买马骨的办法而招纳千里马，就尊礼郭隗以招纳群英。我们年龄虽然衰老，不符合王求士的标准，可我们所以远远地赶来，就是想见见王，即便不能给王带来什么益处，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为什么因年老而嫌恶不见呢？王一定要是见着年轻人就认为有道，白头发就认为是无用的老头子，那恐怕不合采石寻玉、入渊求珠的道理。轻视我们年老，现在就变年轻好了。”话还没有说完，八公就都变成十四五岁的儿童，头发像青丝一样黑，梳成角髻，面色像桃花一样艳丽。门官大惊，跑着去报告刘安。刘安听后，连鞋子都来不及穿，赤脚迎了出来，把八公请到登仙台上。然后挂起锦缎帷帐，安顿好象牙床，焚起百和香，放上金玉装饰的几案，淮南王

刘安按弟子的礼节，请八公坐在上面，自己面向北叩了头，说：“我是一个凡人，从小喜欢学习道家学说，可是一直被事务牵累，沉沦在流俗之中，不能超脱尘寰，背着书箱进深山老林隐居修炼，但是白天黑夜如饥似渴地想见到神灵，洗去污浊俗气。只是精诚不足，心怀不畅，神灵对我来说像天上的银河一样遥远。没有料到这样幸运，八位道君屈尊而降，是我刘安命中注定要受到超度，我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心，简直不知所措了。只希望道君能同情我，那小小的飞虫螟蛉就能借鸿鹄的遮天大翼，一举冲天了”。八位童子又变作老人，告淮南王说：“我们虽然知识浅薄，可是充数先学之列，听说王礼敬道士，所以来造访，还不知你心里想学什么。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能呼风唤雨，使天空立刻布满云雾，在地上划一条线便成为江河，取一撮土就变成高山；有一个人能使高山崩塌，深泉不流，收伏虎豹，招来蛟龙，让鬼神为自己干活；有一个人能分身变形，坐着就显形，站起来就隐身，能把六军之众隐蔽起来，不让敌人看到，还能把白天变作黑夜；有一个人能乘云而行，凌空越过大海江波，出入没有缝隙的地方，呼吸千里之外的空气；有一个人能人火不被烧伤，人水湿不了衣服，刀箭不中，冬天不感到寒冷，夏天炎阳曝晒而不出汗；有一个人能操纵变化，任意而为，立刻变出鸟兽草木等各种事物，还能移动高山，截断河流，搬迁房屋；有一个人能预防灾害，度人脱离灾难，躲开各种祸害，让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有一个人能把泥土煎成黄金，把铅炼成白银，用水烧炼八种矿石药物，化为飞腾的水银流珠，又能乘云驾龙，浮游于太清之上。随王所欲，想要什么就做什么。”

刘安就早晚朝拜八公，供给酒食，一个一个验证前边说过的话。千变万化，种种奇异的法术，没有不灵验的。于是他们向刘安传授《玉丹经》三十六卷，刘安学会了炼丹的方法。丹药炼成以后，还没有服用，正好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原来太子刘迁爱好

剑术，以为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自己，就把郎中雷被叫来，和他玩剑比试，而被雷被误伤。刘迁大怒，雷被害怕了，担心被他杀死，就请求去征伐匈奴来赎罪。刘安听了不答应，雷被非常恐惧，就向天子上书说：“汉朝法律规定：诸侯阻止征伐匈奴，罪当死。刘安犯了这条罪，应当处死。”汉武帝素来敬重刘安，没有责罚他，只是削去他封地内的两个属县罢了。这样一来，刘安生雷被的气，而雷被又怕他陷害自己。雷被和伍被向来交情很好，而伍被曾因奸私得罪了刘安，刘安虽然生气，可还没有正式表现出来。两人怕被刘安处死，就一起诬告刘安，说他谋反，武帝就派宗正持节查处此事。八公对刘安说：“是离开的时候了，这是老天要发遣你。要是不发生这件事，你过了一天又一天，什么时候才能超脱尘世呢？”八公让刘安登山祭祀天地，把金银埋在上里，大白日升天成仙去了。八公和刘安登山时踩踏过的石头，都留下了脚印，至今人马的遗迹还在。八公告诉刘安说：“凡是神仙簿子上有名字的人，被人诬告了，那诬告的人都要死灭。伍被等人如今就要被杀了。”这时，宗正因为跑了刘安，审问伍被雷被，他们回答：“王成仙升天了。”武帝怅然若失，就授意廷尉张汤，弹劾伍被，说他替刘安出谋画策，就把雷被、伍被夷灭九族，完全如八公说的一样。汉代的史书把这事隐秘起来，不说刘安得道升仙，恐怕后世的君王废弃国事、争着走刘安得道成仙的道路，就说刘安是得罪后自杀，并非成了神仙。

按《左吴记》记载：“刘安临走时，想杀掉雷被和伍被，八公劝阻说：‘不能这样做，成仙的人连活着的小虫子都不杀害，何况是人呢！’刘安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又问八公说：‘可不可以把平时友好和亲近的人一起带到那里看看，再让他们回来呢！’八公说：‘有何不可呢！只是不能超过五个人。’刘安就带了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到达仙境玄洲后就让他们回来了。”《左吴记》还记载着：“刘安还未升天，就遇到各位神仙头领，因为

自幼尊贵惯了，很少行在下之礼，在神仙面前坐起不合礼数，说话声音又高又亮，有时还误称“寡人”，惹恼了那些神仙。于是就有神仙头领奏说刘安犯了不敬的罪名，应该赶走他。八公替他谢罪，才被赦免了，罚他管理一个大厕所，三年后做了散仙人，不得担任仙职，只是长生不死罢了。”武帝听说左吴等人跟随淮南王刘安到过仙境又回来了，就下诏让他们进宫，亲自询问情由，左吴把情况原原本本奏对上去。武帝非常懊悔，感叹地说：“如果让我做淮南王，我把抛开天下看作脱鞋一样容易。”于是就广招贤士，也希望遇到八公那样的仙人。可是不仅没有请到仙人，还被公孙卿、栾大等人欺骗。这样，武帝还不死心，总希望找到真仙，因为刘安成仙是再真实清楚不过的事了，由此知道天下确实有神仙存在。当时的人传言八公和刘安临去时，盛药渣的器皿放在院子里，鸡啄狗舐，也都升天了，因此天上才有鸡鸣、云中才有犬吠。

栾 巴⁽¹⁾

晋 葛 洪

栾巴者，蜀郡成都人也⁽²⁾。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躬诣巴，请屈为功曹⁽³⁾，待以师友之礼。巴到，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宁可试见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见化成一虎，人并惊。虎径还功曹舍。人往视虎，虎乃巴成也。

后举孝廉⁽⁴⁾，除郎中，迁豫章太守⁽⁵⁾。庐山庙有神，能于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鬼诈为天官⁽⁶⁾，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⁷⁾，枉病良民，责以重禱。乃下所在，推问山川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⁸⁾，化为书生，善谈五经⁽⁹⁾，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奏案。”巴乃作符⁽¹⁰⁾，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坐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敕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之。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

后征为尚书郎⁽¹⁾。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而西南向蹠之。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只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早饮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为尔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诏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气。”后一旦，忽大风雨，天地晦冥，对坐不相见，因失巴所在。寻闻巴还成都，与亲故别，称不更还。老幼皆于庙中送之，云：“去时亦风雨晦冥，莫知去处也。”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栾巴：东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少好道术。曾为郡功曹、举孝廉、任郎中，迁豫章太守，拜尚书郎。后仙去。《后汉书》卷五十七有传。本文属《神仙传》卷五，《太平广记》卷十一收录。

(2) 蜀郡：郡名。战国时秦设置，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后或置或废，元至德二年改为成都府。

(3) 功曹：官名。汉代州郡的佐吏，掌管考查记录功劳。

(4) 孝廉：本来是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命令郡国各举荐孝、廉各一人。后来合称孝廉。

(5) 郎中：官名。汉代属于郎中令，管理车、骑、门户，并且在内廷担任侍卫，出外跟随作战。豫章：汉代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太守为郡的长官。

(6) 天官：道教三官之一，此处泛指天神、神灵。

(7) 血食：古代祭礼时要杀牲取血，称为血食。

(8) 齐郡：汉代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9) 五经：儒家的五部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其称始于此。

(10) 符：道教基本法术之一，是道士行法时使用的一种文字或图形，常画在纸、绢、木片上。据称可以遣神役鬼，镇魔压邪，治病求福。

(11) 尚书郎：官名。东汉官制规定：选拔孝廉中有才能者入尚书台，在皇帝左右处理政事，满一年则称尚书郎。

(12) 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此称官吏为有司。

【译文】

栾巴是东汉蜀郡成都人，青年时代就喜欢修道，不参与世俗之事。当时，蜀郡太守亲自登门，请他屈尊去做功曹，以师友之礼相待。栾巴上任后，太守说：“听说你精于道术，可以演示一番，让我看看新奇吗？”栾巴回答说：“可以。”于是，栾巴坐在那里，倒退着进入墙壁中去，渐渐离去的情景好像云遮雾罩一样。过了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外边的人看见一只老虎从墙上钻出来，都很惧怕。那只老虎径直跑回功曹的公事房，人们追着进去看老虎，哪里有什么老虎，只有栾巴坐在屋里。

后来，栾巴举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升任豫章郡太守。当时，庐山庙里有位神灵，能在帷帐里同外边的人说话，饮酒时，能在空中投杯。附近的老百姓都到庙里向这位神灵祈求福佑。神灵能把江湖上的风分开方向吹送船只，然后又让船只在路上相逢。栾巴到郡上任后，就去庙里，而神灵已不知去向。栾巴说：“这是庙中的鬼假装天官为害百姓，日子久了，应当治罪。”于是，他把郡里的公事托付给手下的官吏，亲自去追捕。他认为如不及时捕捉，恐怕鬼到处游行，到了哪儿都要人们杀牲供奉、糜费财物向其祷告求福，白白地坑害善良的百姓。栾巴就到自己所

管辖的地区，向山川社稷之神寻问鬼的行踪。于是，这个鬼就跑到齐郡，变作一位书生，精通五经，齐郡太守就把女儿嫁给了他。栾巴探知鬼躲藏的地方，就上表请求解除太守之职，往齐郡捕捉，可那个鬼躲起来，不见人。栾巴就对齐郡太守说：“贤婿不是人，是一个老鬼假装庐山庙中的神灵。现在跑到你这里，所以来捕捉他。”太守叫也不出来。栾巴说：“要叫他出来也很容易，请太守准备好几案笔砚。”栾巴就画好符，对空长啸一声，忽然符被拿走，只是看不见取符的人，在座的人都很惊奇。符送到太守女儿屋里，书生向妻子哭着说：“出去就必死无疑。”过了一会，书生自己拿着符来到院里，看见栾巴，不敢上前。栾巴大声叱责说：“老鬼，为何还不现出你的原形？”话声刚落，书生就变成一只狐狸，向栾巴磕头请饶一命。栾巴命令杀死它。众人都看见空中悬下一刀，狐狸的头就滚在地上。太守的女儿已生下一个男孩，栾巴也把他还原成狐狸杀了。栾巴离开齐郡，回到豫章。郡里经常闹鬼，而且多数是独脚鬼，成为老百姓的祸害。栾巴到郡后，再也没有这类祸害，各种妖邪一时全部消声匿迹。

后来，栾巴回朝任尚书郎。正月初一，朝廷召百官举行大会，栾巴迟到，面带酒色。皇上赏赐百官御酒，栾巴不饮，而是含着御酒向西南方向喷洒。有关官吏弹劾栾巴行为不恭敬，皇上下诏书责问栾巴，栾巴回答说：“臣的家乡因为臣能除鬼治病，就为臣立了一处生祠。今年元旦那天，老年人都来臣生祠中祭祀，臣不能不饮他们供奉的酒，因此面带酒容。当时，臣正好望见成都集市上起了火，所以臣喷洒为雨，救灭火灾。臣不敢不敬呀。请皇上下诏询问成都，若是虚话，就治臣个不敬之罪。”于是通过驿车发信询问成都方面，不久，成都上报说：“元旦那天，饭后失火。不一会儿，下了三阵大雨，从东北方向来的，火就被浇灭了。雨落在人身上都有一股酒味。”后来有一天，忽然来了阵暴风雨，天昏地黑，人对面坐着都看不见，栾巴就在这时消

失不见了。过后，听说栾巴回到成都老家，同亲友道别，说不再回来。乡里人不论老幼都到栾巴生祠为他送行，说是“离开时也是风雨昏暗，不知去了哪里”。

左 慈⁽¹⁾

晋 葛 洪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²⁾。明五经，兼通星气⁽³⁾。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⁴⁾，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⁵⁾。精思于天柱山中⁽⁶⁾，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⁷⁾，能变化万端，不可胜记。

魏曹公闻而召之⁽⁸⁾，闭一石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期年，乃出之，颜色如故。曹公自谓，生民无不食稻，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杀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尔？”对曰：“欲见杀，故求去耳。”公曰：“无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为设酒，曰：“今当远旷，乞分杯饮酒。”公曰：“善。”是时天寒，温酒尚热，慈拔道簪以挠酒。须臾，道簪都尽，如人磨墨。初，公闻慈求分杯饮酒，谓当使公先饮，以与慈耳。而拔道簪以画，杯酒中断，其间相去数寸，即饮半，半与公。公不善之，未即为饮，慈乞尽自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摇动，似飞鸟俯仰之状，若欲落而不落，举坐莫不视杯。良久乃坠，既而已失慈矣。寻问之，还其所居。

曹公遂益欲杀慈，试其能免死否，乃敕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数本羊，果馀一口，乃知是慈化为羊也。追者语主人意：“欲得见先生，暂还无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为审尔否？”吏相谓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于是群羊咸向吏言曰：“为审尔否？”由是吏亦不复知慈所在，乃止。

后有知慈处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隐，故示其神化耳。于是受执入狱。狱吏欲拷掠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忽失慈所在，乃闭市门而索。或不识慈者，问其状，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单衣，见此人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之，便斩以献公，公大喜。及至视之，乃一束茅。验其尸，亦亡处所。

后有人从荆州来⁽⁹⁾，见慈。刺史刘表⁽¹⁰⁾，亦以慈为惑众，拟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见其术，乃徐徐去，因又诣表云：“有薄礼，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安能为济乎？”慈重道之。表使视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举不胜。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请百人奉酒及脯，以赐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万馀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尽。坐上又有宾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惊，无复害慈之意。

数日，乃委表去，入东吴⁽¹¹⁾。有除墮者，有道术，居丹徒。慈过之。墮门下有一宾客，车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杪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又车轂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推之不动。客大惧，即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迫可及。”诸客分布逐之，及慈，罗布叩头谢之。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车牛等各复如故。

慈见吴主孙讨逆⁽¹²⁾，复欲杀之。后出游，请慈俱行，使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在马前，着木屐，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讨逆着鞭策马，操兵逐之，终不能及。讨逆知其有术，乃止。

后慈以意告葛仙公⁽¹³⁾，言当入霍山合九转丹⁽¹⁵⁾。遂乃仙去。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左慈：东汉末庐江（今安徽庐江）人，有道术。《后汉书》卷八十二有传。此篇属《神仙传》卷五，《太平广记》卷十一收录。

(2) 庐江：郡名，楚汉间置，治所在今安徽庐江县。

(3) 星气：即星象。古代术数家根据星体的变化占验人事吉凶，称为星象学。

(4) 六甲：古代术数的一种，已失传。

(5) 行厨：本指出行途中的临时烹饪设置。此处指神仙庖厨。

(6) 天柱山：山名，有数处。此处当指安徽潜山县西北皖山最高峰。

(7) 九丹金液经：道教讲炼丹的经书。此为传说。

(8) 魏曹公：即曹操，东汉末沛国谯人，字孟德。因起兵讨伐董卓，迎汉献帝都许，击灭中原诸雄，统一北方有功，位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故称“魏曹公”。

(9) 荆州：古九州之一。周、汉之后皆置荆州，刘表为荆州牧，治所在今湖北襄阳。

(10) 刘表：东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字景升。东汉献帝初平元年任荆州刺史，成为当时一股较大的割据势力。刘表死后，其子刘琮投降曹操。

(11) 东吴：此指东汉末孙策所据吴、会稽等五郡之地，因在江东，故称东吴。

(12) 孙讨逆：即孙策。他是孙坚的长子，坚死后，他收领

其父馮部，削平江东割据势力，据有吴、会稽等五郡。曹操任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13) 葛仙公：即东汉末、三国时之葛玄。他从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传说他能绝谷不食，坐火不烧，入水不湿，尤长于治病。葛玄淡薄功名，孙权欲加以爵位，不从。后尸解升天。

(14) 霍山：即上文所言天柱山。九转丹：即“九还丹”，道教外丹名词。意即金丹须经反复烧炼。

【译文】

左慈字元放，东汉庐江郡人。他精通五经，也懂星相之术。他看到汉朝的国运已到尽头，天下大乱，就叹息道：“在这国家衰败混乱之时，官位越高越危险，财产越多越死得快，当世的荣华富贵，不值得贪恋。”于是，他就学习道术，尤其熟悉“六甲”之术，能使唤鬼神，坐在那里就叫来饭食。他深居天柱山中，一心修炼道术，在石室中发现了一本《九丹金液经》，学会了神通，能变化各种事物，记都记不过来。

魏王曹操听说后把他召来，关闭在一处石屋子里，派人看守着，整整一年不给他东西吃，放出来后，面色没有一点改变。曹操认为，凡是活人没有一个能不吃粮食的，可左慈却能，一定是会邪门左道，就想杀了他。左慈已经知道了曹操的想法，请求放他走。曹操问他：“你为什么忽然要走了？”左慈回答道：“就要被杀，所以想离开。”曹操说：“没有这个意思。”曹操虽然表面推脱，内心却看重左慈，不想随便留他，就为他设酒宴饯行。左慈说：“现在，我就要远行了，请魏王赏脸同我分饮一杯酒。”曹操说：“好啊！”当时天气寒冷，温好的酒还热着，左慈从头上拔下道簪（道士用的发簪），用来搅酒，过一会儿，道簪都溶化进酒里，就像人磨墨似的。当曹操听左慈请求分杯饮酒时，以为一定让自己先饮，然后再给左慈饮，没想到左慈又拔下一支道簪，

在酒杯中间一划，杯中的酒就从中间隔开，相离数寸之远，左慈就饮了一半，留下一半送给曹操。曹操很不高兴，没有马上喝酒，左慈请求让自己全部喝下。饮毕，把杯子扔到屋梁上，杯子悬在半空摇动，像飞鸟上下飞翔的样子，好像要落下来，又不落下来，满座的人都看呆了。过了很长时间，杯子才落了下来。之后，左慈也就不见了。一打听，已回到自己的住处了。

于是，曹操就更加想杀左慈，试一试他到底能不能逃命，就下令逮捕左慈。左慈跑进羊群里，变成一只羊，追的人也分辨不清哪一只只是左慈。于是就数了一遍羊，果然多出一只，知道是左慈变的。追的人就转达曹操的意思说：“魏王只是想见见先生，请暂时回去，不要害怕。”说罢，就有一只大羊上前跪下说：“真得这样吗？”追捕的官吏商量说：“这只跪下的羊一定是左慈了。”就想捕捉他。于是，一群羊都向官吏说道：“真得这样吗？”因此，追捕的官吏也不再知道哪一只只是左慈，就回去了。后来有人打探到左慈的下落，就向曹操告发了他。曹操又派遣官吏去捕捉，抓住了左慈。左慈不是躲不开，是故意显示一下自己道术的神妙，就被绑缚入狱。看守监狱的官吏想动刑拷问他，可门里有一个左慈，门外又有一个左慈，弄不清哪一个是真的。曹操听了汇报更感到憎恶，下令把他带到市上处斩。过了一会儿，左慈不见了，他们就关闭了集市的大门进行搜捕。有人不认识左慈，打问他的状貌，告说瞎了一只眼，戴黑色葛巾，穿黑色单衣，要是见到这个人就抓起来。这样一来，集市上的人都瞎了一只眼，穿戴着葛巾青衣，终究也分辨不出来。曹操就下令把这种样子的人全部赶出去，如再见到便杀掉。后来有人见到这样一个人，便杀掉献给曹操，曹操非常高兴。等到送来一看，原来是一捆茅草。要验尸，可什么也没有了。

之后，有人从荆州来，说是在那里看到了左慈。州刺史刘表也认为左慈妖术惑众，准备收捕杀掉。刘表举行阅兵式，左慈心

中知道他是想借此看看自己的法术，便慢慢离开，接着又回到刘表面前说：“我有一份薄礼，情愿用来慰劳军队。”刘表说：“道人单身侨居在此，我的军队人多，一点礼物怎么够用呢？”左慈重复说了一次。刘表派人去看，有一斗酒，用一个器皿装着一束干肉，可十个人一起用力都抬不起来。左慈就亲自去取，用刀把干肉削断，撒在地上，请一百人捧着酒和干肉，去慰劳兵士。每人三杯酒，一片干肉，吃起来也和普遍的干肉一个味道。共有一万多兵士，都吃遍了，器皿中的酒不见少，干肉还有剩余。座上还有一千多客人，都喝醉了。刘表十分惊奇，就打消了杀害左慈的念头。

过了几天，左慈就告别刘表到东吴去了。途径丹徒，那里住着一位名叫徐堕的人，会道术，左慈就去拜访他。徐堕门前有客人，牛车六七辆，欺骗左慈说：“徐先生不在家。”左慈知道客人欺骗自己，就走了。他一走，客人就看见牛在杨树上行走，上树去赶又不见了，下来就又看见在树梢上。又见车轂都长出荆棘，有一尺长，砍也砍不断，推也推不动。客人非常恐惧，立即报告徐先生：“刚才有一个老头，瞎了一只眼，我看不是什么要紧的人，就骗他说‘先生不在’。可他离开后一会儿，牛就都上了树，不知这是为什么？”徐堕说：“啊呀，这是左慈先生来拜访我，你们怎么可以欺骗他呢？赶紧去追还能赶上。”几位客人撒开去追，追上左慈后，就围着左慈叩头谢罪。左慈一肚子不高兴也消除了，就让他们回去。客人们回到徐堕门前，牛和车都好好地在那里。

左慈去拜见吴主讨逆将军孙策，孙策也想杀害他。有一次，孙策出游，请左慈一块去，他让左慈走在他的马前，打算从后边刺杀左慈。左慈走在马前，穿着木板鞋，拄着一根竹杖，不紧不慢地走着；孙策用鞭子抽马，执着兵器追赶，终究没能赶上。孙策这才真的相信左慈有法术，不再杀他了。

后来，左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葛仙公，说他要进霍山炼制九转丹，于是就成仙了。

壶公⁽¹⁾

晋 葛洪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²⁾。

时，汝南有费长房者⁽³⁾，为市掾，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卖药口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买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辞。如此积久，长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谓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即往，公语房曰：“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长房依言，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左右侍者数十人。公语房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⁴⁾，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入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下座顿首曰：“肉人无知，积罪却厚，幸谬见哀悯，犹入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恐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哀怜，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使人取之，不能举盎，至数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与房共饮之。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复言。

欲使亲眷不觉知去，当有何计？”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便可称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处，默然便来。”房如公言去后，家人见房已死，尸在床，乃向竹杖拜，乃哭泣葬之。

房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绳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长房啖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⁵⁾，可得寿数百岁。”为传《封符》一卷⁽⁶⁾，付之，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房忧不得回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得到家耳。”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家人谓是鬼，具述前事。乃发棺视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初去至归谓一日，推问家人，已一年矣。

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责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时汝南有鬼怪，岁辄数来郡中。来时从骑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尔乃还去，甚以为患。房因诣府厅事，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⁷⁾，独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来。”乃下车伏庭前，叩头乞曰：“改过”。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温良，无故导从，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复真形！”鬼须臾成大鳖，如车轮，头长丈馀。房又令复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⁸⁾。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视之，乃见符札立陂边，鬼以颈绕树而死。

房后到东海⁽⁹⁾，东海大旱三年，谓请雨者曰：“东海神君前

来淫葛陂夫人，吾系之。辞状不测，脱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当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壶公：道教神仙人物。相传汉末常卖药市上，晚上便跳入壶中，因名“壶公”。他传道于汝南费长房，得神术。本文属《神仙传》卷五，《太平广记》卷十二收录。缘长房学道之心不坚，故不得成功；仿之世事，岂曰不然。

(2) 壶公符：道教传说中壶公撰集的符书。

(3) 费长房：汉代神仙，据《后汉书》记载，他是汝南（今属河南）人，曾为市掾，从仙人壶公学习道术，因丢失壶公所授之符，为众鬼所杀。

(4) 天曹：道教所称天上的神官。

(5) 地上主：疑即“地下主”，道教方术名词，所谓尸解的一种。《无上秘要》卷八十七《尸解品》说：“向晓向暮而去者，谓之地下主者。虽获隐遁而迹兆不灭，为人所疑。”

(6) 封符：符书名。

(7) 府君：汉代用来指太守。

(8) 葛陂君：当指葛陂地方神君。

(9) 东海：郡名。郡治在今山东鄒城县。

【译文】

壶公，谁也不知他的姓名。现世所传的《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等一共有二十多卷，都是壶公的著作，所以总名为《壶公符》。

当时，汝南有位叫费长房的人，担任市掾的职务。有一天，忽见壶公从远方来到集上卖药，没有人认识他。他卖药从不讨价还价，人们一用他的药，病就好了。他常对买药的人说：“服了这种药一定要吐出某些东西，某天病就好了。”说的话没有不准的。他卖药每天要收几万钱，随手送给市中贫穷饥饿挨冻的人，自己只留三五十文。他经常把一把空壶悬挂在屋梁上，太阳落山之后，就跳进壶中。人们都没有看见，只有费长房从楼上看到了，知道不是普通的人。从此，费长房就天天亲自把壶公座前的地面打扫干净，并且供给饭菜。壶公照样接受，毫不推辞。如此日久天长，费长房也毫不懈怠，也不提什么要求。壶公看出费长房是个忠厚诚实的人，就对他说：“到天黑无人时，你再来。”费长房按他的话到时就去了，壶公对他说：“见我跳进壶中时，你就照我的样子也跳，自然就进去了。”费长房按照他的话行事，果然不知不觉就进去了。进去后就不再是壶了，只见是一处神仙世界，楼台、重门、阁道，壶公左右有随从几十人。他又对长房说：“我是仙人，原来在天宫做官，因为办公事不勤谨，受到责罚，被下放到人间。你是个可以传授仙道的人，所以遇到了我。”费长房下座叩头说：“肉胎凡人无知，罪孽深重，侥幸被你哀怜同情，好像剖开棺材往里传布空气，使枯骨生肉复活。只怕我臭秽顽劣，不合你的心意。如果见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壶公说：“我看你很不错，只是不要跟人说。”后来，壶公到楼上看望长房，说：“我有一点酒，想邀你同饮。”酒坛放在楼下，费长房让人去拿，却搬不动，增加至几十人也提不起来。于是告诉壶公，壶公就下楼用一根手指提了上来，与费长房共饮。酒坛有拳头那么大，一直喝到晚上还没有倒干。他告诉费长房说：“某一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你能跟我走吗？”费长房说：“想走的心思不能说出来。我不想让家人知道了生出麻烦，有什么好办法吗？”壶公说：“很容易。”就取了一枝青竹杖给费长房，吩咐他

说：“你带着这支竹杖回家，就说病了，然后把竹杖放在你卧病的地方，就悄悄来找我。”费长房按壶公的话做了。离开之后，家人见费长房已死，尸体就在床上，即前边带回的竹杖罢了。于是，家里人哭着把他给埋葬了。

费长房去找壶公，恍恍惚惚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壶公就把长房留在一群老虎之中，老虎磨牙张口要吃他，他也不怕。第二天，又把他关闭在一个石室中，头上有一方很大的石头，长宽都有几丈，用一条茅草绳子悬吊在半空，又有许多蛇在那儿咬绳子，绳子眼看就要断了，可长房还是泰然自若。这时，壶公出现了，抚摸着他说：“你可以教了。”说罢又让长房吃屎，里边还有寸把长的蛆虫，恶臭异常，长房表示为难。壶公叹了口气辞别他说：“你学不到成仙之道了，赐你做个地下主吧，可以得长寿数百岁。”又传授《封符》一卷给他，说：“带上这个，可以主使众鬼神，经常让他们做你的使者，可以治病消灾。”长房发愁到不了家，壶公就送给他一支竹杖，说：“只要骑上这只竹杖，你就到家了。”长房骑着竹杖告别而去，忽然好像睡醒一样，已经到家了。家人以为是鬼，他就把前边的事讲了一遍，打开棺材一看，里边只是一支竹杖，大家才相信了。长房把骑回来的竹杖扔到葛陂之中，一看是一条青龙。长房以为从离开家到回来只有一天功夫，向家人打听，已经一年了。

于是，他用符收鬼治病，没有不好的。每和人坐在一起说话，中间常听他怒斥什么，问他原因，说：“骂鬼呢。”当时，汝南有一种鬼怪，每年来郡城中闹几次。来时跟太守一样有好多鬼骑马跟随着，到郡衙擂鼓，在衙内外游行，如此闹腾一阵才离去，人们十分害怕。长房就到郡衙办公处，正赶上此鬼来到府门前，太守吓得躲进里面，只留下长房一人。鬼知道了，不敢上前。长房大声呼叫着说：“就把前边那个鬼捉来！”鬼就下车爬在地上磕头，请求改过。长房责骂他说：“你这个死老鬼，不想着

温和善良，无故领着群鬼闯入官府，你可知犯了死罪？赶快现出原形！”一会儿，鬼变成了一只大王八，鳖盖有车轮大，头伸出来有一丈多长。长房又令它恢复人形，把一道符扎给了他，让他送给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拿着符走了。随后派人去看，见符扎插在陂边，而鬼把头颈绕在树上死了。

费长房后来到了东海，当地大旱三年，就对祈雨的人说：“东海神君前来调戏葛陂夫人，是我把他囚系起来，辞状没有写清楚，我又把这事忘了个精光，于是造成久旱不雨。现在，我赦免了他，让他布云下雨。”马上大雨就下来了。费长房有神秘的方术，能缩短地脉，千里外的东西好像就在眼前一样，放开就舒展如初了。

吕 恭⁽¹⁾

晋 葛 洪

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²⁾，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³⁾。忽见三人在谷中，问恭曰：“子好长生乎？乃勤苦难险如是耶。”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药，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⁴⁾仙人也。时来采药，当以成新学者。公既与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当应长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见采收，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视乡里。”恭即拜辞，三人语恭曰：“公来二日，人间已二百年矣。”

恭归家，但见空宅，子孙无复一人也。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辅者，问吕恭家人皆何所在。辅曰：“君从何来？乃问此久远人也。吾昔闻先人说云，昔有吕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采药，遂不复还，以为虎狼所食，已二百余年矣。恭有数世子孙吕习者，居在城东十数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

恭承辅言，到习家，扣门问讯。奴出问：“公从何来？”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随仙人去，至今二百余年。”习闻之惊喜，跳出拜曰：“仙人来归。”悲喜不能自胜。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

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吕恭：古代仙人。事迹具此，不复述。此篇属《神仙传》卷六，《太平广记》卷九收录，题目作《吕文敬》。吕恭一心学道，艰难不渝，很有教育意义。

(2) 服食：一名“药饵”。道教修炼方术，指吞食“仙药”以求长生不老。道教修炼方术有两种：内修和外养，服食属外养。

(3) 太行山：山名，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又名九行山、王母山、女娲山。上有道教的洞天福地。

(4) 太清太和府：太清为道教仙境，太和府为太清仙境的仙宫名称。

【译文】

吕恭字文敬，年轻时就喜欢修炼道术，带着一个男仆和一个女婢，到太行山中采药。在山沟里，忽然见到三个人，问吕恭说：“你喜欢学习长生之术吗？不然，怎会这样辛苦地在如此艰险的地方采药呢！”吕恭答道：“确实喜欢长生术，就是找不到良方，所以来此采药吃，希望有点收获。”其中一个说：“我姓吕，字文起。”次一个说：“我姓孙，字文阳。”第三个说：“我姓王，字文士”。第一个人又说：“我们三个都是太清太和府的仙人，常来此地采药，以培养造就后学者。你既与我同姓，字也有一半与我相同，这是你命中注定该长生不老。你如果能跟着我采药，我就会传授给你长生不死的方术。”吕恭马上拜谢说：“我如此幸

运，遇到了仙人，只是担心自己又愚昧又有罪过，不值得你们教授啊。如果能被收为弟子，是下辈子都盼望的事。”于是就跟着仙人走了两天，仙人传授给他一个秘方，顺便告他说：“你可以回家看看。”吕恭就拜谢告别，三个人对他说：“你来这里仅仅两天，可人间已经过了二百年了。”

吕恭回到家里，只有一所空荡荡的宅院，连子孙也不再有一个人了。他见着一个同乡几辈子的后人赵辅，就问吕恭家人都在哪里。赵辅问道：“先生从哪里来？却打听如此久远的人。过去，我听老人们说，早先有个叫吕恭的人，带着一奴一婢到太行山采药，就没有再回来，大家以为被虎狼吃掉了，已经二百多年啦。吕恭有个几辈子的子孙叫吕习，住在城东十几里的地方，做道士，老百姓都很敬奉他。一打听就会找到的。”

吕恭按赵辅的话找到吕习家，叩门问讯。一个奴仆出来，问吕恭从哪里来。吕恭答道：“这是我的家。我过去跟着仙人离去，至今二百多年了。”吕习听说后惊喜异常，赤着脚出来拜迎，说：“仙人回来啦。”大家又悲又喜，简直受不了这种强烈感情的冲袭。吕恭把神方传授给吕习后就走了。当时，吕习已八十多岁了，按方服了药，立即变成青年人，活到二百岁时，就进山修炼成仙，连子孙后代也没有再老死的。

麻 姑⁽¹⁾

晋 葛 洪

汉孝桓帝时⁽²⁾、神仙王远⁽³⁾，字方平，降于蔡经家⁽⁴⁾。将至一时顷，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及，举家皆见。王方平戴远游冠，着朱衣，虎头盘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须，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馀，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母兄弟相见。

独坐久之，即令人相访麻姑。经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在人间，今集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使，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馀年。尊卑有叙，修敬无阶。烦信来，承在彼，食顷即到。而先受命，当按行蓬莱⁽⁵⁾，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覲，愿未即去。”

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马箫鼓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馀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

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行之，如豹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

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得米便撒之掷地。视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⁷⁾，其味醇浓，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饮一升许。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还取也。以千钱与馀杭姥，求其沽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信传馀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

又麻姑鸟爪，蔡经见之，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是日，又以一符传授蔡经邻人陈尉，能撒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蜕蝉耳。经常从王君游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是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

宴毕，方平、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道从如初焉。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麻姑：传说中的女仙，说法不一。本篇所记与《列异传》所记为一人。她长期在姑馀山修道，东汉时降临蔡经家，自言“已见沧海三次变为桑田”。本篇属《神仙传》卷七，《太平广记》卷六十收录。麻姑可谓美好和长寿的象征。

(2) 孝桓帝：即东汉桓帝刘志。公元147年至167年在位。

(3) 王远：汉代仙人，东海（今属山东、江苏）人。曾举孝

廉，除郎中，官至中散大夫。后弃官入山修道，成仙后常治昆仑山，往来罗浮山、括苍山，有手书和符传世。

(4) 蔡经：王远弟子，后也成仙。

(5) 蓬莱：仙山名。传说在归墟之中，其上有仙人居住。

(6) 貊（mò）炙：把野兽或家畜整个烤熟，用刀分割而食，是一种烤肉聚餐的方式，出自北方民族，晋以后才盛行于中原地区。

(7) 天厨：本为星名，后指美味的食品出自天厨。

【译文】

东汉桓帝时，有位神仙叫王远，字方平。有一天，他降临蔡经家里。将要到达前一个时辰，蔡家就听到金鼓箫管演奏的音乐和人喊马叫的声音。来到后，全家人都见到了。王方平头戴远游冠，身穿朱红色的衣服，携带虎头皮囊，胸前挂着五色绶带，腰挎宝剑，胡须稀稀拉拉的，面色微黄，中等身材。他乘坐一辆仙车，用五条龙驾着，龙的颜色各异。旌旗符节，一应俱全。车前有人开路，车后有人护卫，前呼后拥，十分威风，好像一位大将军。乐队都骑着麒麟，从天而降，聚集在庭院里。随从官员都身高丈余，不从道路上走。到达之后，随从官员人等就都隐而不见了，只有王方平一人与蔡经的父母兄弟相见。

王方平独自坐了一段时间，就让人去寻访麻姑。蔡经家的人也不知道麻姑是什么人，只听他吩咐派去的人说：“王方平恭恭敬敬地报告麻姑，我很久不在人间了，今天来到这里，很想麻姑能抽空来谈谈。”过了一会儿，派去的人回来了，不见人影，只听见说：“麻姑再次拜上。时间倏忽，不见面已经五百多年了。地位高下虽有次序，而恭敬有礼却无差别。烦你派人来告我，我已知道你在哪里，路途不远，一顿饭功夫就能到达。可是，我前已接到命令，应当先到蓬莱，现在就去走一趟。我去去就回来，

再亲自去看你，但愿你不要离开。”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麻姑就来了。来的时候也是先听到人马和奏乐的声音。到达后，随从人员只有王方平的一半。麻姑的到达，蔡经家的人也都见到了，是个十分美丽的姑娘，十八九岁年纪。头顶上梳一个发髻，其余长发直垂到腰际。穿的衣服上有花纹，又不是一般的锦缎，光彩夺目，形容也形容不出来。

她进屋拜见王方平，王方平站起身迎接她。两人坐好以后，就下令摆设宴席，一律是金盘玉杯，菜肴饭食多数是各种花果，香气浓郁，屋里屋外都闻得到。有一种肉脯，用刀剖开来吃，好像烤肉聚餐一样，说是麒麟肉。麻姑自己说：“自从认识以来，已经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了。刚才到蓬莱山去，海水与过去相会时比，大约少了一半，难道又要变为山陵陆地了吗？”王方平笑着说：“圣人都说，海中会干得扬起尘土啊！”

麻姑想见见蔡经的母亲和妻子侄女，当时蔡经的兄弟媳妇刚生下孩子数十天，麻姑从远处一看便知道了，说：“就站在那里，不要往前走了。”麻姑叫人拿来一点米，她接住米就撒到地上，再看，都变成了珍珠。王方平笑着说：“麻姑本来还年轻，我已经老了，完全不喜欢做这种有趣的把戏了。”王方平又告诉蔡家的人说：“我想送你们一些酒喝，这酒是天上酿造的，味道浓烈醇厚，但不适合世人饮用，饮用了，有的人就会烂肚肠。现在要和些水，请你们不要见怪。”于是就一升酒掺了一斗水，搅和好了，送给蔡经家的人一升左右。过了好长时间，酒全喝完了，王方平对左右的人说：“不值得回去取了，就拿一千钱，去告诉余杭姥知道，让她卖给一点酒。”不一会儿，买酒的人回来了，买到一油囊酒，有五斗左右。使者传余杭姥的话说：“只怕这地上的酒不合天神的口味啊！”

另外，麻姑长着一双鸟爪子手，蔡经见了心里想道：“脊背特别发痒时，能有这样一双手搔背，一定很舒服。”他这样想着，

王方平已经知道了，立即让人把蔡经拉出去，用鞭子抽打，并且对他说：“麻姑是神仙，你怎么会想到用她的爪子搔痒呢？”只看见鞭子抽打在蔡经背上，可看不见拿鞭子的人。王方平对蔡经说：“我这条鞭子不是谁想挨打就能挨打的。”

这一天，王方平还把一张符传授给蔡经的邻人陈尉，让他能召使鬼魅，救人治病。蔡经也学会了解脱之术，如同蝉脱皮一样。他经常跟随王方平游仙过海，有时也暂时回家看看。王方平也有书信带给陈尉，多数是用篆字写的，也有的用楷体。字写得很大，陈家世代珍藏。

宴会结束以后，王方平、麻姑就命驾升天，仙乐吹奏，人马随从而去，与来的时候没有两样。

沈 羲⁽¹⁾

晋 葛 洪

沈羲者，吴郡人⁽²⁾，学道于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不知服食药物。功德感天，天神识之。羲与妻贾氏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还，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白虎车一乘。从者皆数十骑，皆朱衣，仗矛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为问之？”骑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来，履行无过，寿命不长，年寿将尽，黄老今遣仙官来下迎之⁽³⁾。”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青龙车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车是也。”须臾，有三仙人羽衣持节，以白玉简、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识。遂载羲升天。升天之时，道间锄耘人皆共见之，不知何等。斯须大雾，雾解，失其所在。但见羲所乘车牛，在田食苗。或有识是羲车牛，以语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将羲藏山谷间，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不得。

四百余年，忽还乡里，推求得数世孙，名怀喜。怀喜告曰：“闻先人说，家有先人仙去，久不归也。”留数十日，说初上天时，云不得见帝⁽⁴⁾。但见老君东向而坐⁽⁵⁾，左右敕羲不得谢，但默坐而已。宫殿郁郁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状。侍者数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众芝丛生，龙虎成群，游戏其间。闻琅琅如铜铁之声，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书着之。老君身形略长一丈，披发文衣，身体有光耀。须臾，数玉女持金按玉杯来⁽⁶⁾，赐羲曰：“此是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寿万

岁。”乃告言：“饮服毕，拜而勿谢。”服药后，赐枣二枚，大如鸡子，脯五寸，遗羲曰：“暂还人间，治百姓疾病，如欲上来，书此符，悬之竿杪，吾当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验也。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沈羲：汉代仙人，精于医术，云游四方，为人治病。曾在蜀地（今四川）学道多年。善心感动天帝，迎他和妻子上天成仙。后又降凡人间，救人疾苦。传说他曾为窦太后治过病，汉安帝时尚在人间。本文属《神仙传》卷八，《太平广记》卷五收录。文中记述沈羲多行善事，终生不渝，即使不成仙，也会得到人民的爱戴。所绘天宫排场，神仙生活，真可谓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丰富的想像，直启后人之后思。

(2) 吴郡：郡名，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

(3) 黄老：黄帝和老子，此处似指一位天神而言。

(4) 帝：即天帝，指道教最高神。

(5) 老君：即老子，后被道教神化为道教最高神，奉为教祖，称为老君或太上老君。

(6) 按：通案。古代进食用的短足木盘。

【译文】

沈羲是吴郡人，在蜀中学道，只会消灾治病，救助百姓，不懂得服食丹药。因为功德感动了上天，天神就记住了他。有一次，沈羲和他妻子贾氏坐车到儿媳的娘家卓孔宇家去，回来的路上，遇到白鹿车、青龙车、白虎车各一乘。每辆车后有数十人骑马随从，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手执长矛，腰挎利剑，威武雄

和一个神仙药方赐给他。沈羲倏忽间好像睡了一觉，醒来已经在地上。以后有很多人得到他的救助。

陈 安 世⁽¹⁾

晋 葛 洪

陈安世，京兆人也⁽²⁾，为叔本家佣赁。禀性慈仁，行见禽兽，常下道避之，不欲惊之，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年十三四。

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本游，以观试之。而叔本不觉其仙人也，久而意转怠。叔本在内，方作美食，而二仙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妇引还而止曰：“饿书生辈，复欲来饱腹耳。”于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诚实。

乃谓叔本勤苦有年，今适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几成而败。乃问安世曰：“汝好游戏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无由知之。”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承言，早往期处。到日西，不见一人，乃起欲去，曰：“书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侧，呼曰：“安世！汝来何晚也？”答曰：“早来，但不见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边耳。”频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可教。乃以药二丸与安世，诫之曰：“汝归，勿复饮食，别止于一处。”安世承诫。

二人常来往其处，叔本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辄不见？”叔本曰：“向闻多人语声，今不见一人，何也？”答曰：“我独语耳。”叔本见安世不复食，但饮水，止息别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

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先闻道者，即为师矣。”乃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之，为之洒扫。

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术授叔本，叔本后亦仙去矣。

录自《道藏精华录·神仙传》

【注解】

(1) 陈安世：汉代仙人，一作“陈世安”。余见本文所述。本篇属《神仙传》卷八，《太平广记》卷五收录。陈安世得道成仙是道教的说法，而他善良诚实，受人尊敬，却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2) 京兆：是汉代京都长安的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译文】

陈安世是京兆人，给权叔本家做雇工。他禀性仁慈，行路时碰到飞禽走兽，怕惊扰它们，就绕道走开；他从不蹂躏活虫子，从没杀过生。年纪大约十三四岁。

权叔本喜欢神仙之道，有两个仙人就扮成书生模样，与叔本交往，来观察试验他学道的诚意。叔本没有觉察到他们是仙人，日子久了就有些不耐烦。有一次，叔本在家，家人正给他做美味食品，二位仙人又来到门上，问陈安世说：“叔本在家吗？”他回答：“在。”就进去通报叔本。叔本就要出来迎接，妻子把他拉回去，说：“两个饿书生，又想来填饱肚子了。”于是，叔本就让安世出去谎说自己不在家。二人说：“刚才还说在，怎么一转身又说不在了呢？”安世回答说：“我家主人叫我这么说的。”他们对陈安世的诚实态度很满意。

他们认为权叔本多年勤勤恳恳学道，现在正好遇到他们两个，可是他又感到不耐烦，是他没有运气，功败垂成了。他们就问安世说：“你喜欢玩耍吗？”答道：“不喜欢。”又问：“你喜欢道术吗？”答道：“喜欢是喜欢，可不知到哪里去学。”两人就说：“你要是确实喜欢学道，明天早晨，到路北的大树下来，与我们见面。”安世听了他们的话，早早地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直到日头偏西，也不见一个人影，就准备起身回去，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是两个书生骗我呢。”其实，两人早已站在他身旁等候了，叫他说：“安世，你为什么来迟了？”安世回答说：“早就到了，就是不见二位呀！”两人说：“我们就端端正正地坐在你的旁边呀！”这样接连约会了几次，安世总是早早到了。他们知道安世可以教授，就送给安世两颗药丸，嘱咐他说：“你回去后，不要再吃饭了，而且要另住在一个地方。”安世就照他们的告诫去做。

两位仙人经常到安世的住处去，权叔本奇怪地说：“安世住在一间空屋子里，怎么会有人说话，可进去又不见有人？”权叔本就问安世：“刚才听到屋里有几个人说话，如今又不见一人，是什么原因？”安世答道：“是我自言自语。”权叔本见安世不再吃饭，只喝水，又在别处居住休息，就疑心他不是凡人，自知错过了有道之人，就叹气说：“有无高尚的道德，不在年龄大小。父母只生了我的肉身，可没有高师指教，就不可能长生不死。先闻道的人就是我的师傅。”于是就执弟子之礼，早晚拜见，亲自洒扫。

陈安世修道成仙，白日升天。临走时，就把最主要的道术传授给叔本，叔本后来也成仙去了。

汉武内传⁽¹⁾

晋 葛洪⁽²⁾

汉孝武皇帝，景帝子也⁽³⁾。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炁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馀，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之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⁴⁾，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

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祷祈名山大川五岳⁽⁵⁾，以求神仙。元封元年⁽⁶⁾，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君在侧⁽⁷⁾，忽见一女子，着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壻宫玉女王子登也⁽⁸⁾，向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⁹⁾。”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斋，不闲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

席跪诺。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¹⁰⁾。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

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¹¹⁾，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帟，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躬监香果，为天宫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迺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悬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馀，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

王母唯挟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褂，容晖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金褙褙，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¹²⁾，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牖⁽¹³⁾。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于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

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激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¹⁴⁾。歌毕，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¹⁵⁾……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¹⁶⁾。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录之以相付，子善录而修焉。”

于是，王母言语既毕，嘯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¹⁷⁾：“王九光之母敬谢。比不相见，四千余年矣。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胄彭亨，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乱，玄白失时⁽¹⁸⁾，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间，实为臭浊，然时复可游望，以写细念。庸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须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¹⁹⁾，使诣玄洲，校定天元⁽²⁰⁾，正尔暂住。如是当还，还便束带。愿暂少留。”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玉女名篆者也。”

俄而，夫人至，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灵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馀，天姿精耀，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鬓发散垂至腰。戴九玄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佩，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设厨，厨亦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

“五浊之人⁽²¹⁾，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嗜欲之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祷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²²⁾之中，五藏之内，虽获良针⁽²³⁾，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失；酷则使丧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干，是故内战而外绝⁽²⁴⁾。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锯，削命之斧斤矣。虽复志好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尔。若从今已，舍尔五性，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冤，惠务济贫，賑务施劳，念务存孤，惜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闭诸淫，养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膻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²⁵⁾，按而行之，当有异耳。今阿母迁天尊之重，下降于螭蛄之窟；霄虚之灵，而诣狐鸟之俎⁽²⁶⁾。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验其敬勤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阆之中⁽²⁷⁾，位以仙官，游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勉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

帝下席跪谢曰：“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彻哉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愿赐上元。”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²⁸⁾，必无忧也。若其志道，则心凝真性。嫌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²⁹⁾。”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

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阊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³⁰⁾，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勸勉耶！”帝跪曰：“彻书之金简⁽³¹⁾，以身模之焉。”

帝又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³²⁾，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心也。”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夫人自弹云林之璫，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至明日，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马龙虎，导从音乐如初。而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后，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自撰集为一卷，及诸经图，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着柏梁台上⁽³⁴⁾。数自斋洁朝拜，烧香洒扫，然后乃执省焉⁽³⁵⁾。

帝自受法，出人六年，意旨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每事不从。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烧柏梁台。《真形图》……《灵光经》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并失。王母当知武帝既不从训，故火灾耳。

录自《太平广记》⁽³⁶⁾

【注解】

(1) 汉武内传：又名《汉武帝传》、《汉武帝内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三卷，不题作者。《旧唐书·经籍志》作《汉武帝传》，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列入道家类神仙之属。宋代书目如《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等著录为二卷，也不题作者。《四库全书》作《汉武帝内传》，一卷，列入小说家类异闻之属。《汉武内传》现存两种版本，一是《道藏》本，除《汉武内传》一卷外，还附有《外传》一卷；一是《广汉魏丛书》（明何允中辑）本，一卷，系辑自《太平广记》卷三，较《道藏》本为简，而更适于阅读。此篇则录自《太平广记》卷三，有删节。本文记述汉武帝刘彻自出生至崩葬的事，其间西王母降临会见汉武帝一节，描绘详细，场面浩大，气氛热烈，极尽铺叙渲染之能事。

(2) 葛洪：已见《神仙传》之介绍。《汉武内传》的作者向来说法不一，《四库提要》说“旧本题汉班固撰”，而宋晁载之、清孙贻让及近人余嘉锡并论证为晋葛洪撰，今暂从。

(3) 景帝：名刘启，汉武帝之父，前156—前141年在位。

(4) 伏羲以来群圣所录：概指先秦史籍和诸子百家的著述。

阴阳诊候：指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著述的医学著作。龙图龟策：指占卜一类的书籍。

(5) 五岳：指北岳恒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为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地方。

(6) 元封：汉武帝年号（前110年至前105年）。

(7) 东方朔：汉武帝时人。字曼倩，平原厌次（属今山东惠民县）人。为人滑稽多智，武帝时待诏金马门，官至太中大夫。道教附会为神仙。董仲君：即董仲舒，西汉广川（属今河北景县）人，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因贤良对策见重，为江都相。

(8) 墉(yōng)宫：又作“金墉城”，传说中西王母所居之仙境。王子登：传说中的女仙，王母的侍女。

(9) 昆仑山：山名，也作“昆仑”，神话传说中百神所居之处。

(10) 扶桑、灵州、常阳、玄都：均为道教神仙居住的仙境。

(11) 宫掖：宫为宫殿；掖为掖廷，宫内的旁舍，是妃嫔居住之处。故称皇宫为宫掖。

(12) 床：古代称坐榻为床。

(13) 椀(léi)：器物名，即扁，像盘子，中间有隔。

(14) 董双成、石公子、许飞琼、婉凌华、范成君、段安香、法婴：均为仙人名，王母的侍者。八琅之璈、云和之笙、昆庭之金、震灵之簧、五灵之石、湘阴之磬、九天之钧：均为仙乐的乐器名。玄灵之曲：仙乐歌曲名。

(15) 太仙真经：道书名。

(16) 元始天王：仙号，即盘古真人，本为古代神话中开天辟地首出创世的人，后经道教一再演化，遂变为道教尊神。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元始天王排在第四位中位左边第四位，隋唐以后的道书即与元始天尊为同一神。

(17) 上元夫人：汉代女仙。道教神谱称其为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万玉女之籍。

(18) 形慢神秽……玄白失时：均为道教术语，意谓汉武帝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含着人间俗气，不符合修炼道术的条件。

(19) 太帝君：神真名，后演变为一种存想的神真。

(20) 天元：指人的寿命。校定天元，概指校正寿命簿子。

(21) 五浊：佛教名词。佛教称人世为五浊恶世。五浊是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此处借来指世俗。

(22) 荣卫：中医名词，也作“营卫”，指人体的营养作用、卫外机能和血气循环。

(23) 针：指中医针灸用的银针。此处引申为教导、教诲。

(24) 暴则使气奔而攻神……内战而外绝：都是道教和神仙家论述人的德性和修炼的关系，这是从五性之害方面说的。勉强翻译，不一定准确。

(25) 不泄精液……叩金梁：都是道教修炼的具体方法。其中“金梁”一词未能获解，因此此二句与上二句“鸣天鼓，饮玉浆”合并翻译。

(26) 螭蛄之窟：指汉武帝的宫殿。 诣狐鸟之俎：指汉武帝陈设的食品。二语都是贬抑人世之尊贵。

(27) 昆阆(làng)：即昆仑和阆苑，都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仙境。

(28) 若其志道……固于一志：意谓要立志修道，就要经受各种痛苦的考验而矢志不渝。

(29) 尸解：道教称修道的人真神离开肉体而登仙为尸解。

(30) 石象散：一种丹药的名称。

(31) 金简：用金子制成的简片，用来写字。

(32) 五岳真形图：与下文提到的《灵光生经》等均为传说中道书名。

(33) 青城：山名，在四川省灌县西南，道教称为第五洞天，名“宝仙九室之洞天”。

(34) 柏梁台：汉代台名，汉武帝元鼎二年建，在长安城北门内。

(35) 省：原意为察看，此处指观看。

(36) 太平广记：古代小说总集。北宋李昉等人编辑。宋代四大书之一。太平兴国二年(977)，李昉、扈蒙等人奉太宗之命编辑，次年完成，故名《太平广记》。全书分类编次，共五百卷。内容多取自汉至宋初的野史传记和小说家著作，也收入了一部分道教和佛教的作品。引书约四百余种，大多注明原作出处，但也

有错误和漏脱。《太平广记》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多小类。从内容看，收神怪故事居多，其中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报应三十三卷，神鬼六十五卷。其他也多具有志怪性质。该书资料来源比较可靠，研究宋以前的小说史离不开此书，因而在小说史上有重大意义。现时通行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点校本、中华书局于1961年的修订重印本。

【译文】

汉武帝是汉景帝的儿子。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景帝做了一个梦，见一口赤红色的猪从云中落下，一直跑进崇芳阁。景帝梦醒后，坐在阁下，果然有一条赤红色的龙像烟雾一样，飞来遮住门窗。宫内的嫔妃，看到阁上有红霞蒸腾而起。红霞消散之后，又看见赤龙盘旋在屋梁之间。景帝召来占卜的人姚翁询问，姚翁说：“这是吉祥的征兆！这个阁上一定会降生名高一世的人物，将会因为征服四方蛮夷而获得上天降下的祥瑞，成为刘氏的一代盛主。但是也会做一些反常的怪事。”景帝就让王夫人迁入崇芳阁居住，希望应验姚翁的预言，并将崇芳阁改名猗兰殿。过了十多天，景帝又梦见一位神女捧着太阳交给王夫人，王夫人就吞了下去。十四个月后，王夫人生下武帝。景帝说：“我梦见赤气变为赤龙，占卜人认为吉祥，就叫他刘吉吧。”到武帝三岁时，景帝把他抱在膝上，一边爱抚，一边想知道他的天赋，便试着问：“儿子乐意做天子吗？”武帝回答说：“这事由天意决定，不由我选择，儿愿每天住在宫里，在父皇面前侍奉，不敢松懈疏忽，忘了做儿子的本分。”景帝听了很惊讶，从此加心在意地教育他。又有一天，又把武帝抱在案前，试着问：“儿想读哪些书，对我说说吧。”武帝于是一口气背出伏羲以来所有的史籍、诸子百家、阴阳术数和八卦占卜等书，有数万字，无一字遗漏。到七岁时，聪明洞彻超过一般儿童，景帝因此给他改名刘彻。

等到即位之后，武帝特别喜爱神仙之道，常在五岳及名山大川祭祀祈祷，希望能成为神仙。元封元年的正月甲子日，武帝登上嵩山，建造道宫，斋戒七天，祭祀结束才返回长安。到四月戊辰，武帝无事坐在承华殿，东方朔、董仲舒在身边陪同，忽然看见一名女子，穿青色衣服，美丽得不同凡常。武帝惊讶地询问，女子回答说：“我是壚宫玉女王子登，一向做王母的侍从，从昆仑山来。”接着告诉武帝说：“听说你不看重富有天下的禄命，想学道术祈求长生，能放下帝王的架子，屡次去山岳祷告，可谓勤勉了！看来可以教诲。从今日起，你要清静斋戒，不管人世俗务，到七月七日，王母将会暂时降临。”武帝离开座席跪着答应，刚说完，玉女忽然不见了。武帝问东方朔：“这是什么人？”东方朔说：“她是西王母紫兰宫的玉女，王母常派她到扶桑、灵州、常阳、玄都等仙境传达意旨。王母过去曾让她出嫁北烛仙人，最近又召回身边任职，掌管人的食禄命运，是一位真正的仙官。”

武帝于是登上延灵台，斋戒思道，朝廷内外事宜均暂时委托宰相代理。到七月七日，便整理清扫宫殿，大殿上设置座席，地面铺上紫色绸缎，燃起百和香，挂上云锦帐，点燃九光灯，摆上玉门枣，斟好葡萄酒，亲自看着装好香果，准备盛宴招待神仙。武帝衣帽齐整，站在殿阶下，下令宫门以内，不得有偷看的人。一时内外肃静，专候神仙的车驾。到三更以后，忽然看见西南方好像有白云升起，非常浓郁，直向宫殿飘来。片刻之间到了眼前，听到云中一片箫鼓吹奏、人马喧闹声。大约半顿饭功夫，王母驾到，从空中降落在殿前，就像飞鸟群集一样。随行的仙官有的驾龙虎，有的乘白麟，有的乘白鹤，有的乘轩车，有的乘天马，有数千之多，光彩照亮庭院殿宇。到达之后，随行仙官都不知去向，只见王母乘紫云车，驾着九色斑龙。另外有五十名天仙，在鸾驾两边护卫，都是身高一丈以上，一个个手执彩色旌旗节仗，佩带金刚灵玺，头戴天真冠，停在殿下。

王母只扶着两名侍女上殿，侍女大约十六七岁，穿青绫上衣，美目流盼，神姿清发，实在美丽。王母上殿，面朝东坐下，身上穿着黄金披肩和连衫裙，光彩照人，仪表肃穆。肩挎灵飞绶带，腰佩分景宝剑，头上梳着太华髻，戴太真晨婴冠，脚穿玄凤纹鞋，看上去有三十多岁，身材长短适中，天姿艳丽，容颜超群，不愧是仙人。王母坐在床榻上，武帝行跪拜大礼问候之后，站立一边，王母叫他一同坐下，武帝这才坐在面向南的位子上。王母自备食物，美妙非常，有丰富珍奇的果品，有各种香花，有紫色的灵芝，盛满了器皿。气味清香的酒也是人间没有的，香气非常特别，武帝也叫不上名称。王母又让侍女再去取桃子，片刻功夫，用玉盘盛来仙桃七颗，像鸭蛋那么大，圆形青色，呈送给王母。王母将四颗送给武帝，自己吃了三颗。味道甜美，满口都是香气。武帝每吃完一颗就将桃核收起来，王母问他做什么用，武帝说：“我想种植。”王母说：“这种桃三千年结一次果，中原地力不足，种上也不能生长。”武帝这才作罢。宴席上，酒过数巡，王母便让侍女王子登弹八琅璈，又让侍女董双成吹云和笙，石公子击昆庭钟，许飞琼鼓震灵簧，婉凌华拊五灵石，范成君击湘阴磬，段安香作九天钧，一时各种乐器弹奏起来，相和清澈，响震夜空。又让法婴唱玄灵曲。唱完后，王母对武帝说：“如要修身，先应养气。《太仙真经》讲的益精易形的道术……就是元始天王在丹房中说过的精妙之言，现在我让侍笈玉女李庆孙写下来交给你，你要认真抄写，照法修炼吧。”

此时，王母话已说完，便命令仙官驾起九色斑龙，整理车驾，准备离去。武帝离开座席叩头请求，殷勤挽留，王母就停下来，派遣侍女郭密香去上元夫人处问候，转告她的话：“王九光之母致意。近来没有相见，一晃就是四千多年。天宫事务使我劳碌不堪，以致至今没有空闲去看你。刘彻热心神仙之道，适才来此看望，看他还算聪明，好像会有成就，但目前形体散慢，精神

秽恶，五脏不纯，体内缺少津液，脉象升浮，肉多精少，眼睛不亮，三尸虫作乱，浑身俗气，虽然应当传授给他大道，恐怕还不是成仙的材料。我在人世的时间太长，也变得臭浊不堪，但经常想再同你来往见面，表达一点思念。这位庸主在我对面坐着，悒悒不乐，夫人是否可以暂且来一趟？如能屈驾光临，我便在这里等候夫人。”武帝见侍女下殿，顿时不见踪影。过了片刻，郭侍女回到殿前，同来的还有上元夫人派遣的一名侍女，回答王母说：“阿环恭敬地问候王母安康。与你远隔天河，又有官事缠扰。不见您老的面，已近五千年了。可对你的敬仰眷恋，一点没有改变。密香来了，接到信息，知你降尊到刘彻宫中。听到你要我去的话，本应立即前往，然而此前已经接受太帝君的命令，派我去玄洲校定天元，正准备在那里暂住一时，既然你叫我去，只好一办完事就即刻回宫，回宫后便整饰衣冠前去，希望你暂时等候一下。”武帝问王母：“不知上元夫人是哪位神仙？”王母说：“她是三天上元宫主，管理着十万玉女的名册。”

不久，夫人就到了，人们也听到云中一片箫鼓仙乐之声。进入宫中，随行文武仙官千余人，都是女子，年龄在十八九岁左右，一个个形容明丽飘逸，大多穿着青色衣裙，光彩耀目，好一派神仙风采。上元夫人有二十多岁，天姿艳丽，明眸流光，穿青霜袍，色彩斑斓，既非织锦又非刺绣，说不上名目。头上梳个三角髻，其余的头发披散到腰部，头戴九云夜光冠，下垂六出火玉佩，披着凤纹林华绶带，腰挎一把流黄挥精剑。上殿拜见王母，王母坐着阻止，叫夫人同上坐榻，面向北落座。夫人摆上食品，同样精美珍奇，与王母所设相似。王母对武帝说：“这就是真元之母，尊贵的神仙，你应该起来拜见。”武帝拜见，问过寒温，又回到座位上。夫人笑着说：“世俗凡夫，贪酒逐利，嗜好美色，本是常事。刘彻贵为天子，受到的诱惑比常人更要加倍，而能在这华丽至极的环境中，拔除世俗欲念之心，愿学神仙之道，确实

是有志气。”王母说：“这就是有心人啊！”夫人又对武帝说：“你喜爱神仙之道吗？听说你经常招致方术之士，不断祭祀山岳神灵，祈求福祐，算得上勤勉了。勤勉而没有遇见神仙，实在是原因的。你天性暴躁、好色、奢侈、残酷、狡猾，这五性经常藏在你的气血五脏之中，即使得到好的治疗，也是难以康复的。暴躁就使真气奔散而侵犯神明，因此导致神明紊乱而真气衰竭。好色就使精液泄漏而精神困乏，因此导致精液衰竭而神魂消散。奢侈就使真气离散而体魄污秽，因此导致生命消逝而魂灵散失。残酷就会丧失仁德而自我攻伐，从而导致目光昏乱而无是非标准。狡猾就会经常斗心眼而口干舌燥，从而导致内心烦乱而外绝于人。这五性就是截断身体的刀锯、砍去生命的斧斤。虽然有志于修炼长生之术，可是如果不能清除这五害，又何苦浪费时间劳而无功呢？但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些益处，可以了解自我的本性。如果从今天起，克服掉你的五性，返回到柔善的根本上来，一定要明于体察下情，仁慈而有同情心，施惠济贫，施舍劳苦之人，不忘鳏寡孤独，爱惜自己的身体。常做积阴德的事，救死解厄。日夜不息，不泄漏精液。于是就会断色欲，养精神；放弃奢侈，实行节俭；勤于斋戒，节制饮食；断去五谷，不食荤腥；叩齿荡舌，下咽口中津液，照这样的方法去做，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的变化。现在王母以天神的尊贵身份，降临到你这蝼蛄洞穴般的宫殿里，以智慧渊博的神灵，面对你摆设的世俗食品，而且真心诚意地安排仙乐，让你体验恭敬勤勉的音乐节奏，明了修炼的要术，等到百年之后，王母一定会把你召至玄都，迎入昆阇之中，位列仙班，遨游天下。听我的话，你努力去做吧！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无话可说了。”

武帝离开座席跪拜道谢，说：“我本性凶顽，生长在浊乱的人世，虽然好道却体会不深，也没有机会接受高人开导。但希望长生害怕死亡，敬奉神灵，今日受到教诲，这是天意。我将把你

们的至理真言汇集起来，作为立身行事的规范。我虽然鄙陋，还是应该获得长生之道，希望能出于哀怜保护之心，赐给上元真经。”夫人让武帝回到座位上。王母对夫人说：“你提出的要求，言辞过于急切，会让还不能理解你的话的人感到害怕。”夫人说：“如果立志修炼仙道，就要准备投身饿虎，忘掉破灭的身体，经过水和火的考验，果真能够矢志不渝，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忧虑。如果立志修道，一定会心凝真性，即使是疑惑不明事理的人，也不怕急切的言辞。说出急切的话，是为了他更好地树立志向。阿母既然关心他，必定会传授给他尸解的法术。”王母说：“这人有志于修道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有遇到高明的老师，日子久了就会改变原来正确的信念，怀疑天下必定没有所谓的仙人。因此我才离开天宫，暂时住在人间，既想坚定他学仙的信念，又希望他接受教化不再困惑。今日见到他，更令人不能忘掉。至于尸解这种下等法术，我毫不可惜。三年后，我一定赐他炼成的仙丹半剂，石象散一帖，他服用之后就再也不会停止修炼。当今，匈奴之患尚未消除，边境还有战争，何必让他仓猝离开帝位，立即入山修道。然而还是应当问清他的志向，究竟追求什么。如果能够悔改，我才会经常来教导他。”王母就轻轻拍着武帝的背对他说：“你听从上元夫人的至言，定能长生，能不自勉自励吗！”武帝跪着答应说：“我写在金简上，亲自效法实行。”

武帝又看到王母放头巾的小箱子中有一卷书，装在紫锦袋中，就问：“这本书是什么仙方？不知道它的书名，能让我看看吗？”王母取出来给他看了，说：“这是《五岳真形图》。前次青城山诸位仙真找我想要这卷书，现在我要去交给他们。这卷书是三天太上亲自写定，文理深奥，禁令极严，岂是你这种俗人所能拥有的？今天，我且给你《灵光生经》，它可以使你开通思路，坚定信念。”武帝下地叩头，坚持索要此书……王母就把《五岳真形图》授给武帝，武帝跪拜接受。上元夫人自己弹起云林璠，

唱起步玄曲。王母让侍女田四非为夫人答歌。唱完歌，才告诉武帝随从神仙的姓名和衣服冠带等各种物品的名称，武帝方能知道并记录下来。到第二天早晨，王母与上元夫人一起乘驾离去，随从的人马车驾、导从音乐都与来时一样。当时，彩云浓郁翻滚，空中飘散着香气，武帝向西南方极目眺望，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不见了。武帝看到了王母及上元夫人，于是相信天下确有神仙之事。其后，武帝把王母授给的《五岳真形图》、《灵光经》……自己编撰写成的一卷，以及各种经图，都装在黄金箱中，用白玉匣子封存，用珊瑚制成书轴，用紫色锦缎做成袋子，安放在柏梁台上。他多次斋戒朝拜，烧香洒扫之后，才取出观看。

武帝自从受到仙法传授，执掌朝事六年，凡事自作主张，以为自己高明无比，又受到神仙指点，必定能度世成仙。他依仗这一点，而不注重修养德性，更加频繁地修建台馆，驱使天下百姓。他坑杀降服的敌人士兵，开边拓土，远征夷狄，以致怨声载道，血流成河，从来不听劝谏。到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这一天，一把天火烧毁柏梁台，《真形图》……《灵光经》和自己撰写的一共十四卷，连匣子一起失去。这应当是王母了解到武帝不听从训示，所以用火烧毁的。

于 吉⁽¹⁾

晋 干 宝⁽²⁾

孙策欲渡江袭许⁽³⁾，与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燠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⁴⁾，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吉耶，而先趋附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⁵⁾。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⁶⁾，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日往视，不知所在。

策既杀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疮方差⁽⁷⁾，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

录自《搜神记》⁽⁸⁾

【注解】

(1) 于吉：东汉末方士，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人，后往来吴郡、会稽，制作符水治病，为孙策所杀，此篇选自《搜神记》卷一。

(2) 干宝：东晋史学家，小说家。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曾任佐著作郎、山阴令、始安太守，领国史，赐爵关内

候。著《晋纪》二十三卷，已佚。又撰集《搜神记》三十卷，今唯存二十卷本。

(3) 孙策：三国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吴主孙权之兄。汉献帝兴平二年率部渡江，削平当地割据势力，在江东建立了孙氏政权。曹操任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官渡之战时，孙策谋偷袭许都，迎汉献帝。未发，被刺死。许：郡名。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三国魏黄初二年改许为许昌，即今河南许昌市。

(4) 许：处所，住处。

(5) 部伍：部曲行伍，本为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后统指部队。

(6) 总：通“匆”，突然，忽然。

(7) 差：通“瘥”，疾病痊愈。

(8) 搜神记：东晋志怪小说集，也作《搜神异记》、《搜神传记》。东晋干宝撰。原为三十卷，后散佚。明代胡震亨编刻《秘册汇函》，收有《搜神记》二十卷，是后人搜集残文编成的。

【译文】

孙策打算渡过长江袭击许都，带着道士于吉同行。当时，天气大旱，大军驻地火一样炎热。孙策催促全体官兵赶快拉船，准备出征，有时亲自早起去监督。他看见将士们大多在于吉乘坐的船上，就非常恼怒，说：“我难道还不如于吉吗，你们竟先去讨好亲近他？”随即令人抓来于吉，孙策呵责他说：“天旱无雨，路途艰难，眼看不能按时渡江，所以我亲自早起督促。你不与我分担忧愁，还安坐船中装神弄鬼，扰乱军心。今天，我要除掉你。”于是命人捆起于吉放在地上，让烈日曝晒，叫他求雨。如能感动上天，中午下雨的话，就赦免他；否则，就处死。不一会儿，云气蒸腾，从四面合拢。等到中午，突然大雨倾盆，下了起来，河

流山涧都张满了水。将士们都很高兴，以为于吉一定会被赦免，都前去庆贺安慰。没想到孙策竟然把他杀了，将士们悲伤痛惜，把他的尸体收殓起来。天黑以后，忽然又起了云彩，把于吉的尸体笼罩起来。第二天天亮去看，尸体不知去向。

孙策杀了于吉以后，每当一个人坐着，总是仿佛看见于吉就在身边。他心里非常厌恶，精神有些失常。后来，孙策治疗伤口，快治好时，拿镜子来照，看见于吉也在镜子里，回头又不见人在。这样反复了多次，孙策扑在镜子上大叫一声，伤口全部裂开，一会儿就死了。

董永妻⁽¹⁾

晋 干 宝

汉董永，千乘人⁽²⁾。少偏孤⁽³⁾，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⁴⁾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

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

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录自《搜神记》

【注解】

(1) 董永妻：选自干宝《搜神记》卷一，《太平广记》卷五十九收录，题作《董永》。这是一则遇仙的故事，意在说明神仙实有，但对董永之孝及主人之贤的赞誉还是主要的。

(2) 千乘：汉代郡名，今山东益都县。

(3) 偏孤：死了母亲。

(4) 鹿车：一种手推小车。

【译文】

汉代有个叫董永的，是千乘人。他从小死了母亲，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尽力耕田种地，下地时就用小车拉着他。父亲死后，董永无钱埋葬，就把自己卖给人家做奴仆，用得来的钱安葬父亲。买主知道他品性好，给了他一万钱，打发他回家办丧事。

董永为父亲守丧三年期满，打算到主人家做奴仆，抵偿债务。路上遇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愿意做你的妻子。”董永就带她一起到主人家。主人对董永说：“我把钱送你。”董永说：“受到你的恩惠，父亲的丧事才能安排好。我虽然是个贫贱的人，但一定要效劳尽力，来报答你的恩德。”主人说：“那女子能干什么？”董永说：“她会织布。”主人说：“如果一定要报答我的话，就叫你妻子给我织一百匹细绢好了。”于是，董永的妻子给主人家纺织起来，十天就织完了。

这位女子跨出主人的家门，就对董永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因为你非常孝顺，天帝才命我来帮你还债的。”话刚说完，她就腾空而起，不知去向了。

白水素女⁽¹⁾

晋 陶 潜⁽²⁾

晋安帝时⁽³⁾，侯官人谢端⁽⁴⁾，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⁵⁾，未得。

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⁶⁾，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便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娶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

后以鸡鸣出去，平旦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但见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⁷⁾。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现，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云⁽⁸⁾。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录自《搜神后记》⁽⁹⁾

【注解】

(1) 白水素女：选自《搜神后记》卷五，《太平广记》卷六十二收录。此篇意在表明神仙实有而助有德之人。

(2) 陶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祖上为东晋望族，至潜时微，生活贫困，曾为江州祭酒、桓玄刘裕幕僚、彭泽令，不久自免去职。他是晋宋间著名的诗人，对后世影响很大，有《陶渊明集》。又撰集《搜神后记》。有人疑为伪托。

(3) 晋安帝：东晋末期的皇帝司马德宗。

(4) 侯官：地名，在今福建闽侯县附近。

(5) 规：打算。

(6) 螺：田螺，俗名螺蛳，软体动物，外有硬壳。

(7) 天汉：即天河、银河。白水素女：田螺姑娘在天上的名字。素女本为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善长弦歌。

(8) 令长：县长。

(9) 搜神后记：又称《续搜神记》、《搜神续记》。晋宋间著名诗人陶渊明撰，十卷。今本凡一百二十二条，包括十卷一百一十六条（删去与《搜神记》重复的一条），佚文六条。大体说来，前五卷多记神仙佛法，后五卷多记鬼怪精灵。版本主要有《津逮秘书》本和《学津讨原》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的校注本，很有价值。

【译文】

东晋安帝时候，侯官有一个青年叫谢端，他幼年就死了父母，又没有亲属，由邻人抚养成人。长到十七八岁时，为人勤恳谨慎，不做非法的事。从这时起就离开邻家独立生活，还没有娶妻。邻人都很同情他，打算替他娶个媳妇，就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谢端每天早起晚睡，努力耕作，昼夜不停。后来在城墙脚下捡到一个人田螺，像一个能装二升水的大壶，他认为是一件稀奇东西，就拿回了家，放在瓮子里养起来。就这样过了十几天，谢端依然每天早晨上地去劳动，可回来时看见家里已经生好了火，烧好了饭菜汤水，好像有人专门替他做的，谢端以为是邻家好心帮助自己。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谢端就到邻家去道谢。邻居说：“我们根本没有替你做饭，为什么来感谢我们呀？”谢端认为可能是邻人不愿意明说。然而这种情况不断出现，他就向邻家实说，邻人笑着说：“你自己娶了媳妇，秘密地藏在家里，替你做饭烧水，怎么反说是我们替你作的呢！”谢端听了没有作声，但心里感到疑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

后来有一天，鸡叫时，他就出去劳动，天刚明又悄悄地跑回家来，躲在竹篱笆外偷看，只见一个少女从瓮子里出来，到灶下生火。谢端立刻跑进了门，直奔瓮子边看田螺，田螺不见了，只有那个少女。于是，他走到灶下问道：“新媳妇从哪里来，为什么帮我做菜做饭？”少女听了非常惊慌，打算回到瓮子里去，但已不可能，就回答说：“我是天上银河里的白水素女，因为上帝可怜你小小年纪做了孤儿，为人又正直勤恳，就派我来暂时帮你看家做饭。在十年内一定让你发财娶妻，那时我自然要回去。可是你无故偷偷地看我，我的原形也暴露了，我就不能再继续留在这里，只好离开了。我虽然走了，可你的生活会逐步好起来，你要努力地种地捕鱼来维持生计。现在我把螺壳留给你，可以用它来放粮食，你就不会再缺粮了。”谢端请她留下，少女始终不答应。这时，天空忽然风雨交作，一眨眼的工夫，少女就不见了。

谢端为田螺姑娘设了神位，逢时过节就祭祀她。从此，日常生活总也富足有余，但也没有发大财，于是村里有人把女儿嫁给了他。据说后来他当了县令，直到今天，在那里还有一座“素女庙。”

刘晨阮肇⁽¹⁾

南朝宋 刘义庆⁽²⁾

汉明帝永平五年⁽³⁾，剡县⁽⁴⁾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⁵⁾，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水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糝。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

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

至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

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⁶⁾，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⁷⁾，忽复去，不知

何所。

录自鲁迅《古小说钩沉·幽明录》⁽⁸⁾

【注解】

(1) 刘晨阮肇：本文选自鲁迅《古小说钩沉》所辑《幽明录》，所述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二仙女共同生活半年的故事，反映了当时人仙婚恋的宗教观念，虽为宣传道教仙人实有的思想，然脱俗无邪的情感却是美好而富于理想的。

(2) 刘义庆：南朝宋高祖刘裕的侄子，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袭封南郡公，历任要职，死后谥康王。刘义庆爱好文学，喜招聚文人。著作有《徐州先贤传》十卷等。又撰集小说《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等。

(3) 汉明帝：东汉明帝刘庄，公元58—75年在位。永平：明帝年号。永平五年为公元62年。

(4) 剡县：在今浙江嵊县西南。

(5) 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县北，仙霞岭山脉的东支。

(6) 邑：城市。

(7) 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

(8) 幽明录：又称《幽冥录》、《幽冥记》，南朝宋志怪小说集，《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二十卷，题刘义庆撰。此书大约于宋末已佚，后有多种辑本，以鲁迅《古小说钩沉》所辑条数最多。

【译文】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的刘晨和阮肇两个人一同进天台山采药，迷了路返不出来，在山里过了十三天，带的干粮全吃光了，

眼看就要饿死。他们远远地望见山上有棵桃树，上边有很多桃子，而这棵桃树却长在深沟绝岩的顶头，从来没有上去的道路。两个人就用手抓着树枝藤条，才爬到山上，吃了几个桃子，感到肚子不饿了，体力也恢复了。他们又下山来，拿个杯子在山涧里舀水，准备洗手漱口。这时，他们看见有芥菜叶子从山涧里流出来，还非常新鲜；接着又流出一个杯子，还有一些芝麻饭粒。两个人说：“这儿一定离人住的地方不太远了。”就一起下水，向上游走了二、三里路，绕过一座大山，来到一条小溪边。溪边站着两位女子，容貌身段非常漂亮，看到他们拿着杯子从山里走出来，就笑着说：“刘、阮两位郎君把刚才被水冲走的那个杯子拿来了。”刘、阮二人不认识她们，可是因为两位女子竟然称呼她们的姓氏，好像很熟识似的，也就高兴地和她们相见。两位女子问道：“你们为什么来晚了？”接着邀请他们回家。

她们住在用竹筒瓦盖的房子里，屋里靠南墙和东墙支着两副大床铺，都挂着深红色的丝帐，帐子四角悬着小金铃，还有各种金银装饰品。每个床边各有十个丫鬟侍候。二女命令：“刘、阮两位郎君翻山越岭，虽然刚才吃了仙桃，但仍然饥饿疲乏，要赶快准备饭食。”于是请他们吃芝麻饭、羊肉干、牛肉等物，都非常甜美。吃完饭，又喝酒。接着来了一群女子，每人手里都捧着三五个仙桃，笑着说：“祝贺你们的夫婿到来。”大家喝得快要醉了，又演奏音乐。刘、阮二人的心里既是喜欢，又是害怕。到了晚上，让他们分别安歇在那两个大床铺上，两个女子分别陪伴，话音清脆婉转，一听就叫人忘了忧愁。

两个人住了十天左右，请求回去，女子说道：“两位已经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命里注定的，为什么还想回去呢！”于是，他们又在那里住了半年，时序又到了春天，草木发芽，众鸟啼鸣，两人又想念起家乡，要求回去的心情十分迫切。女子就说道：“本来就是受罪的命，有什么法子呢！”就叫来三四十位女子，歌

舞奏乐，欢送刘、阮两人，并指点了回去的道路。

两人从山里出来，回到家乡，亲戚朋友早已死掉，城里的房屋也都变了样，简直不能辨认了。经打听，才找到他们家里七辈以下的子孙，据这些子孙说：“传说祖上有人到山里去，走迷了路，一直没有回来。”直到东晋武帝太元八年，二人又忽然离去，不知到了什么地方。

枕 中 记⁽¹⁾

唐 沈既济⁽²⁾

开元七年⁽³⁾，道上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⁴⁾，息邸舍，摄帽弛带，隐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褻，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答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⁵⁾。今已适壮，犹勤畎亩，非困而何？”言讫，而日昏思寐。

时主人方蒸黍⁽⁶⁾。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数月，娶清河崔氏女⁽⁷⁾。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⁸⁾；应制，转渭南尉⁽⁹⁾；俄迁监察御史⁽¹⁰⁾；转起居舍人⁽¹¹⁾，知制诰⁽¹²⁾。三载，出典同州⁽¹³⁾，迁陕牧⁽¹⁴⁾。生性好上功，自陕西蒲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移节汴州⁽¹⁵⁾，领河南道采访使⁽¹⁶⁾，征为京兆尹⁽¹⁷⁾。是岁，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会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¹⁸⁾攻陷瓜沙⁽¹⁹⁾，而节度使王君奭新被杀，河湟震动⁽²⁰⁾。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使⁽²¹⁾。

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²²⁾。

归朝册勋⁽²³⁾，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²⁴⁾，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²⁵⁾。时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²⁶⁾。二年，征为常侍⁽²⁷⁾。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²⁸⁾，与萧中令嵩⁽²⁹⁾、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馀年⁽³⁰⁾，嘉谟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³¹⁾。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驩州⁽³²⁾。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生五子：曰俭，曰传，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外⁽³³⁾；传为侍御史⁽³⁴⁾；位为太常丞⁽³⁵⁾；倜为万年尉⁽³⁶⁾；倚最贤，年二十八，为左襄⁽³⁷⁾。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馀人。

两窜荒徼，再登台铉⁽³⁸⁾，出入中外，徊翔台阁⁽³⁹⁾，五十馀年，崇盛赫奕。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⁴⁰⁾，不许。病，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

将歿，上疏曰：“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出拥节旌，入升台辅。周旋中外，绵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负乘貽寇，履薄增忧，日惧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极三事⁽⁴¹⁾。钟漏并歇，筋骸俱老，弥留沉顿，待时益尽。顾无成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诏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辅。出拥藩翰，入赞雍熙。升平二纪，实卿所赖。比

嬰疾疹，日谓痊平。岂斯沉痾，良用悯恻。今令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⁴²⁾。其勉加针石，为予自爱。犹冀无妄，期于有瘳。”是夕，薨。

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恍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⁴³⁾。

录自《文苑英华》⁽⁴⁴⁾

【注解】

(1) 枕中记：《太平广记》卷八十二题作《吕翁》，注明出自《异闻集》。《文苑英华》卷八百三十三，篇名、作者具备，题沈既济撰。两种本子的文字互有出入，汪辟疆认为《文苑英华》所录为唐代通行的古本，《太平广记》录自《异闻集》，可能经过编纂者陈翰的修改（见《唐人小说》）。这篇作品脱胎于《幽明录》的《焦湖庙祝》，用“以实证幻”（鲁迅语）的手法，通过卢生梦幻中的经历，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否定封建士大夫所追求的功名利禄，对现实人生作了宗教性的批判，有现实主义因素。作品的情节为后世小说、戏曲所袭用，成为一种题材原型。

(2) 沈既济：唐代小说家。德清（今属浙江）人，一说苏州人。大约生活于玄宗天宝至德宗贞元年间。进士出身，曾任太常寺协律郎、右拾遗、史馆修撰。后贬为处州司户参军，官终礼部员外郎，死后追赠太子少保。所作小说除本篇外，还有《任氏传》。

(3) 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开元七年为公元719

年。

(4) 邯郸：古代县、郡名，治所后移于今河北邯郸市。

(5) 青紫：指高官显爵，因汉代公侯佩紫色绶带、九卿佩青色绶带而来。

(6) 黍：谷物名，有粘性，子粒供食用和酿酒。去皮后，北方称做黄米。

(7) 清河崔氏：唐代著名的高门望族。清河是郡名，治所清阳在今河北临城县东南。

(8) 秘校：秘书省校书郎的省称，掌校勘书籍，订正讹误。

(9) 渭南：即今陕西渭南县。尉：即县尉，是县令的佐吏，掌一县之治安。

(10) 监察御史：官名，掌管监察百官、巡抚州县狱讼等职。

(11) 起居舍人：修起居注的侍从官。

(12) 知制诰：官名，唐代始有，掌起草诏令。原来是中书舍人的职务，后来常以他官代行其职，则称某官知制诰。

(13) 同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

(14) 陕：古代州名，治所陕城即今河南三门峡市。

(15) 汴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

(16) 河南道：唐代行政区划名，辖境约当河南、山东两省黄河故道以南、安徽江苏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采访使：官名，采访处置使的简称，职掌是纠劾所属州县官吏。

(17) 京兆尹：京兆原为汉代的行政区划名，为三辅之一，辖地相当今陕西西安市以东至华县。后世因称京都为京兆。京兆尹即为京兆府（京都）的长官。

(18) 吐蕃：公元七至九世纪时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藏族政权名，最兴盛时势力达到西域河陇地区。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吐蕃的两名大将，曾率兵攻入唐之瓜州。

(19) 瓜沙：唐代州名，原称瓜州，贞观年间改为沙州，因称瓜沙。治所在敦煌。公元八至九世纪时曾属吐蕃。

(20) 河湟：黄河、湟水一带。湟水流经青海省东部，在甘肃省注入黄河。

(21) 御史中丞：官名，为御史大夫的佐官，掌弹劾等事，权颇重。河西道节度使：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十节度使之一，治所在凉州（今甘肃武威）。

(22) 居延山：盖指居延古塞或附近的山峰。居延：为阻止匈奴入侵，汉武帝太初三年，路博德筑边塞于居延泽上，南起合黎山麓，北抵居延故城。

(23) 册：古代封爵的诏书。唐代三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当面册封，不限于王、爵。

(24) 侍郎：官名。隋、唐及其后中央各部长官的副职。

(25) 御史大夫：官名。唐代为御史台长官，专管监察、执法。

(26) 端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广东高要县。

(27) 常侍：散骑常侍。皇帝左右的侍从官，不掌具体职务。

(28)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名。唐代制度，君主在大臣中选任数人，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与中书、门下二省协商处理政务，即事实上的宰相。

(29) 中令：中书令的省称，中书省的长官。

(30) 侍中：门下省的长官。

(31) 制：皇帝的命令。

(32) 驩(huān)州：古州郡。今属越南。

(33) 考功员外：官名。吏部考功司的属官，掌考核升降官吏之事。

(34) 侍御史：官名。唐代为御史台成员。

(35) 太常丞：官名。太常即太常寺，专管祭祀礼乐。太常

丞为太常寺佐官。

(36) 万年尉：万年县尉。万年，唐武德元年改大兴县而置，治所即长安城。

(37) 左襄：即左相。唐玄宗天宝元年改侍中为左相。

(38) 台铉：与“台鼎”同义，指宰相的职位。

(39) 台阁：指尚书台，后泛指宰相办公处所。

(40) 乞骸骨：也称“乞身”。封建时代官员因年老而请求退休。

(41) 三事：即三公，是辅佐国君的最高官员。

(42) 高力士：唐玄宗时著名的宦官，累官骠骑大将军，封渤海郡公。

(43) 稽首：古时的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

(44) 文苑英华：总集名，编辑于宋太宗时，全书一千卷，为“宋四大书”之一，编辑者为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人。此书上续《文选》，辑集南朝梁末到唐代的诗文，因文体日繁，所以分类更多。

【译文】

唐玄宗开元七年，有个叫吕翁的道士，会神仙变化之术，路过邯郸大道，在客店里休息。他脱掉帽子，放松衣带，靠着行李袋坐着。不一会儿，见来了一个行路的年轻人。这人就是卢生。他穿着粗布短衣，骑一匹青色小马，要到田里去查看庄稼，也进客店里休息。他跟吕翁坐在一张席子上，又说又笑，非常快活。过了好一会儿，卢生看看自己的衣服又旧又脏，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一个大丈夫活在世上，不得志，竟然困顿到了这种地步！”吕翁说：“我看你身体健康，没有痛苦，也无疾病，谈笑畅怀，却又悲叹困顿，这是为什么呢？”卢生说：“我这是苟且偷生，还谈什么适意畅怀呢？”吕翁说：“这不叫适意，那什么才是

适意呢？”卢生回答说：“一个读书人活在世上，应当建立功勋，享有名望，在朝中当丞相，出朝则当统帅；吃饭时满桌佳肴，挑选最动听的音乐来欣赏；让宗族更加昌盛而家业更加富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适意畅怀。我曾经立志学习，又会各种技艺，当时自己认为拣一个大官做并非难事。现在已经到了壮年，却还在田里忙碌，这还不是困顿是什么呢？”说完，眼睛眯起来想打瞌睡。

这时，店主人正蒸黄粱米饭。吕翁就伸手从袋里取出一个枕头给他，说：“你枕在我这个枕头上，就可以像你想像得那样荣耀得意。”这个枕头是青瓷的，两头都开着空窍。卢生低头枕在上面，只见空窍渐渐变大，里边明朗起来，就全身钻了进去，于是就回到了家中。几个月以后，娶了清河名门崔氏的女儿做妻子。这女子容貌非常美丽，嫁妆更是丰厚，卢生非常高兴。从此，衣装、服用、车马等，一天比一天鲜艳排场起来。第二年，参加进士考试，榜上有名，便脱掉平民服装，做了秘书省校书郎；按照官制规定，又调任渭南县尉；不久升任监察御史，又转任起居舍人，兼知制造。三年后，离京出任同州知州，随即升任陕州刺史。他生性喜欢土石工程，派人从陕州西面开凿河道八十里，以改变交通不便的状况。当地百姓得到好处，立了一块碑，记下他的功德。后来改任汴州，兼任河南道采访使，不久又被朝廷任命为京兆尹。这一年，神武皇帝正在跟戎狄打仗，开拓疆土，吐蕃的悉抹逻和烛龙莽布支带兵攻陷瓜沙，节度使王君奭战败被杀，震动了黄河湟水流域一带地方。皇帝急需将帅之才，便任命卢生为御史中丞兼河西道节度使。卢生统兵大败戎狄，杀敌七千人，开拓疆土九百里，建成三座大城，扼守要害之地。边疆百姓在居延山上立石碑歌颂他的功绩。

回朝以后，皇帝封官赐爵，恩典礼遇隆重到了极点。他被调任吏部侍郎，又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社会声望又高又重，大家都很崇敬他。而现任宰相非常忌恨，制造流言蜚语中伤他，

把他贬为端州刺史。过了三年，皇帝召他进京任常侍，不久，便担任了宰相，与中书令萧嵩、侍中裴光庭一起掌握朝政十多年。他每天要多次承接皇上的机密诏命，献上可行的意见，废除有害的措施，用忠告启发皇上，被称为贤相。同僚忌妒他，又诬告他同边将勾结，图谋叛逆，皇帝下令把他关进监狱。有关衙门的官员立即带领吏卒到家里逮捕他。卢生十分惊悼，害怕被处死，对妻子说：“我的老家在太行山东面，有良田五顷，靠田里的收入是可以维持温饱，何苦来当官呢？如今落到这等地步，再想穿着粗布短衣，骑着青色小马，走在邯郸大路上，也不可能了。”拿起刀来就要自杀。妻子夺下刀子，他才没有死成。同案的犯人都处死了，只有卢生被宦官保了下来，免去死罪，流放到驩州。几年以后，皇帝查清他是冤枉的，又任命他为中书令，封燕国公，皇恩格外隆重。卢生生了五个儿子，取名依次为：俭、传、位、倬、倚，都是有才能的。卢俭考中进士，任考功员外郎；卢传任侍御史；卢位任太常丞；卢倬任万年县尉；卢倚最好，才二十八岁，就做了左相。同他们结亲的全是国内的名门望族。卢生一共有十几个孙子。

卢生两次被流放到荒远的边地，两度登上宰相的高位，出入朝廷、往来于台阁五十多年，职位尊崇，声势显赫。他本性奢侈放纵，十分喜欢安逸享受，后庭蓄养的歌妓都非常美丽。朝廷先后赐给他的良田、住宅、美女、名马，多得数不清。后来他逐渐年迈体衰，多次要求辞官养老，朝廷不答应。卢生得了病，皇帝派来问候的宦官接连不断，名医诊治，什么好药都用上了。

卢生临死时，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我本来是山东一个普通读书人，以耕田种菜为乐。恰逢国运昌盛，才能跻身官位的行列。又意外地受到朝廷特别的奖励，授命高官，出外拥有统帅的符节仪仗，入朝又升任宰相的高位。我周旋于朝廷内外，经历了很长时间。可我辜负了天恩，无益于教化。才低位重，唯恐失

误而有利于敌人，如同走在薄冰上，忧虑重重，一天比一天担心，在不知不觉之中衰老已经到来。我如今已年过八十，还担任着朝廷的最高官职；好像晨钟夜漏都要停歇一样，我的筋肉骨骼都已衰老，疾病迁延，日见沉重，在世的时间越数越少。回首往事，并无突出的功绩可以报答圣朝，白白地辜负了皇上的深恩。我就要永远辞别圣明的时代了，怀着无限的感激和依恋，恭敬地呈上奏章表示感谢。”皇帝下诏说：“你怀抱出众的才德，担任我的首要辅臣。有时出外担任保卫边界的重臣，有时入朝治理国事，使国家太平兴盛二十四年，确实都倚重于你。这次，你得了疾病，我每日祝盼你会痊愈，哪知道这样沉重难治，心里十分悲伤。现在我差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前去府第问候，希望你及时就医治疗，为我而珍重自己。我仍然希望不发生意外之事，期待你痊愈。”当天夜里，卢生就死了。

卢生打了个哈欠醒来，看见自己正躺在客店里，吕翁就坐在旁边，店主入蒸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熟，目光接触到的东西都跟原来一样。卢生急忙站起身来说：“难道这是在做梦吗？”吕翁对卢生道：“人生的适意，也就跟这个梦一样啊。”卢生心里难受了好长时间，才向吕翁拜谢说：“对于宠荣或困辱的道理、穷困或宦达的命运、获得或丧失的变化、死别或生聚的感情，我都懂得了。这个梦是先生用来消除我的功名欲望的，我怎敢不接受教训呢？”卢生虔诚地叩头到地，拜了两拜，走了。

任氏传⁽¹⁾

唐 沈既济

任氏，女妖也。

有韦使君者⁽²⁾，名崑，第九，信安王祹之外孙⁽³⁾。少落拓，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⁴⁾，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崑相得，游处不间。天宝九年夏六月⁽⁵⁾，崑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⁶⁾，将会饮于新昌里⁽⁷⁾。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崑乘白马而东。

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昵。

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⁸⁾，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人，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⁹⁾。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子繫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馀，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¹⁰⁾，职属南衙，⁽¹¹⁾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

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烘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¹²⁾，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颓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藜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岑。岑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

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¹³⁾，瞥然见之，鬟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已以奉巾栉⁽¹⁴⁾。”郑子许与谋栖止。任氏曰：“从此而东，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时岑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岑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具以备用。”岑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岑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随以觐之。

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岑迎问之：“有乎？”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岑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岑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

者⁽¹⁵⁾，则崑之内妹，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¹⁶⁾。崑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崑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崑入门，见小僮拥臂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崑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崑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崑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崑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缓，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崑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崑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崑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馀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¹⁷⁾，不当至是。”崑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崑相视咍乐。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皆崑给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輿步，不常所止。崑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昵，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崑爱之重之，无所吝惜；一食一饮，未尝忘焉。

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某，秦人也⁽¹⁸⁾，生长秦城⁽¹⁹⁾。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以是长安狭斜⁽²⁰⁾，悉与之通。或有妹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崑曰：“幸甚！”廛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崑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对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馀，果致之。数月厌罢。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绝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崑曰：

“昨者寒食⁽²¹⁾，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²²⁾。见刁将军缅甸张乐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也。求之可也。”峯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馀，峯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²³⁾。峯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峯方食，而缅甸苍头控青骊以逐任氏⁽²⁴⁾。任氏闻召，笑谓峯曰：“诺矣。”初，任氏加宠奴以病，针饵莫减。其母与缅甸忧之方甚，将征诸巫⁽²⁵⁾。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从就为吉。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缅甸与其母详其地，则任氏之第在焉。缅甸遂请居。任氏谬辞以逼狭，勤请而后许。乃辇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甸，由是遂绝。

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以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马于市者，马之股有疵，可买人居之。”郑子如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眚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酬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至二万五千也。不与，曰：“非三万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诟之。郑子不获已，遂卖，卒不登三万。既而密伺买者，征其由，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²⁶⁾，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²⁷⁾，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

任氏又以衣服故敝，乞衣于峯。峯将买全彩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峯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峯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愿速归之，无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

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

后岁馀，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²⁸⁾，在金城县⁽²⁹⁾。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将之官，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岑资助。岑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不思其他，与岑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征，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岑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³⁰⁾，挥袂别去。信宿，至马嵬⁽³¹⁾。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³²⁾，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馀，为犬所毙。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贖以瘞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镜间，若蝉蛻然。唯首饰坠地，馀无所见。女奴亦逝矣。

旬馀，郑子还城。岑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歿矣。”岑闻之亦恻，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岑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岑駭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岑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瘞视之，长恻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

其后，郑子为总监使⁽³³⁾，家甚富，有柅马十馀匹。年六十五，卒。大历中⁽³⁴⁾既济居钟陵⁽³⁵⁾，尝与岑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岑为殿中侍御史⁽³⁶⁾，兼陇州刺史⁽³⁷⁾，遂歿而不返。

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如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

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

建中二年⁽³⁸⁾，既济自左拾遗⁽³⁹⁾、于金吾将军裴冀⁽⁴⁰⁾、京兆少尹孙成⁽⁴¹⁾、户部郎中崔需⁽⁴²⁾、右拾遗陆淳，皆谪居东南，自秦徂吴⁽⁴³⁾，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颖涉淮⁽⁴⁴⁾，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

选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任氏传：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二，题作《任氏》。小说演述人与狐女的爱情故事。作品中的任氏是个狐精，即普通所说的狐仙。人修炼得道可成仙，称为仙人，狐修炼得道也可成仙，幻化成人形，称为狐仙。所以狐仙精怪故事也属于道教小说的范围。此篇故事虽涉精怪，而篇中之理想，讽世之意旨，阅之即喻。

(2) 使君：古代称刺史为使君。韦崱(yín)后来做了陇州刺史，故称。 第九：在兄弟辈里排行第九。下文“第二十”、“郑六”的“六”均同。

(3) 信安王祎(huī)：指李祎，封信安郡王，曾任礼部尚书。

(4) 从父：指伯父和叔父。

(5)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742—756)。

(6) 长安：唐朝的首都，即今陕西西安市。

(7) 新昌里：即新昌坊。唐代的长安由若干条纵横大道把全城隔为一百多个方块的地区，这区就叫“坊”或“里”。坊的四

面有围墙，有的东西两面开门，有的东西南北四面开门，坊内多为住宅。下文的“宣平”、“升平”同。

(8) 乐游园：即乐游原，也称乐游庙，在长安的风景区曲江的北面，是登临游览胜地。

(9) 姓第：姓指姓名，第指在兄弟间的排行。

(10) 教坊：唐代管理宫廷音乐的机构，专门管理雅乐以外的乐舞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同时也管理歌女、乐工。

(11) 南衙：唐代的禁卫军分南衙、北衙。教坊在皇城内，属南衙或北衙管辖。

(12) 候鼓：唐代长安大街上都设鼓，规定晨夕以敲鼓为号，关闭或开启坊门。因郑六出来的早，晨鼓未敲，坊门未开，故要“候鼓”。

(13) 西市：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市场之一，与此相对还有东市。西市有衣肆、绢行、药行等一百多个行业，还有供外国商人堆货的货栈。

(14) 巾栉：指梳洗。栉是梳篦的总名。奉巾栉即侍奉梳洗，是古时做妻子的客气话。

(15) 吴王：名李琬，信安王李祎的父亲。上文说韦崱是李祎的外孙，此处又言吴王的六女是他的内妹，在辈数上不合。因为这是小说家言，不要太坐实了。

(16) 中表：内外之意。父亲姐妹的子女为外兄弟（姐妹），母亲兄弟姐妹的子女为内兄弟（姐妹），所以中表指表兄弟（姐妹）。

(17) 糠粳（qiū）：粗粮。

(18) 秦：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属于秦国，故后世用“秦”来称呼。

(19) 秦城：也作秦邑、秦亭，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东。

(20) 狭斜：本指小路和曲巷，后泛指妓院。

(21) 寒食：节日名，在清明节前两天。古时于此日禁火，故称“寒食”。唐、宋时是一个游玩的节日。

(22) 千福寺：寺院名，在唐代长安的安定坊。

(23) 缣：用双丝织的微带黄色的细绢。汉以后多用作馈赠品。

(24) 苍头：仆人。汉代规定仆人要用苍色的头巾包头，故称仆人为苍头。

(25) 巫：古代以降神消灾的迷信方术为职业的人。

(26) 昭应县：今陕西临潼县。

(27) 除籍：从簿籍上除去其名，即解职。

(28) 槐里：古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槐里府是小说家的虚构。果毅尉：即果毅都尉，唐代武官名。

(29) 金城县：今甘肃兰州市。

(30) 祖：古时称道路神为“祖神”。人们出行时要祭祖神，保佑一路平安。后来就称饯行的酒宴为“祖饯”，简称“祖”。

(31) 马嵬：地名。在今陕西兴平县，称马嵬镇。即天宝十五年唐玄宗赐杨贵妃死的地方。

(32) 洛川：唐代县名，即今陕西洛川县。以上几个地名在地理方位上不合，是小说家言。

(33) 总监使：唐代主管盐池、宫苑、养牧的官员。

(34) 大历：唐代宗的年号（766—779）。

(35) 钟陵：唐代县名，在今江西进贤县西北。

(36) 殿中侍御史：唐代官名，为御史台属官之一。职务是管理官殿礼仪，并纠察官吏。

(37) 陇（lǒng）州：唐代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千阳县。

(38) 建中：唐德宗的年号（780—783）。

(39) 左拾遗：唐代的谏官，分左拾遗和右拾遗。皇帝如有过失，可以劝谏，故称“拾遗”。

(40) 金吾将军：唐代武官名，属左右金吾卫。掌管巡察宫内和京城，并侍从皇帝出行的武官。

(41) 京兆少尹：京兆尹的副职。

(42) 郎中：唐代中央六部下面设若干司，司的主管为郎中。

(43) 吴：古国名，指今长江下游一带。

(44) 颍淮：二水名。颍水发源河南登封县西颍谷，流入淮河。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经河南、安徽、江苏流入东海。

【译文】

任氏，是个女妖。

有个人姓韦，名叫崑，做过太守，人称韦使君，在兄弟中排行第九，是信安王李祎的外孙，从少年时起就放荡不羁，喜欢饮酒。他的堂妹夫姓郑，排行第六，人称郑六，名字记不得了。郑六从小练习武艺，也喜欢饮酒和漂亮女人。他穷得连家产也没有，只好依靠妻子娘家生活，与韦崑很合得来，经常在一起游玩聚会。天宝九年夏六月，韦崑与郑六一起在长安街头游逛，约好到新昌里去喝酒。走到宣平坊的南面，郑六推说他还有一点事，想离开一会儿，随后就到喝酒的地方去。韦崑就骑着白马先往东边去了。

郑六骑着一头毛驴向南走，进了升平坊的北门。偶然遇见三个女人走在路当中，其中一个穿白衣的，容貌非常美丽，郑六见了又是惊奇又是欢喜，赶着驴子，一会儿跑到她前边，一会儿绕到她后面，很想用话来挑逗，却又不敢冒失行事。白衣女子时时斜着眼睛瞟她，流露出接受爱慕的意思。郑六就调戏说：“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却徒步行走，这是为什么呢？”白衣女子笑道：“别人有坐骑，却不懂让给人，我不走路又有啥法子呢？”郑六

说：“我这头劣弱的毛驴实在不好意思供美人代步。要是高兴，我现在就把它奉献给你，我能步行相随，就心满意足了。”两人互相看着大笑起来。同行的女子更是争着夸耀白衣女子的好处，一会儿就很亲昵了。

郑六跟着她们向东走，到了乐游园，天已经黑下来了。只见有一所住宅，土打的围墙，门户高大可以走车，房屋十分宽敞整齐。白衣女子临进门的时候，回头嘱咐郑六说：“请稍等。”说完就进去了，留下一个随从的女仆，站在大门与照壁之间，问郑六的姓名排行。郑六告诉了她，也问起那位白衣女子，女仆回答说：“姓任，排行第二十。”过了片刻，里面请郑六进去。郑六把驴拴在门口，把帽子放在鞍子上。这时才见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出来迎接，原来是任氏的姐姐。主人点亮一排排蜡烛，摆设了丰盛的宴席，举杯频频向郑六劝酒。任氏换了妆束出来陪他，纵情而饮，十分愉快。夜深了，便和郑六共枕而寝。她天姿美艳，不论唱歌说笑，还是举手投足，神态都娇媚可爱，简直不像人间的女子。天快亮时，任氏说：“你可以走了。我的兄弟在教坊做事，由南衙管理，天一亮就要回家，你不能再呆着了。”于是，郑六与她约好会面的日期就离开了。

郑六出来以后，走到里巷的门前，门还未开。门旁边有个胡人卖饼的小店，正点起灯烧炉子。郑六就在他的门帘旁边坐下休息，等候晨鼓开门，趁空便和店主聊天。郑六指着昨晚睡觉的那所房子问他说：“从这里向东转弯，有高大车门的，是哪家的住宅呀？”主人说：“那边只有倒塌的墙和废弃的荒地，没有什么住宅。”郑六说：“我刚经过那边，怎么说没有呢？”跟他争执，坚持说有。主人这才想起来，就说：“哦！我明白了。那里有一只狐狸，经常诱惑男子一起住宿，我就看见过三次。今天，你也遇到了吗？”郑六红着脸隐瞒实情说：“没有！”等到天亮以后，他再去看那个地方，只见土墙和车门还像先前那样，可是朝里面望

去，全是长满了野草的荒地和废弃的菜园地。郑六回来见到韦崧，韦崧责备他失约，郑六没有泄露真情，用别的事应付过去了。然而他想起任氏艳丽的容貌身姿，希望能再见她一面的念头始终存在心里，无法抛开。

过了十天左右，郑六出外闲逛。走进西市卖衣服的店铺，一眼看见了任氏，随从的还是上次那个女仆。郑六赶紧召唤她，任氏却背过身子在人丛里转来转去，想躲开他。郑六连声招唤着向前追过去，任氏只好背朝他站住，用扇子遮在身后，说：“先生已经知道了，为何还来接近我呢？”郑六说：“虽然知道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这种事总是让人感到惭愧羞耻，没有脸见人。”郑六说：“我这样日夜想念你，你能忍心抛弃我吗？”任氏回答说：“我怎敢抛弃你呢，只是担心先生讨厌我啊。”郑六发誓，说得很恳切。任氏这才转过脸来，放下扇子，瞟了他一眼，只见光采照人，容貌艳丽，还跟以前一样。她对郑六说：“人世间像我这样的女子不止一个，只是先生不能识别罢了，不要单对我表示惊奇。”郑六请求跟她幽会，任氏说：“像我这样的孤女，所以被人讨厌害怕，没有别的缘故，就是因为她们伤害人。我可不是那样。如果你不讨厌我的话，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妻子。”郑六答应同她一起找个安家的地方。任氏说：“从这里向东，有一所院内长着大树的住宅，地方很幽静，可以租来住。前些时候，从宣平坊南头骑着白马往东去的，不是你妻子的堂兄吗？他家里有多余的家具，可以借来用。”当时韦崧的叔伯都到各地去当官做事，有三家的家具都收藏在他家里。郑六听了任氏的话就去看那所房子，再到韦崧家去借家具。韦崧问他干什么用，郑六说：“新近得到一个美人，已经租好一处住房，想借一些家具使用。”韦崧笑着说：“瞧你那副长相，一定是找到一个又怪又丑的女人，怎么会有绝色的美人呢！”韦崧便把帷帐、床榻、坐席等用具全借给他，又叫一个机灵的家僮，跟着去探看情况。

不一会儿，家僮回来报告，跑得喘气流汗。韦崱迎上去问他：“有美人吗？”又问：“容貌怎样？”家僮说：“奇怪啊！我还没见过天下有这样的美人哩！”韦崱的姻亲家族很多，又一向在一起游乐，所以认识很多美人。便问道：“某女跟任氏相比，哪一个美？”家僮说：“不是一个水平。”韦崱一连举出四五个出色的美人，家僮都摇头说：“不是一个水平。”当时吴正的第六个女儿，就是韦崱的小姨子，艳丽得像神仙一般，在表亲里边一向首推第一。韦崱问道：“吴王家的六小姐跟她比，哪一个美呢？”家僮还是说：“不是一个水平。”韦崱拍着手大吃一惊道：“天下难道真有这样的美人吗？”立即吩咐打水洗脸，戴好头巾，搽上唇膏前去。到了郑家，刚好郑六外出。韦崱进门，只见一个小僮拿着扫帚扫地，还有一个女仆站在门旁，再没见有什么人。他询问小僮，小僮笑着回答：“家里没有别人啦！”韦崱上下左右观察室内，看见有红裙子从门下面露出来。他走近去细看，见是任氏缩着身子躲在门背后。韦崱把她拉出来，在亮处仔细观看，简直比家僮传报的还要美。韦崱喜欢得发狂，搂住了便要轻薄她。任氏不肯顺从，韦崱便用力制服她，等到情况危急时，她便说：“我依从你，先放松一下。”韦崱听她的话放松了，她又像刚才那样坚决抗拒起来。这样反复了三四次，韦崱使用全部力量紧紧抱住她，任氏的气力消耗完了，汗出得像淋了雨一样，自己估计已难免一辱，便放松了肢体不再抗拒，只是神情变得凄凉而又悲惨。韦崱问道：“为什么脸色这样不高兴？”任氏长叹一声道：“郑六真可怜呀！”韦崱问：“什么意思？”回答说：“郑生空有副好身架，却不能保护一个妇道人家，难道也算是一个大丈夫吗！况且先生年轻豪迈，富有家资，占有许多美人，遇见过的像我这样的女子太多了。可郑生呢，又贫穷又低贱，他觉得称心如意的，只有我一个人罢了。你怎能忍心放下那么多美人，又来夺别人仅有的一个意中人呢？你曾经可怜他又穷又饿，不能维持生

活，让他穿自己的衣服，吃自己的饭，所以人也就受你管束了。倘若他能够自己有一碗粗茶淡饭，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了。”韦岑是个有豪杰气概、注重义气的人，听了她的话，便立即放开她，整好衣襟向她道歉说：“再也不敢了。”过了一会儿，郑六回家，与韦岑在一块儿高兴地说笑。从此，凡是任氏用的柴米和肉食，都由韦岑供给。任氏经常跟韦家来往，有时乘坐车马，有时步行，没有定准。韦岑天天跟她一起游玩，非常快活。他们常常调笑戏谑，无所不至，只是不到淫乱的地步。所以韦岑对她又爱慕又敬重，也毫不吝惜，就是一碗饭一碗水，也不会忘了她。

任氏知道他爱自己，就用话表示歉意说：“我惭愧的是被你爱得如此深。但以自己丑陋的容貌形体，不足以报答你的厚意。况且我也不能辜负于郑生，所以不能满足你的心意。我是秦地人，生长在秦城，家里本来是戏子一流，中表亲戚里面，有不少做了人家的宠姬爱妾。因此长安的许多妓院，都有来往。其中如果有绝色的丽人，你看中了却未能得到的，我可以替你想办法弄来。我希望用这来报答你的恩德。”韦岑说：“太好了！”街市上有个卖衣服的妇女叫张十五娘，肌肤洁白如凝脂，韦岑对她有好感，就问任氏可认识她。任氏回答道：“她是我表弟媳妇的妹妹，要得到她很容易。”过了十多天，果然把她送来了。过了几个月，韦岑对她就感到不新鲜了。任氏说：“这些在市面上走动的女子容易搞到，不足以表示对你的效劳，或许有藏在深庭内院难以得到的女子，请你说说看，我愿意用自己的全部心思和力量去做。”韦岑说：“前几日寒食节那天，我和几个人到千福寺玩，见刁绅将军在殿堂里大摆乐舞。有一个善于吹笙的女子，年龄不过十六岁，两个鬟形发髻垂在耳边，娇艳的身姿美极了。你大概认识她吧？”任氏说：“这是宠奴呀，她母亲就是我表姐，你想要她，也可以。”韦岑在坐席下拜谢，任氏答应了他。于是，任氏便常常出入刁家。过了一个月，韦岑性急地问她有什么办法。任氏希望

他拿两匹绸缎来作为礼物，韦崑照数给了。两天以后，任氏与韦崑正在吃饭，刁绅派仆人驾着青马拉的车子来接任氏。任氏听说，笑着对韦崑说：“好事成了！”原来，任氏用法术叫宠奴生了病，针药都不能减轻病痛。宠奴的母亲和刁绅非常担忧，准备请巫师来治病。任氏又偷偷地贿赂了巫师，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他，叫他说让宠奴到她那里住才吉祥。等到巫师给宠奴看病时，就说：“病人在家不利，应该出门住到东南方向某处地方，好吸取生灵之气。”刁绅便请求任氏让宠奴去住。任氏假意推托房子狭小，经过再三恳求才表示同意。于是就用车子载着衣服和用具，连同她母亲，一起送到任氏住处。一到任氏家，宠奴的病就痊愈了。没有几天，任氏偷偷地把韦崑带来和宠奴私通，一个月后便怀了孕。宠奴的母亲害怕了，急忙把宠奴带回刁绅家里，从此和任氏断绝了来往。

以后有一天，任氏对郑六说：“你能弄到五六千文钱吗？可以用来赚钱。”郑六说：“行。”于是向人借了六千文钱。任氏说：“有人在市场上卖马，马的大腿上有毛病，可买回来喂着，高价出卖。”郑六到市上去，果然看见有一个人牵着马要卖，毛病正好在左腿上。郑六就买了回来。他妻子的兄弟们都讥笑他，说：“这是人家不要了的废物！买回来准备干什么？”没过多久，任氏说：“马可以卖掉了，能够卖三万文钱。”郑六便到市上去卖，有人给价二万，郑六不卖。全市上的人都说：“那一个何苦出那样高的价，这一个又为什么宝贝得不肯卖呢？”郑六骑着马往家里走，买主一直跟到门口，几次提高价钱，加到二万五千了，郑六还是不卖，说：“非三万不成。”他的妻兄弟们一起责怪他，郑六坚持不下去了，就卖给那人，就是没卖到三万。事后，他悄悄地向买主打听原由，原来昭应县有匹御马，左腿有病，已经死了三年了。这个养马的吏役不到任满就被免职，官府还向他征收赔偿马匹的折价，算来要六万文钱。假如他用六万的一半买一匹马，

得利还很多。假如弄到一匹马去凑数，那末三年来喂马的粮草钱，就都让吏役所得，况且他付出的代价并不高，所以就买了。

任氏又因为衣服破旧，请韦崱给她买几件。韦崱要买整匹的绸子给她，任氏不要，说：“我要做好的现成衣裳。”韦崱便叫市上的张大替她去买。先让张大去见任氏，问她要什么样式的。张大见了任氏，吃惊地对韦崱说：“这一定是天仙贵戚，被你偷了来。况且也不是人间应当有的，希望你赶快送回去，不要招来灾祸呀！”她姿色的动人就到了这等程度。最后还是买了现成的衣服而不肯自己缝制，谁也不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

过了一年多，郑六调任武官，当了槐里府果毅尉，任所在金城县。那时，郑六正有妻室，虽然白天可以在外面交游，夜里却要回到家里去睡，常埋怨不能每天晚上跟任氏在一起。如今就要去上任，便邀请任氏一同去。任氏不想去，说：“一同去也只有十个月时间，仍然不能尽情欢会。请你按数留下柴米，让我安安稳稳地住在这里等你回来吧。”郑六恳切地请求，她更加不答应。郑六请韦崱出面帮忙。韦崱与郑六轮流劝说任氏，而且问她不去的缘故。过了好久，任氏才说：“有个巫师说我本年不利于西行，所以不想去。”郑六对此话很不理解，也没有想到其他方面，就与韦崱大笑道：“你这样明智的人，却被巫师的妖言所迷惑，为何呢？”坚持请她一同走。任氏说：“倘若巫师的话应验了，我白白为你送死，有什么好处呢？”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还是像原先那样恳求。任氏不得已，就一起上路了。韦崱把马借给她，又在临皋为他们设宴饯行，任氏挥动衣袖告别而去。路上住了两夜，到了马嵬地方。任氏骑马走在前头，郑六乘驴走在后面，女仆骑着另一头牲口，跟在最后。当时，西门专管养马的官员，在洛川驯猎狗，已经有十天了，正好跟任氏他们在大路上相遇。一只苍狗忽地从草丛中窜出，郑六亲眼看见任氏从马背上跌到地上，现出了狐狸的原形，向南逃奔，猎狗紧追。

郑六一边跟着跑一边大喊，却无法止住猎狗。狐狸跑出一里多路，还是被猎狗咬死了。郑六含着眼泪，掏出袋里的钱，把狐狸买下来埋葬好，又削了一根木杆插在坟前作为记号。回头看她骑的马还在路边吃草，她的衣裳全都脱落在马鞍上，鞋袜还挂在马镫里，就像蝉儿脱壳一样。只有她头上的首饰丢在地下，其余的东西都不见了。女仆也跑了。

十多天以后，郑六回到长安，韦崱见到他很高兴，迎上去问道：“任氏无事吧？”郑六泪流满面地回答说：“死了！”韦崱听到了也痛哭失声，两个人在房里互相扶持着，都很伤心。韦崱慢慢地问起生病的原因，郑六回答说：“是被狗咬死的。”韦崱说：“狗再凶猛，怎么能咬死人呢？”回答说：“她不是人呀！”韦崱吃了一惊说：“不是人，是什么呢？”郑六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韦崱又惊奇又悲叹，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第二天，他吩咐备好马车，和郑六一起赶到马嵬，挖开坟墓看了她的遗体，痛哭着回到家里。回忆往事，只有从来不自己做衣服这一点跟人不-样。

后来，郑六做了总监使，家里很富裕，马棚里养着十几匹马。他六十五岁时去世。大历年间，沈既济住在钟陵县，曾经与韦崱交往，几次听他说起这事，所以了解得最详细。后来，韦崱官做到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就死在那里，没有回到长安。

唉，动物的感情也有人的性质，遇到强暴而不失节操，为了情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即使如今的妇女，也有赶不上她的呀！可惜郑六不是精明事理的人，只知道贪恋她的姿色，却不去理解她的感情品性。若是学识渊博的士人，就一定能够研究她变化的规律，考察她和人的异同，写成有文彩的文章，传播其中精妙的情理，而不仅仅是玩赏她的风情媚态，真可惜啊！

建中二年，我从左拾遗任上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一起被降官到东南地区。我们从秦地往吴地去，水路陆路都同行。曾做过我的前任的拾遗朱放，

因旅游也跟我们同行。渡颍水和淮河时，我们的两条船并排航行，白天宴会，晚上闲谈。每人都要讲一段奇闻异事。各位听我讲起任氏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叹惊讶，就请我写一篇传记，记载这一件异事。以上就是沈既济撰写的。

李章武传⁽¹⁾

唐 李景亮⁽²⁾

李章武，字飞，其先中山人⁽³⁾。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学，皆得极至。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与清河崔信友善⁽⁴⁾。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访辩论，皆洞达玄微，研究原本，时人比晋之张华⁽⁵⁾。

贞元三年⁽⁶⁾，崔信任华州别驾⁽⁷⁾，章武自长安诣之。数日，出行，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因给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则其子妇也。乃悦而私焉。居月馀日，所计用直三万馀，子妇所供费倍之。既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

无何，章武系事，告归长安，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⁸⁾，仍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⁹⁾。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¹⁰⁾。”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¹¹⁾。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¹²⁾。”章武有仆杨果者，子妇赍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

既别，积八九年。章武家长安，亦无从与之相闻。至贞元十一年，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邳县⁽¹³⁾，章武又自京师与元宗会。忽思曩好，乃回车涉渭而访之⁽¹⁴⁾。日暝，达华州，将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门，则阒无行迹，但外有宾榻而已。章武以为下里⁽¹⁵⁾；或废业即农，暂居郊野；或亲宾邀聚，未始归复。但休止其门，将别适他舍。见东邻之妇，就而访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舍业而出游；其子妇歿已再周矣。”又详与之谈，即云：

“某姓杨，第六，为东邻妻。”复访：“郎何姓？”章武具语之。又云：“曩曾有僦姓杨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为里中妇五年，与王氏相善。尝云：‘我夫室犹如传舍’⁽¹⁶⁾，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殚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顷岁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见之，不觉自失。后遂私侍枕席，实蒙欢爱。今与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我家人故不可托。复被彼夫东西，不时会遇。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参差，相托祇奉，并语深意。但有仆夫杨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妇寝疾。临终，复见托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托，万一至此，愿申九泉衔恨、千古睽离之叹⁽¹⁷⁾。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命从者市薪刍食物。方将具茵席，忽有一妇人，持帚，出房扫地。邻妇亦不之识。章武因访所从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诘之，即徐曰：“王家亡妇感郎恩情深，将见会。恐生怪怖，故使相闻。”章武许诺，云：“章武所由来者，正为此也。虽显晦殊途⁽¹⁸⁾，人皆忌惮，而思念情至，实所不疑。”言毕，执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门，即不复见。乃具饮饌，呼祭。自食饮毕，安寝。

至二更许，灯在床之东南，忽尔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变，因命移烛背墙，置室东南隅。旋闻室北角窸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不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章武下床，迎拥携手，款若平生之欢。自云：“在冥录以来⁽¹⁹⁾，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与狎昵，亦无他异。但数请令人视明星，若出，当须还，不可久住。每交欢之暇，即恳托在邻妇杨氏，云：“非此人，谁达幽恨？”

至五更，有人告可还。子妇泣下床，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却入室，自于裙带上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

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章武不之识也。子妇曰：“此所谓‘鞞鞞宝’⁽²⁰⁾，出昆仑玄圃中⁽²¹⁾。彼亦不可得。妾近于西岳与玉京夫人戏⁽²²⁾，见此物在众宝瑱上⁽²³⁾，爱而访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²⁴⁾，每得此一宝，皆为光荣。’以郎奉玄道⁽²⁵⁾，有精识，故以投献。常愿宝之，此非人间之有。”遂赠诗曰：“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²⁶⁾。愿郎更回抱，终天从此诀⁽²⁷⁾。”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并答诗曰：“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²⁸⁾。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²⁹⁾。”因相持泣，良久。子妇又赠诗曰：“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³⁰⁾。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³¹⁾。”章武答曰：“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³²⁾。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³³⁾。”款曲叙别讫，遂却赴西北隅。行数步，犹回顾拭泪云：“李郎无舍念此泉下人。”复哽咽伫立，视天欲明，急趋至角，即不复见。但空室杳然，寒灯半灭而已。

章武乃促装，却自下邳归长安武定堡。下邳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既酣，章武怀念，因即事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³⁴⁾。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³⁵⁾。”吟毕，与郡官别。独行数里，又自讽诵。忽闻空中有叹赏，音调凄惻。更审听之，乃王氏子妇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³⁶⁾。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³⁷⁾，远来奉送。千万自爱！”章武愈感之。

及至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话⁽³⁸⁾，亦感其诚而赋曰：“石沉辽海阔，剑别楚天长⁽³⁹⁾。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⁴⁰⁾。”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⁴¹⁾，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鞞鞞宝，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后奉使大梁⁽⁴²⁾，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欂叶像⁽⁴³⁾。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贮怀中。至市东街，偶见一胡僧⁽⁴⁴⁾，忽近马叩头云：“君有宝玉在怀，乞一见尔。”乃引于静处开视，僧捧玩移时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间有也。”章武后往

来华州，访遗杨六娘，至今不绝。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李章武传：陈翰《异闻集》最先收载，而原文不传。《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收录，题作《李章武》，作者为李景亮。作品写李章武和王氏妇的恋爱故事。王氏死后，虽为鬼魂，但她与华岳玉京夫人游于神仙洞府，得“鞦韆宝”，可见已渐仙矣。又李章武也“奉玄道”，故有此人鬼（仙）之恋。此篇为唐传奇之佳作，汪辟疆说：“此文叙述婉曲，凄艳感人，蒲氏《志异》专学此种。”（《唐人小说》）

(2) 李景亮：唐代小说家。生活在唐德宗、宪宗、穆宗朝。贞元十年登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元和十五年或长庆元年为翰林待诏，又授左司御率府长史。存世作品只有《李章武传》一篇。

(3) 中山：汉代郡名，在今河北定县。

(4) 清河：唐代县名，在今河北省。

(5) 张华：西晋文学家。字茂先，以博闻著称。曾任中书令、司空等职。所著《博物志》十卷，记载古代异境奇物和琐闻杂事。

(6)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785—805）。

(7) 华州：也称华阴郡，州治在今河南郑州市。别驾：刺史的高级佐吏。

(8) 交颈鸳鸯绮：一种织有交颈鸳鸯图案的绸子。端：古代长度单位，有一丈六尺、二丈、六丈三种说法。一端即一匹。

(9) 鸳鸯二句：意为织着鸳鸯花纹的丝绸，谁知道它交织着多少丝线。

(10) 别后二句：意为分别之后再寸思相聚时的欢乐，在未分别时就应感到悲伤。

(11) 捻指二句：意为你捻着这环形的戒指就会想起我来，看见这戒指就会想到它的主人。

(12) 愿君二句：意为希望你永远珍惜它，我们就会永远相思相忆。

(13) 下邳(guī)县：今陕西渭南县，唐时为华州的属县。

(14) 渭：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县西北鸟鼠山，流经陕西省，至潼关入黄河。

(15) 下里：到地下蒿里去，即死亡。下，动词，到、往。里，即蒿里，古人所谓死人归宿的地方。

(16) 传舍：古时驿站里供客人吃饭住宿的房子，犹旅馆。

(17) 九泉：地下深处。人死后埋葬地下，称为九泉之下。

(18) 显晦：显为阳间、人世，晦为阴间。

(19) 冥录：阴曹地府登记名字的簿册。

(20) 靺鞨(mò hé)宝：靺鞨是我国古代东北部的少数民族，那里出产一种宝石叫“靺鞨宝”。

(21) 玄圃：道教传说，昆仑山的极顶叫玄圃，上有五城十二楼，是神仙居住之所。

(22) 西岳：即华山。玉京夫人：道教传说中的女仙。

(23) 瑯：房屋椽头上的装饰，即瓦当。

(24) 洞天：道教称神仙居住的名山洞府为洞天，有十大洞天和三十六小洞天。

(25) 玄道：指道教。

(26) 河汉二句：意为银河已经倾斜，天就要亮了，我的阴魂就要离你而去了。

(27) 愿郎二句：意为希望郎君能再拥抱我一下，从此之后就永远分别了。

(28) 分从二句：意为这次分别之后，阴阳隔绝，难道还有佳期相会吗。

(29) 宁辞二句：意为我们无法阻止再次分手，令我悲叹的是不知你要走向哪里。

(30) 昔辞二句：意为以前分手时就盼着日后相逢，这次离别就不会再见面了。

(31) 新悲二句：意为我把这新的悲伤和旧的怨恨都带到地府去了。

(32) 后期二句：意为再见面已经不可能了，而先前的离愁还在心头。

(33) 别路二句：意为从此以后就会音信断绝，我满怀的愁怨该如何倾诉。

(34) 水不二句：意为河水不会倒流，月亮圆了还会变缺，在这古城边我满怀离情别绪。

(35) 萧条二句：意为明天早晨，我就要走上荒凉的歧路，谁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逢。

(36) 冥中各有地分：阴间划分了区域，鬼魂不能随意跨越界线。

(37) 阴司：阴间的官府。

(38) 陇西：郡名。在今甘肃东南部一带。

(39) 石沉二句：意为遗恨好比用石子填不满的大海，离愁比辽阔的楚天还要悠长。石沉辽海：据《山海经》载，炎帝的少女游于东海，淹死了，就化为精卫鸟衔西山的木石去填海。此处比喻遗恨无穷。剑：故剑，本指结发妻子。此处借指情妇。

(40) 会合二句：意为明知再没有会合的可能，只能一颗破碎的心映着残阳。

(41) 东平丞相：应指李师古。小说写的是贞元十馀年间的事。李师古曾任淄青节度使，治所在东平（今山东鄆城），贞元

十六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称“东平丞相”。

(42) 大梁：古城名，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43) 榲（jiè）叶：榲树叶。榲树即松栝，也称松心木。

(44) 胡僧：外国僧人。唐代泛称西方各国为胡，其中波斯人善于识别宝物。

【译文】

李章武，字飞，他的祖上是中山郡人。他从小就聪明博学，处理事情明白而又迅速；善于文辞，各种文章都写得很好。他虽然有很高的道德品行，却讨厌修饰打扮，而容貌仪态自然有一种文静优雅之美，一接近就使人感到温和可亲。他同清河人崔信是好朋友。崔信也是风雅人物，收集了不少古董。因为李章武学识精深，应对敏捷，每与人辩论，都能深切地说明事物的精妙之处，并且探究本源，当时的人把他比作晋代的张华。

贞元三年，崔信担任华州别驾，李章武从长安去拜访他。住了几天，有一次外出，在集市北街看见一个女人，生得特别美。李章武就骗崔信说：“我要离开华州，去拜访亲友。”于是就到那漂亮女人的家里租了一间房住。主人姓王，那个妇人是他的儿媳。李章武就由爱慕而与她私通了。住了一个多月，李章武花费了三万多钱，而她的花费又超过他一倍。没多久，两个人就心心相印，感情愈来愈深了。

过了不久，李章武因为有事缠身，告诉她要回长安去，两个人依依不舍地话别。李章武给她留下一匹织有鸳鸯交颈花样的绸子，又赠诗一首，诗写道：“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王氏回赠他一只白玉戒指，也赠了一首诗：“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李章武有个仆人叫杨果，王氏也给了他一千文钱，奖励他办事勤快认真。

分别以后八九年，李章武家在长安，一直没有办法与她通音

信。到了贞元十一年，因为友人张元宗寄住在下邳县，李章武又从京城去跟张元宗相会。在路上忽然想起从前相好的王氏，就绕路渡过清水去看她。一天傍晚，他到了华州，想住到王氏家里去，进门一看，安静得没有一点人迹，只有外间还留着让客人休息的床榻。李章武心里猜疑：也许主人死了；也许放弃旧业回乡下务农去了；也许亲戚朋友请去聚会，还没有回来。只得先在门前休息下来，准备到别处去找个住宿的地方。这时，他看到东邻的一个妇人，就过去打问。她说：“王家的家长，都舍掉家业到别处去了；他们的儿媳去世已经有两周年了。”李章武进一步与她闲谈，她就说：“我姓杨，排行第六，是东邻的妻子。”然后她反问：“你姓什么？”章武就把情况告诉了她。她又问：“你从前不是有个仆人叫杨果吗？”回答说：“是呀！”她便流泪说道：“我嫁到这里已经五年了，与王氏关系很好。王氏曾经对我说：‘我的夫家客来客往，就像驿站一样，我见过的人真多。那些暂来暂住挑逗我的人，都不惜花尽全部财产，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可从来没有一个让我动心的。前几年有个李十八郎，曾在我家借住。我一见到他，就不由得心神不安。后来便私下幽会，接受了他的欢爱。如今与他分别已经好几年了，心里老是想念他，有时整天吃不下饭，整夜睡不着觉。我夫家的人本来就不能托付这样的事，我又被丈夫带着到处奔走，没有机会和李十八郎会面。如果有从长安来的人，希望你说说李十八郎的名字和相貌，打问一下他的下落。倘若有这样的机会，请转告他，我愿意终身侍奉他，并把我的深情告诉他。只要有仆人杨果相随，就是他了。’不到二三年，王氏病重卧床不起。临死的时候，又嘱托我说：‘我出身低微，曾受到李十八郎深深的爱恋，心里常常想念。天长日久，相思成病，自己知道治不好了。以前我想托付终身的那个人万一来到此地，希望替我申述：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怀着绵绵不绝的遗恨，和千古离别的伤感。还恳求他在这屋里留宿，希望能与

他神会于似有似无的境界之中。”李章武就请东邻妇人替他开门，吩咐随从的人买一些柴米油盐。正要铺设行李被褥，忽然有一个妇人，手拿扫帚，走出房门来扫地，连东邻妇人也不认识。李章武让随从的人去问，说是这屋里的人。又进一步追问，她就慢慢地说：“王家去世的儿媳感激郎君深厚的情思，将要来会见你。担心你会受惊害怕，所以先让我来告诉你一声。”李章武立即答应，说：“我所以到此地来，正是为了见见她，虽然阳世和阴间是两个世界，人们也都怕鬼，可我思念到了极点，也就什么也不顾了。”等他说完，拿扫帚的女人便高兴地走开，在照壁前面徘徊一下，就不见了。李章武办好酒菜，呼唤着王氏的芳名祭奠她，独自吃喝完毕，上床安睡。

到了二更光景，放在床东南面的灯，忽然暗了下来，如此重复了两三次。李章武心里清楚会有变异出现，就吩咐把灯烛移放到房间的东南墙角。随即听到房间的北墙角有衣裳摆动的窸窣窸窣的声音，好像有个人影慢慢走了过来。这样走了五六步，就可以辨出人影的形貌。看衣裳，就认出是王家的儿媳。人与过去相见时没有两样，只是举止有些飘浮急促，话音轻清无力。李章武跳下床，过去搂抱她，拉起她的手，亲昵缠绵的样子跟活着时一样。她说：“自从离开人间以后，把亲属都忘了，只有想念你的心情同活着时一样。”李章武跟她加倍地亲昵，也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只是几次请李章武叫仆人去看启明星，说启明星一出现，她就应当回去，不能再停留了。每次交欢之后，她还恳请李章武照顾邻居杨氏，说：“要不是她，谁能把我内心的遗恨转告诉你呢？”

到了五更时分，有人来禀告可以回去了。王氏流着眼泪下了床，挽着李章武的手臂走到门外，抬头望望银河，便忍不住哭泣起来。她又退回房中，自己从裙带上解下锦囊，从中取出一件东西送给章武。这件东西是天青色的，质地坚硬细密，像玉而比玉

清冷，形状像一片小树叶。李章武不认识，王氏说：“这就是所谓的‘鞦韆宝’，出产在昆仑山绝顶的玄圃中，可如今在那里也找不到了。我近来在西岳华山与玉京夫人游玩，看见这块宝石装饰在房屋的椽头上，我很爱它，就打听它的来历。玉京夫人便取下来送给了我，说：‘即使是洞府里的神仙，每得到这件宝贝，也都会感到光荣的。’因为郎君信仰修仙的道术，对宝物又有精深的学识，所以把它送给你。希望你珍惜它，这可不是人间能得到的东西！”又赠了一首诗：“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天从此绝。”李章武拿出一枚白玉宝簪送给她，也赠诗一首：“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两人就搂抱着哭了好久，王氏又赠他一首诗：“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李章武也又回答了一首诗：“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两人表白了离别的心曲，王氏就退向房间的西北角。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擦着眼泪说：“李郎，不要忘掉我这个阴间的游魂呀！”又站在那里低声抽泣，看着天快要亮了，急忙走到墙角，就不见了，只有空房间里笼罩着一片昏暗，一盏寒灯半明半暗地闪着。

李章武便急忙整顿行李去访友，接着又要从下邳县回长安武定堡。下邳县令与张元宗为他设宴饯行，酒酣之际，李章武想起王氏，便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道：“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恨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

李章武吟完诗，就与县令告别。独自走了几里路，又吟诵起来，忽然听到空中有赞赏叹息的声音，音调凄凉悱恻。再仔细听，又是王氏！她说：“阴间也划分了区域，不能随便越过界线。今天在这里一别，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知道郎君思念眷恋，我才冒着阴司的责罚，赶来相送。你千万要自己珍重啊！”李章武听了，更加感动。到了长安，跟道友陇西人李助说起这事，李助也为王氏的真诚所感动，作了一首诗：“石沉辽海阔，剑别楚

天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

李章武后来到东平丞相府做事，抽了个空闲时间，叫玉匠来看看他得到的鞞鞫宝。玉匠也不认识，不敢动刀雕刻。后来，李章武奉命出使大梁，又叫玉匠来看。他只懂一些，便就着它原来的形状，雕成了一片榭树叶形。他每次出差到京城长安，总要把这件宝物藏在怀里。有一次，他走到市东街，偶然遇见一个胡僧，突然走到马前叩头说：“先生怀里有一块宝玉，请让我看一看。”李章武就把他领到僻静的地方，拿出来让他看。胡僧在手里抚摸鉴赏了许久，说：“这是天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人间所能有的。”李章武后来凡是经过华州，总要去访问杨六娘，赠送礼物给她，至今不断。

长恨传⁽¹⁾唐 陈 鸿⁽²⁾

开元中⁽³⁾，秦阶平⁽⁴⁾，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⁵⁾，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⁶⁾，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先是，元献皇后⁽⁷⁾、武惠妃皆有宠⁽⁸⁾，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⁹⁾，内外命妇⁽¹⁰⁾，熠耀景从，浴日馀波⁽¹¹⁾，赐以汤沐，春风灵液⁽¹²⁾，济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

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¹³⁾，既笄矣。鬓发膩理，纤秣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¹⁴⁾。别疏汤泉，诏赐藻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¹⁵⁾；定情之夕⁽¹⁶⁾，授金钗钿合以固之⁽¹⁷⁾。又命戴步摇⁽¹⁸⁾，垂金珰⁽¹⁹⁾。明年，册为贵妃⁽²⁰⁾，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变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时省风九州⁽²¹⁾，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²²⁾，暨后宫才人⁽²³⁾、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²⁴⁾。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

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²⁵⁾。姊妹封国夫人⁽²⁶⁾，富埒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矣⁽²⁷⁾。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²⁸⁾。故当时谣咏有云：

“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楣。”其为人心羡慕如此。

天宝末⁽²⁹⁾，兄国忠盗丞相位⁽³⁰⁾，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³¹⁾，以讨杨氏为词。潼关不守⁽³²⁾，翠华南幸。出咸阳⁽³³⁾，道次马嵬亭⁽³⁴⁾，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³⁵⁾。国忠奉盘缢盘水⁽³⁶⁾，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³⁷⁾。

既而玄宗狩成都⁽³⁸⁾，肃宗受禅灵武⁽³⁹⁾。明年，大凶归元⁽⁴⁰⁾，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⁴¹⁾。自南宫迁于西内⁽⁴²⁾。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不能得。

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皇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⁴³⁾。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⁴⁴⁾，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⁴⁵⁾，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天海，跨蓬壶⁽⁴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阙，西厢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女，出应其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诘其所从。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晓，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佩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惘然。指碧衣取金钗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

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之诈也⁽⁴⁷⁾。”

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⁴⁸⁾。宫掖间尤尚之。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⁴⁹⁾，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安，无自苦耳。”使者还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晏驾⁽⁵⁰⁾。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⁵¹⁾，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蓝田⁽⁵²⁾。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⁵³⁾，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⁵⁴⁾。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录自《文苑英华》

【注解】

(1) 长恨传：本篇有三种版本：一为《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题作《长恨传》，题下注明“陈鸿撰”；二为《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题作《长恨歌传》，文末叙及题材来源，极为重要；三为《丽情集》所辑，载于《文苑英华》明刻本传后，与上二种

均不同。我们选的是《文苑英华》本。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李杨故事流传于民间之后的传说故事，所以它在历史事实之外加进了杨贵妃化仙的重要情节，强化了这个爱情悲剧的感人力量。杨贵妃成仙之后仍念念不忘尘世的唐玄宗，并希望“复堕下界”、“好合如旧”，表达了一种生死不渝的爱情观。因此，成为后世诗文、小说、戏曲长盛不衰的创作题材，最著名的有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洪昇的传奇《长生殿》。

(2) 陈鸿：唐代史学家、小说家。字大亮。贞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历任太常博士、虞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著有《大统纪》三十卷，小说除本篇外，还有《东城老父传》。

(3) 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

(4) 泰阶：星名，即三台，包括上、中、下三台，每台两星，相比斜上，像台阶一样，称为天的三阶。古人认为上阶代表皇帝，中阶代表公卿大夫，下阶代表平民。所以“泰阶平”指三阶谐和，天下太平。

(5) 玄宗：李隆基的庙号。李隆基，唐睿宗李旦子，为帝四十四年。后期纵情声色，不理朝政，祸害百姓。

(6) 右丞相：即中书令李林甫。

(7) 元献皇后：姓杨，玄宗的贵嫔，肃宗的母亲。死后由肃宗追尊为元献皇后。

(8) 武惠妃：恒安王武攸止的女儿。死后尊称为贞顺皇后。

(9) 华清宫：唐代宫名，在骊山下。宫内有温泉华清池和长生殿。

(10) 内外命妇：封建时代受有封号的妇女称为命妇。命妇有内外之分，内命妇指受宫内封号的，如妃嫔之类；外命妇指公主、王妃和因丈夫官爵而封赠的，如郡君、县君、夫人、孀人等。

(11) 浴日：皇帝洗澡。封建时代把皇帝比做太阳。

(12) 春风灵液：妇女洗澡的象征说法。灵液指温泉。

(13) 弘农：唐代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杨玄琰是阆乡县人，属弘农郡。其女杨玉环为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度为女道士，纳入宫中，后册为贵妃。寿邸：寿王府。

(14) 汉武帝：姓刘名彻。李夫人是他的爱妾，善于歌舞。

(15) 霓裳羽衣曲：舞曲名。神话传说，唐玄宗梦游月宫，观看仙女歌舞，醒后根据回忆谱成此曲。事实上，这是西域乐舞的一种，本名《婆罗门》，经玄宗修改加工而成。

(16) 定情：古时指男女结合为夫妇。

(17) 钿合：用金花珠宝镶嵌成的盒子。

(18) 步摇：一种首饰，呈金凤形，上缀玉串，走动时便摇动，故称步摇。

(19) 珥：古代妇女的耳饰。

(20) 册为贵妃：封赠为贵妃。贵妃：宫中女官名。

(21) 九州：我国古代设置的九个州，有三种说法，互有出入，后泛指中国。此处指全国各地。

(22) 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些都是周朝王宫里妃嫔、女官的名目，此处借指宫内所有的妃嫔。

(23) 才人：唐代宫中管理宴寝等事的女官。

(24) 进幸：为皇帝侍寝。

(25) 通侯：古代最尊贵的爵位，可以佩金印紫绶。

(26) 姊妹封国夫人：杨贵妃的三个姊妹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

(27) 大长公主：皇帝的姊妹称长公主，姑母称大长公主。

(28) 长吏：汉代称爵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为长吏。此处泛指高官。

(29) 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

(30) 国忠：杨国忠，杨贵妃的堂兄，名钊，赐名国忠。752年为右丞相。他并无宰相的才具，只因杨贵妃得宠才居相位，故文中说他“盗丞相位”。后在马嵬驿被杀。

(31) 安禄山：唐代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人，因得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信，兼领三镇节度使。天宝十四年（755）冬发动叛乱，攻陷洛阳。

(32) 潼关：唐县名。今属陕西省。

(33) 咸阳：唐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

(34) 马嵬亭：也称马嵬城、马嵬驿。故址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北二十三里。

(35) 晁错：西汉人，汉景帝时为御史大夫，建议削减诸王封地，吴、楚等七国起兵反抗，要求杀晁错以谢天下。后来晁错被景帝杀死。此处借指杨国忠。

(36) 奉觥（máo）纓盘水：古代官员犯罪，就戴着白冠纓纓（整牛尾做的帽纓），捧着水盘，水盘上放着宝剑，向皇帝请罪。白冠纓纓表示待罪之身；盘水表示请皇帝公平处理；宝剑准备自刎。

(37) 尺组：自缢用的丝带。

(38) 成都：县名。时为蜀郡治所，即今四川成都市。

(39) 灵武：郡名，唐时两度改为灵州，治所在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

(40) 大凶归元：指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大凶指安禄山，归元指被杀头。

(41) 南宫：指兴庆宫。

(42) 西内：指太极宫。

(43) 李少君：汉武帝时方士，自称曾于海上遇仙，会长生不老之术，很受武帝信任。此处似指齐少翁为武帝召李夫人灵魂事，因作者误记而写成“李少君”。

(44) 方士：泛指方术之士。主要指以阴阳、卜巫、占梦、神仙、房中术等活动为职业的人。

(45) 地府：迷信说法，认为与人间相应的阴间也有官司设置，专管死人的鬼魂，叫地府。

(46) 蓬壶：即蓬莱，传说中海上的仙山，神仙居之。

(47) 新垣平：西汉时赵人，自言会望气，曾告诉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有神气，皇宫门前有宝玉气，果然有人来献玉杯。后为人拆穿，被杀。

(48) 乞巧：旧俗阴历七月七日夜，妇女向织女星乞求巧智。

(49) 下界：指人间。

(50) 南宫晏驾：指唐玄宗死了。

(51) 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

(52) 白乐天：即唐代诗人白居易，乐天是其字。 盩厔（zhōu zhì）：旧县名，今属陕西省，1964年改为周至县。

(53) 琅琊：郡名，一度改为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市。
王质夫：白居易和陈鸿的友人，早年信道，后出仕。

(54) 玄宗本纪：泛指正史对玄宗事迹的记载。

【译文】

开元年间，国家太平，天下无事。玄宗做皇帝多年，厌倦了那种起早睡晚忙于国事的生活，就把一切政务统统委托给右丞相李林甫，自己逐渐深居内宫，优游宴饮，用歌舞和女色打发日子。原先，元献皇后和武惠妃都得到过他的宠爱，后来相继去世了，宫里虽然有数千名良家女子，却没有一个看上眼的，玄宗心里很不快活。当时，每年十月，玄宗都要到骊山华清宫过冬。宫内外有封号的命妇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影子一样跟在后边。皇帝洗过澡以后，也让命妇们在华清池就浴。她们在温泉里沐浴，舒适极了。每次，皇上总是仿佛遇到意中人似的，可是看

看左右前后的嫔妃宫女，觉得她们敷粉的颜面像上一样毫无光泽。

玄宗下旨叫高力士暗暗到皇宫以外的官邸去找，结果在寿王府里访到弘农郡人杨玄琰的女儿杨玉环，已经成年了。她的鬓发浓密而润泽，身材肥瘦适中，举止文静而娇媚，像汉武帝的李夫人。皇上吩咐另筑一个温泉浴池，让她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杨玉环浴罢从水里出来，身体娇柔，力气微弱，仿佛连丝绸衣服也穿不动了，但神采焕发，一转身一举步都照得人眼花。皇上非常高兴。杨玉环进宫朝见那天，乐队演奏着《霓裳羽衣曲》在前面引导。举行婚礼的那个晚上，皇帝送给她金钗钿盒表示情意的坚固。又让她戴上金步摇，耳旁佩上金珰。第二年封她为贵妃，服饰待遇照皇后的标准减半。从此，杨玉环打扮得更加娇媚艳丽，谈吐更加敏捷伶俐，本就仪态万千，现在更表现得委婉美好，来迎合皇上的心意。皇上更加宠幸她。那时，凡是皇上到全国各地去视察民情风俗，到五岳去祭祀天地，或是雪夜到骊山去避冬，春天到洛阳上阳宫游览，都有杨玉环陪着。出行时同乘一辆车，休息时同住一间房，吃饭有专用的宴席，睡觉时一人陪着皇上。虽然皇宫里有无数的夫人、嫔妃、世妇、御妻和后宫女官、乐府歌妓，杨玉环却能使皇上无心再去看顾她们。从此，六宫妃子再也没有人为皇上侍寝的了。不只是因为她有惊人的美貌和非凡的仪态才如此得宠，面且也因为她聪明智慧，伶俐巧妙，能揣测皇上的心思，不等开口就事事做得符合皇上的心意。有些事实在很难用笔墨描写。

杨玉环的叔父兄弟都担任了高官要职，被封为通侯。三个姐姐都被封为国夫人，杨家的财富几乎与皇家相等，车马、服饰、住宅跟皇帝的姑母一个标准。而杨家接受的恩泽和享有的特权更是超过了长公主，他们随便进出皇宫，无人敢过问。京城里的长官们也被他们镇服得只能斜着眼偷看。所以当时民间有歌谣唱

道：“生下女儿莫心酸，生下儿子莫喜欢。”又有歌谣唱道：“儿子做不了大官也是白搭，女儿做了贵妃反倒光耀门楣。”杨家就被人们羡慕到了这样的地步。

天宝末年，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窃居丞相的高位，愚弄皇帝，把持朝政。安禄山发动叛乱，带领叛军进攻京城时，就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潼关失守，皇帝朝南逃走。出了咸阳，走到马嵬驿时，护驾的军队停下来，拿着武器不愿向前进发了。随从的官员跪拜在皇上的车马前，请求皇上处死杨国忠向天下认错。杨国忠头戴白冠整纓，手捧水盘，上加宝剑，向皇上请罪，被处死在路旁。但是官员士卒还不满意，皇上问是什么原因。当时有敢讲话的官员说出了大家的心思，请求杀死贵妃以消除天下的怨愤。皇上知道无法避免，又不忍心亲眼看见杨玉环死，便用衣袖遮住脸，让人把她拉走。杨玉环惊慌挣扎，终于被三尺白绫缢死。

不久，玄宗到了成都，肃宗在灵武接受禅让做了皇帝。第二年，罪魁祸首安禄山被他儿子砍掉了脑袋，玄宗便返回到长安，被尊奉为太上皇，在南宫养老，之后又从南宫迁到西宫。岁月流逝，荣华事去，快乐到了尽头，接踵而来的只有悲哀。每逢春风日丽、寒冬雪夜、池莲盛开的夏天、宫槐凋零的秋季，梨园子弟吹奏起箫管，太上皇只要听一声《霓裳羽衣曲》，就脸色哀愁，左右的人也低声流泪。整整三年，太上皇想念杨玉环的深情始终没有减退，他曾希望在梦中一会，却踪影全无。

正好有个道士从四川来京，了解到太上皇如此想念杨贵妃，就自称懂得招魂的法术。太上皇十分高兴，命他把杨玉环的灵魂招来。这个方士就施展了全部法术去寻找，却找不到。他还会驾云神游的法术，先飞到天宫，又下到地府，也都没有找到。他又向四面去探寻，东面到了天海，登上蓬莱仙山，看见仙山顶上有许多高楼，西厢下面有月洞门，门朝东，正闭着，上面写着“玉

妃太真院”。方士抽出道簪敲门，有一个梳着双鬟的女童出来开门。方士仓促之间还没来得及说话，女童就又进去了。过一会儿，有个穿青衣的侍女又出来了，问方士从哪里来的。方士就自称是唐朝皇帝的使者，而且说明了自己的使命。青衣侍女说：“玉妃正在睡觉，请稍等。”

这时候，云雾弥漫像大海一样深远，早晨的太阳从洞天升起，琼玉做的门户重重关闭，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方士不敢大声出气，双脚并拢，拱着手恭敬地在门前等候。过了很久，青衣侍女请他进去，而且说：“玉妃出来了。”只见来人头戴金莲冠，身披紫绡衣，腰佩红宝玉，脚穿凤头鞋，左右簇拥着七八个侍女，向方士行个礼，问道：“皇上安康吗？”接着又问天宝十四年以来的事情。听方士讲完，玉妃神色很凄惨，让青衣侍女拿来金钗钿盒，把它们各分成两半，把一半送给使者说：“替我谢过太上皇，献上这些东西，让他重温过去美好的时光吧。”方士记住赠言，接过信物，就要动身，脸上却露出不满足的神情。玉妃便再三问他还有什么心事，方士就再次上前跪拜说道：“请把当时不被第三人知道的一件事告诉我，好让太上皇验证；否则，单是钿盒金钗恐怕不易取信，而难免落一个欺君之罪。”

玉妃茫然退后几步站着，好像在想什么事情，然后慢慢地说：“从前，天宝十年，我陪从皇帝在骊山华清宫避暑。秋季的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晚上，秦地的风俗，要在院子里拉起锦绣作屏幕，陈列酒菜，摆设瓜果，焚香祷告，叫做‘乞巧’。后宫里做得尤其隆重。那天晚上大概半夜光景，叫侍卫们到东西两厢去休息，我一个人侍奉皇上。皇上扶着我的肩头站着，仰望星空，为牛郎织女的故事触动感情，秘密地与我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妻。说完，拉着我的手，两人都哭泣起来。这件事只有皇上知道。”于是又悲伤地说：“因为起了这个念头，就不能长住这里了。又要降到人间，而且同皇上结成下一辈子的姻

缘。或者在天上，或者在人间，我们一定会重逢的，还像当年那样相爱。”又说：“太上皇也不会活得太久了，我只希望他自己珍重，不要自寻苦恼啦！”方士回来报告太上皇，他内心震动悲悼，一天比一天不好，那年夏天四月，便在南宫去世了。

元和元年冬天十二月，太原人白居易从校书郎外调到盩厔县做县尉。我和琅琊人王质夫都住在这个县里。一个空闲的日子，一起到仙游寺游玩，讲到了这件事，大家都感慨叹息。王质夫举起酒杯放在白居易的面前说：“这是世代罕见的事，要是遇不上非凡的文笔去描写它，就会随着时光消灭淹没，后代都无从知道了。乐天你精通诗歌，感情丰富，把这事写成诗歌，怎么样？”白居易就写作了《长恨歌》。我想诗歌的含意，不但是为这个故事所感动，也是想借此让人君警戒美色，杜绝造成祸乱的根源，把教训传给后世吧。白居易写好诗以后，就叫我写一篇传奇。关于玄宗的事迹，世人不知道的，我不是开元年间的人，也不清楚。世人知道的，有《玄宗本纪》记载着，我如今只是把《长恨歌》的内容写成传奇罢了。

古《岳渎经》⁽¹⁾

唐 李公佐⁽²⁾

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³⁾。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⁴⁾，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⁵⁾，李汤任楚州刺史时⁽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⁷⁾。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锁，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馀头，锁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涌。观者大骇。锁之末见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鬣，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拽牛，人水去，竟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栗，不知其由尔。乃渔者时知锁所，其兽竟不复见。”

公佐至元和八年冬⁽⁸⁾，自常州钱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¹⁰⁾。时扶风马植⁽¹¹⁾、范阳卢简能⁽¹²⁾、河东裴遽⁽¹³⁾，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¹⁴⁾，登包山⁽¹⁵⁾，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¹⁶⁾。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¹⁷⁾，三至桐柏山⁽¹⁸⁾，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掘川，犬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

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梨娄氏⁽¹⁹⁾。乃获淮、涡水神⁽²⁰⁾，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蹕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²¹⁾，能制。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千数。庚辰以战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古岳渎经：《岳渎经》应是古代记载山川形势的一部地理书，已失传。岳：山岳。渎：河川。也有人认为是作者李公佐虚拟的书名。《古岳渎经》是唐代传奇，《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七题作《李汤》，引自韦绚《戎幕闲谈》。鲁迅《唐宋传奇集》引述时，据《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淮涡神》条，改作此题，至今沿用。此篇所记神猴的传说，在唐代十分盛行，仅《太平广记》所辑就达二十篇。此篇之后，有关淮涡水神无支祁的故事广为流传，成为不少宋元话本、杂剧、小说取材的原型。

(2) 李公佐：唐代小说家。字颢蒙，陇西（今甘肃陇西县）人。他曾举进士，主要活动在唐代贞元、元和年间，元和初曾为“江西从事”，元和八年春罢职。往来于上元、常州、苏州一带，至元和十一年始归长安。作品除本篇外，尚有《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等。

(3) 潇湘：潇水和湘水。潇水源出湖南宁远县九嶷山，流经零陵与湘水会合。湘水源出广西兴安县海洋山西麓，注入洞庭

湖。二水会合后称“潇湘”。苍梧：山名。也称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

(4) 征南从事：征南将军幕府的从事。弘农：唐郡名，辖境约当今河南黄河以南、宜阳以北和陕西洛水上游一些地区，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

(5) 永泰：唐代宗的年号（765—766）。

(6) 楚州：唐郡名。唐玄宗天宝年间曾改为淮阴郡，治所在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县）。

(7) 龟山：在今江苏盱眙县。盱眙县，唐代曾一度归楚州管辖。

(8)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806—820）。

(9) 常州：唐郡名。唐玄宗天宝年间曾改为晋陵郡，州治晋陵（今江苏常州市）。给事中：官名，唐代属门下省。掌握要职，可以驳正政令之违失。朱方：古吴地，在今江苏镇江市东南。

(10) 廉使：廉访使的简称，就是观察使。唐代每道设观察使一人，是地方行政长官，而节度使偏重军事，后多由节度使兼任。

(11) 扶风：唐郡名，唐代曾改为凤翔郡，郡治雍县（今陕西凤翔县）。

(12) 范阳：唐郡名，天宝元年改幽州置，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城西南）。

(13) 河东：郡名，唐时曾改为蒲州，治所在河东县（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14) 太守：郡的长官。

(15) 包山：太湖中的洞庭西山。

(16) 灵洞：指仙洞。仙书：泛指修炼神仙之术的书籍。

(17) 禹：也称大禹、夏禹、戎禹。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曾奉舜帝之命治理洪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

(18) 桐柏山：在今河南桐柏县西南。

(19) 五伯、天老、夔(kuí)龙、桐柏千君长、鸿蒙氏、章商氏、兜(dōu)卢氏、犁娄氏：均为古代传说中神怪的名字，其中除桐柏千君长外，都是阻碍破坏大禹治水的。

(20) 淮、渦：二水名，渦河源出今河南通许县东南，流经安徽省，在怀远县人淮水。

(21) 童律、鸟木由、庚辰：传说中的神灵。据《塘城集仙录》卷三载：西王母第二十三女云华夫人瑶姬曾命侍女授大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大神狂章、虞余、庚辰、童律等帮助大禹治水，才导波决川，以成其功。

【译文】

贞元十三年，陇西人李公佐乘船在潇湘之上、九嶷山下游览，偶然遇到征南将军幕府的从事官弘农人杨衡，便在占岸边停了船，住宿在佛寺里。其夜江面空旷，月影浮波，两人谈论着奇闻异事。杨衡告诉李公佐说：“代宗永泰年间，李汤担任楚州刺史的时候，有一个渔夫，夜里在龟山下钓鱼，鱼钩被什么东西扯住了，拉不出来。渔夫游泳的本领很高，迅速沉到水下五十丈深的地方探索，看见一条大铁链，盘绕在山根，顺着山根去找，没有找到链头。出水后便告诉刺史李汤。李汤就派渔人带着数十个会水的人下水，找到了大铁链的接头，却没法移动它。后来加上五十多头牛一起来拉，大铁链才被移动，渐渐靠近江岸。当时本来没有风浪，却突然惊涛翻滚，围观的人十分惊惧。铁链的末端牵着一头奇兽，形状有些像猿猴：白色的头额、长长的鬃毛、雪白的牙齿、金黄的爪子，突然爬上岸来，身躯有五丈来高。蹲的样子如同猿猴。可是两只眼睛睁不开，呆在那儿好像昏昏入睡的

样子。眼睛和鼻孔里水流得像泉眼一样，鼻涕口水腥臭难闻，人都不敢走近它。过了许久，它伸长头颈，打了个呵欠，一双眼睛忽然睁开，目光亮得像闪电一样。它环顾围观的人众，像要发怒，观看的人一下就四散逃开。这头怪兽便拖着大链，倒拽着五十多头牛，慢慢地从江水中沉下去，再也没有出来。当时，楚州知名人士很多，都与李太守相顾惊惧打战，不知道怪兽的来由。倒是打渔的有时候还知道大链的所在，怪兽却一直没有再看见。”

到元和八年冬天，李公佐在常州设宴送别给事中孟简到朱方去，廉访使薛苹在宾馆备礼款待。当时，扶风人马植、范阳人卢简能、河东人裴蘧，都住在同一所宾馆里，围炉漫谈，直到第二天早晨。李公佐又按照杨衡所说，讲了前边记的这个故事。元和九年春天，李公佐到古东吴旅游，跟着太守元锡在洞庭湖上泛舟，后来登上太湖中的包山，住在道上周焦君家里。他们又进到山上的仙洞里，寻找仙书。在山洞里找到了古书《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奥奇特，编次也乱了，有的地方还被虫子蛀坏，不知道写的是什麼。李公佐与周焦君一起仔细阅读，其中有这样一段：“大禹治水，三次来到桐柏山，狂风雷电，飞沙走石，森林号叫，神怪五伯控制了河川，天老兴起了乱兵，大禹无法治水。大禹大怒，召集起众神灵，搜索捕捉夔龙。桐柏山的千君长叩头请求指示。夏禹便把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梨娄氏等神怪囚禁起来。又捕到了淮水涡河的水神，名叫无支祁。它善于应对，能够分辨长江淮河的深浅，区别高原和洼地的远近。它的形状像猿猴，塌鼻子，高额头，青黑的身躯，白色的头颈，金黄的眼睛，雪白的牙齿。头颈可以伸长到一百尺，力气超过了九头象，搏斗、跳跃、飞跑起来又十分轻捷迅速，人不能长时间看它。大禹派童律制服它，没有成功；又派乌木由去制服它，也没有成功；最后派庚辰去制服它，才成功了。而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等神怪，聚集围拢起来有一千多个，奔跑号哭着要救

援无支祁。庚辰用激烈的战斗把它们赶跑了。他用巨大的铁链锁住无支祁的颈项，鼻子上穿了金铃，赶到淮阴的龟山脚下，以便让淮水永远安稳地流进大海。自庚辰以后，人们都画了它的图像，希望避免淮河风雨波涛的凶险。”这样，李汤见到的和杨衡传说的事，就跟《岳渎经》的记载相符了。

南柯太守传⁽¹⁾

唐 李公佐

东平淳于棼⁽²⁾，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³⁾，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⁴⁾。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

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寢矣！余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七八，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

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郭郭城堞⁽⁵⁾。车舆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车者传呼甚严⁽⁶⁾，行者亦争避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⁷⁾，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

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帟肴膳，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复有呼曰：“右相且至⁽⁸⁾。”生降阶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⁹⁾，宾主之仪敬尽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敝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生曰：“某以贱劣之躯，岂敢是望。”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

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正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栗，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命⁽¹⁰⁾，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歿虏中⁽¹¹⁾，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¹²⁾，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肴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十，冠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钿，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¹³⁾，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石延舞《婆罗门》⁽¹⁴⁾，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绶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呼？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¹⁵⁾。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晶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氏，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瞩目不舍。君其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

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¹⁶⁾。”中一人与生且故。生指曰：“子非冯翊田子华乎⁽¹⁷⁾？”田曰：“然。”生前，执手叙旧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¹⁸⁾，

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駙马可进矣。”

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

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¹⁹⁾，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姊妹，各乘风翼輦，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姊妹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攀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彻障去扇⁽²⁰⁾，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

生自尔情义日恰，荣耀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僚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

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中，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观。”王遽谓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贺之礼，一以遣之。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覲，云：“岁在丁丑，当与汝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生曰：“我放荡不习政事。”妻曰：“卿但为之，余当奉赞。”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借卿才，可曲屈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奁、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悦。因上表曰：“臣将门馥子⁽²¹⁾，素无艺术，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坐致覆餗⁽²²⁾。今欲广

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²³⁾，忠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²⁴⁾，田请署司农⁽²⁵⁾。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王并依表以遣之。

其夕，王与夫人饯于园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以副国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²⁶⁾。今日睽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

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乐、车舆、武卫、銮铃⁽²⁷⁾，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人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见朱轩梁户⁽²⁸⁾，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²⁹⁾，立生祠宇⁽³⁰⁾。王甚重之。赐食邑⁽³¹⁾，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³²⁾，女亦聘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

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乃表周弁将兵三万，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敌，师徒败绩。弁单骑裸身潜遁，夜归城。贼亦收辎重铠甲而还。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遭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恻发引⁽³³⁾，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吏莫饘，攀轭遮道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舆之至。谥公主曰“顺仪公主⁽³⁴⁾”。备仪仗羽葆鼓吹⁽³⁵⁾，葬

于国东十里盘龙冈。是月，故司空子荣信，亦护丧赴国。

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毕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³⁶⁾，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³⁷⁾。”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³⁸⁾。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

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生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卿。”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

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愈怏怏。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顷即至。”

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其阶，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簪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馀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经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祟⁽³⁹⁾。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椿，寻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⁴⁰⁾，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

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圯，嵌窞异状⁽⁴¹⁾。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馀，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⁴²⁾。中有小土壤，高尺馀，即生所葬妻盘龙岗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复念槐梦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澗洞，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

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⁴³⁾，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遂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⁴⁴⁾。

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觐淳于生儿楚，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⁴⁵⁾：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南柯太守传：唐代传奇小说，李公佐撰。《太平广记》

卷四百七十五题作《淳于棼》，注明出自《异闻录》（当为《异闻集》）。本篇借梦幻讽刺现实，虽有人生如梦的道教思想，但对现实人生之宗教批判确有积极意义。“南柯一梦”的成语即源于此篇，成为后世杂剧、传奇取材之所本。

（2）东平：郡名，唐代曾改为郛州，治所为须昌县（今山东东平县西北）。

（3）淮南：唐代道名，辖境约当今湖北长江以北、汉水以东，江苏、安徽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淮南军指淮南节度使所属的军队。裨将是副将。

（4）广陵郡：此处当指扬州，因天宝元年曾改扬州为广陵郡，治所在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乾元元年复为扬州。

（5）郭（fù）郭：外城，即在城的外围加筑的城墙。城堞：城上有射孔的矮墙，也称女墙。

（6）传车者：古代驿站中供应车马、随从照料的人。传呼：喝道。

（7）駉马：本为官名，后用来称皇帝的女婿。

（8）右相：唐代天宝元年改中书令为右相。

（9）紫衣：唐代三品以上大官的服装。象简：用象牙制成的笏板。简称笏板，或曰手板。古代臣下朝见皇帝时，手持笏板，用以指划或记事备忘。

（10）贤尊：对人父亲的尊称。

（11）歿：同“没”，陷人之意。

（12）北蕃：唐代指契丹、奚、黑水靺鞨等少数民族。交通：勾结，暗中来往。

（13）上巳日：阴历三月初三日。旧俗，这一天要到郊外游玩洗濯。

（14）石延：人名，可能是当时有名气的舞蹈家。唐代西域石国人住在长安的很多，多数以石为姓，擅长舞蹈。婆罗门：

指当时婆罗门国的舞蹈。

(15) 法师：原意为精通经典、善于说法的佛教徒，后为和尚的尊称。讲：此处专指由高僧向社会各阶层人士讲佛经中的故事，也称“俗讲”。观音经：即《观世音经》，因唐太宗李世民的简称《观音经》。

(16) 相者：掌接待宾客赞助行礼的人。

(17) 冯翊：唐郡名。曾两度改为同州，治所在冯翊县（今陕西大荔县）。

(18) 司隶：管理京畿治安并缉捕盗贼的官员。

(19) 步障：古代官僚贵族出门时，在道路上设置的遮尘或挡住视线的屏幕。

(20) 扇：纱扇，结婚时新妇用来披在头上的纱巾。

(21) 馀子：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

(22) 覆餗(sù)：打翻鼎里煮的食物，比喻因力不胜任而做坏了事情。

(23) 颍川：唐州郡名，也称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县。

(24) 司宪：此处指郡一级管理刑狱的官。

(25) 司农：此处指郡一级管理钱粮的官。

(26) 晨昏：即昏定晨省。古礼，儿女每晚要为父母铺设卧具，早上要问安。

(27) 銮铃：指皇帝乘坐的车子。这种车前饰有鸾鸟的形状，口中衔铃，称为“銮铃”，也称“青鸾”。

(28) 棨(qǐ)户：意即立棨戟的门户。棨是木制的戟，用缯套着或油漆，做仪仗使用。架在门前的也称门戟，表示威仪。三品以上的官员，门前才许立戟。

(29) 功德碑：颂扬功绩、德行的石碑。

(30) 生祠宇：为活人立的祠庙。

(31) 食邑：封建帝王把一处地方户口若干封赠给功臣和贵

族、准许他们向封地内的人民征收租税，故称“食邑”。

(32) 门荫：凭借先人的官爵功绩得官。

(33) 发引：启动丧车，就是出殡，引是棺材前面牵引的绳索，后改用白布。

(34) 谥：古代帝王、大官、贵族或社会名流死后，由政府或亲友根据其一生行迹，为他立一个称号，以示褒贬。

(35) 羽葆：古时官员出行时的仪仗之一，用绸子做的像伞盖一样的东西，用鸟羽装饰起来。

(36) 玄象谪见：指日月星辰等天象的变异，表示上天对人事的谴责。

(37) 萧墙：古代宫室内的小墙。“事在萧墙”一语出自《论语·季氏》孔子说的“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意即祸患从内部发生。

(38) 僭(jiàn)：旧指下级超越本分冒用上级的名义、礼仪或器物。

(39) 狐狸木媚：古代迷信，认为狐狸树木年久日深，可以变为精怪作祟。媚，通“魅”。

(40) 斛：古代量器名，十斗为一斛。

(41) 嵌窟(dàn)：形容深广的洞穴。

(42) 虺(huǐ)：一种毒蛇。

(43) 六合县：今属江苏省。

(44) 符宿契之限：符合从前约定的期限。指上文槐安国王所说“后三年当令迎卿”的话。

(45) 华州：州名，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参军：官名。唐代制度，府、州各置司录及录事参军等职，为地方上的低级官吏。李肇：唐代文学家，大约生活于唐德宗、宪宗、穆宗、文宗时期，官至中书舍人。著《国史补》三卷。

【译文】

东平郡有个叫淳于棼的人，在东南吴楚一带仗义行侠，他喜欢饮酒，好感情冲动，不拘守细节。祖上传下巨大的财产，他都用来收养侠客。他凭着武艺，在淮南节度使的军队里当一名副将。就因为喝酒顶撞了统帅，丢了官职，从此更加放浪任性，把饮酒当做正事。他的家在扬州城东十里，住宅的南边有一棵很大的老槐树，枝条又长又密，绿荫覆盖了好几亩地。淳于棼天天同一班豪侠朋友在树荫下狂饮。

贞元七年九月，有一天，淳于棼喝得酩酊大醉，身上很难受。当时，有两个朋友从坐席上扶他回家，让他躺在厅堂的东走廊上，对他说：“你安心睡吧！我们还要喂马、洗脚，等你稍好一点再走。”淳于棼解下头巾，枕着枕头，恍恍惚惚，好像进入了梦境，看见两个穿着紫衣的使者，向他跪着施礼，说：“槐安国王派小臣来传达旨意，请您大驾光临。”淳于棼不由得起床整衣，随着两个使者走到门口。只见一辆漆成青色的轻车，驾着四匹骏马，旁边还站着七八个随从。他们把淳于棼扶上车，出了大门，向老槐树下的洞口驰去。

使者赶着马车进入洞中，淳于棼心里十分惊异，又不敢询问。他看见山河、气候、草木、道路，都跟人间很不一样。再往前走了几十里，就到了一座城池外。这里车、轿、行人，络绎不绝。淳于棼左右随从大声喝道，路上的行人也急忙向两边回避。车子又进入一座大城，朱红的城门，高高的城楼，楼上题着四个金字：“大槐安国”。守卫城门的人小跑着上前行礼。立即有使者骑马跑来通知：“国王因为驸马远道而来，命令先安排在东华馆休息。”说完，就在前面领路。

走了一会，来到一座大门前。淳于棼下车进去，只见彩画的栏杆，雕花的柱子，院里种着一排排花木，上边结满了珍奇的果实；庭上陈设着几案、坐垫，挂着帘帷，摆着酒席。淳于棼心里

十分高兴。又听传报说：“右丞相快到了。”淳于棼走下台阶恭敬地等候。一位穿着紫色袍服、手执象牙笏板的大官急步走上前来，两人周到而恭敬地行了宾主之礼。右丞相说：“我们国王不因敝国遥远偏僻，迎来君子，意欲高攀结亲。”淳于棼说：“我自己卑贱低劣，怎么敢奢望这样的好事！”右丞相就请他一起到国王那里去。

走了一百来步，进了一座朱红大门，只见通道两旁摆列着矛戟斧钺，数百名侍卫军吏，在道旁侍立。半日的一个酒友周弁，也夹在中间，淳于棼心中暗暗高兴，却不敢上前问候。右丞相领着他登上了正殿，这里警卫森严，好像国王所在的地方。正中坐着一位高大端庄的人，身穿白绢服装，头戴朱华冠。淳于棼心里紧张得打颤，不敢抬头观看。左右侍卫叫他行了礼。国王说：“前些天得到令尊大人的吩咐，承蒙他不嫌弃小国，答应寡人的次女瑶芳嫁你为妻。”淳于棼只是低头趴在地上，不敢说话。国王又说：“你暂且住到宾馆，等他们筹办婚礼。”传下圣旨，右丞相陪着淳于棼一同回到宾馆。淳于棼心想：父亲原在边境上领兵，后来陷在异族，生死不明。可能是父亲暗中与北蕃来往，才会有这件亲事。心里十分疑惑，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羊羔、大雁、玉帛、丝绸等聘礼，仪仗队、歌舞队、宴席灯火，还有车马器物等用品，一应俱全，来了一群女子：有的叫华阳姑，有的叫青溪姑，有的叫上仙子，有的叫下仙子。像这样的有好几伙，每一伙都跟着数十个侍女。她们戴着翠凤冠，穿着金霞花纹的帔肩，全身花花绿绿，金光闪闪，照得人眼花。她们在房门口逗笑取乐，进进出出，争着戏弄淳于棼。她们个个仪态妖娆，口巧词美，淳于棼简直对答不上来。更有一个姑娘对淳于棼说：“那年三月初三，我随灵芝夫人到禅智寺，在天竺院观看石延跳《婆罗门》舞，我和姑娘们坐在北窗下石榻上。那时您还是个少年，也下马来看。您硬来同我们亲近，调笑

逗乐。我和穷英妹子把大红汗巾打成花结，挂在竹枝上。您难道想不起来了吗？还有在七月十六日，我在孝感寺陪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唱《观音经》。我在讲座下面布施了两支金凤钗，上真子施舍了一个犀牛角盒子。那时您也在讲座上，请求法师把钗和盒子让您看。您边欣赏边赞叹，惊异了很长时间，回头看看我们说：‘人和东西，都不是人间所能有的。’您问我们姓名，又打听我们的住处。我们也没有回答。您情意绵绵，眼睛盯着我们不放。难道您也忘记了？”淳于棼说：“我心中深深藏着，哪一天忘记过？”姑娘们说：“没想到如今您成了亲戚。”

又来了三个人，穿戴得非常伟丽，上前向淳于棼行礼道：“奉国王旨意来给驸马当宾相。”其中有一个是淳于棼的老朋友。淳于棼指着他说：“你不是冯翊郡的田子华吗？”田子华回答道：“是啊。”淳于棼走上前，拉着手叙了一阵旧情。淳于棼问他：“你因何住到这里的？”田子华说：“我遨游天下，受到右丞相武威侯段公的知遇，就托身此地了。”淳于棼又问道：“周弁也在这里，你知道吗？”田子华说：“周君是显贵人物，他担任司隶，权势很大，我多次受到他的照顾。”两人说笑得十分高兴。一会儿，有人传话说：“驸马可以进去了。”三个宾相便捧起宝剑、佩玉、礼帽、官服，请淳于棼更换穿戴。田子华说：“没料到今天能够看到您隆重的婚礼，将来可不要忘了我呀！”

有好几个美得像神仙一般的女子，演奏各种异样美妙的音乐，歌声婉转清亮，曲调凄凉悲切，不是人间能够听到的。又有几十个美女，捧着灯烛在前面引路。道路两旁是金翠屏障，辉煌玲珑，接连好几里路不断。淳于棼端坐在车中，心里恍恍惚惚，很不平静。田子华几次用谈笑来宽解他。刚才那一群亲戚女郎，各自坐着风车，也在屏障之间来往。到了一座题着“修仪宫”的门前，那群女子也纷纷站在两旁，叫淳于棼下车行礼；跪拜进退，完全跟人间一样。新娘拿掉面纱，取下头巾，是一位年纪大

约十四五岁的少女，美得像仙女一样，封号金枝公主。夫妻交拜，也都符合礼仪。

从此以后，淳于棼和妻子情义一天比一天深，地位一天比一天荣耀。他出入用的车驾和礼服，游玩宴乐时的宾客侍从，仅次于国王。国王命令淳于棼和文武百官准备好卫队，到京城西面的灵龟山举行盛大的围猎活动。那里山岭高峻秀丽，河湖宽广辽远，林木丰富茂盛，蓄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猎队打到了许多禽兽，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城。

有一天，淳于棼借机会启奏国王说：“不久前，小婿结婚时，大王说是得到过家父的吩咐。家父过去在边境做副将，打了败仗，失陷在胡地。从那时以来，不通音信有十七八年了。王既然知道家父在那里，请允许小婿去拜望一次。”国王急忙说：“亲家翁的职责是守卫北方国土，书信问候一直没有断过。你只要写信去禀告就行了，不用亲自前去。”淳于棼就叫妻子准备了孝敬的礼物，派人送去。不几天回信来了，淳于棼仔细体会信中的意思，讲的都是父亲平生的事迹。信中又是想念又是教导，情意深重，都同过去一样。又问他亲戚的生死情况，家乡的兴废变化。还讲到父子距离遥远，风尘阻隔，流露出悲哀忧伤的情调。又不让儿子前去看他，说：“等到了丁丑那年，一定会和你相见。”淳于棼捧着书信，悲伤地呜咽哭泣，激动得几乎支持不住。

后来，妻子对他说：“你难道不想做官吗？”淳于棼说：“我向来放荡，不熟悉政务。”妻子说：“您只去做官好了，我当然会帮助你。”妻子就向父王说了。几天后，国王对淳于棼说：“我南柯郡的政事没有治理好，太守已被罢免。想借重你的才干，委曲你担任一下，就同小女一起去吧。”淳于棼接受了国王的任命。国王又命令有关官吏办理太守的行装，又拿出许多金玉、锦缎、箱笼、奴仆、车马，陈列在大街上，为公主送行。淳于棼年轻时行侠，不曾指望做大官，如今高兴到了极点。他上表说：“臣是

武将人家的小儿子，向来没有真才实学，骤然担当重任，必然会耽误国家的政事。自己担心力不胜任，会把事情搞坏。现在想多方征求有才德的人，帮助我办理我办不了的事情。我看担任司隶的颍川人周弁，忠诚刚正，执法不二，有佐理政务的才气。平民冯翊人田子华，清廉慎重，通晓时变，明白施政教化的根本。这两人与我有十年的交情，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才干，可以把政务托付给他们。请暂任周弁为南柯郡司宪，田子华为南柯郡司农。这样可以使臣在政绩上有所成就，法令规章执行得有条不紊。”国王批准了奏章，派遣周弁、田子华随同上任。

这天傍晚，国王与夫人在京城南面为他们设宴饯行。国王对淳于棼说：“南柯是我国的大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才济济，非爱民的政策治理不好。况且有周、田二人辅佐。希望你努力去做，不要辜负了国家的期望。”夫人教导公主说：“淳于棼性子刚强，喜欢饮酒，而且年轻。做妻子的贵在温柔顺从，你能好好侍候他，我就没有顾虑了。南柯郡虽然不太远，究竟不能早晚见面。今日离别，我怎么能不伤心流泪呢！”淳于棼同公主一起跪拜告别，向南出发。他俩乘着华丽的车子，许多随从护拥着，说说笑笑，一路上十分高兴。

过了几天到达南柯郡。郡里各级官员、和尚道士、年高有德的绅士，还有乐队、仪仗、警卫、官车等，争相出来迎接侍候。人群拥挤，钟鼓齐鸣，连绵十几里路。远远望去，城墙楼台，景象佳丽。进入大城门，门楼上也有一块大匾，题了四个金字：“南柯郡城”。他见城内到处是高门大户，屋宇幽深，气象森严。淳于棼下车视事，察访风俗人情，解除百姓疾苦，政事委托给周、田二人办理，全都治理得很好。他做了二十年郡太守，移风移俗的教令普遍推行，老百姓用歌谣颂扬他的政绩，还为他立功德碑，建造生祠。国王也很看重他，赐给他封地和爵位，官居宰辅。周弁和田子华也都因成绩显著，逐级提升，做了高官。淳于

棼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依托父亲的爵位授与官职；女儿都嫁给了王族子弟。富贵荣华，达到顶点，当世没有能同他相比的。

这一年，有檀萝国来进犯南柯郡。国王命令淳于棼训练军队迎敌征讨。淳于棼就上表保荐周弁带领三万兵马，到瑶台城抗击敌军。周弁刚勇轻敌，军队大败。周弁赤身露体，骑了一匹马潜逃，连夜跑回城中。敌军收拾粮草、铠甲，获胜而去。淳于棼把周弁关进牢狱，请求处分。国王一起赦免了他们。当月，周弁因为背上毒疮发作，死了。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得了病，不过十来天也死了。淳于棼就请求解除太守职务，守护公主灵柩回京。国王批准了，便叫司农田子华代理南柯太守。淳于棼痛哭着启动灵车，车前排着威严的仪仗队，男女百姓号哭着，官吏设酒祭奠，攀辕遮道的人多得数不清。他们就这样回到京城。国王与夫人穿着白衣，在城郊哭着等候灵车。朝廷赐公主谥号为“顺仪公主”。准备了仪仗、华盖、乐队，把她葬在京城东面十里的盘龙岗上。同月，周弁的儿子周荣信，也护送他父亲的丧车回到京城。

淳于棼长期镇守外郡，与京城的文武官员、豪门贵族交往，相处得都很好。自从罢去太守回到京城，他出入无常，交游广泛，宾客侍从无数，作威作福，日盛一日。国王心里猜疑忌恨起来。这时，京城有人上奏章说：“天象异常，国家将要有大灾祸，国都迁移，宗庙毁坏。灾祸起于外族，乱事将发生在王宫内部。”当时舆论认为，这是由于淳于棼奢侈超过了本分的应验。于是，国王就撤掉了他的侍卫，禁止他交游，把他拘禁在住宅里。

淳于棼凭着自己管理大郡多年，从无弊政，而因为流言受到冤枉，心中很不愉快。国王也知道了，就对他说：“我们翁婿二十多年，不幸小女夭折，不能同你白头到老。实在叫人伤心。”夫人把外孙们留在宫里，亲自抚养。国王又对淳于棼说：“你离

家多年，可以暂回故乡，看望一下亲戚。外孙们留在这里，你也不必挂念。三年以后，我自会派人接你回来。”淳于棼说：“这就是我的家，还叫我回什么家呢？”国王笑了笑说：“你本是世间的人，家并不在这里。”淳于棼恍恍惚惚好像睡着一样，昏昏沉沉地呆在那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记起以往的种种事情，于是流着眼泪，请求回去。国王回头招呼侍卫送他。淳于棼行了大礼告辞而去，看见还是从前那两个紫衣使者护送他。

走到大门外，淳于棼看见送他的车子十分破旧，原来身边的亲随车夫仆人，一个也没有，心里万分感慨。他上了车，走了几里路，又出了京城城门。眼前完全是当年东来时经过的道路，山川田野，依然和从前一样。两个送他的使者，也没有半点威势，淳于棼心里更加不快。他问使者道：“扬州城什么时候可以到？”他们只管唱歌，很久才回答说：“一会儿就到。”

不一会儿，从一个洞穴出来，淳于棼看到本村的街道里巷，和往日一样，心里难受，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两个使者领着淳于棼下车，走进家门，登上台阶，他看见自己的身体正躺在东边走廊上，又惊异又害怕，不敢上前靠近。两个使者就大声吆喝了几遍淳于棼的姓名，他才完全清醒过来，看见家里的仆人正在用扫帚扫院子，两个朋友正坐在榻上洗脚，西斜的太阳还未落在西墙后边，喝剩的酒还在东窗下闪着清光。没想到不过一刹那时光，梦里已经过了一辈子。

淳于棼感慨叹气，就招呼两个朋友，把梦中的奇遇告诉他们。两人非常惊异，就同淳于棼走出院子，在古槐树下找到一个洞口，淳于棼指着说：“这就是我在梦里走进的地方。”两个朋友认为这是狐狸精或者木妖作怪，就叫仆人用斧头砍去树根上的疙瘩，清除了树根附近的枝杈，顺着洞穴进去探看究竟。洞内一边有一丈多宽的地方有个大洞，空荡明亮，可以摆一张床榻。洞穴的根部堆积着泥土，样子像城郭、楼台、宫殿。数量有几十斗

那么多的蚂蚁潜聚在内。中间有一座小台，颜色红得像朱砂，有两个大蚂蚁住在上边，白色的翅膀，红色的头，身长大约有三寸；左右两边有几十个大蚂蚁守护着，其他的蚂蚁都不敢靠近。这就是蚂蚁的王子。这里就是槐安国的京城了。又顺着—个洞穴挖上去，一直通到大槐树向南的枝柯上，大约有四丈远，弯弯曲曲地进了洞，里面却方方正正，也有土城和小楼，里面也住着一群蚂蚁。这就是淳于棼治理的南柯郡了！又有一个洞，向西约两丈远，洞中宽广空阔，洞底坑坑洼洼，形状奇特。里面有一只腐烂了的乌龟壳，像斗那样大。因为雨水浸润，小草丛生，密密麻麻一片，把龟壳都遮蔽住了。这就是淳于棼打猎的灵龟山了。又挖开一个洞穴；向东大约一丈多，老树根弯曲盘结，像龙蛇形状。中间有一个小土堆，高一尺多，就是淳于棼在盘龙冈安葬公主的坟墓了。淳于棼追想梦中之事，百感交集，仔细察看那些洞穴，全都符合梦里的经历。他不愿两个朋友毁坏它们，急忙吩咐照原样子掩盖堵好。这一夜，狂风暴雨交作，天亮后再去看那些洞穴，蚂蚁已经搬走，不知到哪里去了。淳于棼想起梦里国人的预言：“国家将有—大灾祸，国都要迁移。”这就是应验。他又想起同檀萝国打仗的事来，就再次邀请两个朋友到外面去寻找踪迹。他们找到住宅东边—里处的一条干涸多年的山涧，涧边有一棵大檀树，藤萝缠绕在树上，遮住了日光。树旁有一个小洞，也有一群蚂蚁住在里面。那个叫檀萝的国家不就是这样吗？

唉，蚂蚁的神灵怪异，还让人猜想不透，何况那些隐藏在山林间更大的禽兽的变化呢？当时，淳于棼的—友周弁、田子华都住在六合县，已有十多天不跟淳于棼来往了。淳于棼立刻派家僮去探望他们。周弁得了急病死去，田子华也卧病在床。淳于棼有感于南柯梦里的荣华富贵的空浮，领悟到人生—世像梦—样短暂，于是一心学道，戒绝酒色。过了三年，正是丁丑年，他病死在家中，活了四十七岁，正好符合梦中父亲和槐安国王预约他见

面的日期。

李公佐于贞元十八年秋天八月，从吴郡到洛阳去，船暂停在淮水边上，偶然遇到了淳于棼的儿子淳于楚，就问起南柯梦之事，又去考察遗迹，反复查验了多次，一一得到了证实，就写成这篇传奇，给爱好的人看。虽然说的是神怪之事，不合常理，可是那些窃取官位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希望他们以此为戒。后世的君子们，希望他们把功名富贵（即南柯梦）看作偶然短暂之事，不要拿着官爵权势在人间夸耀。

前任华州参军李肇为这事作赞语道：官位高到极点，权力压倒京都；可在旷达的人看来，跟蚂蚁有什么不同。

杜子春⁽¹⁾

唐 牛僧孺⁽²⁾

杜子春者，周、隋间人⁽³⁾，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见弃。

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⁴⁾，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⁵⁾，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子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⁶⁾？”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⁷⁾，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竹，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

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对。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发愤以为从此谋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⁸⁾。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间，贫过旧日。

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

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嫗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⁹⁾，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嫗多寓淮南⁽¹⁰⁾，遂转资扬州⁽¹¹⁾，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间，悉召孤嫗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柩旅櫟⁽¹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¹³⁾。人四十里馀，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馀，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持白石三丸⁽¹⁴⁾，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

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道士适去，而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而来，呵叱之声动天。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馀，人马皆着金甲，长芒射人。亲卫数百人，拔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催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拗怒而去。

俄而，猛虎、毒龙、狻猊⁽¹⁵⁾、狮子、蝮蛇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馀，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散。

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¹⁶⁾。长枪刀叉，四面匝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叉取置之镬中。”又不语。因执其妻来，摔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语。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馀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子春终不顾。将军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铍碓，从脚寸寸铿之。妻叫哭逾急，竟不顾之。

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¹⁷⁾，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促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碓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林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

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¹⁸⁾。”生而多病，针灸医药之苦，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济，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相狎，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礼亲迎为妻⁽¹⁹⁾，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²⁰⁾，鄙其夫，才不笑尔。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

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²¹⁾！”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

顷火息。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²¹⁾，皆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上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录自《玄怪录》⁽²³⁾

【注解】

(1) 杜子春：本篇《太平广记》卷十六选录，题下注明引自《续玄怪录》。1982年，中华书局依据北京图书馆藏书林松溪陈应翔刻本出版的《玄怪录》（四卷本）卷一收录此篇，再证以《类说》所节录，本篇属《玄怪录》，是牛僧孺的作品。所述作品主人公因没有经受住道教宗教苦难的考验而未能成仙的故事是道教小说的典型内容之一，而其中也有可吸收为人世之教训者，不可一概否定。

(2)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登贤良方正科。两次为相。牛僧孺喜欢写小说，著有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十卷，今尚存四十余篇。

(3) 周隋间：北周、隋朝之间。

(4) 长安：唐朝的京都，即今陕西西安市。

(5) 东市：还有下文的“西市”，是当时长安城内两个最大的市场，东市有珠宝行、肉行、铁行等，西市有衣肆、绢行、鞍辔行、药行等。还有供外国商人堆放货物的货栈。

(6) 缗(mín): 原为穿钱用的绳子, 从而引申为钱串的单位, 一缗即一贯, 一千文钱。

(7) 波斯邸: 当时波斯等国商人开设的店铺, 以善于辨识珠宝著称。波斯: 国名, 即今伊朗。

(8) 石季伦: 即石崇, 西晋著名的豪富。猗顿: 战国时大商人, 靠经营盐发财。小竖: 本指童仆, 后作为对人的轻蔑称呼, 犹如“小子”。

(9) 中元: 时节名, 旧时以阴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 道观在这一天作斋醮。

(10) 淮南: 古时泛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11) 扬州: 唐代州名, 一度改为广陵郡, 州治在今江苏扬州市。

(12) 祔(fù): 合葬。

(13) 华山: 也叫太华山, 古称西岳, 在今陕西渭南縣。云台峰: 华山的北峰。

(14) 白石: 道教外丹名词, 即阳起石。

(15) 狻猊(suān ní): 神话传说中像狮子的一种动物, 是龙的第八子, 爱烟火, 塑像常立在香炉旁。

(16) 鑊(huò): 古时的大锅, 常用作煮人等酷刑的工具。

(17) 阎罗王: 即阎罗, 是梵文“罗魔罗阇”的简译, 传说是主管地狱的神。

(18) 宋州: 州名, 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单父县: 即今山东单县。

(19) 备礼: 古代婚姻成立的手续, 有六道程序, 即纳采(送礼求婚)、问名(问女方名字和出生日期)、纳吉(送礼订婚)、纳征(送聘礼)、请期(议定婚期)、亲迎(新郎亲自迎

娶)。

(20) 贾大夫之妻：事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妻而美，妻子因其丑陋，居常不笑。后来看到他射雉，箭法很好，才高兴地笑了。

(21) 措大：旧时对贫苦读书人的一种轻慢称呼。

(22) 喜、怒、哀、惧、恶、欲：人的六种情感，加“爱”即所谓七情。这是儒家的说法。

(23) 玄怪录：唐代传奇小说集，为牛僧孺撰集，原著录十卷，已散佚，散见《太平广记》、《类说》、《古今说海》等书。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四卷本《玄怪录》乃北京图书馆藏书林松溪陈应翔刻本，共四十四篇，也非原书之旧，恐为宋人的重编本。《玄怪录》所记全为异闻，多数是神仙鬼怪。作品大抵想像奇特，趣味横生，其写作技巧有足观者。

【译文】

杜子春，是北周、隋朝之间的人。他从小放荡不羁，不治理家业，又加本性闲散疏狂，喜欢饮酒行乐，把财产都挥霍尽了。去投奔亲戚朋友，都因为他不务正业而嫌弃他。

正值寒冬，杜子春衣服破烂，肚里空空，徒步走在长安大街上。天晚了还没饭吃，在东市西门附近转来转去，不知该到哪里去，样子又饿又冷，仰天长叹。有一位老人扶着拐杖走到他跟前，问道：“先生为什么叹气？”杜子春说了自己的心事，又怨他的亲戚们不讲情义。说着，感慨激愤之情全表露在脸上。老人说：“你要几贯钱就足够用了？”杜子春说：“有三、五万贯就可以活命了。”老人说：“不够，你再说一个数。”杜子春又说：“十万贯。”老人说：“也不够用。”杜子春就说：“一百万贯。”老人又说：“还是不够用。”杜子春说：“三百万贯！”老人才说：“这

下可以啦。”于是，从袖中摸出一贯钱来，说：“供你今晚上花销。明天中午，我在西市波斯馆等你，千万不要迟到。”到时候，杜子春去了，老人果然给了他三百万贯钱，没有告诉他姓名便走了。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放荡的欲火又燃烧起来，自以为终身再不会流浪外乡了。他骑着骏马，穿着轻软的衣裘，招集酒徒，请来乐工，天天在妓院里歌舞作乐，也不再考虑治理产业的事了。不过一、二年时间，钱就渐渐花完了。衣服车马，都把贵的换成贱的。先卖掉了马换成驴，再卖掉驴步行。转眼之间又穷得和当初一样了。

不久，杜子春又穷困潦倒，无法生活了，独自在市门旁叹气。他刚出声叹气，老人就到了，拉着他的手说：“你又穷到如此地步，真叫人奇怪！我要再救济你多少钱才够用呢？”杜子春羞愧得答不上话来。老人就逼着问他，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表示感谢。老人说：“明天中午，到上次会见的地方来。”杜子春忍着羞愧前去，又得到一千万贯钱。没有拿到钱的时候，他发愤打定主意，从此好好谋划生计，发财致富，连石崇、猗顿也不放在眼里。可等钱一到手，就变了，纵情享乐，仍和从前一样。不上三四年，过得比往日还穷。

杜子春又在老地方碰见老人，惭愧得无脸见人，捂着脸就跑。老人扯住他的衣襟叫他站住，对他说：“唉，你这样躲开我，可是个笨办法！”就又送给他三千万贯钱，说：“如果这一次还不好好过日子，那你的贫穷就不可救药了。”杜子春心想：“我放荡不羁，逸乐无度，把产业都花尽了。亲戚家族没有一个照顾我的，只有这位老人三次送钱给我，我怎么担得起呢？”于是对老人说：“我得到这笔钱，人世间的事就可以办好，族里的孤儿寡母就会有衣穿有饭吃，对于伦理名教也算功德圆满了。我感激老先生的深恩大德，把事情安排好后，就一切听从老先生的使唤。”老人说：“这正是我的心愿！你把生活方面的事办好后，明年七

月十五日中元节，到老君庙前的两株桧树下来见我。”杜子春因为族里的孤儿寡母多住在淮南，便把资金转到扬州去，买下一百顷好地，在城里建造了高大的住宅，在大路口建了一百多间房做客店，把族里的孤儿寡母都召来，分给他们住房。把外甥侄儿男女，该娶的娶，该嫁的嫁，让他们都成了家。族人亲戚要迁棺合葬的都周济他们，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消怨。杜子春把这些事办妥后，按约定的时间赶到老君庙。

老人正在两株大桧树荫下吟啸。杜子春就跟着他登上华山云台峰，再进去四十多里，见有一座住处，房屋整齐清洁，不像平常人住的地方。彩云在上面遥遥复盖，凤凰白鹤在空中回翔。上面有正堂，中间有炼丹炉，九尺多高，紫色火焰发出光辉，映照得窗户通明。九个玉女围绕着炼丹炉站着，青龙和白虎分别据守在炉前炉后。这时天色暗下来，老人不再穿世人穿的平常衣服，而是头戴黄冠，身披绛红色帔肩，一身道士装束。他拿着三九白石、一盅酒给杜子春，叫他立刻吃下。又拿出一张虎皮铺在室内西墙下，叫他面朝东坐下，告诫道：“千万不要说话，即使出现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以及你的亲戚被捆绑受到万般痛楚，都不是真的。你只要不动不说，内心平静，毫不害怕，就不会有痛苦之事。你要一心记住我的话！”说完就走了。

杜子春看着院子里，只有一口大瓮，里边贮满了清水。道士刚离开，便有旌旗刀枪、兵车战马布满了山崖沟谷，呐喊声震动天空。有一个人声称大将军，身高一丈多，人和马都披挂着铁甲，光芒四射。贴身卫士数百人，一个个举起利剑，拉满强弓，直奔堂前，呵叱道：“你是什么人，胆敢不回避大将军！”左右侍从挺剑向前，逼问他的姓名，又问他干什么。杜子春一概不答理。问话的大怒，催着斩掉杜子春，争着射击他，声音如巨雷轰鸣。杜子春到底一声不吭，大将军怒气冲冲地走了。

不一会儿，有上万的猛虎、毒龙、狡狴、狮子、毒蛇、蝎子

咆哮吼叫，又抓又扑，争着冲上前来，要把他吞下去，有的在他头上跳来跳去。杜子春心不惊，肉不跳。它们闹腾了一阵就跑走了。不久，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天色昏暗，火轮从他左右滚过，电光在他前后闪烁，晃得眼睛也睁不开。一会儿，院子里积了一丈多深的水，电闪雷鸣，那气势仿佛山川崩裂，无法制止。转眼间，波浪淹没了他的座位。杜子春仍然端端正正坐在那儿，看也不看。一会儿也就什么也没有了。

没过片刻，那个将军又来了，带着牛头马面的狱卒，奇形怪状的鬼神，把盛满滚汤的大铁锅放在杜子春面前。狱卒举着长枪钢叉，四面围拢。将军传令道：“肯说出姓名，就放了你。不肯说，就用钢叉当胸叉起，扔进大锅里。”杜子春自然不作声。他们就把他的妻子绑来，拽到石阶下，指着他说：“讲出姓名就饶了她。”杜子春还是不说话。于是，他们用皮鞭抽打得她遍体流血，有的用箭射，有的用刀砍，有的用水煮，有的用火烧。痛苦得忍不住了，他的妻子号哭着喊道：“我实在又丑又笨，辱没了你。可是有幸做你的妻子，服侍了你十多年。现在被一群恶鬼捉住，无法忍受他们的毒打。我也不敢希望你替我跪拜求情，只希望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保全我的性命。哪个人没有感情？你就这样忍心让我受苦，吝惜一句话吗？”她在院子里泪下如雨，又咒又骂。杜子春始终不理。将军就说：“难道我不能对你的妻子用毒刑吗？”下令取来锉刀和石碓，把她从脚跟起一寸寸地锉成粉末。妻子号哭得逾来逾凶，杜子春还是不理她。

将军说：“这家伙已炼成妖术，不能让他久在人间！”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首。斩首以后，杜子春的魂灵被领着去见阎王，阎王说：“这就是云台峰的妖民吗？抓起来关进监狱！”于是，熔化铜汁灌进肠胃，用铁棍拷打，用石碓捣，用石磨磨，推进火坑，扔进汤锅，驱赶上刀山，逼进剑林，让他尝遍各种酷刑的滋味。可是杜子春心里记着道士的嘱咐，这些痛苦也似乎可以忍住，竟

然没有呻吟一声。

狱卒报告各种刑罚都已用过，阎王说：“这家伙阴险狡猾，不能让他投生男胎，只宜叫他作个女人，发配他投生在宋州单父县县丞王勤家里。”女孩生下来就多病，针灸医药，从来没有停过。又曾掉进火里，跌下床来，遍历种种痛苦，可是从来不哼一声。不久长大了，姿色美丽无比，只是嘴里连声音也不发，家里人把她看作哑女。亲戚中有些轻佻的人，想方设法侮辱她，她就是不开口。同乡有个进士叫卢珪，听说她容貌美丽而心生爱慕，就请媒人来求婚。王家就以她是哑女而不敢答应。卢珪说：“假使做妻子很贤慧，何必讲话呢？这反倒足以警戒那些长舌妇哩！”于是就答应了。王生按婚礼的程序进行，娶她做了妻子。过了几年，夫妻恩情十分深厚，生了一个男孩，刚刚两岁，就聪明无比。卢珪抱着儿子跟她说话，她不接言；想方设法引诱她开口，到底没说一句话。卢珪大怒道：“从前，贾大夫的妻子，鄙视丈夫貌丑，才不说笑，可是看他射中了野雉，还能消解内心的遗憾。如今我的容貌比贾大夫强多了，我的学问比射雉也高多了，你竟然闭口不言。大丈夫被妻子看不起，还留着儿子做什么？”就抓住儿子的两只脚，把他的头撞到石头上，应手头颅就破碎了，鲜血溅出好几步远。杜子春对儿子的爱从心里发出，忽然忘了道士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啊！”喊声还没有停止，便发觉自己仍然坐在原来的西墙边，那个道士就站在他面前，时间不过刚交五更。他看见紫色的火焰穿透屋顶向天上窜去，大火从四面合拢来，房屋都被烧着了。

道士叹息道：“穷酸，把我的事耽误到这等地步！”便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投进水瓮里，没有多久，大火就熄灭了。道士上前说：“出来吧！在你心里，喜、怒、哀、惧、恶、欲等情感都能忘掉。还没有完全忘掉的，只有爱了。倘若你不‘啊’那一声，我的丹药便炼成了，你也成了上仙了。唉！成仙之材是很难得的

呀！我的丹药可以重炼，而你的身子只能让尘世容纳了。好自努力吧！”给他遥遥指点归路，叫他回家。杜子春勉强登上堂基看了看，只见炼丹炉已经烧坏，炉中有一根像手臂粗细的铁柱，有好几尺长。道士脱掉衣服，用刀子刮削铁柱。

杜子春回家以后，惭愧自己忘了誓言，便痛责自己，表示悔过，后来又回到云台峰，却看不到一点人迹，只得感叹悔恨地回家来。

裴 谡⁽¹⁾

唐 牛僧孺

裴谡、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²⁾，相与入白鹿山学道⁽³⁾，谓黄白可成⁽⁴⁾，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炼，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谡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覬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⁵⁾，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⁶⁾，饮瑶池⁽⁷⁾，骖龙衣霞，歌鸾飞凤，与仙翁为侶；且腰金拖紫⁽⁸⁾，图形凌烟⁽⁹⁾，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谡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谡留之不得。

时，唐贞观初⁽¹⁰⁾，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¹¹⁾，大将军赵肱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¹²⁾，衣绯。奉使淮南⁽¹³⁾，舟行过高邮⁽¹⁴⁾。制使之行⁽¹⁵⁾，呵叱风生，舟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我！试视之，乃谡也。遽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不倦夜长，尚秉烛游⁽¹⁶⁾，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尊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

淮南疑狱，今献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谡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¹⁷⁾。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或市药于广陵⁽¹⁸⁾，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恻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馀日，事少闲，思谡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茏，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阿郎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谡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佳饌，目所未窥。

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怜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箏，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也。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作之曲，赵皆不能

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舞虽非云韶九奏之乐⁽¹⁹⁾，而清亮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晓，裴召前黄头曰：“送赵氏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²⁰⁾，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难再得，亦夫人之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复往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郡将乎⁽²¹⁾？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遥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后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

及京奏事毕，将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先，下以继后事，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征，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

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蛄为鹏⁽²²⁾，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

录自《玄怪录》

【注解】

(1) 裴谡：此篇选自中华书局1982年版四卷本《玄怪录》卷一，《太平广记》卷十七引作《续玄怪录》，也见《古今说海》说渊二十八，题目作《王恭伯传》。本篇写道术之灵异，旨在否

定世俗之富贵，曲折地反映了封建士大夫追求神仙道术的不纯目的，揭露了他们贪得无厌的自私本质。

(2) 大业：隋炀帝的年号（605—618）。

(3) 白鹿山：当即古白狼山，在今辽宁凌源县。

(4) 黄白：道教外丹名词。道教烧炼外丹，可以炼出金黄和银白色的“药金”、“药银”，简称黄白。

(5) 京洛：指洛阳。东周、东汉曾建都于此，故称京洛。

(6) 三山：即三神山，也作“三壶”、“三岛”。古代传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为神仙所居，总称“三神山”。

(7) 瑶池：传说中西王母所居之地，在昆仑山顶。

(8) 腰金拖紫：唐代三品以上的官员腰间佩带金鱼袋，穿紫衣，佩紫绶。因此“腰金拖紫”指做高官。

(9) 凌烟：即凌烟阁，封建王朝为表彰功臣而建造的高阁，上边绘制功臣的图像。

(10)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627—649）。

(11) 旧籍：指原来的官职。左武卫骑曹参军：官名。武卫是古代军制名，唐时分左、右武卫，各置大将军一人。骑曹参军是其属官。

(12) 大理廷评：唐代设置大理寺，掌管审判、刑狱等事务，是中央一级的审判机构。廷评，即评事，大理寺的属官。

(13) 淮南：地区名，泛指淮河以南的地区。

(14) 高邮：今江苏高邮县。

(15) 制使：皇帝派出的使者。

(16) 秉烛：语出古诗“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意即及时行乐。

(17) 腐鼠：典出《庄子·秋水》：“夫鸱鸢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鸱鸢过之，仰而视之曰：‘吓！’”其意为以官位为重，怕别人夺去其位。

(18) 广陵：郡名，即扬州。

(19) 云韶九奏：也作“箫韶九成”，相传为舜帝时的音乐。

(20) 九天：道教名词，有各种说法。此处泛指天界。九天画堂，指天上的厅堂。

(21) 郡将：官名，即郡守。郡守兼管军事，所以这样称呼。

(22) 雀为蛤等：这些怪异变化都是古人想像的产物，没有科学根据。

【译文】

裴谡、王敬伯、梁芳三个人结为道友。隋朝大业年间，三人一同进白鹿山修道，以为可以炼成黄金白银的仙丹，得到不死之药，乘云飞行，羽化登仙，也无非是用功夫学来的。他们辛辛苦苦，采药炼丹，手脚都磨出了趺子，一晃就是十几年。不久，梁芳死了。王敬伯就对裴谡说：“我所以离乡忘家，耳不听音乐，口不吃美食，眼不看美色，离开华美的房屋住在茅草庵里，离开欢乐热闹的生活来过寂寞日子，难道不是希望乘云驾鹤，到蓬莱仙山做仙人吗？即使成不了神仙，也希望长生不老，和天地同寿。可如今看来，不仅仙海无涯，连长生不死也没有希望，白白地在荒山里辛苦修炼，还免不了一死，何苦呢。我乐意追求的还是下山去，乘肥马，衣轻裘，听歌曲，玩女人，在京洛一带优游。这样的生活过得心满意足了，再去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这样，虽然不能在三仙山游乐，在瑶池宴上饮酒，用龙驾车，以云霞为衣，使鸾凤歌舞，和仙人作伴，也还能做高官，立身于卿大

夫之间，争取把像画到凌烟阁上。你以为如何？为什么不回去，白白地死在深山荒谷里呢？”裴谡说：“我是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不再迷恋世间的荣华了。”王敬伯独自走了，裴谡留也留不住。

这时已是唐代贞观初年了，王敬伯凭着以前的官职，调任为左卫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肸把女儿嫁给了他。几年以内，升了大理寺评事，特赐穿绯色官服。一次，奉命出使淮南，乘船路过高邮。作为皇帝派出的使者，威势赫赫，简直呼喝一声就能起一阵风，所到之处，水上的船只都不敢行动。当时，天下着细雨，突然有条渔船抢在前面，船上有一个老人，头戴笠帽，身披蓑衣，把船划得和风一样快。王敬伯觉得自己是制使，威震远近，这个渔翁怎敢冲突而过？试着细看船上的老人，原来是裴谡，立即命令追赶上去，就请裴谡系好船，把他请到舱内坐下，握着他的手安慰说：“仁兄久居深山，抛弃名望和官位，却落到这等地步！风，是拴不住的；影子，是捕不到的。古人可惜夜里占的时间太长，还拿蜡烛照着去玩，何况年纪轻轻把白天都空过了。我自从出山以来，几年间就作了廷尉评事。前些时审理案件公平，皇帝赐我衣绯。现在淮南有个疑案，地方官已经审判定案上报，皇帝要派个会审案子的官吏复审一下，又选中了我，所以才有这趟差事。虽然还谈不上什么高官厚禄，可比起山中老叟来，自己觉得还是略强一点。仁兄甘心过艰苦日子，没有改变过去的样子，真是太奇怪了。现在需要些什么东西，我都可以送给你。”裴谡答道：“我们这一类山野之人，心和闲云野鹤一般，是用不着拿死老鼠一样的官职来吓唬的。我沉到水底，你飞上天空，无非像鱼和鸟一样，各自顺着天性生活，何必向我夸耀？人世间需要的东西，我应该给你，你拿什么给我？我和山里的朋友一起到广陵卖药，也有个落脚的地方。青园桥东面，有方圆几里大的一个桃园，园北的车门就是我的宅院。你如果办公事有空闲，可到那里找我。”说完，自由自在地走了。

王敬伯到广陵之后十多天，公事稍微闲了点，想起裴谡说的话，就出去找他。果然找到了那座车门，问了一下，正是裴谡的住宅。人们引着他进去，起初还很荒凉，越往里走，景物越美。走了数百步，才到大门口。里面重楼复阁，花草树木，鲜嫩秀美，好像不是人间。绿草茂盛，笼罩在轻烟之中，风景迷人，言语难以形容。一阵香风飘然而来，令人神清气爽，飘飘然给人一种浮在云中的感觉。王敬伯再也不想皂差的重要，看看自身，真像死老鼠，再看看与自己同类的人，就像蝼蚁一样了。一会儿，渐渐听到佩剑和佩玉响动的声音，两个侍女出来说：“裴郎来了。”接着出来一个人，衣帽整齐，相貌清奇。王敬伯上前拜见，细看，却是裴谡。裴谡慰问他说：“在尘世当官，常吃荤腥。忧愁欲望的火焰在心中燃烧，背着这样的重负活着，确实非常劳苦。”于是互相行礼，进中堂坐下。这间中堂的窗户栋梁，都用奇珍异宝装饰，屏风帷帐上面都画着云鹤。过了一会儿，四个侍女捧着碧玉盘进来设宴，盛饮食的器具极其珍贵，都不是人世所有的。美酒佳肴，更是从来没有见过。

不久天色已晚，裴谡就让王敬伯靠自己坐下，点上九个灯头的灯，照得满座通明。奏乐的女子二十人，都是世上少有的美人，成排地坐在前面。裴谡回头对一个小僮说：“王评事是我当年在山里的老朋友，修道的意志不坚定，丢下我下了山。分手快十年了，才当个廷尉的属官。现在，他的世俗之心已经不可改变，需要世俗的乐妓给他奏乐。只是职业艺人没有值得一看的，该去召那些已经出嫁了的官宦人家女子。如果近处没有特殊好的，五千里以内的都可以选择。”小僮答应着去了。那些乐妓正在给碧玉笋调弦，还没有调好，小僮已经回来复命，领着一个乐妓从西面台阶上来，在裴谡的座前下拜。裴谡指着说：“参见评事。”王敬伯回礼时仔细一看，原来竟是自己的妻子赵氏。他虽然十分吃惊，却不敢说话。妻子也很惊异，不停地看王敬伯。裴

谡让赵氏坐在玉阶下面，一个侍女捧着玳瑁箏交给她，是赵氏平日最擅长的。裴谡于是让她和其他乐妓合奏一曲来佐酒。王敬伯悄悄地从席上取了一颗黑红色的李子扔给赵氏，赵氏看了他一眼，悄悄地把李子系在了衣带上。乐妓演奏的曲子，赵氏都不能跟着演奏。裴谡就叫众乐妓配合赵氏所奏的曲子，并且时不时停下来，让赵氏独奏。那些歌曲虽然不是云韶九奏，可是音调婉转，音色清亮。宾主双方在乐曲伴奏下饮酒交谈，异常欢乐。天快亮时，裴谡叫来先前那个小僮说：“送赵夫人回去。”而且对赵氏说：“这厅堂是九天的画堂，普通人是不能到这地方的。我过去和敬伯是修道的朋友，可惜他被世俗生活迷惑，心甘情愿投身到汤火之中，用自己的智慧和聪明燃烧自己短暂的生命，今后只能在生死海中沉浮，找不到永生的彼岸了。因而才让他来这里，借此让他醒悟。今日的这种机会，实在再难得到，夫人也是命中注定，才能到此暂游。还得经过万重云山，才能回到人世，不要说再见了，走吧。”赵氏行礼后就走了。裴谡对王敬伯说：“评事公，你要是留在这里过夜的话，就会惊动广陵刺史，还是应该回馆驿去住。回京以前，有闲空时再来看我吧。尘世的道路漫长得很，各种忧愁侵袭你，努力保重吧。”王敬伯辞别而去。又过了五天，要回京了，他又悄悄地找裴谡告别。可是车门里不再有大宅院了，只见一片荒地，满眼野草，就心情惆怅地离去。

王敬伯到京城后，把公事回报完了，就回自己家中去。赵氏的父兄正等在自己家里，争着怒气冲冲地责备他说：“我家女儿确实不好看，配不上做你的妻子。但是既然委屈你以礼相娶，也就该敬重她。作为妻子，对上祭祀你的祖先，对下还要生儿养女，难道可以随便凑合吗？凭什么用妖术把她弄到万里之外，给别人取乐呢？你扔给她的那颗李子还在，证明她的话可信，你怎么隐瞒得了呢？”王敬伯就把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们，并且说：“在那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这是裴谡修成了

道术，在向我炫耀呢。”他妻子也记得裴谡的那一番话，就不再责备他了。

啊！是神仙的变化果真如此神妙，还是会幻术的人卖弄幻术迷惑人呢？这些，本不是平常人的智慧所能理解的。至于像什么雀变蛤蜊、野鸡变蜃、人变虎、烂草变萤火虫、蜣螂变蝉、鲲变大鹏等各种事物的变化，在书上记载着，都不能用人的智慧去解释它，何况那些超出耳目视听之外的事呢？

郭 代 公⁽¹⁾

唐 牛僧孺

代国公郭元振，开元中下第，自晋之汾⁽²⁾。夜行阴晦失道，久而绝远有灯火之光，以为人居也，迳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门宇甚峻。既入门，廊下及堂下灯烛辉煌，牢饌罗列，若嫁女之家，而悄无人。公系马西廊前，历阶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处也。俄闻堂中东阁有女子哭声，呜咽不已。公问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陈设如此，无人而独泣？”曰：“妾此乡之祠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妾虽陋拙，父利乡人之五百缗，潜以应选。今夕，乡人之女并为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锁而去，以适于将军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令惴惴哀惧。君诚入耶，能相救免，毕身为扫除之妇，以奉指使。”公愤曰：“其来当何时？”曰：“三更。”曰：“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徇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

于是，坐于西阶上，移其马于堂北，令一仆侍立于前，若为俟而待之。未几，火光照耀，车马骈闻。二紫衣吏人而复出，曰：“相公在此⁽³⁾。”逡巡，二黄衣吏人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既而将军渐下，导吏复告之。将军曰：“人。”有戈剑弓矢翼引以入，即东阶下。公使仆前曰：“郭秀才见⁽⁴⁾。”遂行揖。将军曰：“秀才安得到此？”曰：“闻将军今夕嘉礼，愿为小相耳⁽⁵⁾。”将军者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公于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问曰：“将

军曾食鹿脯乎？”曰：“此地难遇。”公曰：“某有少许珍者，得自御厨，愿削以献。”将军者大悦。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将军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机，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断之。将军失声而走，导从之吏，一时惊散。公执其手，脱衣缠之。令仆夫出望之，寂无所见。乃启门谓泣者曰：“将军之腕已在此矣，寻其血迹，死亦不久。汝既获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丽，拜于公前曰：“誓为仆妾。”公勉谕焉。天方曙，开视其手，则猪蹄也。

俄闻哭泣之声渐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乡中耆老，相与舁槨而来⁽⁶⁾，将取其尸，以备殓殮。见公及女，乃生人也，咸惊以问之，公具告焉。乡老共怒残其神，曰：“乌将军，此乡镇神⁽⁷⁾，乡人奉之久矣。岁配以女，才无他虞。此礼稍迟，即风雨雷雹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伤我明神，致暴于人。此乡何负？当杀公以祭乌将军。不尔，亦缚送本县。”挥少年将令执公。公谕之曰：“尔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达理者，尔众听吾言。夫神，承天而为镇也，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而疆理天下乎⁽⁸⁾？”曰：“然。”公曰：“使诸侯渔色于国中，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尔呼将军者，真神明也，神固无猪蹄，天岂使淫妖之兽乎？且淫妖之兽，天地之罪畜也，吾执正以诛之，岂不可乎？尔曹无正人，使尔少女年年横死于妖畜，积罪动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从吾言，当为尔除之，永无聘礼之患，如何？”乡人悟而喜曰：“愿从命。”

乃令数百人，执弓矢刀枪锹钁之属，环而自随，寻血而行。才二十里，血入大冢穴中，因围而斫之，应手渐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见一大猪，无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毙于围中。乡人翻共相庆，会钱以酬公。公不受，曰：“吾为人除害，非鬻猎者。”

得免之女辞其父母亲族曰：“多幸为人，托质血属，闺阁未

出，固无可杀之罪。今者贪钱五十万⁽⁹⁾，以嫁妖兽，忍锁而去，岂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宁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请从郭公，不复以旧乡为念矣。”泣拜而从公。公多歧援喻，止之不获，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公之贵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虽生远地，而弃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

录自《玄怪录》

【注解】

(1) 郭代公：此篇选自中华书局 1982 年版四卷本《玄怪录》卷一。《古今说海》收入，易名《乌将军记》。此篇写代国公郭元振青年时代除妖救人的故事，表现其见义勇为的精神，道教氛围不浓。但猪化为妖，为害百姓，仍属道教故事，只是郭元振除妖不用道术。郭元振是唐代武后、睿宗、玄宗时人，两度为相，封代国公。

(2) 开元中下第：郭元振于咸亨四年（673）举进士，开元元年（713）即病死，此处言“开元中下第”与史实不符，纯为小说家言。晋州：州名，治所在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市）东北白马城。汾州：州名，治所在今山西汾阳。

(3) 相公：即宰相，周汉魏以下宰相必封公，故称相公。

(4) 秀才：本为古代举士科目之一，唐代与进士、明经并列。此处是对读书人的敬称。

(5) 小相：司赞礼的官，此处指婚礼仪式中的傧相。

(6) 棕：棺材。

(7) 镇神：镇压凶邪的神灵。

(8) 疆理：封疆而治理。

【译文】

代国公郭元振年轻时，曾于开元年间上京应进士试，落榜后，经晋州到汾州去。有一天赶过程头，天晚了还没有地方住宿，天色太暗，迷失了道路。走了很久，忽然望见很远的地方有灯光，心想那里一定有人家，就望着亮光直奔而去。走了八九里，看到一处宅院，门庭高大。他就推门进去，见走廊上和堂屋里灯烛辉煌，桌上摆满菜饭，很像人家嫁女儿的排场，可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他就把马拴在西面走廊前，顺着台阶进到堂屋，来回走了几遍，看不出是个什么地方。忽然，听到堂屋的东阁子里有女子的哭声，呜呜咽咽不停。郭元振就问道：“屋里啼哭的，是人还是鬼？为什么摆了这么多饭菜，却没有一个人，只有你独自啼哭？”里边的人回答说：“我们村里供奉着一个叫乌将军的神，能给人带来好处，也能带来灾祸。他每年要村里人给他娶一个妻子，人们总是选个漂亮的姑娘嫁给他。我虽然又丑又笨，可父亲贪图村里的五百贯钱，偷偷答应人家，拿我凑数。今天晚上，村里的姑娘们与我一起到这里游玩宴饮，在这间屋子里把我灌醉，她们锁上门就走了。就这样准备把我嫁给乌将军。如今，我父母把我扔在这里，眼看没有活路了，我又难过，又害怕。先生要真是个人，只要能救我一命，情愿终身做先生的仆妾，供先生驱使。”郭元振听了很愤慨，就问：“那将军什么时候来？”回答说：“二更天。”元振就说：“我也算个大丈夫行列里的，一定尽力救你。如果救不下你，也一定拼命斗争，直到和你一起死去，绝不会让你枉死在淫鬼手里。”女子的哭声才渐渐停止下来。

于是，郭元振便坐到西边的台阶上，把马另拴在堂屋北面，让仆人站在自己前面，好像候相那样等着。过了一会儿，祠堂门外火光照耀，车马吵杂。两个身穿紫衣的官吏走进院子，忽然又出去了，口里说道：“相公在这儿呢。”等了一阵儿，两个穿黄衫的官吏也进来一下又出去了，也说：“相公在这儿哪。”郭元振心

里暗暗高兴：命里能当宰相，就一定能战胜这个妖鬼。接着，将军下了车，在前领路的官吏又说了一次，将军说：“进去！”在全副武装侍卫人员引导保护下，一齐来到东面台阶下。郭元振叫仆人上前报告说：“我主人郭秀才拜见。”于是，郭元振便上前作揖。将军问：“秀才怎么到这里来了？”郭元振回答：“听说将军今晚举行婚礼，愿给将军当个傧相啊。”将军很高兴，请郭元振坐下，一起吃饭，又说又笑，非常高兴。郭元振布袋中有把锋利的刀子，打算刺杀将军，就问道：“将军吃过鹿肉干吗？”答说：“这里很难碰到这东西。”郭元振说：“我带着一点最好的，本是给皇帝吃的，愿意切开献给将军。”将军非常高兴。郭元振就站起身拿来鹿脯和小刀，随手切起来，切好了，放在一个小盘子里，请将军自己拿。将军心里高兴，毫不怀疑，伸手就去拿。郭元振瞅准机会，扔下鹿脯，捉住将军的手腕，一刀切断了它。将军痛得喊了一声跑掉了，那些随从的侍卫一时都惊散了。郭元振拿着那只手，脱下衣服，包好，叫仆人到门外望了望，静悄悄的，什么也不见。于是打开东阁子的门，对那位哭泣的女子说：“将军的手被我割下来了，顺着血迹就可找到，谅他也活不长了。你已经得救了，可以出来吃点东西。”哭泣的女子出来了，有十七八岁，非常美丽。她向郭元振下拜说：“我下决心作你的婢仆或小妾。”郭元振安慰了她一番。天刚放明，打开衣服一看，原来是只猪蹄子。

停了一会儿，听到有哭声越来越近，原来是女子的父母兄弟和村里的老人，一起抬着棺材，来收她的尸体，准备埋葬。他们看到郭元振和那女子都是活人，吃了一惊，就问缘由。郭元振详细地给他们说了夜间的事。村里的那几个老年人都很生气，认为伤害了神灵，他们说：“乌将军是镇守这一方的神灵，村里人供奉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每年送一个女子给他做妻子，才保地方平安无事。如果这件事办得稍微晚点，就会有风雨雷雹为害，为什

么一个迷路的客人伤了我的神明，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这地方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按理就该把你杀了祭奠乌将军。不然，也得捆起来送到县衙。”说完，就指挥着年轻人要捉人。郭元振开导他们说：“你们白白活了这么大年纪，办事情一点也不老练。我是天下最通晓事理的人，你们听我说。所谓神，应该是秉承天命，保护一方平安的，不就像诸侯受命于天子，封疆治理天下一样吗？”大家说：“对呀。”郭元振又说：“如果诸侯在他的封国里贪淫好色，天子能不生气吗？残害人民，天子能不讨伐他吗？如果被你们称作将军的果真是神，神的手可不是猪蹄子啊！上天难道能派一个贪淫好色的妖兽来做神明吗？况且淫妖之兽，都是天地之间有罪的畜牲。我根据正当的理由杀了他，难道不应该吗？你们之中没有一个能行正道的人，让你们的姑娘年年横死在妖兽手中，罪行多得惊动了上天，怎么知道不是上天派我来替她们雪冤的呢？要是听从我的话，就替你们除掉这一害，以后永远不再有为妖嫁女这样的祸患，怎么样？”这些乡里人悟过这个道理，高兴地说：“愿意听你的吩咐。”

郭元振就叫几百个人都带了弓箭刀枪、铁锹镢头一类东西，跟着自己，一面寻找血迹，一面前进。走了二十里，发现血迹洒进一个大墓穴里。于是，众人四面围着洞口挖掘，挖到有瓮口那么大，郭元振便叫找来柴草捆成火把，点燃了扔进洞里去照。里面像一间大屋子，有一只大猪，没有左前蹄，带血卧在地上。它见被人发现，便冒着烟火跑出，死在众人的围攻中。村里人转变了态度，互相庆贺起来。大家凑钱酬谢郭元振，郭元振不接受，说：“我是替人除害，又不是出卖猎物。”

得救的女子，告别她的父母亲族说：“我有幸为人，作了你们的直系亲属，还未出嫁，本来没犯杀头之罪。如今，你们贪图五百贯钱，把我嫁给妖兽，忍心把我锁在屋子里，自己走了，这是人应该干的吗？要不是郭先生仁爱有勇力，我怎么会有今天。

这真是死于父母之手，郭先生又救活了我。让我跟郭先生走吧！我也不再眷恋家乡了。”一面哭着，一面行礼，一定要跟郭元振走。郭元振用种种话语劝阻她，都没有效果，就娶她为妾，后来生了好几个儿子。郭元振富贵之后，儿子们都作了大官。可见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即使生在偏远的地方，没有鬼神保佑，妖怪也不能祸害。这件事就是证明。

柳 归 舜⁽¹⁾

唐 牛僧孺

吴兴柳归舜⁽²⁾，隋开皇九年⁽³⁾，自江南抵巴陵⁽⁴⁾。大风吹至君山下⁽⁵⁾，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三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

忽道旁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餘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餘，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鸚鵡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帝钩弋夫人常所唱⁽⁶⁾，词曰：‘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⁷⁾，朱箔金缸双凤舞。’”名阿苏儿者曰：“我忆得阿娇深宫泪⁽⁸⁾，唱者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又有诵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⁹⁾：“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实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轂，泛积翠池，自吹縹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¹⁰⁾，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第几⁽¹¹⁾？”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许来？”归舜曰：“吾将至巴

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馀，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白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¹²⁾，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馔。”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呼：“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间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自侍群仙行。’”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谁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馀岁⁽¹³⁾，杜兰香教我真箓⁽¹⁴⁾，东方朔授我秘决⁽¹⁵⁾。汉武帝求太中大夫⁽¹⁶⁾，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¹⁷⁾，始晓箴论⁽¹⁸⁾。王莽之乱，方得还吴⁽¹⁹⁾。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²⁰⁾。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师？”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²¹⁾。”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玉盘，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

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大难得，与鸚鵡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凤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已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

【注解】

(1) 柳归舜：此篇选自中华书局 1982 年版四卷本《玄怪录》卷二，《太平广记》卷十八引作《续玄怪录》，从风格文笔看，应属牛僧孺的作品。这是一篇以小说寄藻思的作品，写得想像丰富，形象生动，禽鸟拟人，谈诗诵赋，言巧思敏，读来美不胜收。

(2) 吴兴：郡名，治所在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县境）。

(3) 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581—600）。

(4)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地区。巴陵：郡名，治所在巴陵县（今湖南岳阳市）。

(5) 君山：在洞庭湖中，又名湘山，因湘水女神湘君游处而得名。

(6) 钩弋夫人：西汉河间人，姓赵，汉武帝妃，居钩弋宫，称钩弋夫人。生昭帝，昭帝即位后，追尊为皇太后。

(7) 建章殿：汉代宫名，武帝时建，位于未央宫西。

(8) 阿娇：汉武帝姑母的女儿，姓陈。武帝即位后，立为皇后。后因妒失宠，废居长门宫。听说司马相如工文，致黄金万斤，相如为其作《长门赋》。

(9) 大人赋：司马相如赋篇名。

(10) 李夫人：汉武帝的宠妃。

(11) 第几：指在兄弟中排行第几。

(12) 郎君：当时对青年男子的尊称。

(13) 王丹：道教神仙人物，具体未详待查。

(14) 杜兰香：原为天界仙女，有错谪于人间，后升天。传说杜兰香后嫁张硕，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也升仙。箬：道策，上写修持戒行的符图秘文，道士佩带。

(15) 东方朔：西汉人，字曼倩。武帝时为太中大夫，长于文词，滑稽多智，有道术。

(16) 太中大夫：官名，掌管议论。

(17) 扬雄：西汉人，字子云。长于辞赋。王褒：西汉人，字子渊。宣帝时为谏大夫，善诗赋。

(18) 箴(zhēn)：古代文体名，以规戒为主。论：古代文体名，即议论文。

(19) 吴：地名，指江苏省。

(20) 朱然：三国吴人，累迁临川太守，封当阳侯，拜左大司马、右军师。陆逊：三国吴人，字伯言，是吴主孙策的女婿。曾战败关羽，火攻刘备四十馀营，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

陆机、陆云：陆逊之孙。陆机字士衡，陆云字士龙，兄弟并有文名，后为成都王司马颖所害。

(21) 薛道衡：隋朝诗人。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后为隋炀帝所害。江总：陈、隋时诗人。字总持，济阳考城(今属河南省)人。历仕梁、陈、隋三朝。所作多为艳诗。

【译文】

吴兴人柳归舜，在隋朝开皇九年，从江南某地乘船到巴陵去，在洞庭湖上忽遇大风，被吹到君山脚下。他就顺便停船登岸，沿着一条小路上去，不知不觉就走了四五里路，兴致越来越高，就离开小路，跨过溪涧，随意走去。

忽然路边出现一块大石头，通底透明，又圆又平，方圆有六七亩那么大。石头四周全是翠竹，把石头围起来，里边又圆又大，像个大腹小口的盆子。翠竹高一百多尺，竹叶拂着白云，繁茂罗列，掩映天空，清风徐徐吹拂，发出音乐一样谐和的声响。石头中央还长着一棵大树，有一百多尺高，枝干相映成五色，翠

绿的树叶像盘子一样大，花朵直径有一尺多，花瓣是深绿色的，花蕊是深红色的，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味，像烟雾一样罩在各种东西上。有数千只鹦鹉，都是丹红的嘴巴，翠绿的羽毛，长长的尾巴，在枝叶间自由飞翔。这些鹦鹉互相呼叫姓名，声音清脆高越。它们有的名叫武游郎，有的名叫阿苏儿，有的名叫武仙郎，有的名叫自在先生，有的名叫踏莲露，有的名叫风花台，有的名叫戴蝉儿，有的名叫多花子。其中有个唱歌的鹦鹉说：“我唱的这支曲子是汉武帝的钩弋夫人曾经唱过的。歌词是：‘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叫阿苏儿的说：‘我记得阿娇深宫汨的曲子，唱的人说：‘早先，阿娇请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献给武帝，白白花了一百金，君王到底没有回心转意。’又有一只背诵司马相如《大人赋》的说：‘我开始学赋时，因为学不会，被赵昭仪抽下七宝钗狠狠打我，我痛得没办法。今天能背诵下来，还是一种一辈子的技艺。’名叫武游郎的说：‘我早年拜见汉武帝时，乘坐着郁金香做的舟船，随意漂浮在积翠池上，我吹着缥玉笛，音韵明快流畅，皇上心里欢喜恬适。李夫人配合我的曲子唱歌，歌词是：‘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那个名叫武仙郎的问柳归舜道：“先生姓什么，排行第几？”归舜答道：“姓柳，排行第十二。”又问：“柳十二从哪里来？”归舜答道：“我要到巴陵去，路上遇风停船，乘着高兴跑到这里。”武仙郎说：“柳十二官人因偶然遇风，才能到达这个奇异的地方，这就叫做因祸得福。可我是禽鸟，不能侍奉活人，我就替你转告桂家三十娘子吧。”接着向远处呼喊道：“阿春，这里来了客人啦！”话音刚落，即刻有几朵紫色的云彩从西南飞来。离地面一丈多高的时候，云气渐渐散去，于是看见珠楼翠幕，重檐飞楹，围在大石边上。一个侍女从门里出来，年龄大约十三四岁，身穿珠翠之衣，容貌美好，对柳归舜说：“三十娘子让阿春转告郎

君，敝居又偏僻又遥远，劳你来此，不知吃过早饭了没有？请你略坐片刻，准备饭菜。”说着，就有人搬出水晶床榻，柳归舜谦让后坐下。阿春又呼叫道：“凤花台，为什么不来招待客人？三十娘子因为黄郎不在，不敢亲自接待郎君。你如果随随便便，小心像前次那样挨打。”有一只鹦鹉立即飞来，说：“我就是凤花台。新近有一首诗，先生愿意听听吗？”柳归舜说：“这是平生的爱好，实在说到我的心上了。”凤花台就说：“前几天，我经过蓬莱山的玉楼，就写了一首诗：‘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间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自侍群仙行。’”柳归舜说：“美是美啊，可你的老师是哪一位？”凤花台说：“我在王丹身边生活了一千多年，杜兰香教授我真箴，东方朔教给我秘诀。汉武帝请我做太中大夫，于是在石渠阁见到扬雄、王褒等人的赋颂，才知道箴、论等文章。到王莽篡汉的时候，我才回到吴地。后来被朱然捉住，转赠给陆逊，又看到陆机、陆云的诗文，才学习作诗。陆机、陆云被杀之后，我就来到这里。我确实不晓得近来谁是诗坛的宗师？”柳归舜答道：“是薛道衡和江总两位诗人。”顺口背诵了几篇给它听，凤花台听人说：“近代的诗不是不华丽，就是太缺乏骨气了。”不一会儿，阿春端着玉盘，送来各色各样的菜肴果品，都是他从未见过的，甘香扑鼻。

刚吃过饭，忽然有两位道士从空中飞落下来，回头看见柳归舜，说：“太难得了！与鹦鹉相对聊天。你不是柳十二吗？你坐的船要趁顺风开行，正在急着找你，怎么不赶紧回去？”随手扔过一尺细绸来，说：“用它把眼捂住，立刻就到了。”柳归舜照着他的话做，忽然觉得身子飞上去又落下来，已经到了停船的地方。船家正要开船，一问讯，他已走了三天了。后来，他又经过这里，停下船去探访，再也找不到了。

崔书生⁽¹⁾

唐 牛僧孺

开元天宝中⁽²⁾，有崔书生者，于东州遯谷口居⁽³⁾，好植花竹，乃于户外别蒔名花，春暮之时，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晨必盥漱独看。忽见一女郎自西乘马东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郎有殊色，所乘马骏。崔生未及细视，而女郎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香茂似堪流盼。伏见女郎频自过此，计仆驭当疲，敢具簞醪，希垂憩息。”女郎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郎叱曰：“何故轻与人言！”言讫遂去。

崔生明日又于山下别致醪酒，俟女郎至，崔生乃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郎曰：“单马甚疲，暂歇无伤。”因自控女郎马至堂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再拜跪，请不相忘。老青衣曰：“事即必定，后十五日大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馔。小娘子阿姊在遯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日往看省。某去，便当咨启，至期则皆至此矣。”于是促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席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遂以女郎归于崔生。

母在旧居，殊不知崔生纳室。以不告而娶，但启聘媵。母见

女郎，女郎悉归之礼甚具⁽⁴⁾。经月馀，忽有一人送食于女郎，甘香特异。后，崔生觉慈母颜衰悴，因伏问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寿，今汝所纳新妇，妖美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尝识此，必恐是狐媚之辈，伤害于汝，遂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郎，女郎涕泪交下，曰：“本侍箕帚⁽⁵⁾，便望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辈，明晨即便请行，相爱今宵耳。”崔生掩泪不能言。

明日，女郎车骑至。女郎乘马，崔生从送之，入遼谷三十馀里，山间有川，川中异花珍果，不可胜记。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女郎曰：“小娘子，无行崔生，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传女郎姊言曰：“崔生遭行，使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辞辩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訖，命酒，召女乐洽饮，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郎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郎遂出白玉盒子，遗崔生，崔生亦自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

行至遼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径路，自恸哭归家。常见白玉盒子，郁郁不乐。忽有胡僧扣门求食⁽⁶⁾，崔生出见，胡僧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上，何有是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贫道望气知之⁽⁷⁾。”崔生因出盒子示胡僧，僧起拜请曰：“请以百万市之。”遂将去。崔生问僧曰：“女郎是谁？”曰：“君所纳妻，王母第三个女玉卮娘子⁽⁸⁾，他姊亦负美名在仙都⁽⁹⁾，况复人间。所惜君娶之不得久远，倘住一年，君举家必仙矣。”崔生叹怨迨卒。

录自《玄怪录》

【注解】

(1) 崔书生：此篇选自中华书局1982年版四卷本《玄怪录》卷二，《太平广记》卷六十三选录，注明出自《玄怪录》。《类说》本《玄怪录》题作《王母女玉卮娘子》，作品叙述崔生娶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为妻，美艳无比，因其母疑为狐女，悲愤断绝关系，赠白玉盒子一个，为胡僧买去。知其为王母女，悲怨终生。凡仙结合本为唐代传奇的常话，而本篇却是男方主动提出，又受母疑阻，终于离异，却也反映出当时婚姻之实况。

(2) 开元天宝：均为唐玄宗年号。开元从713—741，天宝从742—756。

(3) 东州：未详所指。

(4) 母见两句：“母见女郎”，《太平广记》作“母见新妇之姿甚美”。下句“女郎悉归之礼甚具”，《太平广记》无。

(5) 侍箕帚：做室内洒扫之事，后引申为做妻子。

(6) 胡僧：当时称外国僧人。

(7) 贫道：即贫僧。望气：古代方士所操占候之一，指望云气变化而预测人事吉凶。

(8) 王母：即西王母，道教神名，也称“西华金母”、“王母娘娘”、“西姥”。住在昆仑之丘，“主金灵之气，理于西方”（《墉城集仙录·西王母》），也是管理女仙名籍的领袖。

(9) 仙都：仙人居住的地方。

【译文】

开元天宝年间，有个姓崔的书生，住在东州的逻谷口，喜欢栽花种竹。他在门外栽上名贵的花种，暮春三月，花香浓郁，百步以外就可闻到。每天早晨，书生一定要在洗漱过后，独自观赏。有一天，他忽然看见一位姑娘骑着马从西向东走来，后边跟着老老小小的青衣侍女。姑娘特别漂亮，乘坐的也是骏马。崔生

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姑娘就已经过去了。第二天，崔生预先在花下备好茶酒和杯杓，铺上华美的坐席，待姑娘经过时，就迎着马头上前说：“我因为本性喜欢花草树木，园子里的花草没有不是我亲手栽培的，眼下正是花草繁茂、花香四溢的时候，似乎很值得一看。我见姑娘几次从这儿经过，心想仆人马匹该疲累了，因此斗胆准备了简单的酒食，希望能在此休息休息。”姑娘头也不回就过去了。后边的侍女对崔生说：“只要准备好酒菜，何必担心不来呢。”姑娘回头叱责道：“为什么轻率地同人讲话呢！”说罢就走了。

第二天，崔生又在山下另外准备了美酒，等姑娘过来时，崔生也骑马紧跟在后，到了别墅门前，又下马施礼邀请。过了很长时间，一位老侍女对姑娘说：“只有一匹马，其他人也很疲劳，暂时休息一下，也没有什么妨碍。”于是，她牵着姑娘的马走到堂屋下。老侍女对崔生说：“郎君既然没有娶妻，我给你做媒可以吗？”崔生喜出望外，行了再拜之礼，请求不要忘了说过的话。老侍女说：“事情一定会办成，后第十五天是个特好的日子，到那天，郎君只管准备好婚礼的一切，并在这里摆好酒宴。小娘子的姐姐住在谿谷中，生了些小病，所以小娘子每天去看望。我这次去了，就向她禀明此事，到时候，她们姐妹二人一定都会来的。”于是催促起身。之后几天，崔生就按老侍女的话积极地准备婚礼。到了那天，姑娘和姐姐都来了。她姐姐的容貌也很美丽。于是就把姑娘嫁给了崔生。

崔生的母亲在老宅居住，根本不知道崔生娶了妻子。因为没有禀告母亲就娶了妻子，只能告诉母亲聘了个妾。母亲看见新媳妇姿态容貌十分美丽，而新媳妇拜见婆母的礼节也很完备。过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人给姑娘送来了吃食，有一股特别的香味。之后，崔生发觉母亲的面色又衰老又憔悴，就跪在几案下询问原因。母亲说：“我只有你这么一一个儿子，盼望你能长命百岁。如

今，你娶的新媳妇好看得世上无双，我在塑像和图画里边也未曾见过，一定是狐妖一类的东西。我害怕她伤害你，就给我增添了许多忧愁。”崔生回到自己屋子里去见姑娘，姑娘涕泪交流地说：“本来做你的妻子，就希望白头到老，没想到老夫人把我当狐狸精对待。明天早晨，我就要走了，相爱只有今天一晚上。”崔生只有抹眼泪的份，什么话也不能说。

第二天，姑娘的车马就来了。姑娘骑着马，崔生在后边跟着去送。进入逻谷三十多里，山谷间有河川，河川两边长满了香花珍果，记都记不过来。里面的馆阁房屋，比王侯还要豪华侈丽。有上百名侍女迎上来拜见姑娘，都说：“这个崔生说话不算话，一点操守也没有，何必带他来呢！”于是，簇拥着姑娘走了进去，把崔生留在门外。不长时间，一个侍女出来传她姐姐的话说：“崔生不守信用，致使太夫人怀疑阻碍，本应立即断绝关系，不应该再见面了。可是，小妹曾经做过他的妻室，也该见一见面。”过了片刻，就叫崔生进去，再三责备他，言语明白，口齿清利，崔生只有爬在地上叩头挨骂而已。接着坐在中堂相对吃饭，饭后上酒，召来女伎奏乐助兴，乐声铿锵，变化多端。奏完乐，她姐姐对姑娘说：“应当让崔生立即回去，你有什么东西送给他的呢？”姑娘就取出一个白玉盒子送给崔生，崔生也送了礼物，然后告辞。两人伤心地流泪分手。

崔生走到逻谷口，回头眺望逻谷，只见千崖万壑，哪里有什么路径。于是，崔生悲痛地哭着回到家里。日常看到白玉盒子，心里就闷闷不乐。有一天，忽然有一个胡僧敲门求食，崔生出去看他。胡僧说：“先生有个宝贝，请让我看一看。”崔生说：“我一个穷念书的，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看呢？”胡僧说：“先生不是有位异人送给你一件东西吗？贫僧通过望气知道的。”崔生就取出白玉盒子让胡僧看，胡僧起身施礼，请求说：“我愿花百万钱买下这个盒子。”就卖给了他。崔生问胡僧说：“那姑娘是谁？”回

答说：“先生娶的妻子是西王母的第三个女儿玉卮娘子，她姐姐在仙都也是素负美名，何况在人间呢。可惜的是先生娶下她的时间太短，倘若在你家里生活一年，先生全家一定成仙了。”崔生至死也悲叹怨恨自己命薄。

古元子⁽¹⁾

唐 牛僧孺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子⁽²⁾，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

元之云：当昏醉，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衣冠绛裳霓帔，仪貌甚俊，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³⁾。又与一竹杖，长丈二餘，令元子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琬⁽⁴⁾，石际生青彩簪簃，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晰。山顶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莠秽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纆⁽⁵⁾，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经织，异锦纤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螻、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蝶之虫⁽⁶⁾，又无枭、鸱、鸦、鹞、鸢、鸱、蝙蝠之属⁽⁷⁾，及无虎、狼、豺、豹、狐狸、鼯、鼯之兽⁽⁸⁾，又无猫、鼠、猪、犬挠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瘡聋

跛蹙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欬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食，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困仓，餘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俾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而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人各相惠多与，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子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子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

自是，元子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

录自《玄怪录》

【注解】

(1) 古元子：此篇选自1982年中华书局版四卷本《玄怪录》，校记云：“本篇陈刻本原作《李元子》，《类说》本《玄怪录》题作《和神国》。《太平广记》卷三八三题作《古元子》，文字差异甚多，似较胜，今依《广记》辑录，而校以陈刻本。”作品写的是一个理想国，虽云“非神仙”，但其国名“和神”，还是

依照道教的仙境模式创造的。

(2) 后魏：朝代名。北朝的魏朝，为拓拔氏所建，为别二国时的魏国，史称后魏、北魏。中书令：官名。南北朝时，多以有文学名望的人担任。古弼：北魏初期人（今河北蔚县东北）人，历官吏部尚书。弼头尖，太武帝名之为“笔头”。赐爵灵寿县侯。

(3) 钧：古代的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4) 珉（mín）：一种像玉的石头。

(5) 紉：丝绵絮。

(6) 守宫：虫名，蜥蜴的一种，俗名壁虎。蛛螯：当为“蛛螯”，即蜘蛛。

(7) 梟：鸟名，俗名猫头鹰。鹁鸽：俗名八哥。

(8) 驳（bō）：猛兽，善跑，像马。

【译文】

后魏时，尚书令古弼的本家侄子古元子，从小就由古弼养育，因为饮酒过度醉死了。古弼特别怜爱他，死后第三天，已经装殓入棺，可是回想起来，还想再看一眼，就让人打开棺材。不料，古元子又活了过来。

古元子对人们说：当时，喝醉了，昏昏沉沉的。忽然好像进入梦境，有人用冷水浇在身上，睁眼向上一看，见一位神人穿着朱红衣服，披着霞帔，仪表状貌十分英俊，看着元子说：“我是古说，是你的远祖。刚才想到和神国去，没有人替我担囊侍从，所以把你叫来。”随即让他背一个大袋子，约有三十斤重。又给他一根竹杖，有丈二多长，让他骑着跟在自己后面，用很快的速度飞上去，常在半空中行走。他们向西南方走去，不知走了多少路，离开原来的山河很远了，忽然落在地上，已经到了和神国。这个国家没有大山，最高的也不过几十丈，都是用青碧色的珉石

堆积而成，石头缝里生长着青绿色的簕竹和筱竹；有奇异的花朵、珍贵的果实；柔软的草又香又好看；各种漂亮的飞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山顶都又平又正，好像磨刀石一样，山上有二三百条清泉流下去。原野上没有普通的树，都结满了果实，还有相思、石榴这一类树。每棵果树都花叶繁茂，果实呈鲜红色，绿色的叶子在果实之下，红绿相映，长满一树，一年四季不变。只是一年暗暗换一次花和果实，再生出新鲜柔嫩的，人感觉不到。田地里全部长着大葫芦，葫芦里边装满五谷杂粮，又甜又香，中国的稻米和黍子不能比拟，人拿来食用，不用耕种庄稼。原野滋润繁茂，不生杂草。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都长出各种颜色的丝和绵絮，人们按颜色收集起来，随自己的心意织成各种锦缎绫罗，不用养蚕机杼。一年四季，气候经常是温和的，像中国春天二三月的天气。没有蚊子、蛇虫、虾蟆、蚂蚁、虱子、毒蜂、蝎子、毒蛇、壁虎、蜈蚣、蜘蛛一类虫子，没有猫头鹰、乌鸦、鹞鹰、八哥、蝙蝠一类禽鸟，没有老虎、豺狼、豹子、狐狸、麝豕一类猛兽，也没有猫、老鼠、猪、狗一类家畜。那里的人身材的高低、面貌的美丑都一样，没有各种嗜好、贪欲、爱憎。每人生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凡是邻居就世代代结成亲家。女子成年就出嫁，男子二十就娶亲。人人都活一百二十岁，中间也不会出现夭折、疾病、哑巴、耳聋、腿瘸一类疾患。一百岁以内，都自己记着自己的岁数，一百岁以外，就记不住自己的年龄了。到死的时候，就忽然消失了，即使是亲属子孙，也都忘掉了他，所以这里的人经常没有忧愁悲戚。每天午时吃一顿饭，中间只吃一些果实、喝些酒水罢了。吃下去的饭也不知变化成了什么东西，不用大小便，所以不设厕所。人们没有个人储存粮食的仓库，吃不完的食物就放在地里，需要时就拿来用。没有人种园卖菜，野地里的菜就足够人们吃了。每十亩大的地方就有一眼酒泉，味道甘美香醇。这个国度里的人每天结伴游览，边走边唱着歌，乐陶陶

的，直到晚上才解散，也从未有人喝醉过。人人都有男女仆人，这些仆人都生来谨慎勤快，知道主人的要求，用不着去催促使唤。随意住一所房屋，都是雄伟华丽的。这个国度里的六畜只有马一种，极其驯服而又高大善跑，也不用人喂草料。自己去吃野草，从不走近地里堆放的粮食蔬菜，人们需要骑时就骑，骑完后就放开，也不用人看守。这个国家各种官吏都很全备，可是做官的不知道自己身在官职，和手下的人混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事情处理决定。虽然也有国君，可是国君也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君，与一般官吏混在一起，因为没有公事和对官吏的升降等事需要处理。又没有迅雷闪电急风暴雨，那里的风经常是轻微柔软得像一股温煦的暖气，吹拂万物而不至于摇动震落。那里的雨平均十天下一次，而且总是在夜里，滋润万物，通达条畅，从不停留淹滞。全国的人都自然相亲相爱，像是亲戚一样，人人都照顾别人，多给人财物，没有市场贸易和商贩一类的事，因为大家都不求获利。古说到达和神国后，对古元子说：“这就是和神国，虽然算不上神仙境界，可这里的风土民情很好。你回去以后要向世人多多宣传这里的情况。我已经到了这里，回去时再找别人为我拿行李吧，就不用你了。”接着取酒给古元子喝，满饮几杯后，不知不觉就醉了。不久醒了过来，已经活了。

从这时起，古元子就不大过问世事，把做官的心事全忘了，经常游览山水，自称“知和子”。后来竟不知道他的结果如何。

辛公平上仙⁽¹⁾

唐 李复言⁽²⁾

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³⁾、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⁴⁾，同居泗州下邳县⁽⁵⁾，于元和末偕赴调集⁽⁶⁾，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贫，待宾之具莫不尘秽，独一床似洁，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辛、成之来也，乃逐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顾，公平谓主人曰：“客之贤不肖不在车徒，安知步客非长者？以吾有一仆一马而烦动乎？”因谓步客曰：“请公不起，仆就此憩矣。”客曰：“不敢。”遂复就寝。深夜，二人饮酒食肉，私曰：“我钦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恶也。”公平高声曰：“有少酒肉，能相从否？”一召而来，乃绿衣吏也⁽⁷⁾。问其姓名，曰：“王臻。”言词亮达，辩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阑，公平曰：“人皆曰天生万物，唯我最灵，儒书亦谓人为生灵。来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为灵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会，无非前定。来日必食于磁涧王氏⁽⁸⁾，致饭蔬而多品。宿于新安赵氏⁽⁹⁾，得肝美耳⁽¹⁰⁾。臻以徒步不可昼随，而夜可会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

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涧逆旅，问其姓，曰：“王。”中堂方饷僧，得僧之馀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数，意皆不往。试入一家，问其姓，曰：“赵。”将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顾方笑，而臻适入，执其手曰：“圣人矣！”礼钦甚笃。宵会晨分，期将来之事，莫不中的。

行次阆乡⁽¹¹⁾，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识臻何为者？”曰：

“博文多艺，隐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识，我乃阴吏之迎驾者⁽¹³⁾。”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¹⁴⁾。”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后。今臻何所以奉白者？来日金天置宴⁽¹⁵⁾，谋少酒食奉遗，请华阴相待⁽¹⁶⁾。”黄昏，臻乘马引仆，携羊豕各半、酒数斗来。曰：“此人间之物，幸无疑也。”言讫而去。其酒肉肥浓之极。过于华阴，聚散如初。

宿瀛上⁽¹⁶⁾，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君能一观。”成公曰：“何独弃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¹⁷⁾，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瀛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瀛西，见旋风卷尘，邈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风来扑林，转盼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牵，呼辛速登。既乘，观马前后，戈甲塞路。臻引辛谒大将军。将军者，丈馀，貌甚伟，揖公平曰：“闻君有广钦之心，诚推此心于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谓臻曰：“君既召来，宜尽主入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门，及诸街铺⁽¹⁸⁾，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门街，有紫吏若供顿者，曰：“入多，并下不得，请逐近配分。”将军许之。于是分兵五处，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¹⁹⁾。既入坊，颜氏之先簪裾而来，若迎者。遂入舍，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肴饌馨香，味穷海陆，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阳司授官，皆禀阴命⁽²⁰⁾。臻感二君也，检选事据籍成当驳放⁽²¹⁾，君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见许矣⁽²²⁾。”

居数日，将军曰：“时限向尽，在于道场，万神护躔，无许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请夜宴⁽²³⁾，宴时腥膻，众神自许，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报曰：“已敕备夜宴。”于是部管兵马，戌时齐进入光范及诸门⁽²⁴⁾，门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马⁽²⁵⁾，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

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欢，俳優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裤，以红为襟，又以紫绫画虹霓为帔，结于两肩右腋之间，垂两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饰以红眉，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馀，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时到矣！”将军顿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对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闻其浴之声。一更，上御碧玉舆，青衣士六，衣上皆画龙凤，肩舁下殿。将军揖，介胄之士无升。因慰问以：“人间纷拿，万机劳苦，浮声荡耳，妖色惑心，清真之怀，得复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见之能无少乱！今已舍离，固亦释然。”将军笑之，遂步从环殿引翼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收血捧舆，不忍去者。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将军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马离队，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臻曰：“此开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驭已远，不能从容，为臻多谢成君。”牵臂扬鞭，忽不复见。公平扣门一声，有人应者，果成君也。密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²⁶⁾。

来年，公平授扬州江都县簿⁽²⁷⁾，上廉授兖州瑕丘县丞⁽²⁸⁾，皆如其言。

元和初⁽²⁹⁾，李生畴昔宰彭城⁽³⁰⁾，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³¹⁾，得以详闻，故书其实，以警道途之傲者。

录自《续玄怪录》⁽³²⁾

【注解】

(1) 辛公平上仙：选自中华书局1982年版《续玄怪录》卷

一、未被《太平广记》选录。此篇所记故事内容与题目不合，因为“上仙”的不是辛公平，而是某皇帝，辛公平只是某皇帝上仙的目击者。据篇中“元和末”这一时间提示，文中所记上仙的皇帝应是唐宪宗，而且上仙的原因似不像寿终正寝，因为文中有“多髯”人“执金匕首，长尺馀”，“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的记载，与宪宗被宦官暗杀有关。《旧唐书·宪宗记》曰：“（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陈寅恪先生也说：“复言假道家‘兵解’之词，以记宪宗被弑之实，诚可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者矣。”（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之《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可见，这篇传奇是以阴吏迎驾的道教怪异故事写唐宪宗被弑之事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上仙：世人升天成仙，共有九品，第一品为上仙。此处当指升天，即死的意思。

（2）李复言：唐代小说家。有关生平的资料甚少，只能根据《续玄怪录》中的一些零星记载知其大概：他大约活动在元和、大和、开成、大中年间，屡试不第。大和初，曾从大理卿李谅，为其宾客。大和四年曾游巴南。李谅于大和七年死后，李复言失去依傍，终身困顿。《续玄怪录》大约成书于开成年间，因为开成五年，李复言应试纳省卷，有《纂异》（即《续玄怪录》）十卷。

（3）洪州：州名，治所在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市）。高安县：唐县名，今属江西省。

（4）吉州：州名，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市。庐陵县：即今江西吉安市。

（5）泗州：州名，治所在临淮县（今江苏盱眙县西北）。下邳县：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

（6）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调集：唐代选择官

吏的一种制度。每年五月，吏部行文各州县，说明有空缺的官职的任职条件，凡州县下属的官吏和解任的官员，符合任职条件的均可报名应选，十月在尚书省集中听候选官。

(7) 绿衣吏：唐代规定六、七品官员穿绿色官服。

(8) 磁涧：地名，在今洛阳市东面。

(9) 新安：地名，应在磁涧附近。

(10) 肝美：不详为何物，应是一种菜肴名。

(11) 阌(wén)乡：县名，治所在河南灵宝县西北文乡。1954年取消，并入灵宝县。

(12) 阴吏：阴府的官吏。

(13) 军之籍吏：阴间军队里掌管名簿的官吏。

(14) 金天：道教神名，西岳华山的主神。华山神姓浩名郁狩，唐玄宗时认华山为唐朝皇室的本命神山，封其神为“金天王”。

(15) 华阴：县名，今属陕西省。

(16) 灊上：地名，当在灊河岸上。

(17) 开化坊：唐代长安坊名，在皇城南。

(18) 通化门：长安城东门之一。

(19) 颜鲁公庙：唐时为颜真卿建的祠庙。颜真卿曾为刑部尚书，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

(20) 阳司：指人世间的官府。阴命：指阴府的命令。

(21) 捡选：指选拔官吏。驳放：不符合调集选官的条件，被驳回。

(22) 吏曹：吏部的官员。此处指阴府的吏曹。

(23) 牒：公文。府：当指天府，不然无权让宫中举行宴会。

(24) 光范：唐朝大明宫宫门名。

(25) 宣政殿：唐朝宫殿名，在大明宫内含元殿后边。

(26) 攀髯之泣：原意为黄帝升天。据《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须泣。”此处指皇帝驾崩，百官哭泣。

(27) 扬州：州名，治所在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簿：即主簿，官名。此处指县主簿，掌管各种簿册文书。

(28) 兖（yǎn）州：州名，治所在瑕丘（今山东兖州县）。

(29) 元和初：上文既言“元和末”，此处又说“元和初”，显然不合，疑为“太和初”之误。

(30) 李生：当指李谅，李复言曾为其宾客。彭城：郡名，治所在铜山县（今江苏徐州市）。

(31) 徐州：即“彭城”。参军：官名，录事参军的简称。唐代州府所设地方低级官员。

(32) 续玄怪录：此书成于牛僧孺《玄怪录》后，定名为《续玄怪录》，一是仰慕其名，二是借以提高声价。此书又名《搜古异录》、《纂异》、《续幽怪录》。原书十卷，已佚。今存四卷本，为南宋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题李复言编，书名《续幽怪录》。四卷本加佚文，篇目大约三十八篇。此书虽标榜续牛僧孺之《玄怪录》，而旨趣不同，多数写近世事，主观色彩和劝讽意味很浓。

【译文】

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和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都住在泗州下邳县。元和末年，两人结伴赴长安等候选授新官。一天，冒雨赶路，到了洛阳西面的榆林店。店掌柜很穷，供旅客使用的东西又旧又脏，只有一张床好像还干净些，可是有一个步行的客人先在上而休息了。店掌柜都是尊重坐车乘马的客人，而轻视步行的，

辛、成二人一到，他就要赶那步行客人到另一张床上去。那客人一面慢腾腾地起身，一面回过头来看店掌柜。辛公平对掌柜说：“客人的好与不好，不在于他是乘车马还是步行，怎么知道这位客人不是位长者呢？怎么能因为我有仆人和马匹就烦他让出床位呢？”又对那客人说：“请你不必起来，我就在其他床位上休息好了。”客人说：“不敢当。”说罢，就又睡下了。深夜，辛、成二人一面饮酒吃肉，一面商议道：“由于我刚才说的那些尊重的话，他一定感激我。现在请他一同饮酒，也不会嫌弃的。”辛公平便高声叫道：“这儿有一些酒肉，能过来一块吃喝点儿吗？”一召唤，这人就过来了，原来是一位穿绿衣的六、七品官员。二人问他的姓名，他说：“叫王臻。”言语明白有条理，口才又好，二人更加与他亲近了。酒快要喝完时，辛公平说：“人们都说天生万物之中人最灵，儒家的书上也说人是万物之灵。可是，人们往往连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能算是灵呢？”王臻说：“步走的人就能知道这些。其实人一生中说话、休息一会儿都是上天注定的。明天，你一定在磁涧王家店里吃午饭，饭菜的种类很多，但都是素的。晚上宿在新安赵家店中，能吃到肝美这味菜。我因为步行，白天不能和你们同路，晚上却可以会面。你要是不嫌弃，还愿意和你住在一起。”

天还未亮，那客人就先动身了。辛、成二人到了磁涧客店，问店掌柜姓什么，回答说：“姓王。”中间屋里正供应和尚斋饭，把和尚吃不了的都拿来供应客人，所以都是素菜，而且品种很多。到了新安，有十多家店主留他们住宿，他们心里都不想住。后来随意住了一家，问主人姓什么，回答说：“姓赵。”吃饭时，果然有肝美。两人相顾而笑，王臻恰好进来了。辛公平上前拉着他的手说：“你真是圣人啊！”对他非常钦佩而又尊敬。一路上，晚上会面，早晨分手，王臻预言未来的事，没有不应验的。

走到阌乡县时，王臻说：“二位本是聪明人，你们认为我是

干什么的？”回答说：“你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一定是位隐士了。”他说：“不是。你们当然认不出我来，我是一个来迎接皇帝升天的阴府官吏。”问道：“皇帝升天，能够只派一个使者迎接吗？”回答说：“这是什么话？来迎接的有带甲骑兵五百，将军一人，我只是军队里管名册的官员罢了。”又问：“那些人在哪里啊？”回答：“你们的前后左右都是。今天，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这些呢？因为明天华山的金天主神宴请我们，打算准备一些酒食送你二位，请在华阴县等我。”黄昏时分，王臻骑马领着仆人，带着半只羊、半口猪、几斗酒来了，并且说：“这是人间的东西，放心地吃吧。”说完就走了。那酒肉醇浓肥美到了极点。过了华阴，他们又像先前那样夜聚晨散了。

住宿瀛上时，王臻说：“这次行动是人间难以遇到的，辛君可以看一看。”成上廉说：“为什么单单丢下我啊？”王臻回答说：“神灵还轻侮那些命运不好的人。你的命薄一些，所以不能看，并不是对你不平等相待。你进城后该住到开化坊西门路北第二个板门王家客店中，你就自己直接去吧。辛君请在刚交五更时就到灊桥西面古槐树下等我。”辛公平徒步去灊桥西，看到有一股旋风卷着尘土迤迳向那个方向去了。到了古槐下，还没站定，忽然一阵风向树林扑来。转眼之间，一队带甲的马站到了面前。王臻坐在马上，另外还牵了一匹马，叫辛公平赶紧骑上去。辛公平上了马一看，前后都是武装军士，塞满了道路，王臻引他去见大将军。这位大将军身高一丈多，状貌魁伟。他向辛公平行礼说：“听说你对人们都很尊重，倘能推广这种态度，遍施天下，连鬼神都不敢轻侮你了，何况人呢？”又对王臻说：“你既然请了他来，应该尽到主人的责任。”于是一起动身。进了通化门，又过了一些街道，都有官吏士卒拜迎。到了天门街，有个紫衣官吏像是负责安排食宿的，对大将军说：“人太多，都在一处住不下，请分散住在附近各处。”将军答应了。于是把兵卒分五处住下，

只有将军和卫兵住在颜鲁公庙。进入坊里以后，颜氏的祖先都穿了官服来迎接。于是住进庙里。王臻与辛公平住在西廊上搭起的帐幕中。饭菜都是由珍海味，极为芳香。只是有的菜让辛公平吃，有的菜不让辛公平吃。王臻说：“阳世官府の官职，都要先在阴间决定。我感激你们二位，你们候选新官的事，根据名册上登记的看，成君该被批驳，辛君也只是能得一任官。我替你们要求考语上提高一等，吏部官员已经允许了。”

住了几天，将军说：“规定的时间就要完了，可是道场设在宫中，有许多神灵护驾，不许我们迎接，怎么办呢？”王臻说：“行公文到天府，请让宫中举行一次夜宴，宴会时肉食腥膻，众神享用，自然就允许我们迎驾了。”于是发了公文，不久，回报说：“已经下令准备夜宴了。”于是大将军带领兵马，在戌时分别进入光范门及各个城门，门吏都端正地站着行礼迎接。到了宣政殿下马，三百多军士步行，将军身披金甲，手执斧钺站在举行宴会的殿下，五十个人随从。其余的兵卒围着宫殿，手执武器，好像警戒什么非常事件似的。殿上歌舞正在起劲，弄臣优伶歌咏助兴。灯烛辉煌，各种乐器齐奏。不久，三更四点到，有一个胡子很多身材很高的人，穿着绿衣黑裤，用红布绳边，又用画着虹霓的紫色薄纱作被，系在两肩和右腋之间，两端垂在背后，头戴皮帽，既非虎皮又非豹皮，用红色毛料装饰，样子非常怕人，恍恍惚惚，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他手执匕首，有一尺多长，拱手站在将军前面，拖长声音说：“时间到了！”将军皱着眉向他作了一揖，他答应着跑步走去，从西边登上台阶，在御座后面，跪着把匕首献给皇帝。过了一会儿，皇帝左右的人忽然纷乱起来，说皇帝感到头晕。音乐立刻停止演奏，侍从把他扶进西阁中，很久没有出来。将军说：“升天的时间一刻也耽误不得，皇帝既然准备好了车驾，为什么不就走呢？”回答说：“皇帝洗不洗澡？”回答说：“可以洗。洗完后立即上路。”很快就听到了洗澡的声音。三

更将尽，皇帝坐上了碧玉舆，六个穿着青衣的汉子，衣服上都画了龙凤，用肩抬舆下殿。将军上前作了一揖，因战服在身，就不下拜了。于是致慰问辞说：“人间乱纷纷的，各种事务使人烦劳。浮声在人的耳畔回响，美色惑乱人的心神，纯真的情操还能保持吗？”皇帝回答说：“我的心不是金石作的，见到这些怎能不被它多少扰乱一下，现在既然抛开了，心上也就不记挂了。”将军笑了笑，就步行跟在后面，引导、护卫着绕殿一周而去。从宫殿到各个宫门，朝臣和门吏都哭着告辞，有的接滴下的血，有的攀着舆辇不忍离开。过了宣政殿以后，二百骑兵引路，三百骑兵随后，像疾风迅雷那样向东而去。出了望仙门，将军就命令王臻送辛公平。于是二人勒马离开队伍，不知不觉到了一个板门前，王臻说：“这就是开化坊王家宅院，成君就住在这里。皇帝的仙驾已走远了，不能再见他了，请替我向成君致意。”说完，拉紧缰绳，举鞭策马，立刻不见了。辛公平扣了一下门，便有人应声开门，果然是成上廉。对于这件事，辛公平守口如瓶，又过了几个月，才听到皇帝去世的消息。

第二年，辛公平被任命为扬州江都县主簿，成上廉被任命为兖州瑕丘县的县丞，都按王臻的话应验了。

大和初年，李生曾为彭城县令，辛公平的儿子为徐州的参军事，有机会听他详细讲述了这件事。所以如实记下，用以警戒在旅途中待人傲慢的人。

苏州客⁽¹⁾

唐 李复言

洛阳刘贯词⁽²⁾，大历中⁽³⁾，求丐于苏州⁽⁴⁾。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之极，一相见，意颇殷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浮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⁵⁾？”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月。霞居洛中左右⁽⁶⁾，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托，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⁷⁾，宅渭桥下⁽⁸⁾。合眼扣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小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聪慧，使渠助为掌人，百缗之贍，渠当必诺。”贯词遂归。

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龙神不当我欺，试合眼扣之，忽有一人应。回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有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仆拱立于前，而问其意。贯词曰：“来自吴郡⁽⁹⁾，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而复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馀，衣服皆紫，容貌可爱。贯词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具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訖，命坐。贯词曰：“郎君

约为兄弟，小娘子即贯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

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¹⁰⁾。”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辩慧过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饮饌，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况令消患，不可动摇。”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贲⁽¹¹⁾。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其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诺，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祇对不得⁽¹²⁾，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闕宾国碗⁽¹³⁾，其国以镇灾厉。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即货之，其下勿鬻。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贯词持碗而行，数步回顾，碧潭危桥，宛如初到。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环耳⁽¹⁴⁾，大以为龙妹之妄也。

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馀，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视之⁽¹⁵⁾，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缗，但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交受。

客曰：“此乃闕宾国镇国之碗也。在其国大穰人患厄。此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其实。客曰：“闕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¹⁶⁾，不得陈首，藉君为由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馋，或欲相啖，以其妹卫君耳。此碗既出，渠亦当来，亦消患之道

也。五十日后，漕洛波腾⁽¹⁷⁾，滂滂晦日，是霞归之候也。”^[1]：“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客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词记之，及期往视，诚然矣。

录自《续玄怪录》

【注解】

(1) 苏州客：此篇选自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续玄怪录》卷三，《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一选录，题作《刘贯词》。作品写刘贯词为龙传递书信代为免祸的故事，借神怪写人间世态，甚有社会批判之意味。

(2) 洛阳：唐朝东都，今河南洛阳市。

(3) 大历：唐代宗年号（766—779）。

(4) 求丐：不是一般的乞讨要饭，是唐代士人一种谋食或寻求资助的方法。科举未考中前，带着旁人的推荐信或自己的诗文作品去谒见各地州县官，请求馈赠。苏州：州名，州治即今江苏苏州市。

(5) 郡国：指州郡，因汉代的封国相当于郡，故郡国连称。

(6) 洛中左右：洛阳附近。

(7) 鳞虫：指龙，因古代人认为龙身上有鳞。

(8) 渭桥：本在唐代长安西北渭水上。而上文既言刘贯词是洛阳人，又蔡霞说他家在“洛中左右”，渭桥便不当在陕西省。而下文又提到“西市”，好像在长安。总之，小说家言，不可一一征信。

(9) 吴郡：古郡名，唐时改为苏州，州治在今江苏苏州市。

(10) 小娘子：从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称少女为小娘子。

(11) 轻赍（jī）：轻便能拿动的。

(12) 祇（zhī）对：按礼貌陪客。

(13) 罽(jì)宾国：西域国名，唐时称迦湿弥罗。

(14) 环：此处同“缗”，即千文钱。

(15) 西市：应在长安城中。胡客：指从西方中亚各国来的商人。

(16) 阴冥吏：阴府的官吏。

(17) 漕洛：洛河急流之处。洛河，黄河的支流，原出陕西洛南县北部，东流入河南，于洛口入黄河。

【译文】

唐代洛阳有个士人叫刘贯词，大历年间，到苏州向地方官寻求资助。在那里遇到个叫蔡霞的秀才。蔡秀才为人清俊，神采焕发，一见面就对刘贯词就很热情，以兄称呼。不久，带了羊肉和酒来宴请贯词。酒宴快完时，他问贯词：“兄长如今在江湖之间闲游，想做什么呢？”回答说：“不过行乞罢了。”又问：“有求助的目标呢？还是在州郡随便走走碰运气呢？”回答说：“像蓬草一样，飘到那儿算那儿。”蔡霞又问：“如此说来，你得到多少钱才够呢？”回答说：“十万钱就可以了。”蔡霞就说：“无目标地到处求乞，还希望得到这么多钱，那与没有翅膀想飞一样。假令真能得到那么多钱，也得用去好几个月时间。我住在洛阳附近，家里也不穷，由于其他原因躲到这里，很长时间和家里断了音讯。我想恳求你，替我回一趟家。沿路的费用，还有你到处求乞想得到的钱，用不了多长时间都可以得到，怎么样？”刘贯词说：“当然愿意了。”蔡霞于是给了他十万钱，又交给他一封信说：“咱俩在旅途中认识，很快就得到你的关心。既然交情到了不拘形迹的地步，我就实话实说吧。我的家是龙族，住在渭桥的下面。到了那里，你闭上眼敲敲桥柱，就会有人答应你，一定请你到我家里。我母亲接见你时，你一定要求与我小妹相见。我们既然结为兄弟，关系就不该疏远。信上写了让她出来拜见你。她虽然年轻，

却很聪明，让她帮助我作主人，赠给你一百贯钱的事，她一定会答应做到。”于是，刘贯词就回到蔡霞的老家。

到了渭桥下面，只有一潭又深又清的水，心想用什么办法进去呢？踌躇了很久，觉得龙神不会欺骗自己，便试着敲了敲桥柱，忽然有一人应声。睁开眼一看，桥和深潭都没有了，眼前是一座红漆大门的宏伟宅院，里面楼阁交错。一个紫衣使者拱手站在面前，问他的来意。刘贯词说：“我从吴郡来，你家郎君让我带了封信来。”问话的人拿着信进去了，顷刻又出来说：“太夫人请你屈尊进府。”于是进到厅堂里，见那太夫人有四十多岁年纪，一身紫衣，容貌可爱。刘贯词就向她下拜，太夫人答拜，并且道谢说：“小儿远游他乡，久无音信，劳你惠顾，从几千里外带信来。那孩子多少得罪了点上官，上官对他的不满一时难以消解，他就独自逃走，三年没有音讯了。不是你专门来看顾，我仍然发愁呢。”说完了，就请刘贯词坐下。刘贯词说：“我已经和你家儿子约为兄弟，小妹子也就是我的妹妹了，也该请出来见面。”太夫人说：“儿子信里也说了，她稍微梳一下头，就出来相见。”

没过多久，一个女仆来说：“小娘子来了。”约有十五六岁年纪，容貌美丽得世上少有，聪明过人。见礼以后，坐在母亲下首。于是吩咐备餐，饭菜也十分精美卫生。正相对吃饭，太夫人忽然眼睛发红，直瞪着刘贯词。龙女连忙说：“是哥哥请他来的，应该以礼相待。何况还得请他消除祸患，我们的主意可不能动摇。”就对刘贯词说：“按照哥哥信里的安排，让送给你一百缗钱。既然你一个人很难拿动那么多钱，就让你带个轻点的东西。现在送你一件用具，价值与十万钱相当，可以吗？”刘贯词说：“已经结为兄弟了，送一封信，怎么可以接受你们的赏赐呢？”太夫人说：“你行乞远游的事，儿子信里详细说了。现在这样做是兑现他的话，不可推辞。”刘贯词道了谢。太夫人就让人取镇国碗来。人家又接着吃饭，不一会儿，太夫人的眼又变红直瞪着刘

贯词，口角流下涎水来。龙女急忙捂着她的嘴说：“哥哥诚心诚意地托了人家，不该这样。”又对刘贯词说：“母亲年纪大了，风病犯了，不能接待你了，兄长请出去吧。”她好像很害怕似的，让女仆拿着碗，自己也跟着出来，把碗送给刘贯词说：“这是闾宾国的碗，他国中用来镇攘灾病的。咱们唐人拿着，本来没有什么用。有人给十万钱，就可以卖掉，低于这个数就不要卖。我因为娘的病又犯了，必须在身边伺候，不能从容送你了。”拜了两拜后就进去了。刘贯词拿着碗往前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碧绿的潭水，高高的桥梁，像初到时一样。看看手里拿的东西，却是一个黄铜碗，顶多值三五缗钱，真以为龙妹在欺骗自己。

他拿着碗到市上去卖，有出七、八百钱的，有出五百钱的。他想龙神守信用，不会欺骗人，便天天拿到市上去卖。过了一年多，西市店里忽然有个胡商，仔细看了他拿的碗，十分高兴。问价钱，刘贯词说：“二百缗。”胡商说：“这东西要是得到它的价值应得到的钱，何止二百缗呢。不过，这不是中国的宝物，留着它有什么用处？一百缗可以吗？”刘贯词因为与龙妹约定的价格也就这么多，不再多要价，就与他达成交易。

胡商说：“这是闾宾国的镇国碗。在他们国家里，能攘除人民的灾祸。自从这个碗丢失以来，他们国家就遭受大灾荒，战乱时起。我听说被龙子偷走，已经四年了。闾宾国君正用国内半年的赋税赎它，你怎么得到的呢？”刘贯词如实告他说了。胡商说：“闾宾国的守护龙把龙子偷碗的事上诉了，上边正在追查，这就是蔡霞躲藏在外面的原因。阴间的官法严厉，不能自首，所以借你回家用钱这个因由送出这个碗来。情意殷勤地让他妹妹出来见你，并不是因为他和你亲密，是怕老龙太馋，或许会吃了你，叫他妹妹来保护你啊！这个碗既然出了手，他也就该回来了，这也是消除祸患的好办法。五十天以后，洛河的波涛翻腾，水浪蔽日，就是蔡霞回来的征兆。”刘贯词问：“为什么要到五十天以后

才回来？”胡商回答说：“我带着碗过了大庾岭，他才敢回来。”刘贯同记下了他的话。到了五十大头上，他去洛河看时，果然像他说得一样。

张 庾⁽¹⁾

唐 李复言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二年⁽²⁾，居长安升道里南街⁽³⁾。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庾在月下。忽闻异香满院。方惊之，俄闻履声渐近。庾屣屣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开庾门，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⁴⁾，只此院小台藤架，可以乐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代莫比，衣服华丽，首饰珍光，宛若公王节制家。庾侧身走入堂前，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华丽，床榻并列，雕盘、玉尊、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拍板立者二人⁽⁵⁾，右左侍立者十人。丝管方动⁽⁶⁾，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张乐，得无慢易乎？既是衣冠，且非异类⁽⁷⁾，邀来同欢，亦甚不恶。”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姐妹步月，偶入贵院，酒肉丝竹，辄以自随。秀才能暂出作掌人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⁸⁾。”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

传词者扣门而呼，庾不应。推门，门复闭，遂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应，何须更召？”于是一人执樽，一人纠司⁽⁹⁾。酒既巡行，丝竹合奏，肴饌芳珍，音曲清亮，权贵之极，不可名言。庾自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是坊中出来，则坊门已闭⁽¹⁰⁾。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于是潜取支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而击，正中台盘。众起纷纭，各执而去。庾趁及夺得一盏，

遽以衣系之。及明解视，乃一白角盏，盏中之奇，不足过也。院中香气，数日不歇。其盏锁于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之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庾明年春进士上第焉⁽¹⁾。

录自《续玄怪录》

【注解】

(1) 张庾(yǔ)：选自中华书局1982年版《续玄怪录》卷三，《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五选录。此篇截取一个场景，写一群仙女夜间的游宴生活，很像现在的小小说。

(2)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

(3) 升道里：即升道坊，靠近延兴门。

(4) 乐游原：占地名，本为秦朝的宜春苑，汉宣帝建乐游苑于此，故称乐游原。此苑一半在长安城内延兴门附近，另一半在城外。此地风景优美，为上女游览胜地。

(5) 拍板：一种打击乐器，表示乐曲的节拍。

(6) 丝管：概指弦乐器和管乐器。

(7) 衣冠：指士大夫。

(8) 疏野：指疏放旷达、不拘小节的作风。

(9) 纠司：即监酒，行酒令时管违令罚酒的人。

(10) 坊门已闭：唐时制度，长安城内诸街置鼓，入夜，街鼓一敲，各坊的坊门皆闭，禁止出入。

(11) 上第：指参加进士试，成绩优秀。

【译文】

元和十二年，张庾应进士考试，住在长安升道里南街。十月初八晚上，仆人到别处住宿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里

月光下，忽然闻到院内飘来一股浓郁的香气。正在惊讶之际，就听到脚步声渐渐走近。张庾趿拉着鞋静静听着，忽见有几个侍女，都十八九岁，容貌美丽异常，推开张庾的院门说：“在月光下散步游玩，其实不必到乐游原去，只要有这个院子里的小平台藤架就可以了。”于是领来七八个少女，个个美貌到了极点，衣服华丽，首饰珍贵，真像大官贵族的家属。张庾赶紧躲到堂屋里，放下帘子，看她们干什么。女子们不慌不忙地直走到藤架下。一会儿，摆好了床榻、雕盘、玉樽、杯杓什么的，非常华丽，都是珍奇的东西。八个人围成一圈坐下，十个侍女手拿乐器，两个拿着拍板站着，还有十个站在左右侍候。刚开始奏乐，座中一人便说：“不跟主人打个招呼就要奏乐，不是很不礼貌吗？既然他也是士大夫中人，又不是精怪之类，请来一同取乐，也不错啊。”于是叫一个侍女去传她们的话：“姐妹们在月下散步，偶然来到你的院子里。摆下酒食，准备了乐器，就是自家娱乐一下。秀才能暂时出来作一下主人吗？夜已深了，估计你已脱下帽子，准备就寝了，你就随便一些，裹着纱巾来吧，那就更称得上疏放旷达了。”张庾听到那侍女在接受命令，怕她真叫自己，就闭上房门。

那侍女前来敲门，张庾不理睬。她推门，又推不开，就急忙跑回去报告主人。一个女子说：“我们在一起饮酒取乐，旁人当然不敢随意参加。可是既然进了他的院门，就是不请，他也该自动来见见我们。如今闭住屋门，遮住窗户，怕与我们相见难为情，叫都叫不出来，何必再叫呢。”于是，一个人拿着酒壶，一个人作监酒，大家按照坐次饮了一遍酒，乐器也演奏起来。真是肴饌芳珍，乐曲清亮，像有权有势人家的宴会，无法描写。张庾心想：本坊南街都是空地和坟场，根本没有人居住。如果说她们是从别的坊出来的吧，夜深坊门都上锁了。可以断定她们不是狐妖，就是鬼怪。现在，我的心神还没有被迷惑，可以赶她们走。

再停一会儿，被迷惑住了，可就不清醒了。于是偷偷地拿起支床石，轻轻开了门，突然出去，照准酒席扔了过去，正击中台盘。众女子乱哄哄地站起身，各自拿着东西就走。张庚去追，只赶得及夺下一只杯子，用衣服包好捆上。天亮时一看，是个白角杯子，张庚见过的最奇的杯子也比不过这个。院里的香气，几天都不散，角杯锁在柜子里，亲朋们来的，都传看过，竟然认不出是哪里出产的。十几天后，众人正传看，忽然落在地上不见了。第二年，张庚以优秀成绩考中了进士。

李 卫 公 靖¹⁾

唐 李复言

旧国公李靖微时，尝射猎崔山中¹⁾，寓食山村。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饷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困闷益急。乃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叩门久之，一人出问。公告其迷，且请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¹⁾，惟太夫人在，宿应不可。”公曰：“试为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山野之居，儿子往还，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惧。”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茵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

公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⁴⁾，大郎子报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伤。”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已晚矣。僮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

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公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敕黄头：“鞿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系于鞍前，诫曰：“郎乘马，无勒衔勒，信其行。马跑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其足渐高。但讶其稳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跃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今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

俄顷雨毕，骑马复归。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袒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并连坐，如何？”公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即恐龙师来寻⁽⁵⁾，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撻怒而立。靖私念⁽⁶⁾：“我猎徒，以斗猛为事，一旦取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乎？”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出

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

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⁷⁾，岂非悦奴之不得乎？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岂东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⁸⁾。向使二奴皆取，位极将相矣。

录自《续玄怪录》

【注解】

(1) 李卫公靖：此篇选自中华书局1982年版四卷本《续玄怪录》卷四；《太平广记》卷四一八选录，题作《李靖》；《古今说海》说渊三十三，题作《李卫公别传》。此篇写李靖行雨的故事，人神游处，很有些浪漫气息，且描绘行雨情节，幻设奇巧，甚有趣味。人代神行雨的故事，不自此篇始，《搜神后记》卷五《阿香》、《幽明录》之《曲阿人》条、戴孚《广异记》的《颍阳里正》，都写世人代神上天行雨，或骑骆驼，或推雷车，或乘露车，均为本篇提供了取法之基础。李靖是唐朝初年的军事家，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通兵法。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封卫国公。著有《李卫公兵法》，已佚。新旧唐书有传。

(2) 霍山：山名，有二处。此处当指《书·禹贡》之太岳山，也曰霍太山，在今山西霍县东南。

(3) 郎君：唐时对青年人的尊称。有时也用以仆人称主人。

(4) 天符：天府的符命。

(5) 龙师：到底是何龙神，故事中未说明。

(6) 靖私念：原作“公曰”，据《说海》校改。

(7) 相：宰相。文中称李靖未曾作相，不确。李靖曾拜尚书

右仆射，贞观八年又令其“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已是拜相了。所以说“终不及于相”，是为了附会不取和悦之奴的预示，正说明此篇的小说性质。

(8) 奴者臣下之象：意为奴仆是主人的下人，正像臣是君的下人一样，因此用奴来象征臣。

【译文】

卫国公李靖，还没有做官的时候，曾经到霍山中打猎，在一个山村里吃住。村里有一个老人感到他为人不凡，招待饮食，常常很丰盛，而且时间越久，待得越好。有一天，他去打猎，忽然遇到一群鹿，就追赶下去。直到傍晚，想放弃不追，又舍不得。不一会儿，天色暗下来，迷了路，迷迷糊糊地不知该往哪里，只得闷闷地向前走，更加疲累烦闷。他向远处望去，忽见有灯光，就快步向那里赶去。到了一看，是一座有红漆大门的大宅院，房屋、围墙都很高。叩了很久门，才有一个人出来问讯。李靖告诉自己迷了路，并且请求借宿。那人说：“年轻的主人出了门，只有太夫人在家。留你住宿，按理说不大合适。”李靖说：“你还是替我问禀一声。”于是他进去报告了，接着又出来，说：“开头，太夫人不想答应，只因为天又阴又黑，客人又说是迷了路，不能不作主人。”便请李靖到大厅里，不久，一个女仆出来说：“夫人来了。”看去年纪大约五十多岁，身穿黑裙子、白上衣，神气清爽文雅，宛然官宦人家的眷属。李靖上前拜见，夫人答礼，说：“儿子都不在家，本不该留你住宿。只是现在天色阴暗，又找不到回去的路。我这里如果不让你住宿，打发你上路，能到哪里去呢？可这是山野人家，儿子们出入，有时夜间回家动静大一些，请不要担心。”李靖回答说：“无妨。”接着让他吃饭，饭菜新鲜味美，只是鱼比较多。饭后，夫人回了内宅。两个女仆送来床席垫褥，被子干净而有香气，卧具都极为高级。二人替他关好门，

从外面拴上，就走了。

李靖心里想道：在山野之间，夜间回家而又响动很大，会是什么东西呢？心里有些害怕，不敢睡下，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动静。快到半夜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又听到有人去开门。叫门的人说：“天符到了，大郎接报后应该去行雨，围绕这座山七百里之内，五更时都要下足。不要延误时刻；也不要下得太猛，损害庄稼居民。”开门的人接了天符进去，送给太夫人。李靖听到夫人说：“两个儿子都未回来，降雨的天命到了。坚决推辞是不行的，过了规定时间又要受罚。即使给儿子送信，也已经晚了。仆人们又没有资格承担这个任务，这该怎么办呢？”一个小女仆说：“刚才看厅中那位客人，不平凡，何不请他代替一下呢？”夫人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到厅堂叩门，说：“郎君醒了吗？请出来一下，有事商量。”李靖说：“好。”于是就到门外台阶下相见。夫人说：“这里不是人间住宅，乃是龙宫。我的大儿子到东海参加婚礼，小儿子又去送妹妹。刚才奉到天府命令，要马上降雨，合计两处路程，离这里有一万多里，通知他们来不及了，找人代替又有困难。就想烦你暂时帮一下忙，怎么样？”李靖说：“我是世间的人，不能乘云驾雾，怎么能降雨呢？如果把方法教给我，就唯命是从了。”夫人说：“只要听我的话，就没有不可以的。”于是命令黄头仆人：“备好青骢马。”又命令取来雨器，原来是个小瓶子，系在马鞍前面，告诫李靖说：“郎君，骑马时不要勒马缰绳，任它随便走。马要是用蹄子刨地并且嘶叫时，你就从瓶子里取一滴水滴在马鬃上。千万不可多滴。”李靖于是上了马，马向前跑去，逐渐升高，只觉得又稳又快，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云彩上了。这时，疾风像箭一般吹来，雷霆在马足下面轰响。李靖遇到马刨蹄子时就滴水。忽然，电光一闪，云彩散开，看见下面正是自己住宿的村庄。心想：“我实在多打扰了这个村子里的人，他们的庄稼快要干死了，而雨就在我手里，还吝惜什么呢？”他

认为一滴救不了干旱，便接连滴了二十滴

过了一会儿，降完了雨，骑马回去。夫人在厅堂里哭着说：“你怎么误事误得这么厉害？本来约定滴一滴水，为什么因私人感恩降了二十滴？天上这么一滴水就是地上一尺雨。现在正是夜半，平地水深两丈，人还能活着吗？我已经受罚，被打了八十棍。”脱下衣服叫看她后背，背上布满了血痕。又说：“儿子也受了牵连，怎么办？”李靖又害怕，又惭愧，不知该怎么回答。夫人又说：“郎君是世间的人，不懂得云雨的变化，实在也不敢怪怨你。只怕龙帅要来找你，使你受到惊吓，你应该赶紧离开这里。可是辛苦了你一趟还没有报答你，住在山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奉送的，就送给你两个奴仆吧！一齐收下也可，只留一个也可，随你挑选。”于是叫两个仆人出来。一个从东廊出来，像貌善良，和和气气的；一个从西廊出来，样子凶恶，怒冲冲地站在那里。李靖心下思量：“我是个猎人，专门和猛兽搏斗。一旦选仆人选个态度温和的，别人一定认为我胆小。”于是答道：“我不敢把两个人一起收下，既然夫人赏赐，我想要那个勇猛的。”夫人微笑了一下说：“郎君的愿望原是这样的吗？”于是李靖便行礼道别，仆人也跟着他走。出门走了几步，回头看时，宅院没有了。掉转头去问仆人，仆人不见了，只好独自寻路回去。到了天明，望见自己寄食的那个村庄，满眼洪水，只有大树偶尔露着树梢，不再有一个活人了。

后来，李靖终于掌握兵权帮助唐太宗平定了天下，功劳盖世，可是始终没有做了宰相，这难道不是由于他未取温和仆人的缘故吗？人常说：关东出丞相，关西出大将。难道东廊和西廊就是比喻关东和关西吗？其所以用奴仆来比喻将和相，是因为将、相都是皇帝的臣仆。如果当时李靖把两个仆人都收下，就会将相兼做了。

张 老⁽¹⁾

唐 李复言

张老者，扬州六合人⁽²⁾，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³⁾，有长女既笄⁽⁴⁾，召里中媒媼，令访良才。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媼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媼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媼大骂而去。

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之女肯嫁园叟耶⁽⁵⁾？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媼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媼何无别之甚耶？”媼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媼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之。

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秽锄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羹濯，了无愧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居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张老，微露其意。张老

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恋。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⁶⁾，明旦且归耳。”天将晓，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⁷⁾。”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思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长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山南，适遇一昆仑奴⁽⁸⁾，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延绵凡十馀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见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亮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不测。

俄而及门，门有紫衣门吏，拜引入中厅。铺陈之物，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环佩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固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人，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卤莽⁽⁹⁾。有顷进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

明日方晓，张老与韦氏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长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¹⁰⁾，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中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馀从乘鹤者十数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闻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

到，乃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

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庸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千万，持此席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自青布帋中出，曰：“张老尝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钱载而归，乃信真神仙也。

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山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复数年，义方偶游扬州，而行北邸前，忽见张老昆仑奴前拜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人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

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太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

录自《玄怪录》

【注解】

(1) 张老：此篇选自中华书局 1982 年版四卷本《玄怪录》卷一，《太平广记》卷十六引作《续玄怪录》。程毅中先生在《点校说明》中说：“《张老》篇末尾说：‘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太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这一段在《广记》卷十六的引文里就没有。这里所说的‘贞元进上李公’，似乎是指字复言的李谅（李谅为贞元十年进上，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曾为度支盐铁巡官），但下面说‘命余纂而录之’，这个‘余’是谁呢？看来又不像是牛僧孺。原文还提到‘韩准大和初与甥侄语怪’，说明它是大和年间的作品，似乎作为《续玄怪录》的佚文更合理些。”本篇是神仙故事，写仙凡之别，把一个仙境、仙人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富有理想色彩。其意在于否定尘世，否定人生，故仙凡对照鲜明。对后世小说和戏曲影响较大。

(2) 扬州：州名，州治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六合：县名，今属江苏省。

(3) 梁：指南朝的梁，萧衍所建。天监：梁武帝萧衍的年号（502—519）。曹掾：古代州县的属官。

(4) 笄(jī)：古时女子成年举行加笄之礼，后以笄谓女子成年。

(5) 衣冠：本义是士大夫穿戴的衣服和礼帽，后引申为士大夫、官绅。

(6) 王屋山：山名，在山西阳城、垣曲两县之间，其山三重，其状如屋，故名。

(7) 天坛山：即王屋山顶峰，相传是黄帝向天祈雨之所。

(8) 昆仑奴：古代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群岛之地或其地之居民为昆仑。唐代豪门富家用之为奴，称昆仑奴。

(9) 卤(lǔ)莽：本义为冒失，粗率，此处引申为不热烈，

态度平静。

(10) 蓬莱山：道教传说中海上的仙山。

【译文】

张老这个人，是扬州六合县种菜园子的老农。他的邻居有个叫韦恕的，南朝梁代天监年间，从扬州曹掾任职期满归来。他有一个大女儿已到嫁娶之年，就请里巷中的媒婆物色个好女婿。张老听到这话后，高兴地在韦恕家门口等候媒婆。媒婆从韦家出来，张老坚持把她请到自己家里，还准备了酒菜招待她。酒喝得差不多了，张老就对媒婆说：“听说韦家有个女儿，准备嫁人。他请你老找个好女婿，有这事吗？”媒婆说：“有啊。”张老就说：“我实在是年近力衰，可种园子这种事，也能赚来吃穿。希望你老替我说这个大媒，说成了我会好好谢你。”媒婆破口大骂，愤愤而去。

过了几天，张老又请媒婆到家，媒婆说：“你自己也不想想，哪有官宦人家的女儿嫁一个种园子的老头子的？这家确实不富裕，可门第相当的官宦人家还是很多。我看你不般配，我怎么能为了你的一杯水酒，就到韦家自讨没趣呢？”张老坚持说：“你勉强替我去说一声。说不成，那是我命该如此。”媒婆拗不过他，就冒着挨骂去韦家说明张老托媒之意。果然，韦家非常生气，说：“你以为我家贫困，就这样小看我！再说韦家怎么会有这等事！何况种园子的老头是何等人，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老头子固然不值得责备，可你为什么这样不分贵贱呢！”媒婆说：“实在是不应该这样说，是被老头子逼得，不得不把他的意思传达一下。”韦恕生气地说：“你替我转告他，让他在今天拿来五百贯钱，就答应嫁给他。”媒婆出来告诉张老，张老答道：“好。”没过多长时间，张老就用车拉着钱交给了韦家。韦家的人们非常惊奇，说：“前面的话是说着玩的。再说这老头子种园子，怎么会

有这么多钱？我是想他一定没有钱才说的。如今没有过了一个时辰就交来了钱，该怎么办呢？”于是就让人去悄悄察看女儿的动静，女儿也不表示怨恨。就说：“这是命该如此。”于是答应了这门亲事。

张老娶了韦家大女儿做妻子，继续种他的园子，施肥、刨地、卖菜，忙个不停。妻子亲自做饭洗衣，没有一句怨言。亲戚们嫌弃他们，也无可如何。这样过了几年，表亲中间有见识的人责备韦想说：“你家境诚然贫穷，可乡里难道就没有穷人家的子弟可找吗，怎么把女儿嫁给个种菜园的老头？既然把女儿抛弃了，为什么不让她走得远远的呢？”过了几天，韦恕安排了酒席招待女儿和张老，酒喝得微醉时，就把叫他们远离六合县的意思流露出来。张老站起身说：“我所以没有马上离开，是担心你们不让走。如今既嫌弃我们，离开有什么难处。我在王屋山下有个小小的田庄，明天早晨，我们就动身回去了。”第二天天快亮时，夫妻二人来与韦家告别，告他们说：“以后要是想念女儿，就让我大兄哥到天坛山南麓找我们。”于是就让妻子骑上毛驴，戴上斗笠，张老拄着拐杖，跟在后边走了。从此再没有一点消息。

几年以后，韦恕想念他的女儿，以为一定是蓬头垢面，见了也不认识了。他就让儿子韦义方去探看。义方到了天坛山南，正巧遇到一个昆仑奴驾着黄牛耕地，问道：“本地有个张老家的田庄吗？”昆仑奴扔下犁杖行礼说：“大舅子，为什么不早来。庄子离这里很近，我领你去。”于是同他一块向东走，先爬上一座山，山下有水，过了水之后共有十几处地方，风景十分优美，和人间不同。又下了一座山，忽然看到水的北面有一座朱红门户的大宅院，里面楼台高阁参差不齐，花草树木茂盛，云烟鲜明，凤凰白鹤孔雀在其间飞翔，音乐悠扬，歌声嘹亮，使人耳目一新。昆仑奴指着说：“这就是张家庄。”韦义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十分惊诧。

不一会儿，就到了门口。门上有穿紫衣的官吏拱手行礼，把韦义方领进大厅。里面陈设华美，从来没有见过；又有奇香弥漫，满山遍野。忽然听到环佩的响声，由远而近，两个青衣侍女出来说：“阿郎来了。”接着有十几个青衣女子，美貌非常，一对一对走出来，好像引导什么人。顷刻看见一个人头戴远游冠，身穿朱红绸衣，脚蹬朱红鞋，徐徐走出房门。一个侍女领着韦义方上前行礼。这个人身体伟岸，仪表威严，面色细嫩。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张老。只听他说道：“人世劳苦，好像在火里烧烤。身体还没有清凉下来，忧愁的火焰又在心里燃烧起来，没有一刻平静安适的时候。大兄长期客旅路途，也没有什么使心情愉快的事。你妹子梳一梳头，立即就出来见你。”随着拱手一揖，让他坐下。不多时，一个侍女来告：“娘子已经梳好了头。”于是把他引到堂前去见妹子。堂屋用沉香木做人梁，门上镶嵌着玳瑁，窗子用碧玉做就，门帘上装饰着珍珠，台阶光滑，一色碧绿，认不出是什么石料。妹子的衣服装饰，华美而繁复，非人间所有。简单地问了问寒暖，又问父母安好，表情也不甚热切。过了一会儿，送来饭菜，精美异常，香气扑鼻，不可名状。吃过饭，就把韦义方安顿在内厅休息。

第二天天刚亮，张老正与韦兄坐着，忽然有个侍女进来，附耳说了几句话。张老笑着说：“家中有客人，怎么可以晚回来呢。”就对韦义方说：“小妹突然想去游蓬莱山，你妹子也陪着去。可是不到晚上就会回来，大兄只管在这里休息。”张老作了一揖就进去了。过了片刻，一朵五彩祥云从院中冉冉升起，凤凰飞翔，仙乐齐奏。张老和韦氏各乘一只凤鸟，其余随从十几人都乘着白鹤，渐渐升上天空，向正东方向去了。一直望到什么也看不见了，还能隐隐绰绰听见音乐的声音。韦义方在家，小侍女伺候得非常周到。到了傍晚，渐渐传来奏乐之声，转眼间人就到了。等他们从空中下到院子里，张老和妻子去见韦义方，说：

“一个人在这里太冷清，可这里是神仙洞府，非俗人能游的地方。因兄命中有缘，才能到此，可是也不能久居，明天就得分手。”到时，妹子又来与兄长告别，并让他向父母转达问候的话。张老说：“人世遥远，来不及写信了。”奉送黄金二十镞，还有一顶旧席帽，吩咐道：“兄长若无钱使用，可到扬州北邸卖药的王老家取一千万钱，拿这顶帽子作凭证。”

于是道了别，又让昆仑奴送出山来。到了天坛山下，昆仑奴行礼返了回去。韦义方带着黄金回到家里，家里都惊奇地询问，有的认为是神仙，有的认为是妖怪，不知说什么对。过了五六年，金钱用光了，打算取王老家的钱，又怀疑有诈。有的说：“取这么多的钱，没有一个字据，这顶帽子怎么让人相信。”过了一段时间，更加困难，家里人逼着义方说：“就是得不到钱，问一问有什么妨害。”于是，韦义方就去了扬州，进了北邸，所说的王老，正在药店里卖药。韦义方上前问道：“老先生贵姓？”答道：“姓王。”韦义方又说：“张老让我来取一千万钱，拿这顶帽子作凭证。”王老说：“钱是实在有的，可帽子是不是张老的？”韦义方说：“老先生可以验证，难道不认得了？”王老还未答话，从青布帙中走出一个小女子，说道：“张老有一次来家，让我给他缝缝帽顶，当时没有黑线，就用红线缝上了。线的颜色，缝的针迹，都可以验证。”就取过帽子察看一番，果然是张老那顶。于是取了钱，用车载着回家，才相信真是神仙。

父母亲又思念女儿，又让义方往天坛山南去探视。到了那里，只见千山万水，找不见路径。当时遇到一些打柴的人，也没有人知道有个张老庄。义方心里充满了悲伤，回到家里。全家人认为神仙和世人不同，再没有机会见面了。又去寻找王老，也不在了。又过了几年，韦义方偶然到扬州去，闲逛到北邸前，突然见到张家的昆仑奴上前拜见，说：“大舅子家中怎么样？娘子虽然不能回家，可好像天天在父母身边侍奉，家中的事情无论大

小，没有不清楚的。”随手从怀中掏出十斤黄金送给韦义方，说：“娘子让我送给大舅子。阿郎同王老在这家酒店饮酒。大舅子暂且坐一坐，我进去报告一声。”义方坐在酒旗下，等到天黑也不见出来，就进去寻找，店里坐满喝酒的人，座上并无张老和王老二人，也不见昆仑奴。韦义方取出金子验看，是真金。他惊奇感叹地回到家里，又可拿来供给全家数年的用度。后来就不再知道张老在什么地方了。

大和初年，贞元进士李公担任盐铁使时，听从事韩淮和外甥、侄儿讲怪异故事，就命我编写记录下来。

李清⁽¹⁾

唐 薛用弱⁽²⁾

李清，北海人也⁽³⁾。代传染业。清少学道，多延齐鲁之术士道流⁽⁴⁾，必诚敬接奉之，终无所遇，而勤求之意弥切。

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氓⁽⁵⁾。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⁶⁾。每清生日，则争先馈遗，凡积百馀万。清性仁俭，来则不拒，纳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陈酒食。已而谓曰：“吾赖尔辈勤力无过，各能生活，以是吾获优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宁复有意于华侈哉？尔辈以吾老长行⁽⁷⁾，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絨之一室，曾未阅视，徒愆尔之给用，资吾之粪土，竟何为哉？幸天未录吾魂气⁽⁸⁾，行将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尔辈又背续寿之礼。吾所以先期而会，盖止尔之常态耳。”子孙皆曰：“续寿自远有之，非此将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愿无止绝，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尔辈志不可夺，则从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愿闻尊旨。”清曰：“各能遗吾洪纤麻縻百尺，总而计之，是吾获数千百丈矣。以此为绍续吾寿，岂不延长哉？”皆曰：“谨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问？”清笑谓曰：“终亦须令尔辈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劳，于今六十载矣，而曾无影响，吾年已老耄⁽⁹⁾，朽蠹殆尽，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将行早志，尔辈幸无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¹⁰⁾，俯压郡城⁽¹¹⁾，峰顶中裂，豁为关崖。州人家家坐对岚岫，归云

过鸟，历历尽见。按《图经》云⁽¹²⁾：“云门山，俗亦谓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时，及是谓姻族曰：“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将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簟，以辘轳自缒而下，以纆縻为媒焉，脱不可前，吾当急引其媒，尔则出吾于媒末。设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当复来归。”子孙姻族泣谏曰：“冥寞深远，不测纪极⁽¹³⁾，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类不储。忍以千金之身，自投于斯，岂久视永年之阶乎？”清曰：“吾志也！汝辈必阻，则吾私行矣，是不获行箕洪縻之安也。”众知不可回，则共治其事。

及期而姻族乡里，凡千百人，竞赍酒饌，迟明，大会于山椒⁽¹⁴⁾，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扞四壁，止容两席许⁽¹⁵⁾。东南有穴，可俯俛而入，乃弃簟游焉。初甚狭细，前往则可伸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宛非人世。旷望久之，惟东南十数里，隐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诣之。至则陡绝一台，基级极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诚而上，颇怀恐惧。及至，窥其堂宇甚严，中有道士四五人。清于是扣门。俄有青童应门问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词以报。清闻中堂曰：“李清伊来也。”乃令前。清惶怖趋拜。当轩一人遥语曰：“未宜来，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诸贤。

其时日已午，忽有白发翁自门而入，礼谒，启曰：“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¹⁶⁾。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¹⁷⁾。”于是列真偕行，谓清曰：“汝且居此。”临出顾曰：“慎无开北扉。”清巡视院宇，兼启东西门，情意飘飘然，自谓永栖真境。因至堂北，见北户斜掩。偶出顾望，下为青州，宛然在目。离思归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诸真则已还矣。其中相谓曰：“令其勿犯北门，竟尔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与瓶中酒一瓿，其色浓白。既而谓曰：“汝可且归。”清则叩头求哀，又云：“无路却返。”众谓清曰：“会当至此，但时限未耳。汝无苦无途，但闭目，足至

地则到乡也。”清不得已，流涕辞行。或相谓曰：“既遣其归，须令有以为生。”清心恃豪富，讶此语为不知己。一人顾清曰：“汝于堂内阁上，取一轴书去⁽¹⁸⁾。”清既得，谓清曰：“脱归无倚，可以此书自给。”

清遂闭目，觉身如飞鸟，但闻风水之声相激。须臾履地，开目即青州之南门。其时才申末，城隍阡陌⁽¹⁹⁾，仿佛如旧。至于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独行尽日，更无一人相识者。即诣故居，朝来之大宅宏门，改张新旧，曾无仿像。左侧有业染者，因投诣与之语。其人称姓李，白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后阡陌⁽²⁰⁾，“此皆我祖先之故业。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²¹⁾，自缢南山，不知所终。因是家道沦破。”清悒悒久之。乃换姓氏，寓游城邑。因取所得书阅之，则疗小儿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儿疳疫，清之所医，无不立愈。不旬月，财产复振。时高宗永徽元年⁽²²⁾，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术者凡百千辈。至五年，乃谢门徒云：“吾往泰山观封禅⁽²³⁾。”自此莫知所往。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李清：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三十六，注明出自《集异记》。作品写北海世业染坊富人李清一心向道，自缢入云门山，遇仙人，但违反仙人嘱咐，开北门，见家乡青州，顿生思归之念。归来后，世上已越百年，李清用仙人所授药方治小儿疫疾，著名于齐鲁。作品刻画人物，结构故事，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2) 薛用弱：字中胜，长庆年间曾任礼部郎中，长庆中出为光州刺史，至大和（827—835）年犹在任上。唐代传奇小说集《集异记》原书著录三卷，已散佚。《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二

卷，并说：“集隋唐间谲诡之事。”

(3) 北海：郡名，唐时一度改为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益都县。

(4) 齐鲁：齐指秦秋时期的齐国，鲁指鲁国，均在今山东省，因此齐鲁并称泛指山东一带地方。

(5) 州里：古代二千五百家为州，二十五家为里，是行政区划单位。后泛指乡里或本土。

(6) 益都：县名，北海郡治所在地。

(7) 长行：长辈。

(8) 魂气：指魂灵。古人迷信，认为人死是上天收回魂灵，所以“未录吾魂气”即是没有死的意思。

(9) 老耄(mào)：年岁大。耄：八十九十曰耄，也泛指老年。

(10) 青州：即前注之北海郡，因为唐武德四年(621)至天宝元年(742)间，北海郡曾改为青州。

(11) 郡城：北海郡府所在地，即益都县城。

(12) 图经：古时记载绘画山川地形的图籍。此处指地方志类的书。

(13) 纪极：终极、限度的意思。此处指谷底的深度。

(14) 山椒：山顶。

(15) 席：坐席。古人席地而坐，坐时要铺坐席。

(16) 蓬莱：仙山名，传说在东海上，神仙所居。

(17) 上清：道教最高的仙境，所谓三清之一。

(18) 一轴书：直至唐时，我国古代的书还是写在绢帛上，用轴卷起来，一轴即为一卷。

(19) 城隍：城指城墙，隍指城池。

(20) 阊门(chān)：古代二十五家为阊，阊是阊门。此处阊门合称指街道。

(21) 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开皇是隋文帝的年号（581—600）。

(22) 高宗：唐高宗李治，公元 650—683 年在位。永徽元年：公元 650 年。

(23) 泰山：五岳之一，古称东岳。道教第二小洞天。在山东泰安、历城、长青三县之间。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典礼。在泰山上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辟场祭地，称禅。

【译文】

李清是北海人，家里世代做染房生意。李清年轻时就开始学道，请了许多齐鲁的方士和道士，态度诚恳恭敬地向他们学习，就是没有遇到高明的老师，可他学道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他家里非常富有，向来是地方上的大富豪。他的子孙和内外亲戚有上百家，都在益都县做买卖赚钱。李清每年生日，子孙、亲戚们都争着送寿礼，积存了一百多万钱的财物。李清本性仁爱节俭，谁送东西都不拒绝，收下后也不随便给人。如此年复一年，积累的财物堆满了一屋子。在他六十九岁生日的前十天，忽然把亲戚都请了来，大摆酒宴。吃饭中间，李清对众人说：“靠你们勤劳努力，都能过好日子，我也得到优厚的生活条件。可是，我穿布衣，吃素食，已经三十多年了，难道还想过奢侈豪华的生活吗？你们因为我是长辈，总是送我生日贺礼，也够奢侈的了。可是，我把这些年收到的礼物藏在一间屋子里，从来也没有翻动过。白白地浪费了你们的财物，增添了我的无用的库藏，究竟有什么用呢？幸亏上天还没有收走我的魂灵，马上又要到我的生日了，我当然知道你们又要筹办上寿的礼品了。我之所以在生日前把大家叫来，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再像往年那样送寿礼。”子孙们都说：“上寿，从古以来就有，不这样，那怎么表示晚辈的

孝心呢？希望不要阻止，让亲戚朋友们心里不安啊！”李清说：“如果你们非这样做不可，那就要送些我想要的东西。可以吗？”都说：“你要什么东西，说来我们听听。”李清说：“每人送我粗细麻绳一百尺，合起来计算，我就有千百丈麻绳了。用这种礼物为我祝寿，不就可以延长我的寿数了吗？”都说：“我们听你的吩咐。但是，你这样要求一定有原因，我们做晚辈的想问问。”李清笑着对他们说：“这事最终也要让你们知道，现在就告诉你们吧。我是个下界俗人，不自量想学道成仙，用全副精神心力，昼夜勤劳，到如今六十年了，可是没有一点效果。我现在已经老迈，形体生命走到了尽头，自料也就是个二三年的样子罢了。我想乘现在还能看得见、听得到、走得动，实现我多年的心愿。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事情是这样的，青州以南十里，有一座高山，俯临州城。山峰顶端从中间裂开，形成一个又宽又深的豁口。住在州城里的人，家家面对奇峰秀岭，归去的云彩，过往的山鸟，历历在目。按《图经》说：“叫云门山，俗名也称劈山。”李清很久以来就想进山修道，这时就对亲戚家人说：“云门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我准备去那里。过生日的那天，我坐在一个大竹筐子里，你们用辘轳把我吊下去，另外再拴一条细绳传消息，万一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就赶紧拉拉细绳，你们就把我用细绳吊起来，如果能找到神仙而实现我的志愿，也一定要再回来。”子孙亲戚哭着劝阻说：“云门山那样幽暗深远，山豁到底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况且还有山精木妖，毒蛇怪物，什么东西不钻在里边。你怎么忍心把自己的千金之躯投进那里，难道这就是长生不老的道路吗？”李清说：“这是我的志愿，你们如果一定要阻拦，那我就自己走了。这样做，那就不像坐在竹筐里吊下去安全了。”众人知道不能劝他回心转意，就一齐做准备工作。

到了生日那天，亲戚乡里有上千人，争着带来酒食，赶天明，在山顶上为他饯行，李清挥挥手和大家告别，就坐在竹筐里

吊下山崖。过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地面，里面非常黑暗，仰起头看天，只有手掌那么大小一块。用手摸四面的崖壁，中间只有放两块坐席那么大地方。东南面有个洞穴，可以弯着腰进去。李清就扔掉竹筐钻进洞里，开始时又低又窄，往前走就渐渐可以伸直腰。这样走了大约三十里，洞里微微明亮起来，不久就到了洞口。向外一看，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完全不像人世。向远处眺望了很久，只有东南方向十几里的地方，隐隐约约有人居住，于是，他就慢慢走去。到了一看，是一座陡峭的高台，基础很高，只有向南的一面可以登上去。于是，他就怀着虔诚的心情向上爬，又有些害怕。上去一看，殿堂屋宇非常威严，里面有四五位道士，他就上前扣门。等了片刻，有一位青衣小童开门问讯，李清回答说：“我是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就照他的话禀报进去。李清听到中堂里边有人说：“李清来了。”于是就让他向前走。李清诚惶诚恐地快步上前行礼，中堂前边站着一个人，远远地对他说：“还不到的时候，怎么一下就到了？”于是就让他跟各位一一拜见。

这时，日已近午，忽然有一个白发老人从门外进来，施礼相见，说道：“蓬莱霞明观丁尊师刚到，众位圣人令我来邀请各位仙真到上清仙境赴会。”于是仙真们一起去赴会，对李清说：“你暂时住在这里。”临走时又回头嘱咐他说：“千万不要打开北门！”李清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观看殿宇，又打开东门和西门，心里有种飘飘然的感觉，自以为可以永远住在仙境里了。于是到了堂北，北门斜掩着，他偶然探出头去瞭望，下面就是青州，看得真真切切，一下涌起离别亲人的愁思，很想回去，过了很长时间才平静下来。正在悔恨思返的时候，仙真们回来了。其中有个人对他说：“让你不要打开北门，你竟然自己犯糊涂。由此可知，仙界是不能随便到的。”于是从瓶中给他倒了一瓯酒，酒色又浓又白。过了一会几对他说：“你可暂时回去了。”李清就叩头哀求留

下来。又说：“我无路返回。”众仙真对李清说：“你会到这儿的，只是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你不要担心没有路，只要闭上眼睛，脚踏到地上时就到了你的家乡了。”李清没有办法，就流着眼泪辞行。有的说：“既让他回去，就应当让他有维持生活的办法。”李清心想：我家那么富有，说这话的人怎么不知道呢。一位仙人看着李清说：“你从堂内阁子上取一卷书。”李清拿到以后，那人又说：“倘若归家后无法生活，你可以用这卷书自谋生路。”

于是，李清就闭上眼睛，觉得身体像飞鸟一样，耳边只听到风水相激的声音。过了一会，脚踏在地上，睁开眼一看，是青州城的南门。时间才半下午，城池道路仿佛还是原来的样子，至于房屋树木，人民风俗，已完全改变。一个人在城里走到天黑，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他就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早晨走时的大宅高门，也全部换成新的，竟然和旧时没有相像的地方。门的左边有一家染坊，就进去和人家说话。主人声称姓李，自我介绍说：“我家本是北海郡的富豪，”说着用手指指前后的街巷，“这些都是我祖先的产业。听说先祖在隋朝开皇四年过生日时，自己从南山上用绳子吊下去，不知所终，因此家道沦落破败。”李清听了，很长时间心情抑郁不快，就改了姓，寄住在城里。于是，他取出带来的书卷阅读，原来是治疗小儿疾病的药方。这一年，青州地方流行小儿瘟疫，凡经李清医治的，没有不立即痊愈的。不上一月，家里的产业又振兴起来。当时正是唐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北海郡有许多人知道李清，因此齐鲁一带有成百上千的人跟他学道。直到永徽五年，李清告别门徒说：“我要去泰山观看封禅。”从此就没有人知道他到了哪里。

嵩 岳 嫁 女⁽¹⁾

唐 李 玫⁽²⁾

三礼田璆者⁽³⁾，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

元和癸巳岁⁽⁴⁾，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⁵⁾，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聪，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敝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三二里，倘能迂轡，冀展倾盖之分耳！”璆、韶甚惬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

行数里，桂轮已升⁽⁶⁾。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和月阙。璆、韶请疾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如何？”曰：“乾和五醖，虽上清醍醐，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醖孰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馀，绿叶形类杯，触之有馥韵。小童折花至，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饮訖，又东南行。

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馀，责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旁。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

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以何难？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后，借君魂魄，不杂腥膻，请以知礼导升降⁽⁷⁾。此皆诸仙位坐，不宜尘触耳。”言讫，见直北花烛直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媚。可各赐薰髓酒一杯。”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⁸⁾。”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持！”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⁹⁾。”“侍者谁？”曰：“茅盈⁽¹⁰⁾。”“东邻女弹筝、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¹¹⁾。”“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

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浮梁县令求延年矣⁽¹²⁾。以其人因贿赂履官，以苛虐为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为之计更作，自貽覆悚，以促餘龄。但以莲花峰叟，徇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紓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

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旗，道以笙歌，从以嫔嫱，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弥淮蔡⁽¹³⁾，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县某。克构丕华，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巴蜀之孽⁽¹⁴⁾，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¹⁵⁾。九有已见其廓清⁽¹⁶⁾，一方尚屯其氛侵。

伏以魑蜮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蝼蚁犹固其封疆。若遣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饿厉作，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氓，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厉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弟既允许，可矣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¹⁷⁾。”

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执绋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¹⁸⁾！”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人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¹⁹⁾？”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宴，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丘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劝君酒，为君悲。”且吟曰：“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晏乐心⁽²⁰⁾。”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²¹⁾。宴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²²⁾。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²³⁾。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²⁴⁾。”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²⁵⁾。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²⁶⁾。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²⁷⁾。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²⁸⁾。”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飕飕⁽²⁹⁾。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³⁰⁾。”汉主上王母酒曰：“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³¹⁾；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³²⁾。”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³³⁾，命左右召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³⁴⁾。歌曰：“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³⁵⁾；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³⁶⁾。”帝持杯久之，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³⁷⁾。”静能续至，跪献帝酒，

复歌曰：“幽蓊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³⁸⁾。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³⁹⁾。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⁴⁰⁾。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⁴¹⁾。”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

于是黄龙持杯，亦于车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⁴²⁾，玉京仙郎⁽⁴³⁾，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⁴⁴⁾！”仙郎即以鲛绡五千匹，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沾及璚、韶、璚、韶饮。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⁴⁵⁾；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⁴⁶⁾。”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佩连云清⁽⁴⁷⁾。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⁴⁸⁾。”巢父诗曰⁽⁴⁹⁾：“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⁵⁰⁾。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⁵¹⁾。”诗既入，内有环佩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璚、韶行礼，礼毕，二书生复引璚、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⁵²⁾。”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于是二童引璚、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璚、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尘牢可逾，俗桎可脱⁽⁵³⁾，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⁵⁴⁾，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及还家，已岁馀，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⁵⁵⁾，坟草宿矣！于是璚、韶捐弃家室，同入少室山⁽⁵⁶⁾，今不知所在。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嵩岳嫁女：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五十，注明出自《纂异记》，当为李玫的作品。嵩岳：即嵩山，为五岳之中岳，故称嵩岳。其山在河南省登封县北，为道教名山，称为第六小洞天，名其岳神为中天王。嵩岳嫁女即为嵩岳神嫁女。此篇写世人田璆等二人被邀去担任嵩岳神嫁女婚礼的司仪，并通过他们的眼睛描写了仙境和仙人的生活，引入历史上的帝王，评价了他们的功绩，表现了人民的看法，有一定的现实倾向。

(2) 李玫：唐代小说家。生卒年不详。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前后曾在洛阳学习，之后做过歙州巡官。大中、咸通年间，举进士不第。大约于大中（874—859）年间作传奇集《纂异记》一卷。原书已佚，佚文选入《太平广记》并注明“出《纂异记》”者有十二篇。该书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并以此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世小说戏曲产生深刻影响。

(3) 三礼：指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因书生田璆（qiú）专攻“三礼”，故称“三礼田璆”。

(4) 元和癸巳：即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元是和唐宪宗的年号（806—820）。癸巳是传统纪年法，为元和八年。

(5) 建春门：洛阳城东门。

(6) 桂轮：指月亮，因传说月中有桂树而得称。

(7) 知礼：本义为通晓礼教、礼仪，此处指赞礼。

(8) 卫符卿：道教神仙人物，传说为西汉武帝时中山人。

李八百：见本书《李八百》篇。

(9) 刘纲：道教神仙人物。刘纲曾为上虞县令，与其妻樊夫人俱学道，懂道术，后仙去。

(10) 茅盈：道教神仙人物。字叔申，道教茅山派的祖师，

人称人茅君。咸阳南关（今陕西咸阳市）人。少入恒山修道，采药服食，后人江左句曲山（今江苏茅山）。道教尊为“太元司命真君”。

（11）麻姑：见本书《麻姑》篇。 谢自然：唐代蜀华阳女道士，幼年入道，历览名山洞府灵迹。后闻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居玉霄峰，遂师之。后游海上。

（12）浮梁：县名，治所在今江西景德镇市北浮梁镇。

（13）淮蔡：指淮西、蔡州一带地方，唐中叶藩镇李希烈、吴元济等先后割据于此。

（14）中夏：指中原地区。 巴蜀：巴郡和蜀郡的全称，包括当今四川全省。

（15）上党：地名，即今山西长治市地区。

（16）九有：即九州，泛指全中国。

（17）开元、天宝太平之主：即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均为唐玄宗年号。

（18）穆天子：即周穆王，昭王子，名满，传说死后成仙。

（19）轩辕：传说中上古时代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神话传说他驾龙升天成仙。

（20）自从二句：意为自从看到朝代多次改换，我就再没有当时在瑶池欢宴的心情了。

（21）八马二句：意为乘着八匹骏马归来，快得像风，歌在昭宫，还想着瑶池相会的事情

（22）宴移二句：意为把宴席移到南圃，兴致正浓，仙乐鸣奏，至今犹闻。

（23）斜汉二句：意为天河已斜，夜冷露结，残月西倾；杯中斟满美酒，不觉曙光已红。

（24）昆仑二句：意为回头遥望，不知昆仑山在什么地方，我怀疑自己在醉酒中做梦。

(25) 一曲二句：意为在瑶池水滨演奏一支歌曲，你曾停下车轮倾听。 征轮：指周穆王西行的车子。

(26) 人间二句：意为人世上已过完千年，可在仙境仅仅是把酒杯在席上轮流一遍。 甲子：六十年。

(27) 玉兔二句：意为有月亮和银河照耀，黑夜也明亮，奇花美树永不枯落，春天长存。

(28) 悄知二句：意为只有我们知道在碧海青天作了那么多诗章，如果在人间传唱，恐怕贻误于人。

(29) 珠露二句：意为秋风一起，水气已成露珠，汉代帝王陵墓上的树叶被风吹得飘落下来。

(30) 当时二句：意为如果当时不是吃了我的仙桃成了仙，你早就变成陇头的尘土了。

(31) 五十二句：意为我做了五十多年皇帝，四海清平，自己亲手炼丹才得长生不死。 丹灶：道教练丹的炉灶。

(32) 若言二句：意为如果说完全是你仙桃的作用，你看看神仙簿子的名字，有多少是吃了仙桃成仙的。

(33) 丁令威：汉代辽东人，道士，学道灵虚山。成仙后曾化鹤飞回辽东，作歌曰：“有鸟有鸟丁令威，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

(34) 子晋：道教传说人物。即王乔，字子晋；或说名晋，字子乔。周灵王太子。幼好道，游伊洛，道人浮丘公接往嵩山，后乘白鹤升天。

(35) 月照二句：意为月光照着骊山，露珠在花上滚动，好像在为皇帝过早地升天而哭泣。

(36) 至今二句：意为至今还有当时的长生鹿活下来，经常绕着温泉望皇帝归来。 翠华：指皇帝出行时的仪仗，这里指代皇帝。

(37) 叶静能：唐代道士叶法善，括苍（今浙江丽水县）人。

新旧唐书有传。

(38) 幽蓟(jù) 二句：意为安禄山从幽蓟三州发动叛乱，迫使唐玄宗离开长安，杨贵妃在华清宫内的歌舞也停止了。幽蓟：指唐代的范阳郡。贵妃：杨玉环。原为玄宗子寿王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度为女道士，引入宫中，册为贵妃。

(39) 中宵 二句：意为半夜逃离京都，护从的仪仗都不齐全，皇帝惶惶张张地起驾动身。

(40) 妆匣 二句：意为梳妆匣子里还保存着黄金翡翠首饰，华清宫的浴池里还浸泡着玉雕的莲花。

(41) 荆榛(zhēn) 二句：意为宫内一片野草荆丛，把通向朝元阁的路都堵塞了，只有悲风吹打着傍晚的松林。朝元路：通向朝元阁的路。朝元阁是骊山华清宫内的宫殿。

(42) 上清：道教的仙境之一。道教认为，在人间、天上两个世界之上，还有三清，即玉清、太清、上清，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43) 玉京：道教三十二帝之都，在无为之天。教主老君居之。

(44) 凤凰四句：意为凤和凰一齐啼唱，双双比翼齐飞，寿命与天一样长久，子孙世代流传。

(45) 玉为质 二句：意为身体用玉做就，容貌像花一样鲜艳，鬓发薄得像蝉翼，鬓髻黑得像乌云。

(46) 何劳 二句：意为哪里用得着涂脂抹粉，你赶快把自己亭亭玉立在缥缈的云间。

(47) 水晶 二句：意为揭起水晶帷帐，银烛辉煌明亮，风儿摇动你身上的珠佩，发出清脆的声响。

(48) 休匀 二句：意为请不要再用脂粉修饰那花一样的容貌了，赶紧驾着双鸾上朝玉京吧。

(49) 巢父：传说为唐尧时的隐士，尧传帝位给他，他不接

受。

(50) 三星二句：意为三星升上天空，银河隐没，天要破晓了，太阳正从东方升起。

(51) 玉苗二句：意为玉树琼花适宜在夜间生长，不要让一枝花在破晓时开放。

(52) 半甲子：三十年。

(53) 尘牢、俗桎：意即人世的各种欲望追求像牢狱和桎梏一样把人禁锢起来。

(54) 三十六峰：嵩山有三十六峰，此处借代嵩山。

(55) 北邙(máng)：即北邙山，在洛阳城东北，从汉魏以来，王公贵族的墓地多在此，故也泛指墓地。

(56) 少室山：嵩山的西面为少室山。

【译文】

学习三《礼》的太学生田璆，很有文才，也通晓各种书籍，和他的朋友邓韶一样学识渊博。可是都因为不被人了解，所以名声不大。二人都住在洛阳。

元和八年八月十五日晚，田璆提着酒具出了建春门，打算到邓韶的别墅去赏月，走了二三里路，中途碰到邓韶，也带着酒具从东面走来。两人在路边上停住马，决定不了该到什么地方去玩。这时，有两个读书人骑着菊花青马也从建春门出来，对田璆、邓韶拱手说：“两位先生提着酒器，莫非要找一处今晚赏月的地方吗？我们那个小村，有水池、翠竹、台榭，风景美妙，洛阳一带都知道。在东南方向，离这里二三里远，倘若能绕道前往，我希望能表示一下对新朋友的盛情。”这很符合田、邓二人的心愿，就跟随他们去了。问他们姓名，他们多用别的话岔开。

走了几里路，一轮明月升起。到了一座车门前，刚进去时十分荒凉，又走了几百步，有股奇异的香味扑面飘来，眨眼间面前

出现了一片仙景。清泉飞瀑交流，松树桂树夹道，地上长满了奇花异草，映照得如同白昼，美丽的鸟儿在上空翻飞，像是在歌唱美好的月亮。田璆、邓韶请两位书生一起做跑马传杯饮酒的游戏。书生说：“你酒壶里盛的酒味道怎样？”田璆、邓韶说：“是乾和五醢，即使是上清醍醐，估计也不会比这酒的味道更好。”书生说：“我有瑞露酒，是在百花中酿造的，不知与你的五醢酒相比，哪种更好。”便对小童说：“折一枝烛夜花，倒给二位君子尝尝。”这种花有四个花瓣，颜色深红，像小瓶子一样圆，直径有三寸多，绿色的叶子形状很像酒杯，一碰就发出轻微的响声。小童折来一枝烛夜花，就在竹叶中传饮了几遍，味道又甜又香，没有什么酒可以比得上，喝完，大家又向东南走。

走了几里，来到一座门前，书生拱手请二位客人下马，把刚才喝剩的烛夜花中的酒赏给随从人员，每人喝了一杯，便都大醉，留在门外。二书生领着客人进去，就有几十只鸾鸟仙鹤，飞舞着前来迎接。徒步向前走去，各种各样的花越来越多，酒的味道也特别好。这里的各种花都散发着香味，把枝条压得低垂在路两旁。所有经过的馆阁、殿堂、台榭，都摆着宴席，好像在等待客人，但是不留田璆、邓韶就坐。田、邓二人酒喝多了，走得很疲倦，要求在宴席旁休息一下。书生说：“坐坐有什么难处呢？只是对你们不利。”田、邓二人追问原因，书生说：“今天晚上，天上的众位神仙要在这里宴会，借你二位未曾沾染尘世俗气的魂魄做赞礼，引导客人升堂、下阶。这都是各位神仙的座位，不宜被尘俗沾污。”说罢，只见正北上空花烛横亘，古雅的仙乐把天空都沸腾了。云母双车停在金堤上面，仙帐内摆设了水晶方盘。众仙人正在演奏《霓裳羽衣曲》，书生上前，要田璆、邓韶二人拜见夫人。夫人掀起帷帐笑着说：“下界的人能做赞礼，不错。可是世俗的服食气味仍然逼人，不能接近新婚贵婿，可以每人赏给一杯熏髓酒喝，驱驱俗气。”田璆、邓韶二人喝过酒，顿觉肌

肉皮肤温柔滑润，和一般人有些不同，呼吸都有特殊的香气。夫人问身边的人：“是谁把他们招来的？”回答说：“是卫符卿、李八百。”夫人说：“就派这两个童子接待吧。”于是，卫符卿、李八百就引导田瑛、邓韶来到神仙们的后面观看。田瑛问道：“做傧相的是谁？”回答说：“是刘纲。”“侍从的人是谁？”回答说：“是茅盈。”“东面弹箏击筑的女子是谁？”回答说：“是麻姑、谢自然。”“帐内坐着的人是谁？”回答说：“是西王母。”

过了片刻，有一个人驾鹤飞来，王母说：“早就盼望你来了。”有个仙女问：“赞礼的人来了没有？”于是就把田瑛、邓韶引进来，站在碧玉堂下面的左边。刘君笑着说：“刚才因为莲花峰上有个奏章，事情必须决断处理。还有很多客人未到，怎么说早就盼望我来了呢？”王母问：“上奏章做什么？”回答说：“浮梁县令请求延长生命。因为这个人是靠贿赂做的官，用暴虐手段治理地方，在文书案件中捏造情节，一点不懂‘忠恕’之道，只知榨取财物，一直使用投机取巧的手段，自找倒霉，因此缩短了寿命。只因莲花峰叟徇了私情，奏章写得十分恳切，特别缓了他的死期，酌量延长五年寿命。”田瑛问：“刘君是谁？”回答说：“汉朝的天子。”

接着有一个人乘着黄龙，排着黄旗，笙歌在前面引路，宫嫔在后边跟随，到仙帐前下来。王母又问道：“李君为什么来得迟了？”回答说：“为了让上天命令龙神设计水淹淮蔡地区，用来歼灭叛逆。”汉朝天子问道：“那老百姓怎么办？”回答说：“上帝也有这个疑问，我上了一道表章，就解除了他的顾虑。”汉天子又问：“能够听听吗？”回答说：“不能全部记得了，简略地说说大概意思吧。那篇表文说：‘某县某人，才德卓著，构建华夏，施恩德于亿万百姓。为人谨慎，处事如同面临深渊或走在薄冰上一样小心，不敢懈怠荒废，没动用一车一卒，就制服了中原、巴蜀的叛逆分子，没有耗费国库的一财一物，就扫荡了东吴、上党的

叛乱。全国的祸乱已被平定清除，只有一个地方被叛乱者盘踞。在下以为毒蛇蜥蜴肆意放毒，给淮蔡地区造成痛苦。豺狼还猜忌别的动物把他嘴边的食物夺走，蝼蛄蚂蚁还要守住他们的洞穴。如果让这块地方收成好，人民生活安定，这就等于助长了这群反叛的丑类。只要让它年景荒歉，疫病流行，就一定动摇人心，这样我们乘他们内部叛离争斗时去进攻，就可以一举扫灭他们。使淮蔡三州叛乱的藩镇遭受灾难，国家的损失很小，让全国人民获得安定，这个好处却很大。恳请上帝派神龙施放水患，恶鬼散播灾疫，由上天锄灭他们，来帮助国家的作战力量。”汉朝天子说：“表文好极了。上帝既已批准，可预祝杀敌锄奸的胜利了！”书生对田瑒、邓韶说：“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太平天子。”

不一会儿，听见仙乐从空中传来。拿着红色符节的人上前高声通报说：“穆天子来了。”即时奏起音乐，众仙全体起立，王母离开座位，施礼迎接，两位天子也走下台阶，一起进仙帐中围坐饮酒。王母说：“为什么不把老轩辕拉来呢？”穆天子说：“今天晚上，他主持月宫的宴会，不是我不着意相请啊。”王母又说：“自从瑶池分别以后，高山变成深谷，深谷变成高山，世道经过了这样多少次的变化，刚才来时看到洛阳东城变成了一堆废墟，而定鼎门的西面又形成了新的街市。人们仍然像以前一样追逐功名富贵，怎不叫人悲叹啊！”穆天子劝酒，请王母唱歌。王母使用珊瑚钩敲着盘子唱道：“劝君酒，为君悲。”并且吟诗道：“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宴乐心。”然后王母劝酒，穆天子唱道：“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唱完歌，同王母说起那次瑶池盛会的旧事，又重新唱了一曲：“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宴移南国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和了穆天子一首诗道：“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

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轮到汉武帝饮酒时，王母又唱道：“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飕飕；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武帝敬王母一杯酒说：“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唐玄宗端着酒杯说：“我听说丁令威会唱歌，派人把他叫来吧。”丁令威来到后，唐玄宗又派王子晋吹笙为他伴奏。丁令威唱道：“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唐玄宗长时间端着杯子没有饮酒。王母说：“应当把叶静能叫来，唱一支有关当时事情的曲子。”叶静能接着来到，跪下向唐玄宗献了酒，才唱道：“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唱完后，好长时间唐玄宗感到凄伤，众神仙也显出伤心的样子。

这时，黄龙端着酒杯也在车前行礼祝贺，说：“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就用蛟绡五千匹，海人纹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具一百床，明月、骊珠两种宝珠各十斛，赏赐给奏乐的仙女们。于是有四只仙鹤站在车前，载着仙郎和候相待从等人和梳妆台。一会儿进用膳食，共有几十样菜，也让田璆、邓韶饮酒。有仙女捧着玉箱，托着红色笺纸、笔、砚前来，请写催妆诗。于是刘纲写道：“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于是茅盈也写道：“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佩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也写道：“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催妆诗送进去后，里面传来环佩的响声，立即就有几十个仙女引导仙郎进入帐内。传唤田璆、邓韶行礼，行完礼，二位书生又领着田璆、邓韶向夫人辞别。夫人说：“不

是没有最好的宝物送给你们，只是你们没有力量携带。”便每人赏给延寿酒一杯，说：“可以增添人间三十年的寿数。”又叫卫符卿等人引导送回人间，说：“不要让他们回去的路上太冷清了。”于是卫符卿、李八百二人便引着田璆、邓韶两人出去，一边折花，一边饮酒，步步表现出惜别的情绪。卫符卿对田璆、邓韶说：“人如果想白日升天，乘鸾驾鹤，关键只在于积德修炼。没有一个人积德行善，满腹才学，而一辈子做不上官的，我反正不相信。假若先生可以超脱红尘，解除世俗枷锁，从现在开始，十五年后，我在嵩山三十六峰等你们，希望你们珍重自爱。”又走出来时那座车门，就握手告别了。分别后只走了四五步，眼前的一切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嵩山的峰峦高接苍穹，他们找到一条打柴的小路才回去。等回到家中，已经过了一年多，家里人用招魂的方式，已经把他们安葬在北邙山的墓地里，坟上的草根已经过了一冬。于是，田璆、邓韶舍了家产别了亲人，一同到少室山修道去了。至今不知下落。

蒋琛⁽¹⁾

唐 李 玫

害人蒋琛⁽²⁾，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霁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³⁾。尝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人余且之网⁽⁴⁾，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⁵⁾，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反顾六七。后岁馀，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霁溪、松江神境会⁽⁶⁾。川渚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迓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⁷⁾。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恇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纆舟以伺焉。

未顷，有龟鼉鱼鳖不可胜计⁽⁸⁾，周匝二里馀，蹙波为城，遏浪为地，辟三门，垣通衢。异怪千馀，皆人质螭首⁽⁹⁾，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蜃数十⁽¹⁰⁾，东西驰来，乃嘘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榻茵褥，顷刻毕备。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馀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霁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亦数百，衔耀，引铁骑二百馀，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觐，五纪于兹⁽¹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

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¹²⁾！”于是二神立候

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馀，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叙喧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¹³⁾，冯夷息浪⁽¹⁴⁾。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¹⁵⁾，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未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渍，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筵，益增惭栗。”于是揖让入门。

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骈阗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馀。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¹⁶⁾。”乃有服饰与容貌惨悴者，偃偻而进。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更猎其杯盘？”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无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剌洪钟之剑，不刳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刳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铤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

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优扬言曰：“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¹⁷⁾。”其词曰：“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¹⁸⁾。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衣看人兮中流去⁽¹⁹⁾。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人兮蛟螭窟⁽²⁰⁾。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²¹⁾。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瀾兮合魂魄⁽²²⁾。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²³⁾。”歌竟，俳优复扬言：“谢秋娘舞《采桑曲》⁽²⁴⁾。”凡十馀叠⁽²⁵⁾，曲韵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屠先生从河上来⁽²⁶⁾，徐处士与鸥夷君自

海滨至⁽²⁷⁾。”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快眼之徒与？”对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

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唱《怨江波》⁽²⁸⁾。”凡五叠，琬所记者唯三。其词云：“悲风渐渐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²⁹⁾。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沉我天⁽³⁰⁾。所覆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徒涟涟⁽³¹⁾。暂将柔荑挾锯齿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³²⁾。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³³⁾。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³⁴⁾。”歌竟，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³⁵⁾。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覆舟皆我曹⁽³⁶⁾。”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³⁷⁾。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³⁸⁾。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舫，中有一士青其袍⁽³⁹⁾。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⁴⁰⁾。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⁴¹⁾。”湘王持杯，青溪神歌曰：“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⁴²⁾。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⁴³⁾。”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篱⁽⁴⁴⁾。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⁴⁵⁾。”

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⁴⁶⁾。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⁴⁷⁾。香袅碧云飘几席，觥飞白玉滟椒浆⁽⁴⁸⁾。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⁴⁹⁾。”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珠光龙耀火燿燿，夜接朝云宴渚宫⁽⁵⁰⁾。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闻奏冷秋空⁽⁵¹⁾。论论幸遇同归友，揣分慚无辅佐功⁽⁵²⁾。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⁵³⁾。”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风萋萋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⁵⁴⁾。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砥砭

之争辉⁽⁵⁵⁾。当侯门之四辟兮，埽嘉谟之重扉⁽⁵⁶⁾。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⁵⁷⁾。徒剡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⁵⁸⁾。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⁵⁹⁾。矜子子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⁶⁰⁾。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⁶¹⁾。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⁶²⁾。日旼旼兮川云收，棹四起兮悲风幽⁽⁶³⁾。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⁶⁴⁾。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⁶⁵⁾？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侪⁽⁶⁶⁾。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⁶⁷⁾。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巵兮方献酬⁽⁶⁸⁾。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谓余持杯以淹留⁽⁶⁹⁾。”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⁷⁰⁾。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⁷¹⁾？灵鼉振咚咚，神龙耀煌煌⁽⁷²⁾。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⁷³⁾。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⁷⁴⁾。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⁷⁵⁾。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⁷⁶⁾。分辞皆乱世，乐寐蛟螭乡⁽⁷⁷⁾。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⁷⁸⁾。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⁷⁹⁾。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⁸⁰⁾。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⁸¹⁾。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⁸²⁾。”鵾夷君衔杯作歌曰：“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垒⁽⁸³⁾。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⁸⁴⁾。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⁸⁵⁾。处鵾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⁸⁶⁾。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⁸⁷⁾。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⁸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⁸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越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咚咚⁽⁹⁰⁾。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⁹¹⁾！”

歌终，霁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⁹²⁾。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光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蒋琛：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九，注明出自《纂异记》，一本注出自《集异记》，据今人考证，当为李玫的作品。作品叙述吴人蒋琛，放灵龟而受报，得以观看诸水神及历史上死于水的人物在太湖举行的宴会，聆听其唱和作歌。作品结构宏大，描写生动，所咏诗歌切合人物身份，是晚唐传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从作品的思想意蕴来看，作者显然是借神仙以刺现实，各个人物均有所指，其意皆隐于诗歌之中。

(2) 霅(zhà)：水名，即霅溪，也称霅川，在今浙江吴兴县境。因此，宋以后又作为吴兴县的别称。

(3) 太湖：湖名。在江苏吴县西南，跨江苏浙江两省，湖中小山甚多。

(4) 余且：人名。神话中的渔父。《庄子·外物》：“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辟余且之网。”此处为蒋琛自指。

(5) 四灵：古人称麒麟、凤凰、龟、龙为四灵。

(6) 松江：水名，即吴淞江。为太湖支流三江之一。

(7) 数(cù)：密的意思。数网：网眼细小的渔网。

(8) 鼃(tuó)：动物名，就是扬子鱉。

(9) 螭(chī)：传说中像龙而无角的怪兽。

(10) 蛟蜃(jiāo shèn)：传说中一种能嘘气变成楼阁的动物。实则海市蜃楼与蜃无关。

(11) 纪：一纪十二年，五纪为六十年。

(12) 安流王：此指松江神，因为江神能使江水平稳，故称。

(13) 屏翳(yì)：神名，此处指风神。

(14) 冯夷：河神名，也称河伯，一名冰夷，一名冯迟。

(15) 范相圉：指范蠡，春秋时期越国人，做过越王勾践的相。他曾定计使越国强盛、吴国灭亡，后携西施泛舟五湖。

(16) 汨 (mì) 罗：水名，即汨罗江，在湖北省。屈原即沉于此水。屈副使：即屈原。史书记载他曾做过楚怀王的左徒，或曰曾为三闾大夫，并未说他做过副使。

(17) 公无渡河：汉乐府旧题。词是：“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古今注》记其本事：“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妻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曲终，亦投河而死。”

(18) 浊波二句：意为晨雾笼罩在河面上，大河翻腾着混浊的波浪；妻子呼喊着想不让丈夫渡河，而丈夫竟冒然渡河。

(19) 风号二句：意为风呼叫着激起水浪，妻子的呐喊丈夫没有听到；她看着他提起衣服，走进波滔中去。

(20) 浪排二句：意为河水的波浪推着他的衣服，随着脚步他投入水中；他的尸体沉入河底，钻进了蛟龙的洞穴。

(21) 蛟螭二句：意为蛟龙喝干了她丈夫的鲜血，都喝醉了，然后把他的骨头抛出水面，暴露在沙滩上。

(22) 当时二句：意为当时丈夫死掉了，妻子失去依靠；她无处可去，于是就投入浪滔，与丈夫的灵魂合抱。

(23) 愿持二句：意为妻子下定决心，要用精卫填海的精神，一直到大河的源头，把水源堵塞。精卫：传说中的鸟名。神话传说少帝之女游于东海，没水而死。死后化为精卫，衔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

(24) 谢秋娘：唐朝李德裕的歌妓。死后，李德裕忆念她，就用隋炀帝的《望江南》调撰《谢秋娘曲》。她与《采桑曲》并无关系，此处为小说家言。

(25) 叠：乐曲的叠奏。

(26) 申屠先生：申屠狄，殷朝末年人，不忍纣乱，遂蹈瓮投河而死。

(27) 徐处士：徐衍，周末人，负石自沉于海。 鸱夷君：即伍子胥，本春秋时楚人，为报父仇而投吴。后谏吴王夫差不听，赐剑自刎。死后装进一种皮袋（鸱夷）浮于江中。临死时，他要求把眼睛挖出来，悬在城上，他要观看越军的进攻。

(28) 曹娥：东汉时会稽上虞县人。相传，她十四岁时，父亲因迎神溺死江中，不得尸体。曹娥为找父尸投江而死，后负父尸而出。 怨江波：是作者虚拟的曲名。

(29) 悲风二句：意为悲风飒飒，浪滔滚滚，苍茫的烟雾笼罩着无边的芦花。

(30) 虬螭二句：意为虬龙的洞穴在很深很深的水底，它翻起层层迭迭的浪滔，要把天空淹没。

(31) 所覆二句：意为父亲已经死去，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处；两眼哭出了血泪，也是徒然。 所覆：即所天。古时女子称父亲和丈夫为所天。

(32) 誓将二句：意为立誓要用自己柔嫩的双手擘开怪兽的血口，捣穿水怪的洞穴，让它们逃走。

(33) 青娥二句：意为曹娥淹死后，尸体浮在江畔，此时碧空的一轮斜月白白地照着人间。

(34) 吞声二句：意为我极度哀怨悲痛，连说话都没有力量，可为了倾诉心中的悲伤，我才登台歌唱。

(35) 白露二句：意为时序已到秋天，白露遍布，西风正紧，太湖的万顷碧波，翻起巨大的波滔。

(36) 莫言二句：意为不要说水是天下最柔顺的东西，而载舟覆舟的都是我们这些管水的神灵。

(37) 君不二句：意为你没有看见吗？昨天晚上，渡口挤满了无数的船只，里边运载的全都是民脂民膏。

(38) 当楼二句：意为当大船在惊滔巨浪中被掀翻时，里边装载的珠宝像鸿毛一样不值钱。

(39) 又不二句：意为你不看见了吗，在潮水涌来时，渡口上的驿亭边拴着一条小船，里边坐着一位穿青袍的士人。

(40) 赴宰二句：意为他选择了一个好日子，去上任做县令，如今也只好任风浪怒吼，顾不了许多了。

(41) 是知二句：意为由此可知，那些追逐名利的人，是免不了成为淹死鬼了。

(42) 山势二句：意为山势回转，水被分开了，水光和山色互相映衬，青翠一片，在远处与天空的云彩都连在了一起。

(43) 四时二句：意为一年四季景色美好，都可以为诗人咏歌，把个吴兴的柳刺史都忙坏了。

(44) 渺渺二句：意为浩浩荡荡的湘江烟雾迷茫，一直连接九嶷山，多少骚人墨客贬官谪吏经过这里时，不面对香草江篱而流泪？

(45) 年年二句：意为年复一年江水碧绿山色常青，从虞舜南巡到如今从未改变。

(46) 浪阔二句：意为水波宽阔而又澄清，凉爽的秋天来到了，水边的殿宇如此寂静，夜开始长了起来。

(47) 自怜二句：意为自以为已是退休隐居在五湖中的人了，哪想到还有幸奉陪各位神君来此宴会。

(48) 香袅二句：意为宴席上的香气飘散开来，一直上升到云端，飞快传递的白玉杯满溢滟滟美酒。

(49) 酒酣二句：意为宴会散后，我独自驾一叶扁舟归去，高兴地进入琴高居住的神仙世界。琴高：仙人名。传说是战国时赵人，会鼓琴，修长生之术，后入涿水取龙子，乘赤鲤而出，留一月，复入水。

(50) 珠光二句：意为夜明珠和龙形的灯烛照耀得像白昼一样，通宵达旦在渚宫中欢宴。

(51) 凤管二句：意为箫管吹奏出清幽的音韵使寂静的江边

更增添了凄凉，红色的琴弦弹奏着幽闲的曲调使秋空更加高爽。

(52) 论心二句：意为按心情说，我很高兴遇到这么多归宿相同的朋友，可我又非常惭愧自己没有像朋友们那样建立了辅佐君王的功勋。

(53) 云雨二句：意为像雨从云落，朋友们各自分别回到自己的住处后，面对江湖中的浩渺烟波该是多么伤感啊。

(54) 凤鸾二句：意为凤凰任情飞翔，给人间带来祥瑞，而讨厌的野鸡也跟着凑热闹。

(55) 玉温二句：意为宝玉温润光泽，雕琢成器皿，于是就有砮砮做成的假东西冒充。砮砮：一种像玉石的石头。

(56) 当侯二句：意为正当君王打开四门招贤纳谏的时候，却有人把大门重重堵上，连一点缝隙也不露。

(57) 既瑞二句：意为既然不用美好的人才和意见，那就理应在昏暗的笼罩下生活。

(58) 徒剡(kū)二句：意为凿空石头做成船却不能用，看着顺流而下的船只，只能后悔莫及。

(59) 将刻二句：意为用木头刻作飞鸟的翅膀，当然与飞行的道理不合。

(60) 矜子(jīn jé)二句：意为可怜我独自一人站在空阔的原野上，四周连一个依靠的人都没有。

(61) 血淋二句：意为鲜血淋淋在大地上流淌，国家将灭，我只好把葬身鱼腹当作归宿。

(62) 西风二句：意为西风萧萧地吹，湘水悠悠地流，白芷已经摇落，江篱也到了枯黄的时候。

(63) 日隤(wǎn)二句：意为太阳落山，暮霭沉沉，江面上也没有了烟云，船只也从四面归集拢来，悲凉的秋风在夜空中幽咽。

(64) 羁魂二句：意为我虽然葬身他乡的江底，可我的名字

永远浮在水面，就是这滔滔碧浪干涸了，我的声誉也会永久流传。

(65) 向使二句：意为如果过去我能甜言蜜语顺着他们去做，那今天难道还能坐在君王的座席一边。

(66) 是知二句：意为由此可知，那些追逐名利而随着时间磨灭了的人们，即使寿终正寝也不能同我成为一类人。

(67) 当鼎二句：意为当溪、江、湖三神在此举行美好的宴会时，我才能在你们中间周旋应酬。

(68) 雕盘二句：意为当珍贵的盘子中摆上美味的菜肴，金杯玉盏里斟满美酒，互相敬献时。

(69) 敢写二句：意为我斗胆把我的心情表现出来，创为一曲歌词，请不要笑我为贪一杯酒在此留连不去。

(70) 行殿二句：意为这临时举行宴会的宫殿还未到晚秋的时候，而水宫（即行殿）中的风已经有了凉意。

(71) 谁言二句：意为谁能知道在这水宫的夜晚，我能和江神在一起。朝宗：本指百川之归海，此指江、溪、湖三神。

(72) 灵鼙二句：意为用鼙皮做的鼓咚咚地响着，神龙闪耀着光芒。

(73) 红楼二句：意为彩绘的高楼在波滔上建起，翠绿的帷帐挂得同云彩一样高。

(74) 玉箫二句：意为玉箫在冷清的秋夜吹奏，瑶琴弹奏的凄清曲调中含蕴着秋意。

(75) 贤臻（zhēn）二句：意为在这宴会中，有包括江湖老翁的贤人，有江河之王的贵神。

(76) 谅予二句：意为请原谅我这衰迈的俗人，没有雄才大略来重振颓败的朝纲。

(77) 分辞二句：意为我辞别这昏暗的乱世，甘心乐意地长眠在鱼龙的故乡。皆：疑为“昏”之误。

(78) 栖迟四句：意为我隐居在幽静的小岛上，几次看到沧海变为桑田（指世事变化）。从那时以来，世上都是流俗之辈，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起开怀畅饮。

(79) 今日二句：意为今日参加这样美好的宴会，觉得精神上十分畅快。

(80) 方欢二句：意为正在同江湖溪神欢宴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大到来。

(81) 海人二句：意为在鲛人织成的灿烂锦绣面前（即众神写的关好的诗章），我哪里还敢说什么文章呢。

(82) 聊歌二句：意为勉强来赞美这神仙的聚会，这样的盛会实在使人难忘。

(83) 云集二句：意为吴越两国的军队云集在广大的原野上，血流成河，浪滔汹涌，为争夺霸主而交战，吴国的土地全变成了战场。

(84) 既霸二句：意为吴国的霸业将要结束了，当然吴王就听不进忠直的谏言。

(85) 国步二句：意为国家的命运一蹶不振，我自己也遭到杀头的凶险。

(86) 处鸱(chi)二句：意为吴王把我的尸体装进一只皮袋里，然后放入江水之中。

(87) 上帝二句：意为上帝同情我无罪而遭杀戮，让大江鼓起波浪来表示怨怒。

(88) 所以二句：意为天神用鞭子抽打驱赶如山的波浪，也是为了略微表达我心中的郁闷。

(89) 当灵二句：意为在这次仙境举行的宴会上，竟然让我坐在席间。

(90) 击箫二句：意为宴会是如此盛大而欢快，吹箫、击鼓、敲钟，唱起吴歌，跳起越舞，可还没有到达高潮，就骤然传来了

报晓的鼓声。

(91) 愿保二句：意为希望保持最好的美德，何愁在另一个地方相逢行乐。

(92) 洞庭山：在太湖中，有东西两座，是太湖中著名的小山。

【译文】

吴兴县人蒋琛，精通两种经书，常在家乡教书。每年秋冬之间，在霅溪、太湖中安放渔网，捕捞鱼虾来维持生活。有一次捕住一只大乌龟，因为它的形状长得特别，就看着它说：“虽然你进了我的渔网里，也要让你免掉被宰割的灾难。你既然列入‘四灵’之内，一定会无愧于我这个鄙贱的老翁的。”说罢，就放了它。乌龟游到水当中，回头看了蒋琛六七次。过了一年多，一个刮风下雨的晚上，天昏地暗，蒋琛在船上听见浪涛中有巨大的响声，一看，原来是从前放走的那只乌龟敲着船舷像人一样站着，说：“今天晚上，太湖、霅溪、松江的神灵在此聚会，各大河的主神，也听说应邀参加。安排宴席设置坐榻的场所，就靠近你的渔舟。因为你长期住在这里，用网捕鱼，各类鱼鳖虾蟹都害怕你那张密网。侥幸没被你网住的水族，常常怀着怨恨的情绪，恐怕它们乘便报仇，以泄心中的怨愤。从前你对我的活命之恩，一直放在心里，因此我来通知你，希望能报答你万分之一的恩德。你能通融退避一下远离祸害吗？”蒋琛说：“好的。”于是就在水流平稳的地方系好船，等候大龟所说的事情出现。

不一会儿，有无数的龟鳖鱼鳖布满了二里多长的一片河面，把波涛皱缩起来，做为城墙，让激浪平静下来，做为地面，在城墙上开了三座门，城垣内有宽阔的街道。有一千多形状奇异的妖怪，都是人身鳞头，手里执着戈戟，排列成队伍，守卫在那里，好像在等候什么人。接着，有几十个蛟蜃，从东西两面跑来，从

口中一吹气，就变出楼台，变出琼宫珠殿，变出唱歌跳舞的戏台，变出坐榻衬垫，转眼间一切都齐全了。那些樽、鼎等器具，赏玩的东西，都是人间没有的。又有几百条神鱼，吐着火珠，领着一百多个全副武装的兵士，簇拥着一位穿青衣戴黑帽的人从霅溪南面的渡口过来。又看见几百水兽，口里衔着火炬，引导着二百多铁甲骑兵，簇拥着一位穿红衣戴红帽的人，从太湖中来。到了城门前，二人下马互相施礼。霅溪神说：“一不见面，转眼已经六十年了，虽然书信不断，可是长时间不在一起说笑了。经常向往你的崇高德行，内心充满了想念。”太湖神说：“我的心情也是这样。”

二人正在互相揖让的时候，有个老蛟上前通报说：“安流王已经上马起行了！”于是二位水神便站在那里等候。即刻有个穿着虎豹皮衣服、染红额头、染黑脚板的人，手里拿着蜡炬，引导一千多名手执旌旗全副武装的兵士，簇拥着一位穿紫衣戴红帽的人，从松江西面的支流来到。二位水神在门前迎接，礼节十分恭谨。寒暄完了，松江神就说：“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将来要做宰相的人渡水北去，但是他面貌很平常，旅途十分艰难，恐怕水神不认识他，需要安排风神屏翳收起风，水神冯夷平了浪。这也是上帝平日的命令，按礼说，也应当亲自安排，因此，让你们久等了，能免除对我的责罚吗？很走运，我从水边硬把范相国拉来，足可以将功补过了。”于是就有个披着布衣的人拿着剑走上前来。霅溪、太湖二神说：“久仰大名。”范先生说：“因为我对人世的一点恩德还没有泯灭，吴地人民怀念我，在江边建了祠堂，每年春秋两季各祭祀一次。我被百姓奉献的酒醉倒了，就被江公拉了来。冒犯了你们的宴会，更增加了我的惭愧和不安。”二神拱手将他让进门去。

入席后，就有个老蛟前来通报说：“湘江王到，离城只有二里路了。”一会儿，就听见杂乱的车马声渐渐近了，接着就有一

一位穿绿衣戴黑帽子的人走来，神情相貌十分雄伟，一百多随从前后呼后拥。湘江王登上台阶后，与溪神、湖神、江神相见，说道：“刚才正巧同汨罗屈副使一起来了。”于是，有个服装不整容貌憔悴的人弯着腰进来，刚坐下，范相国就笑着对屈原说：“一个被流放的罪臣，背负着被掩死的痛苦，骨头已经腐朽了，谗言诽谤的痕迹尚没有消除，还有什么脸面来饮酒吃肉呢？”屈原说：“我是湘江中一个孤独的鬼魂，鱼口中吃剩的尸骨，怎么敢用语言回答相国呢？但是你没有听说，能穿透七层厚甲的箭，却不射圈在笼中的鸟儿；可以砍坏大钟的宝剑，却不用它割案板上的肉。况且你使吴国灭亡、越国称霸，功成身退，逍遥自在地游荡在五湖之间，名声万古流传。所以我心里仰慕你的大名和盛德，不敢用对待平常人的态度对待你。为什么在今天这美好的宴席上取笑我，在一个被流放的罪臣身上逞你的威风？这样做，同射笼中的病鸟、割案板上的腐肉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先生应珍惜金属箭头和锋利的刀剑。”湘江王听了，很受感动，便罚范蠡喝酒。

范蠡正准备饮酒，有几十个歌女，都拿着自己善长演奏的乐器来到演唱的席位上。有个演唱艺人高声说：“化妆成白发老妇的美女唱《公无渡河》歌。”歌词是：“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衣看人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人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歌曲唱完后，艺人又高声说：“谢秋娘舞《采桑曲》。”那曲子总共十多叠，曲调悲哀忧怨。舞还没有跳完，外面有人大声报告：“申屠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和鸱夷君从海边来。”三个人就随着引导的人进来了。松江神、霅溪神、湘江王、太湖神都以重礼迎接他们。屈大夫说：“先生们不是坐着瓮自沉、抱着石头跳海、死后挖下眼睛来的人吗？”回答说：“是。”屈大夫说：“我有了朋友了。”于是拨动红色的乐弦，清脆的乐管

也慢慢吹奏起来。玉杯斟满美酒，飞快地传饮，山珍海味没有不是最好的。

舞罢，艺人又高声说：“曹娥唱《怨江波》。”这首歌共有五叠，蒋琛记下来的只有三叠。歌词是：“悲风渐渐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徒涟涟。暂将柔荑扶锯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歌罢，满座的人都被歌曲感动，脸上现出悲伤的神情。松江神端着酒杯，太湖神跳起舞唱道：“白露溥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覆舟皆我曹。”松江神喝下杯子里的酒，也跳起舞来唱道：“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迭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湘江王端着酒，雷溪神唱道：“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杯传到雷溪神手中，湘江王唱道：“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

于是，范蠡献上了《境会夜宴诗》：“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几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人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寄赠范蠡诗》曰：“珠光龙耀火燿燿，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屈大夫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敲着盘子，高声唱道：“凤鸾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成器兮，因碱砭之争辉。当侯门之四辟兮，埽嘉谟之重扉。既瑞器之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剑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腾超之理

非。矜予子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蓠秋。日蹉跎兮川云收，棹四起兮悲风幽。羁魂泪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骨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俦。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消余持杯以淹留。”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鼉振咚咚，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分辞皆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伍子胥喝着酒唱道：“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荏。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越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咚咚。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

伍子胥唱完歌，吴兴郡城楼上的晨鼓已经敲罢，太湖中洞庭山上寺庙中的晨钟已经响起。这时突然刮起大风，黑云从四面涌起，波涛间的车马声杂乱众多，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了。东方现出曙光，大龟又在江流中伸出头来，看着蒋琛划船走了。

浮梁张令⁽¹⁾

唐 李 玫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²⁾，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³⁾，仆夫施幄幕，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姬曰：“今五坊弋罗之辈⁽⁴⁾，横行关内⁽⁵⁾，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訖，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奁中饌十四五啖之⁽⁶⁾。凡饮二斗馀。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⁷⁾。”令惊问其由，曰：“泰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⁸⁾，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泰山主者牒金天府⁽⁹⁾。”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囊中计所直不下数十万，尽可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贶，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¹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¹¹⁾，输二十万，甚被逼逐。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

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

令于是资牲牢⁽¹²⁾，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为隋朝权臣一奏⁽¹³⁾，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赏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札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乃降，其上署“彻”字⁽¹⁴⁾，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馀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有过者，玄门是宗。徇尔一氓，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致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汨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息，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汨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首已失所在。

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钟，生为宜城县脚力⁽¹⁵⁾，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勉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闲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

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啗于上偶人乎？”明日，遂东至倾师⁽¹⁶⁾。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闥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浮梁张令：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注明出《纂异记》，当是李玫的作品。这是一篇相当别致的政治社会讽刺小说。作品借鬼吏拘捕浮梁县令以惩治贪酷的非现实情节，相当深刻而广泛地揭露了当时官吏贪污、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等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可谓借宗教外衣，演社会污朽之戏。

(2) 江淮：地区名。泛指江苏、安徽两省，因为两省在长江、淮河流域。

(3) 华阴：县名。属今陕西省，故城在今县城东南。

(4) 五坊：是当时皇宫里设置的雕坊、鹞坊、鹞坊、鹰坊、狗坊，都是管理皇帝打猎用的猎鹰猎犬的官署。五坊人员借搜捕珍禽名犬的名义，到处勒索，成为一大祸害。

(5) 关内：函谷关以西，泛指陕西省。

(6) 饊 (dàn)：饼子一类食物。

(7) 死籍：死人的名册，此处指当死的人的名册。

(8) 诸岳：此处指五岳中除泰山以外的其余四岳。道教认为东岳泰山是五岳之宗，主神是东岳大帝，即东岳齐天仁圣大帝，“汉明帝时为太山元帅，掌人世居民贵贱高下之事，十八地狱，

六真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神异经》）。因此有“泰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的说法。

(9) 牒：文书。 金天府：华山主神金天王的神府。

(10) 莲花峰：指华山莲花峰，即中峰。

(11) 南岳：指南岳衡山主神（南岳大帝）。

(12) 牲牢：古代祭祀用的牲畜。

(13) 为隋朝权臣一奏：意即被隋朝的权臣奏了一本（告了一状）。其事不详。

(14) 彻：拆开的意思。

(15) 宣城县：唐代是宣州的治所，今属安徽省。

(16) 偃师：县名，今属河南省。

【译文】

江西浮梁县的张县令，家中产业兴旺，遍布长江淮河流域，积攒的财产和粮食，多得没法计算。他任期满后，要到京城去钻营谋职，常常派人先走一天的程头，预先安排好食宿，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到了华阴县，仆人张挂好帷帐，摆上酒具，厨师烤羊肉刚熟，就有个穿黄衣服的人在盛食物的盘子前坐下。仆人连声吆喝，那人神色不变。旅店的老太太说：“如今五坊小儿一类的人在关内横行霸道，这人一定是那一流人，不可和他争执。”仆人正要找主人来呵责他，张县令到了，仆人把黄衣人的情况告诉了县令，张县令说：“不要喝叱他。”就叫来黄衣人问道：“从哪里来的？”黄衣人只是唯唯两声，没有明确回答。张县令催促下人温酒。酒送上来，张县令用大金杯盛酒给他喝。黄衣人虽然不道谢，但好像有惭愧感激的样子。黄衣人喝完酒，又回头看烤羊肉，眼睛一动不动。张县令便亲自割肉鼓励他吃。一条羊腿吃完了，还是没有吃饱的样子。张县令又把食盒里的十四五张肉饼给他吃了。黄衣人总共喝了二斗多酒，喝到兴头上，对张县令说：

“四十年以前，曾经在东边店内醉饱过一次，直到今天才碰到第二次。”张县令十分惊讶，就情意恳切地问他的姓名。回答道：“我不是人，是担任传送关中地区死人名册的吏卒。”张县令惊讶地问他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东岳泰山主神收人的魂灵，把即将死亡的人的名册送到其他四岳。就派我传送。”张县令说：“可以看一下吗？”回答说：“就偷看一下也没有什么妨碍。”于是就解开一只皮袋，拿出一个卷轴来，卷轴开头写着：“泰山主神给华山金天神的文书。”第二行写着：“贪图财物喜欢杀人，见利忘义的人，前任浮梁县令张某。”就是张县令自己。他就求告使者说：“人的寿命长短有一定的期限，谁敢怕死呢。但我刚刚四十岁，还没有安排好后事。家中产业浩大，还没有托付交代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够延长死期呢？我钱袋里估计有几十万钱，可以全部奉献给你。”使者说：“一顿饭的恩德，实在应当报答；百万钱财的馈赠，我凭什么接受呢？现在有个仙官刘纲，正贬谪在华山莲花峰。你可以攀登直接前去，哀求他给上天写个奏章。除此，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再者，我昨天听说金天王与南岳神赌博没有取胜，输了二十万钱，债务逼得他很紧。你可以先到华岳庙去，许给他一份厚礼，他一定能在仙官面前为你出力，即使力量达不到，也可以指给你一条到莲花峰的路。不然的话，山上布满荆棘，又有大河深谷隔阻，没有办法前去。”

张县令于是就带着祭神用的牲畜，骑马奔向华岳庙，许给华岳神一千万钱，然后直奔莲花峰。他找到一条隐蔽的小路，直走了几十里，到了莲花峰下。绕到东南，有座草堂，见一个道士倚着几案坐着，问张县令道：“你这个烂骨头臭肉、魂灵也已消失的人，怎么能来这里呢？”张县令说：“我是个更漏滴尽、露珠将被日头晒干一样垂死的人。只是私下听人说仙官能使死人复活、枯骨生肉。你既然有垂护生灵的善心，难道还吝惜向上天写个奏章的力气吗？”道士说：“我前些时被隋朝的权臣奏了一本，天帝

把我贬谪到这座山峰上来。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想把我害得做个永远离不开这座荒山的老头？”张县令哀求得更加恳切，仙官显得十分生气。不一会儿，有个使者带来一封文书，原来是金天王的书信。仙官看了信，笑着说：“关节既然送到，就很难不答应了。”让使者回去复命，说：“莫不又要被上帝谴责了吗？”于是打开玉盒，写了份奏章，烧上香，拜了两次，然后把奏章派人送走。总共有一顿饭的功夫，上天的符命就降下来了，上面写着个“彻”字。仙官又烧香拜了两次，打开天符，上写：“张某背弃了祖宗，窃据官位，不遵守礼法的规定，用不正当的手段享受做官的荣耀，而且又卑鄙无耻，贪占财物，欺诈虚伪。县令的职位已是非分占据，而可与诸侯相比的财富，又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经过查证，罪行已落实，正等着摄取他的魂灵，为什么还要上奏章，请求延长他的寿命呢？只是因为扶助危弱、拯救落难之人，是修道之人崇尚的精神；解除刑罚，原谅过失，也是教门应遵循的规矩。宽恕一个人，我教的教义就会更加光大。希望他能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现在判决：贪生的人酌量延长五年寿命，写奏章的人不能没有罪过。”仙官看完，对张县令说：“一般说来，世人的寿命都可以活到一百岁，但因喜怒哀乐之情，淹没了心灵；爱憎贪欲，砍伐了生命的根蒂。再加上显扬自己的才能，掩盖别人的长处。心灵反复，顷刻万变，精神疲倦，思想懈怠，难以得全先天的元和之气，就像那清淡的泉水，被酸、甜、苦、辣、咸五味污染，想要不被损坏，那可能吗？要努力回头向善，不要忘了我的教诲。”张县令拜谢告辞，抬起头来，已经不见刘纲。

他又找到原路，觉得比来时好走了一些。走了十多里，黄衫吏迎上前来祝贺。张县令说：“我想报答你，希望知道你的姓名。”黄衫吏说：“我姓钟，生前是宣城县的差役，死在华阴县，于是被阴间录用。传递符牒的差使，像生前一样劳苦。”张县令

说：“怎样才能解除你的劳苦差事呢？”回答说：“只要你在向金天王还愿时请求派我做看门人，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递送天符已经迟了半天，难再逗留了，现在就同你分手。”他进入庙南栢树林中，二五步远就不见了。

这天晚上，张县令住在华阴县，决定向东回家。他合计了一下，酬答金天王的所需费用超过二万，就对他的仆人说：“二万钱够我三百里的路费，怎么可以受了上帝的恩惠，却去感谢岳庙里的泥土塑像呢？”第二天早晨，就回车向东，到达偃师县，住在县的馆舍里，见那个黄衫吏带着追命文书，冲开房门进来，责备张县令说：“你弄虚作假到这种程度？如今灾祸来了。由于你许下的愿没有兑现，使我也不能报答一顿饭的恩德了。我心中的痛苦，好像被蝎子蜇了一样。”说罢，就不见了。过了片刻，张县令就得了病，打算留下遗书给妻子，没写完就死了。

太阴夫人⁽¹⁾

唐 卢肇⁽²⁾

卢杞少时⁽³⁾，穷居东都⁽⁴⁾，于废宅内赁舍。邻居有麻氏姬孤独。杞遇暴疾，卧月馀，麻婆来作羹粥。疾愈后，晚从外归，见金鞍车子在麻婆门外。卢公惊异，窥之，见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潜访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试与商量。”杞曰：“某贫贱，焉敢辄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谐矣。请斋三日⁽⁵⁾，会于城东废观。”

既至，见古木荒草，久无人居。逡巡，雷电风雨暴起，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辘辘降空⁽⁶⁾，即前时女子也。与杞相见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更七日清斋，当再奉见。”女子呼麻婆，付两丸药。须臾雷电黑云，女子已不见，古木荒草如旧。

麻婆与杞归，清斋七日。刷地种药，才种已蔓生，未顷刻，二葫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⁷⁾。麻婆以刀剖其中，麻婆与杞各处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领。风雷忽起，腾上碧霄，满耳只闻波涛之声。久之觉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复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万里。”

长久，葫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伏戈者数百人。麻婆引杞人见，紫殿从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于诸卫下。女子谓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⁸⁾，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⁹⁾。”杞曰：“在此处实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

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升天，然须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赍青纸为表⁽¹⁰⁾，当庭拜奏，曰：“须启上帝。”少顷，闻东北间声云：“上帝使至。”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俄有幢节香幡⁽¹¹⁾，引朱衣少年立阶下。朱衣宣帝命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决。”杞大呼曰：“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过，速领回。”推入葫芦，又闻风水之声，却至故居，尘榻宛然。时已夜半，葫芦与麻婆并不见矣。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太阴夫人：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六十四，注明出《逸史》。作品叙述女仙太阴夫人想嫁给穷书生卢杞为妻，而卢杞官迷心窍，在上帝使者让他抉择的关头，他舍弃了神仙和长生，选择了人间宰相。这大概也就是卢杞后来成为奸相的原因。作品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很有感染力。

(2) 卢肇：唐代小说家。字子发，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会昌三年（843）应进士试，高中状元。历官秘书省著作郎、仓部员外郎、充直贤院直学士、刺史等。卢肇善文辞，有《文标集》等。所著小说集《逸史》原著录三卷，后散佚，《太平广记》等书引录近九十条。此书所记多为作者“闻见之异”，多数是神仙道术之类的故事，人物又多是真人，多少有些史实感。

(3) 卢杞：字子良，滑州（在今河南滑县东）人。唐德宗时为相，专权自恣，陷害贤能，搜刮民财，怨声满天下。后贬死于澧州。

(4) 东都：洛阳为唐代东都。

(5) 斋：指斋戒。古人为表示敬神，在祭祀前，要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称为斋戒。此处卢杞要去见太阴夫人，所以要斋戒。

(6) 輜辂(zī lù)：一种有帷盖的车子，多为妇女所乘。

(7) 两斛瓮：能盛两斛（一斛为十斗）的大瓮。

(8) 地仙：不能升天的神仙。在天的叫天仙，在地的叫地仙。地仙是有神仙之才，无神仙之分，只能长生不死，游于陆地。

(9) 中国：此指下界华夏族所建之国。因地处天下之中，故称中国。

(10) 青纸为表：即道教的绿章，用青色的纸书写的上奏天帝的表文。道教认为，用青色纸，才能上达天听。

(11) 幢(chuāng)节香幡(fān)：旗帜仪仗。

【译文】

卢杞年轻时，生活贫困，境遇不好，住在东都洛阳，在一处无人居住的荒宅内赁了间屋子，邻居是个姓麻的孤独老妈妈。有一次，卢杞得了急病，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麻婆自动来给他烧汤做饭。他病好后，一天晚间从外面回来，看见一辆驾着牛的黄色车子停在麻婆门外。他心里很奇怪，就偷偷地去看，见有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女，长得和神仙一样。第二天悄悄地问麻婆，麻婆说：“你莫非想娶她吗？我替你与她商量商量。”卢杞说：“我又贫穷又低贱，怎么敢起这样的念头？”麻婆说：“这有何妨！”到了夜间，麻婆说：“事情说成了，请你斋戒三天，在城中一座废旧的道观中和她会面。”

卢杞到了那里，只见一片古树荒草，长期无人住过。正徘徊间，突然雷鸣电闪，风雨大作，在风雨中出现了一座楼台，金色

的大殿，里面挂着玉帐，景物非常华丽。这时，一辆有篷的车子从空中降下，车里的人就是上次看到的那个女子。她和卢杞见面后，说：“我本是天仙，奉了上帝的命令，让我到人间自找配偶。你有神仙的像貌，所以叫麻婆传达了的意思。你再斋戒七天，那时我再见你。”她叫来麻婆，交给她两丸药。眨眼间又起了乌云闪电，女子不见了，废旧的道观又是一片古树荒草的凄凉景象。

麻婆和卢杞回家后，斋戒了七天。他们刨地种药，刚种下去，就发芽抽蔓，片刻之间，蔓上结了两个葫芦，渐渐长大，像两只能装两斛粮食的大瓮子。麻婆摘下葫芦，用刀把里面掏空，和卢杞各钻进一个葫芦里，又叫卢杞准备了三领油衣。忽然一阵风雨，两个葫芦顿时升上天空，卢杞只听到一片波涛之声。过了很长时间，卢杞觉得寒冷，麻婆叫他穿上油衣，还是觉得像在冰雪里似的，又让他穿至三重油衣，才觉得非常暖和了。麻婆告诉他，离开洛阳已有八万里了。

又过了很长时间，葫芦停下不动了。于是看到了宫殿、楼台，墙壁都是水晶的，几百个披甲持戈的卫士守着。麻婆领了卢杞到宫殿里去拜见那位女子，殿内有侍女上百名。那女子让卢杞坐，又摆上酒饭，麻婆退到卫士后面站着。女子对卢杞说：“现在摆着三件事，你可从中任选一件。第一是永远留在这宫里，就可以和天地一样长寿。第二是作地仙，住在人间，可以经常到这里来。最后是作中国的宰相。”卢杞说：“留在这里，确是我最高的愿望。”女子听了大喜，告诉卢杞：“这里是水晶宫，我是太阴夫人，在神仙中品级很高。你留在这里，就等于白日升天。不过你必须定下来，不能改变主意。不然，会连累我的。”于是，取来青纸写了表文，在院中拜送，说：“必须启奏上帝。”过了一会儿，听到东北方有声音说：“上帝的使者到了。”太阴夫人和其他仙子便下阶迎接。这时，幢节香幡前导，一个红衣少年站在阶

下，宣布上帝的命令：“卢杞，上帝接到太阴夫人的奏章，说你打算长期住在水晶宫，是这样的吗？”卢杞没有说话，夫人只是叫他赶快答应，他还是不说话。夫人和左右侍从非常害怕，赶紧跑进殿内，取了五匹鲛人所织的绡贿赂使者，想延缓一下时间。过了有一顿饭的时间，使者又问：“卢杞，你是打算在水晶宫，还是作地仙，作人间宰相，这一次必须抉择。”卢杞大声喊道：“人间宰相。”红衣少年立刻走了，太阴夫人变了脸色说：“这是麻婆的过错，赶快领他回去吧。”麻婆把卢杞推入葫芦中，又听到风水的声音，已回到了原来的屋子，布满尘上的床榻仍在老地方。这时已是夜半时分，麻婆和葫芦都不知何处去了。

罗 公 远⁽¹⁾

唐 卢 肇

罗公远，本鄂州人也⁽²⁾。刺史春设⁽³⁾，观者倾郡⁽⁴⁾。有一白衣人长丈馀，貌甚异，随群众而至。门卫者皆怪之。俄有小童旁过，叱曰：“汝何故离本处，惊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宴所，具白于刺史。刺史问其姓名，云：“姓罗，名公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须令我见本形。”曰：“请俟后日。”至期，于水滨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馀，引水入。刺史与郡人并看。逡巡，有鱼白色，长五六寸，随流而至。腾跃渐大，青烟如线，起自坎中。少顷，黑气满空，咫尺不辨。公远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电光注雨如泻。须臾即定，见一大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灭。

时玄宗酷好仙术⁽⁵⁾，刺史具表其事以进。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⁶⁾，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棋子十数枚，问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果无，并在公远处，方大骇异，令与张、叶等齿坐。剑南有果初进⁽⁷⁾，名为日熟子。张与叶以术取，每过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顾而语曰：“莫是罗君否？”时天寒围炉，公远笑，于火中素树一箸，及此除之，遂至。叶诘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路可过。适火歇，方得度。从此众皆敬伏。

开元中⁽⁸⁾，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

银，请玄宗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却顾其桥，随步而灭。且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

时武惠妃尤信金刚三藏⁽⁹⁾。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七宝如意以进⁽¹⁰⁾。玄宗大悦，顾谓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¹¹⁾？”曰：“此幻化耳，臣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进。公远所进者，即时化为竹枝耳。及玄宗幸东洛⁽¹²⁾，武妃同行，在上阳宫麟趾殿⁽¹³⁾。方将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数丈，经六七尺。时公远、叶尊师、金刚三藏，皆侍从焉。玄宗谓叶尊师曰：“吾方闲闷，可试小法以为乐也，师试为朕举此方木。”叶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数尺，而一头不起。玄宗曰：“师之神力，何其失耶？”叶曰：“三藏使金刚善神众压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宗释，武妃颇有悦色，三藏亦阴心自欢，惟公远低头微哂。玄宗谓三藏曰：“师神咒有功，叶不能及，可为朕咒法善人澡瓶乎？”三藏受诏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顶真言。未终遍，叶身欹欹就瓶，不三二遍，叶举至瓶嘴；遍訖，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悦，良久谓三藏曰：“师之功力，当得自在，既使其人，能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咒之，诵佛顶真言数遍，叶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师，今为三藏所咒而没，不得见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惧。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远笑曰：“法善不远。”良久，高力士奏曰⁽¹⁴⁾：“叶尊师入。”玄宗大惊曰：“铜瓶在此，自何所来？”引入问之，对曰：“宁王邀臣吃饭⁽¹⁵⁾，面奏的不放，臣适宁王家食訖而来。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贺。

已而使叶设法策。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折之⁽¹⁶⁾，以盆覆之，叶禹步叩齿⁽¹⁷⁾，绕三匝曰：“太上老君摄去⁽¹⁸⁾！”盆下袈裟之缕，

随色皆摄，各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毁如此。”玄宗曰：“可正乎？”叶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启之，袈裟如故。叶又取三藏钵，烧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头，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曰：“陛下以为乐，乃道之末法也，叶师何用逞之。”玄宗曰：“师不能为朕作一术，以欢朕耶？”公远曰：“请更问三藏法术何如？”三藏曰：“贫道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取不得则罗公输，取得则僧输。”于是令就道场院为之。三藏结坛焚香，自于坛上跏趺作法⁽¹⁹⁾。取袈裟贮之银盒，又安数重木函，皆有封锁，置于坛上。玄宗与武妃、叶公，皆见中有一重菩萨⁽²⁰⁾，外有一重金甲神人⁽²¹⁾，外以一重金刚围之⁽²²⁾。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言笑自若。玄宗与叶公皆视之。数食顷，玄宗曰：“何太迟迟，得无劳乎？”公远曰：“臣斗力，安敢自炫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启观耳。”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锁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远奏曰：“请令人于臣院内，敕弟子开柜取来。”即令中使取之⁽²³⁾。须臾袈裟至。玄宗问之，公远曰：“菩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参上界。至于太上至真之妙⁽²⁴⁾，非术士所知。适使玉清神女取之⁽²⁵⁾，则菩萨金刚不见其形，取若坦途，何碍之有？”玄宗大悦，赏赉无数。而叶公、三藏然后伏焉。

时玄宗欲学隐遁之术，对曰：“陛下玉书金格，以简于九清矣⁽²⁶⁾。真人降化，保国安人，诚宜习唐虞之无为⁽²⁷⁾，继文景之俭约⁽²⁸⁾，却宝剑而不御，弃名马而不乘，岂可以万乘之尊、四海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徇小术，为戏玩之事乎？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困于鱼服矣⁽²⁹⁾。”玄宗怒，骂之，遂走入殿柱中，数玄宗之过。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复入玉碣中⁽³⁰⁾，又易碣，破之为数十片，悉有公远之形。玄宗谢之，乃如故。玄宗后又坚学隐形之术，强之不已，因而教焉。然托身隐，常有不

尽，或露裾带，或见影踪。玄宗怒斩之。

其后数岁，中使辅仙玉，奉使人蜀，见公远于黑水道中⁽³¹⁾，披云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马追之，常去十馀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师云水适意，岂不念内殿相识耶？”公远方伫立顾之。仙玉下马拜谒讫，从行数里。官道侧俯临长溪，旁有巨石，相与渡溪据石而坐，谓仙玉曰：“吾栖息林泉，以修真为务。自晋咸和年入蜀⁽³²⁾，访师诸山，久晦名迹。闻天子好道崇玄，乃舍烟霞放旷之乐，冒尘世腥膻之路，混迹鸡鹜之群，窥阅蜉蝣之境，不以为倦者，盖欲以至道之贵，俯教于人主耳。圣上延我于别殿，遽以灵药为索。我告以人间之腑脏，荣血充积，三田未虚⁽³³⁾，六气未洁⁽³⁴⁾，请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为限。不能守此诚约，加我以丹颈之戮，一何遽遽哉！然得道之人，与道气混合，岂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于我哉？但念主上列丹华之籍⁽³⁵⁾，有玉京交契之旧⁽³⁶⁾，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书一缄，谓仙玉曰：“可以此上闻，云我姓维，名么退，静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罢而去，仍以“蜀当归”为寄，遂失所在。

仙玉还京师，以事及所寄之缄奏焉。玄宗览书，惘然不悻。仙玉出，公远已至，因即引谒。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对曰：“陛下曾去臣头，固改之耳。罗字去头，维字也。公字去头，么字也。远字去头，退字也。”玄宗稽首陈过，愿舍其尤。公远欣然曰：“盖戏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运之灾，阳九之数⁽³⁷⁾，天地沦毁，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属，那能为害也？”异日，玄宗复以长生为请，对曰：“经有之焉，我命在我，非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灭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峰歌》八首以进焉，其大旨乃玄素黄赤之使⁽³⁸⁾，还婴溯流之事⁽³⁹⁾。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气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惫。岁馀，公远去，不知所之。天宝末，玄宗幸蜀⁽⁴⁰⁾，又于

剑门奉迎銮辂⁽⁴¹⁾，卫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罗公远：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二十二。罗公远是唐代道士，大约生活在 654—758 年之间。他是彭州九龙山（今四川彭县）人。一说鄂州（今湖北武昌市）人。修道于漓沅间。开元年间，唐玄宗曾召见。他著有《真龙虎九仙经》。道教关于他的传说极多，富于传奇色彩。本篇不仅记载了他的神异道术，而且是个有一定政治头脑的道教人物。作品写得想像奇特，摇曳多姿。

(2) 鄂（è）州：州名，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昌市。

(3) 刺史：官名，隋朝以后，刺史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后用为太守的别称。春设：春社大祭。旧时，春天要祭祀天地，以求丰收。时间是春分后第五个戊日。

(4) 郡：指州，因为州和郡是同一级行政区划。唐代州有时改为郡，郡有时复为州。倾郡：指州城里所有的人。

(5) 玄宗：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四十多年（712—756），前期励精图治，出现开元盛世，中后好道，沉湎于逸乐，爆发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走向衰落。

(6) 张果：唐代道士，《新唐书》有传。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召见，擢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世称张果老，列为八仙之一。叶法善：唐代道士，字道远，括苍（今浙江丽水县）人。从曾祖起世为道士，历高宗、则天、中宗朝五十余年。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拜鸿胪卿，封越国公，深得尊宠。

(7) 剑南：唐代剑南道，辖境约有今四川省全部和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地区。

(8) 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

(9) 武惠妃：即唐玄宗的贞顺皇后，武则天的从兄子武攸止的女儿。入宫后渐受恩宠，赐号惠妃，生有王琚、盛王琦、咸宜太华三公主。死后赠贞顺皇后。

(10) 如意：搔背用的工具，柄端作手指形。还有一种柄端作心形，古人用以指划，和尚宣讲佛经时，也手持如意。梵语为阿那律。

(11) 上人：对僧人的尊称。

(12) 东洛：东都洛阳。

(13) 上阳宫：唐代宫名，在东都洛阳禁苑的东面，东面邻接皇城的西南角。

(14) 高力士：唐代高州良德（今广东高州东北）人，本姓冯，因作宦官高延福养子，改姓高。少阉，武则天时入宫，玄宗时受到宠信，累官骠骑大将军，封渤海郡公。

(15) 宁王：唐玄宗的长兄，他是睿宗李宪的长子，初立为太子，后因楚王（玄宗）平韦氏乱有功，让位。

(16) 袈裟：僧衣梵语的音译。

(17) 禹步：道教方术之一。相传为大禹仿效一种会念咒的鸟的步伐制作，故称禹步。步式为：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三步要走二丈一尺，后有九个足迹。

叩齿：道教养生健身法之一种。又是一种道术，可驱凶恶不祥。

(18) 太上老君：道教的尊神，即老子。

(19) 跏趺（jiā fū）：双足交叠而坐，称为趺坐。

(20) 菩萨：梵语菩提萨埵的简称，意思是普渡众生，仅次于佛。

- (21) 金甲神人：穿金甲的神人。金甲，用金属制的铠甲。
- (22) 金刚：佛教护法神，也称金刚力士。
- (23) 中使：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出太监充任。
- (24) 太上至真：指道教最高的神仙，当然道术也最高妙。
- (25) 玉清：道教三清之一，是最高的仙境。
- (26) 九清：即九天，由三清玄、元、始三气各生三气，合成九气，成为九天。简：简册，指神仙名籍。
- (27) 唐虞：即唐尧虞舜，传说中的古代盛世。
- (28) 文景：西汉文帝和景帝的合称。因为文景时，社会比较安定富裕，史称文景之治。
- (29) 鱼服：比喻普通人的服装，来自白龙鱼服一语。
- (30) 碣(xì)：柱底石。
- (31) 黑水：水名。所在众说不一。此处应指《禹贡》之“黑水两河惟雍州”之黑水，因在人蜀途中。
- (32) 咸和：东晋成帝的年号(326—334)。
- (33) 三田：道教内丹名词，指上、中、下三丹田。丹田是道教内丹家锻炼人体精、气、神而成“丹”的地方。上丹田指脑，中丹田指心，下丹田在脐下三寸。
- (34) 六气：道教养生术中所说吸食的六种精华之气。
- (35) 丹华之籍：同上“简于九清”。
- (36) 玉京：天帝居处之地。道教称为三十二帝之都，在无为之天。
- (37) 阳九：术数家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初八元一百零六岁，有旱灾九年，谓之阳九。
- (38) 玄素黄赤之使：盖指丹药的烧炼。
- (39) 还婴溯流：盖指返老还童。
- (40) 玄宗幸蜀：指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叛军攻陷长安，玄宗逃往四川事。

(41) 剑门：剑门关。剑门关也称剑阁，在今四川省剑阁县东北。

【译文】

罗公远本是鄂州人。有一年，本州刺史举行春社大祭，全城的人都出来看热闹。观众中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身高一丈多，相貌长得非常特别，随着人群来到州府门前。门上守卫的人都感到惊奇。就在这时，有一个小孩从旁边经过，叱责他说：“你为什么离开自己的住处，来这里惊吓官府呢？还不赶快回去！”那人就提起衣襟跑走了。官吏就捉住这个小孩，送到举办宴会的地方，把事情禀告给刺史。刺史问他姓名，他就回答说：“姓罗，名公远，从小喜欢学习道术。刚才看见守江龙上岸看热闹，我赶紧让它回去了。”刺史不相信他的话，说：“必须让我看到它的原形。”罗公远说：“请等几天。”到了约定的日子，罗公远在江边挖了一个小坑，只有一尺来深，离岸一丈多远，挖一条小渠引上江水灌满。刺史和州城里的人都来观看。不一会儿，有一条白色的鱼，有五六寸长，顺着水流进入小坑。这条鱼在水坑中翻腾跳跃，渐渐长大。于是有一缕青烟从水坑中升起，转眼间，黑气布满天空，连眼前的东西都分辨不清了。罗公远说：“现在可以到津亭上去了。”人们还没上到津亭，电光一闪，大雨倾盆而下，一会儿就停了。这时，大家看见在江心有一条大白龙，头抬起来，顶住了天空的云彩，一顿饭功夫才消失了。

当时，唐玄宗李隆基特别嗜爱神仙之术，鄂州刺史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奏了上去，并把罗公远也送给朝廷。唐玄宗正在和张果、叶法善下棋，两人见了罗公远不禁大笑说：“一个村野小孩，何必解送朝廷呢。”说着，二人手中各握了十几粒棋子，问道：“这里边有什么东西？”罗公远回答说：“空手。”二人伸开手掌，果然什么也没有，棋子都在罗公远手里，他们这才惊奇起来。唐

玄宗命他与张果、叶法善等人按年龄叙坐。剑南有一种叫日熟子的水果，初次进贡，张果和叶法善用道术运来，每天日头过午必定送到。这一天，直到晚上还没有到，大家便你看我我看你，都说：“莫非是罗君作怪！”当时，天气寒冷，大家围炉而坐，公远听了只是笑着。这之前，他在炉火中间立了一根筷子，这时取开，水果立即送来了。叶法善问使者为什么迟到，使者回答说：“快到京都的时候，火焰横空，无路可过。刚才火熄灭了，才送来。”从此，大家对罗公远都很敬佩。

开元年间，有一年的中秋节晚上，唐玄宗在宫中赏月，罗公远奏请道：“陛下不想到月宫看看吗？”得到玄宗的同意后，罗公远就取了一条拐杖，向天空掷去，立即化作一座大桥，色如白银。罗公远请玄宗一同上桥，走了大约几十里，骤然间光彩夺目，寒气侵人，原来到了一座大城楼前。罗公远说：“这就是月宫。”他们看见有几百仙女，都穿着宽大的白绸服装，在大庭中翩翩起舞。玄宗问道：“这是一种什么曲子？”回答说：“《霓裳羽衣》。”玄宗就在心里暗暗记下它的声调。于是，他们就往回返，回头看看大桥，随着他们的脚步消失了。玄宗叫来管音乐的官员，按照月宫中演奏的声调改造创作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

这时，武惠妃特别相信金刚三藏。有一次，唐玄宗临幸功德院，忽然背痒得厉害。罗公远就折了一根竹枝，变成一把七宝如意，送给玄宗搔背。玄宗十分高兴，回头对金刚三藏说：“上人也能变出这个东西来吗？”金刚三藏回答说：“这是一种幻术，我为陛下取一个真东西来。”说着，就从衣袖中取出一把真的七宝如意送给玄宗，而罗公远送的那把如意即时变成了竹枝。后来，玄宗巡狩东都洛阳，武惠妃同行，驻蹕上阳宫麟趾殿。宫里正准备修建殿堂，庭院中间放着一根数丈长的大方梁，直径就有五六尺。当时，罗公远、叶法善、金刚三藏都侍从在旁，玄宗就对叶法善说：“我正闷得慌，可以变一个小戏法寻寻开心。你试一试

替我把这根大方木举起来。”叶法善接受诏命行起法术来，那方木一头抬起数尺高，而另一头依然在地上。玄宗问道：“你的神力为什么不灵了呢？”叶法善说：“三藏派了一群金刚善神压住一头，所以举不起来。”那时，唐玄宗信奉道教，武惠妃崇拜佛教。看到这种情形，武惠妃脸上很觉光彩，金刚三藏也暗暗欢喜，只有罗公远低头微笑。玄宗对金刚三藏说：“你的神咒很有功力，叶法善赶不上你。可你能为我念咒让叶法善钻进澡瓶子里吗？”金刚三藏接受诏命，放好一个瓶子，另外铺设了一个座位，让叶法善坐好，就念起大佛顶真言，还没有念完一遍，叶法善的身体移到瓶子旁边；还没有念完两遍，叶法善就上到瓶口；念完规定的遍数，叶法善迅速钻进瓶子里。玄宗有些不高兴，过了很长时间，对金刚三藏说：“你的功力很高明，运用自如，既然能让他进去，也能让他出来吧？”金刚三藏说：“这是小僧法术内的事。”他立即作咒，念了几遍佛顶真言，叶法善却没有出来。玄宗说：“我的学道法师，如今被金刚三藏用咒装进瓶子里，不能再出来了。”武惠妃吓得脸色都变了，金刚三藏更是怕得要命。玄宗对罗公远说：“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叶法善出来呢？”罗公远笑着说：“叶法善离得并不远。”过了一阵，高力士进来奏道：“叶尊师进宫来了。”玄宗惊奇万分地说：“铜瓶在这里放着，他从哪里来的？”让人把叶法善领进来一问，叶法善回答道：“宁王请我吃饭，要是当面奏请陛下，一定不放我去，我是刚从宁王家吃过饭来的。如果不依靠金刚三藏这一咒，我怎么能去了呢！”玄宗听了大笑起来，武惠妃、金刚三藏也表示祝贺。

过了一会，玄宗又让叶法善施法。叶法善就把金刚三藏的金栏袈裟取来折好，用盆子扣住。叶法善走起禹步，同时叩齿，绕盆三周，口中叫道：“太上老君摄去！”随着话声，盆下袈裟的丝缕，按不同的颜色聚集起来，各成一束。金刚三藏说：“可惜了我的金栏袈裟，毁坏到这种程度。”玄宗问道：“能够复原吗？”

叶法善说：“能。”又用盆子把丝缕扣起来，咒道：“太上老君正之！”翻起盆子一看，袈裟完好如初。叶法善又拿过金刚三藏的钵盂，用火烧得赤红赤红，两手捧着扣到金刚三藏的头上，三藏吓得边喊边逃。玄宗开心地大笑起来。罗公远说：“陛下以此为乐，其实这都是道术里的小法术，叶尊师何必逞这种能呢！”玄宗说：“你能不能为我变一个法术，让我高兴呢？”罗公远就说：“请再问金刚三藏的法术怎么样？”金刚三藏说：“请允许贫僧把袈裟放得牢牢靠靠的，试着让罗公远先生拿走。如果取不走就算罗先生输，取走了就是贫僧输。”于是就在道场院里比赛法术。金刚三藏设坛焚香，亲自坐在坛上作法，把袈裟装在一个银盒子里，外面又加上几重木匣子，每一道都封好上锁，然后放在坛上。玄宗和武惠妃、叶法善都看见里边一层是菩萨护卫，中间一层是金甲神人，外边一层是金刚包围着。这些神灵肩挨着肩站好，环绕得十分严密。金刚三藏看守，眼睛盯着不放。罗公远坐在绳床上，又说又笑，非常自如。玄宗与叶法善都看着。过了几顿饭功夫，玄宗说：“为什么这样慢呢？莫非很费力吗？”罗公远说：“我在和金刚三藏斗法力，怎么敢自己炫耀高明呢！只是要请陛下让金刚三藏打开匣子看看吧。”玄宗命令打开匣子取出袈裟，虽然封条锁钥还是原来的样子，里边却什么也没有了，玄宗大笑起来。罗公远奏道：“请派人到我住的院里，让我的弟子打开匣子取出来。”立即命令太监去取，转眼功夫就拿来了袈裟。玄宗询问其中奥妙，罗公远说：“菩萨力气是神灵里边中等的，甲兵诸神是得道小的，他们都可以生活在天界。至于太上至真的神妙，就不是一般方术之士们能知道的了。刚才，我让玉清神女取袈裟，那菩萨、金刚等神就看不见她的身影，取袈裟好像在平路上行走，有什么难处呢？”玄宗十分高兴，赏赐了许多财物。经过这件事后，叶法善、金刚三藏也都心服了。

唐玄宗想学隐身术，罗公远对他说：“陛下是玉书金格写在

九清简册上的，是真人下凡，来保国安民的，诚然应当效法唐尧虞舜的无为而治，继承西汉文景二帝的节俭治国，摒弃宝剑（指兵刃）而不用，放过名马（指战马）而不乘，怎么可以用天子之尊、四海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易学习微小的方术，作戏耍的事情呢？如果陛下把我的方术都学会了，那你就一定怀抱国玺降为常人，困死在普通人家了。”玄宗动了怒，骂他，他就钻进柱子里边，指责玄宗所犯的过失。玄宗更加生气，把柱子换下来砸烂，他又钻进白色的柱底石里，又换下来，砸成几十片，可每一片里都有罗公远的身影。玄宗表示道歉，才又恢复了原形。后来，唐玄宗还是坚持要学隐身术，不停地强迫他，他就只好教给他。可是托身在某处隐藏起来，往往有藏不尽的地方，或者露出衣摆衣带，或者能看见影子的痕迹。玄宗一生气，就把他杀了。

这之后过了几年，玄宗派辅仙玉出使蜀地，在黑水道上看到罗公远，披着云霞衲帔，拄着拐杖慢慢走着。辅仙玉催马从后边追赶，一直相距十多步，就是追不上，辅仙玉就高声呼叫：“天师像云彩和流水一样自由自在，难道不记得内殿的老熟人了吗？”罗公远才站下来回头看他。辅仙玉下马拜见过后，两个人一起走了几里。大道一侧的下边是条溪水，水旁有一块大石头，两人渡过溪水，坐在大石上。罗公远对辅仙玉说：“我栖息在林泉之下，一心一意修炼仙术。从晋朝咸和年间到了蜀地，在各座名山寻访高师，在人世不露姓名踪迹。听说当今天子爱好道术，崇尚玄学，于是舍弃山林放旷的自由生活，到充满腥气的尘世，与追逐名利的人群混在一起，生活在朝生暮死的人间，而不感到疲倦，就是因为想用最高的教理，下教于人主罢了。圣上把我请在便殿里，突然向我索取仙药。我告诉他，世间俗人的腑脏，充满荤腥，上中下三丹田还没有空虚，喂食的六种精华之气还不纯洁，请待以后再教给他，并以十年为期。可是他不能信守这一教戒之

约，把我杀掉。多么心急啊！只是想到主上的名讳列在仙真的简册上，还有在玉京旧交的情分，我才想亲自度脱他。眷恋之情，止也止不住。”于是从衣袖里取出一封书信，对辅仙玉说：“请把这封信奏上，说我姓维，名么退，是静真先生的弟子，皇上一定会想起来的。”说罢就要离开，又托他捎给玄宗一枝蜀地的当归，于是就不见了。

辅仙玉回到京师，就把路上的事和罗公远的信上奏玄宗。玄宗看了信，心里很不是滋味。辅仙玉刚出去，罗公远就到了，立即引见。玄宗说：“先生为什么要改姓名呢？”回答说：“陛下曾割掉我的头，所以就改了。‘罗’字去头是个‘维’字，‘公’字去头是个‘么’字，‘远’字去头是个‘退’字。”玄宗行礼认错，希望饶恕他的罪过。罗公远痛痛快快地说：“开玩笑罢了。凡是修成神仙之术的人，就是毁坏世界的灾难、大小天灾、天塌地陷，尚且不能加害，何况兵刃之类，哪能为害呢？”过了几天，玄宗又请求学长生之术，罗公远回答道：“道经上说，自己的生命在于自己掌握，并不由他人决定。应当先修炼自身而后再求外在条件的协助。可是，清心绝欲、消灭思虑、穿草衣、吃果蔬，不是贵为天子的你能做到的。”于是进奏《三峰歌》八首，主要讲玄白黄赤等丹药的服食和返老还童之事的。玄宗照着修炼了一年多，就感觉到神气飘逸旺盛，年龄越来越大，而精力不衰。过了一年多，罗公远离开玄宗走了，不知到了哪里。天宝末年，唐玄宗避难到蜀，罗公远又在剑门迎接鸾驾，一直护卫到成都，然后拂衣而去。待到玄宗从成都返回京城长安，才省悟到罗公远寄“蜀当归”的用意。

红 线⁽¹⁾

唐 袁 郊⁽²⁾

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又通经史⁽³⁾。嵩乃俾掌其笈表，号曰内记室⁽⁴⁾。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声，颇甚悲切，其击者必有事也⁽⁵⁾。”嵩素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归。

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初置昭义军，以浚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⁶⁾。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彰女⁽⁷⁾。三镇交为姻娅，使使往来。而田承嗣常患肺气，遇热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

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⁸⁾，杖策庭际，唯红线从嵩。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诚贱品，亦能解主忧者。”嵩闻其语异，乃曰：“不知汝是异人，我暗昧也⁽⁹⁾。”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此易与耳，不足劳主忧焉。暂放某一到魏城，观其形势，覩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使，具寒暄书，其他即待某却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济，反速其祸，又如之何？”

红线曰：“某之此行，无不济也。”乃入闺房，饬其行具。乃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一神名⁽⁴⁰⁾，再拜而行，倏忽不见。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馀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劳曰：“事谐否？”红线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夜前二刻即达魏城，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儿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徒步于庭，传叫风生，乃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纛。枕前露一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则扬威玉帐，但期心豁于生前⁽⁴¹⁾。熟寝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烟微，炉香烬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罗。或头触屏风颦而弹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⁴²⁾。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⁴³⁾。忿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依归。所以当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嵩乃发使人魏，遗田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合，一军忧疑。使者以马资挝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时，惊惧绝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赆。明日，专遣使资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杂珍异等，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貽伊戚。专膺指使，敢议亲姻。役当捧毂后车，来则麾鞭前马。所置纪纲外宅儿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由是，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

交至⁽¹⁴⁾

忽一日，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赖于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世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¹⁵⁾。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其三人⁽¹⁶⁾。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凡俚。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庆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甚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即违天，理当尽弭。昨往魏邦，以是报恩。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以千金为居出之所？”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临朝阳为词⁽¹⁷⁾，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¹⁸⁾。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¹⁹⁾。”歌竟，嵩不胜其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红线：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注明出自《甘泽谣》，《甘泽谣》为袁郊所撰，故此篇作者为袁郊。《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书题作杨巨源撰，无据。作品描写了传奇中的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女侠，说她凭借自身神奇的本领，两个更次的时间往来潞州和魏城之间，穿行七百餘里，从警卫森严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卧室内取走一只金盒，警告了田承嗣，消弭了潞州节度使薛嵩和田承嗣之间的一场战争灾难，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红线

这个女侠属于半仙半人之列，是道教神仙观念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平息战乱、过和平生活的愿望相互结合的产物，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

(2) 袁郊：唐代传奇作者。字之乾，一字之仪，蔡州朗山（今属河南确山）人。咸通中任尚书祠部郎中，一说刑部郎中，官至虢州刺史。著有传奇集《甘泽谣》。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甘泽谣》一卷，载谣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则说：此书自序作于“咸通戊子”，那该书就完成于咸通九年（868）了。今存本为明人杨仪校辑，收集《太平广记》所录八篇，增《聂隐娘》一篇。《聂隐娘》或认为裴铏所作。其作品叙事委曲，构思奇幻，为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

(3) 潞州：唐时州名，州治在上党县（今山西长治市），曾一度为上党郡。此处潞州节度使应为相卫节度使，治所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薛嵩：是薛仁贵的孙子，安史之乱时为史思明部将，史朝义兵败后降唐。阮咸：此指一种乐器，像琵琶。因为是晋人阮咸创制，故名阮咸。

(4) 内记室：记室是官名，是为官职较高的人掌管信札文件的。因红线是家内女婢，与衙署的记室不一样，故称内记室。

(5) 羯鼓：原为羯族的乐器，故名羯鼓。形似漆筒，两头都能敲击。

(6) 至德：唐肃宗李亨的年号（756—757）。此处“至德之后”当指广德元年（763）。《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载：广德元年，闰正月，“癸亥，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洛、贝、磁六州节度使。”浚阳：即“滏阳”，时属磁州，在今河北磁县。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薛嵩所辖六州均在太行山之东。

(7) 田承嗣：与薛嵩相同，也是史朝义失败后降唐的，并于

同一天任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令狐彰：也是安史餘部，兵败后降唐的。滑、亳：二州名。滑州治所在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唐时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滑县、延津、长垣等县。亳州治所在譙县（今安徽亳县），唐时辖境相当于今安徽亳县、涡阳、蒙城及河南鹿邑、永城等县地。

(8) 辕门：即军营营门，此处指军府门。

(9) 异人：不同寻常的人。

(10) 太一：是道教神名，是北极神的别名，居玉清境，号令群神。红线额上书太一神名，说明她的神通来自道教。

(11) 但期心豁：随心所欲的意思。生：当指醒着时。

(12) 醒：黄晟本作“醒”，是。醒：酒醉。

(13) 铜台：是铜雀台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河南安阳市东北。

(14) 信使：指使者。古代称使者为信，所以信使连称。

(15) 蛊症：据下文用“荒花酒下之”看，当指鼓胀，“蛊”即“鼓”，腹胀如鼓，中有实物。

(16) 荒花：一味中草药，能泻水逐饮，主治水肿胀满等症。

(17) 冷朝阳：中唐诗人，大历中进士及第，曾为薛嵩从事。

(18) 采菱二句：意谓木兰舟上的人唱着悲怨的采菱歌，在高楼上设宴送客，也令人悲伤。

(19) 还似二句：意谓被送的人像洛神一样乘着云雾离开了，展现在送客人面前的只有向天边流去的河水。

【译文】

红线是唐代潞州节度使薛嵩家的丫鬟，她擅长弹一种叫“阮咸”的乐器，又通晓经史等书。薛嵩便叫她负责代写书信、公文等，称她为“内记室”。有一次，军中举行盛大宴会，红线对薛嵩说：“今天羯鼓奏出的声音很悲伤，打鼓的人一定遇到伤心的

事情了。”薛嵩也懂得音乐，说：“你说得对。”立即召鼓手问讯，那人说：“我妻子昨天夜里死了，我不敢请假。”薛嵩立刻放他回家。

当时，正是至德以后的几年，河北河东两个道还没有安定下来。朝廷就设置昭义军节度使，以滏阳为节度使驻地，让薛嵩去镇守，控制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局势。因为正在安史之乱之后，节度使衙署刚刚建立。朝廷又采取措施，让薛嵩把女儿嫁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让薛嵩的儿子娶滑亳节度使令狐彰的女儿，使三个镇的主将之间彼此成为亲家，三家之间的使者常来常往。这时，田承嗣肺脏有病，天一热病就厉害。他常说：“我如果能够到太行山东面去镇守，借那里凉爽的气候养病，还可以多活几年。”于是从军队中挑选了三千名比一般人武艺高强十倍以上勇士，号称“外宅男”，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又经常派三百人在帅府中巡逻值班。他打算挑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并在潞州。

薛嵩知道这事后，日夜忧愁，经常自言自语地盘算，但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来。一天，根据铜漏的时刻看，将要起更了，军营的辕门已经关闭，他拄着拐杖在庭院里徘徊，只有红线跟在身边。红线忽然问：“您最近一个月以来，没有心思吃饭睡觉，脑子里像是考虑什么问题，难道是为邻州的事情担心吗？”薛嵩说：“这是一件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不是你一个女子能够想到的。”红线说：“我虽然身分低贱，但也能替主人分担忧愁。”薛嵩听她的口气不平常，就说：“我过去不知道您是不平凡的人，是我暗于识人。”于是把心中担忧的事全告诉了她，并说：“我承继了祖上和父亲的基业，受到国家的厚恩，如果一旦失去了疆土，几百年的功勋业绩就全完了。”红线说：“这件事容易办，主人不用忧愁。请允许我到魏城去一趟，看看形势，了解一下虚实。现在是一更天，我立即动身，二更天就可以回来复命。请您先派一个能骑快马的使者，写好问候田亲家的信，其他等我回来

再说。”薛嵩问：“如果事情办不好，反会加速祸患的到来，又该怎么办呢？”红线说：“我去这一趟，不会办不好事情的。”于是回到自己房间里去换装，作出发的准备。一会儿，只见她梳着乌蛮人那样的发式，头上插着金雀钗，身穿绣花紫色短袍，脚穿青丝便鞋，胸前佩带龙文匕首，额上写着太一神的名字。她向薛嵩行过礼就动身，立刻不见了。

薛嵩回到房内关上门，背着烛光端正地坐在那里，平时他只有几合的酒量，今晚一连喝了十多杯都不醉。忽然，他听见晨风送来军中的号角声，又听见像是露水从一片树叶子上轻轻地掉下来。他吃了一惊，起身查问，原来是红线回来了。他高兴地慰问：“事情办成了吗？”红线回答：“不敢辜负您的嘱托。”又问：“有没有杀伤人？”回答说：“还不至于这样，只拿了他床头一个金盒作为凭证罢了。”于是红线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我在离半夜还有二刻时就到了魏城，通过了几道门岗，才进到他的卧室。那些值班的外宅守卫正在走廊上睡觉，鼾声如雷。还看到中军的兵士在院内巡逻，大声传着口令。我打开他卧室的左门，到了床前，田亲家正在帐子里弯腿翘脚地熟睡，头枕花纹斑斓的犀牛皮枕头，用黄色薄纱包着头发。枕头前面露出一把七星宝剑，剑旁放着一个未盖上盖子的金盒，里面写着他的生辰年月和北斗神的名字，还用名贵香料和精美的珍宝覆盖起来。这确是，白天在军帐里耀武扬威，只顾放纵自己的欲望，晚间在卧室内熟睡，就想不到生命已经悬在旁人的手里。哪里还用得着兴兵俘虏他！想到这点，确实叫人感叹。这时，烛光微弱，炉里的香也烧成灰烬了。四面守护的侍卫，武器交相排列，但有的头靠屏风倚在那里打呼噜，有的手中还拿着手巾拂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睡着了。我拔下他发髻上的簪子，摘掉他耳朵上的耳环，把他的衣服绾结在一起。他呢，却像得了病或喝醉了酒，都不能醒过来，我就拿了他的金盒回来了。出魏城西门走了将近二百里时，看见铜雀台

耸立在那里，漳河水静静地东流，金鸡已经报晓，斜月还挂在林梢。出发时心事重重，归来时喜气洋洋，顿时忘记了路途的疲劳。感激您的知遇，报答您的恩德，总算办好了您嘱托的事。我在三个时辰里往返七百里路，深入到防备森严的敌城，经过了五六个城邑，就是希望减轻您的忧虑，哪敢说什么劳苦呢？”

薛嵩于是派使者到魏州，送信给田承嗣说：“昨夜有位客人从魏州城里来，说是从元帅您的床头得到一个金盒，我不敢留在这里，敬请封好原物送还。”派出的使者凌晨飞马前往，半夜才到了魏城，看到那里上上下下搜查金盒，全军正闹得惊疑不安。使者就用马鞭敲门，要求急见田承嗣。田承嗣立即出来，使者便把金盒交给了他。他用手接金盒时，惊骇得几乎倒在地上。于是把使者留在自己内室安歇，设宴招待，赏赐了许多财物。第二天，派专人带了三万匹绸缎、二百匹好马、各色珍宝等等，献给薛嵩。信上说：“我的脑袋，全靠您来保护。我只能改过自新，决不再给自己增加苦恼。以后一心接受您的指挥差遣，不敢以姻亲的平等地位自居。您如有事我就在车后跟着侍候，您如来魏州城就在马前开路。我所设置的那些外宅守卫，原本是用来防备别的盗贼，不是对您有什么企图。现已命令他们全部脱去甲衣，回家种田了。”打这以后，一两个月内，魏州和相州之间，双方的使者经常来往。

忽然有一天，红线说要告别离开。薛嵩说：“你是在我家里出生的，现在要到哪里去？我正要依靠你，怎能说要走呢！”红线说：“我的前生本是个男子，在各地游学，因为读过神农的药书，就给人们治病。当时村里有个孕妇，患有腹中结块的病，我用茺花酒作药想打下她肚里的结块，结果那位妇女和怀着的两个胎儿一齐都死了。我一下子杀了三个人，冥间处罚我，要了我的命，使我降生为女子，并且成了低贱的奴仆，气质禀赋也非常平凡。幸运地生在您家里，现在已经十九年了，穿足了绫罗绸缎衣

服，吃遍了甘美珍鲜的饭菜，受到特别的重用和优厚的待遇，荣耀也到了顶点。何况国家政教只有建立中正的准则，福庆才能无穷无尽。田亲家那些违反天意的行为，理当应该削平。前些日子去魏州，就是通过此事报恩。如今，两个地区都保住各自的城池，千万人保住了性命，让乱臣有所畏惧，忠烈的人都考虑和平，像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功劳也不算小了，很可以赎回我前生的罪过，恢复我男儿身了。以后，我就离开尘世，专心修炼，使气归于纯一，而长生不死。”薛嵩说：“你非去修炼不可的话，就用千金在山里为你修建修炼之所。”红线说：“修炼的想法，是关系到来生的事，哪能预先筹划呢？”薛嵩知道留不住她，就隆重地给她饯行，请来所有的宾客朋友，在中堂举行夜宴。薛嵩亲自唱歌给红线佐酒，请座上的客人冷朝阳作歌词，歌词是：“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唱完，薛嵩非常悲伤。红线哭着行了个礼，于是假称酒醉离开宴席，从此就不知去向了。

昆 仑 奴⁽¹⁾

唐 裴 铏⁽²⁾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³⁾。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⁴⁾。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禀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妓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甌贮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醪而进⁽⁵⁾。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擘一甌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

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⁶⁾。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⁷⁾。”左右莫能究其意。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三掌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绡

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⁸⁾。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⁹⁾。”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链锥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钗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¹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¹¹⁾。”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褰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人，以金瓠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¹²⁾。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饌，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长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桎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¹³⁾。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迟恐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馀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

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¹⁴⁾。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遂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

高垣，譬若翎翅，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人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

后十馀年，崔家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¹⁵⁾。

录自《传奇》⁽¹⁶⁾

【注解】

(1) 昆仑奴：此篇选自裴铏《传奇》，《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收录，注明出自《传奇》。作品塑造的颇具侠义品格的昆仑奴磨勒是个仙侠，他不仅身怀绝技，可以背负两个人逾越十几重峻垣而使人不知觉，还能够像鹰隼一样飞行，而且乐于助人，为了促成崔生和红绡女的好合，他不辞劳苦，几次越过一品勋臣家的十重高墙。这一人物形象对后世武侠小说和戏曲提供了经验和题材。

(2) 裴铏(xíng)：唐代小说家。生卒年、籍贯均不详。著有《传奇》三卷。根据一些零星记载，裴铏曾作高骈从事。另外，裴铏号谷神子，著有《道生旨》一卷。

(3) 大历：唐代宗李豫的年号(766—779)。一品：古代官分九品，一品是最高的官阶。文中的“一品者”，或以为唐代名臣郭子仪。

(4) 千牛：禁卫官名。是千牛备身、千牛卫、千牛仗等的省称。

(5) 含桃：樱桃的别名，因为莺鸟所含食，故名。

(6) 误到二句：意谓我错误地跑到蓬莱仙山去游玩，引得戴着明月耳坠的玉女动了心，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在我身上转动。蓬山：即蓬莱山，道教海上三神山之一。瑯：妇女耳垂上的装饰品。玉女：蓬莱山上的仙女，用来比喻红绡妓。

(7) 朱扉二句：意谓在仙境深宫里，朱扉半掩，朗月高照，那位美人正对月伤怀哩。 璚芝雪艳：比喻美女红绡妓。

(8) 曹州猛犬：曹州产的猛犬。曹州即今山东菏泽县，该地出猛犬，很著名。

(9) 今夕：疑有误。因前文说“后夜乃十五夜”，后文又说“至三更”“是夜三更”，细考其意，“今夕”与“至三更”一致，“后夜乃十五夜”与“是夜三更”一致。(10) 深洞二句：意谓在深宫里，听着黄莺一声声的啼鸣，好像在怨恨当初阮郎在花下用珍珠耳坠相送。 阮郎：阮肇。见《刘晨阮肇》篇。

(11) 碧云二句：意谓如今天空的碧云飘走，音讯断绝，只剩我独自一人倚着玉箫伤心。

(12) 朔方：古地名。此处指唐代朔方节度使军府所在地，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

(13) 爪牙：此处指供驱使的人。 狴(bì)牢：监狱。古时监狱门上画有狴犴的图形，故称。

(14) 曲江：唐时游览胜地，在长安东南，河水曲折，故名曲江。

(15) 洛阳市：洛阳城内的街市。

(16) 传奇：唐代传奇小说集名，裴铏撰，三卷。原书已失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周楞伽的辑注本，收佚文三十一条。《传奇》一书的作品大都记载一些爱情故事，其中又离不开神仙侠客的帮助，这些超现实的力量构成了幻设的情节，使作品蒙上一层道教色彩。《传奇》在叙事艺术上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不仅保存了传记体的叙事完整性，而且注重细节描写的生动性，使作品更加曲折多变，恢诡细密。《传奇》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影响很大，许多作品都成为宋话本和明清小说、戏曲取材的蓝本。

【译文】

唐朝大历年间，有个姓崔的书生，他的父亲是个很有权势的大官，与当代最大的一品勋臣很熟。崔生担任朝廷警卫官，他父亲让他前去探望一品勋臣的疾病。崔生正当年少，长得容颜洁白，性格正直耿介，举止从容安祥，谈吐清亮高雅。一品勋臣叫歌妓卷起帘子，邀请崔生进屋。崔生行拜见之礼后，转达了父亲的问候，一品勋臣很喜欢崔生，让崔生坐下和他聊天。当时，一品身边有三个歌妓，都是非常美丽的绝代佳人，她们在座位前，捧着盛满樱桃的金瓿，把樱桃掰开，浇上乳酪呈献上来。一品勋臣让一个穿红绡的歌妓，捧一瓿樱桃请崔生吃。年轻的崔生对着歌妓羞得满脸通红，不肯吃。一品勋臣又让歌妓用汤匙舀上送到崔生嘴边，崔生不得已只好吃下，那个歌妓嘲讽地微微笑了笑。崔生告辞要走，一品勋臣说：“公子闲暇时，一定要来看看我这个病老头子。”又让穿红绡的歌妓送出院子。这时，崔生回头看那歌妓，只见她竖起三个指头，又把手掌翻了三次，然后指着胸前的小镜子说：“记住！”没有再说别的话。

崔生回到家中，向父亲转达了一品勋臣的情意。返回学院以后，就神魂颠倒，不想多说话，面容枯瘦，常常在那里出神，整日不思饮食，只是吟诗道：“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璚芝雪艳愁。”身边随从的人都不明白这首诗的意思。当时，家中有个叫磨勒的昆仑奴，他上下打量着公子说：“心里有什么事，使你这样丢不开？为什么不告诉老奴呢？”崔生说：“你做仆人的知道什么，竟来问我的心事！”磨勒说：“只管讲，奴才一定能给公子排解，不管远近，一定把事情办成。”崔生听了，惊奇他的话不平常，就把事情详细告诉了他。磨勒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为什么不早说出来，却独自一个苦恼呢？”崔生又把那穿红绡的歌妓的隐语手势也讲了出来。磨勒

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竖起三个指头，是说一品勋臣宅第中有十院歌妓，她所住的地方是第三院。翻了三次手掌，数一数是十五个指头，以应十五日这个数。至于胸前的小镜子，是说十五夜月圆如镜，叫你前去幽会呢。”崔生听了，高兴得无法形容，对磨勒说：“你有什么办法能解除我的郁闷？”磨勒笑着说：“后大晚上就是十五明月夜，请给我两匹青绢，给公子做一套紧身衣。一品勋臣的住宅里用猛犬看歌妓院的大门，不熟悉的人是不能进去的，进去就一定会被咬死。那猛犬机警得就像神灵，凶猛得就像老虎，是著名的曹州孟海犬。人世间除了我谁也杀不死它，今晚上一定为公子除掉它。”崔生就设宴犒赏了他。到三更时，磨勒带着有链的铁锤前往，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说：“猛犬已杀死，没有障碍了。”到十五夜的三更天，磨勒给崔生穿上青色紧身衣，就背起他翻越十层墙垣，进入歌妓院里，停在第三个门前，雕花的门窗没有锁上，金灯发出微光，只听见歌妓坐着长叹，像是等待什么，她刚把翡翠耳环摘下，脸上脂粉洗掉，玉貌由于怨恨而失去了娇艳，泪珠因为哀愁而更加晶莹。只听吟诗道：“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这时，侍卫们都已睡着，周围一片静寂。崔生就慢慢掀开帘子走进去。歌妓仔细看了一眼，确认是崔生，才跳下床来，握着崔生的手说：“我知道公子很聪明，一定能理解我的意思，所以才用手语。只是不知道公子又有怎样的神仙法术，而能进到这里？”崔生就告诉她是磨勒的计谋，是磨勒把他背进来的。歌妓问：“磨勒现在在哪里？”答道：“帘子外边。”歌妓就召磨勒进来，用金瓠盛上酒请他喝。歌妓对崔生说：“我家本来很富有，居住在朔方，现在的主人拥有兵权，逼我做了歌妓。不能自寻短见，只是暂时偷生罢了。脸上虽然搽着脂粉，而内心是痛苦的，纵然用玉筷子吃尽美味，金炉中香烟缭绕，每每供给绮罗绸缎、云母屏风，常常躺在珠翠镶嵌的床上盖着绣花被

子，但这些都不是我所愿意的，反而觉得像坐牢那样难受。你的这个仆人既有神术，为何不帮我逃脱牢狱！如果我能如愿，即使死了也不后悔，只求做公子的奴婢，愿意永远侍奉你。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崔生听了很伤感，没有说话。磨勒说：“娘子既然这样坚定，逃出这监牢只是件小事。”歌妓非常高兴。磨勒请求先替歌妓背出财物及梳妆用具，共运了三个来回，然后说：“再迟怕要天明了。”就背起崔生与歌妓，飞越十多层高墙走了。一品勋臣家的守卫之士，没有一个觉察的。崔生回到学院把歌妓藏起来。到天明，一品勋臣家才发觉红绡歌妓失踪了，又发现猛犬也死了。一品勋臣大惊道：“我家的门墙，向来深邃严密，锁得也很严实，看样子像是飞腾出入，寂然无声，不留一点形迹，这一定是侠士携带她走了。不要把这事声张出去，不然，只会白白地招来祸患。”

歌妓在崔生家里藏了二年，因在百花盛开的季节，乘着小车到曲江游春，被一品勋臣的家人暗地认了出来，就报告了一品勋臣。一品勋臣对此很惊异，就把崔生叫来责问，崔生惧怕他的势力，不敢隐瞒，就详细说明缘由：是依靠家奴磨勒背负而离开的。一品勋臣说：“这个歌妓犯下大罪过！只因公子使唤她已经一年多了，就不必再追究她的是非了。但是，我一定要为天下人除掉磨勒这一害。”于是命令五十个披甲武士，握紧兵器，包围了崔生的宅院，令他们捉拿磨勒。磨勒就带了匕首，飞出高墙，像是长了翅膀，凶猛快速如同老鹰，武士射出像雨点那样密集利箭，可是没有一箭射中他，转眼之间，就不知道他飞往何方去了。崔家为此事感到十分惊惧。事后，一品勋臣又后悔又恐惧，每到晚上就命令许多家童拿着剑戟加强守卫，这样过了一年才停止。

十几年后，崔生家有人在洛阳街市上看见磨勒卖药，他的面容如同十几年前一样，一点不老。

崔 炜⁽¹⁾

唐 裴 铏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²⁾。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³⁾。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时中元日⁽⁴⁾，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⁵⁾，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嫗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⁶⁾，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⁷⁾，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见。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⁸⁾。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镒巨万⁽⁹⁾，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

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炷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之数日。炜素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殮之。时已逼矣，求人而不获。任翁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¹⁰⁾，无血属可以为殮。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刃，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

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刃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刃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僮十馀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

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馀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馀，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足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倘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烛四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衔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

炜将谓已达人世矣，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馀步，穴之四壁，皆凿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帷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燕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芳芬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璧，贮以水银，凫鹭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¹⁾，上有琴瑟、笙篴、鼗鼓、祝敌⁽²⁾，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髻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

“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¹³⁾。”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¹⁴⁾。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谓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¹⁵⁾，即中郎邕之女也⁽¹⁶⁾，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¹⁷⁾，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顷当来⁽¹⁸⁾，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¹⁹⁾。”

遽巡，有日影入照座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闻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简，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²⁰⁾，安南都护赵昌充替⁽²¹⁾。”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问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缙字，以相酬劳⁽²²⁾。”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贶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²³⁾，感悟徐绅，遂见修缙，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赉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千岁荒台驛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²⁴⁾。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²⁵⁾。”炜曰：“皇帝原姓何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饌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

炜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²⁶⁾，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²⁷⁾。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

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²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人南越王赵佗墓中来⁽²⁹⁾，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知之？”曰：“我人食国宝阳燧珠也⁽³⁰⁾。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³¹⁾，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

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³²⁾，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绘及广其宇。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海尉任嚣之墓耳⁽³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³⁴⁾。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践踏成官道⁽³⁵⁾。”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³⁶⁾，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

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饌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淡。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乞，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³⁷⁾。王崩，

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³⁸⁾。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摇所献⁽³⁹⁾，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⁴⁰⁾，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姬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⁴¹⁾，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馀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馀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⁴²⁾，后竟不知所适。

录自《传奇》

【注解】

(1) 崔炜：此篇选自《传奇》，《太平广记》卷三十四选录，注明出《传奇》，为裴铏的作品。此篇为唐传奇中有代表性的佳作，情节曲折，设想奇幻，结构紧凑。作者把历史人物和幻想的情节错综交叉起来结构作品，虽然宣扬的是善有善报的宗教观念，但崔炜的奇遇也可发人深想。

(2) 监察：即监察御史。唐代设置监察御史十五人，负责内外纠察、祭祀及诸军出使等职。

(3) 南海：郡名。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市）。从事：刺史佐官，掌管文书、检举不法等事。

(4) 中元日：道教以阴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日，道观在这一天作斋醮，寺院作盂盆兰斋。

(5) 番禺：县名，南海郡郡治，即今广州市。

(6) 赘疣（zhūyóu）：肉瘤。

(7) 越井冈：山名，即广州市的越秀山。《南海古迹记》：“越井冈在南海南，一曰越佗井，一曰鲍姑井。”

(8) 郎君：唐时对青年人的称呼，犹言公子。

(9) 鐙 (qiǎng): 钱贯, 后引申为钱。

(10) 门下客: 旧时豪门贵族把客人养在家里, 称做门下客, 也叫门客、门下士。此处指派出去寻找“血属”的门客。

(11) 犀 (xī) 象: 犀牛角和象牙。

(12) 琴瑟: 两种弦乐器, 同时弹奏, 音韵谐和, 故并称。

笙簧: 管乐器。篁, 当为簧之误。鼗 (táo) 鼓: 两种鼓。鼗, 小鼓。祝敔 (zhù yǔ): 古代两种打击乐器。

(13) 祝融: 相传是颛顼的孙子, 神话传说中的火神。

(14) 胡笳: 古代北方民族的一种管乐器, 据说由西域传入。

(15) 蔡文姬: 名琰。东汉陈留 (今并入河南开封市) 人, 蔡邕的女儿。她博学多闻, 精通音律。初嫁卫仲道, 后被胡骑掳去, 嫁南匈奴左贤王, 居胡中十二年。曹操用金璧赎回, 改嫁董祀。

(16) 中郎邕: 即蔡邕, 字伯喈, 灵帝时任郎中, 后因事免官。董卓专权, 召他做祭酒, 一直升任中郎将, 故称蔡中郎。

(17) 弄: 音乐的一曲称弄。旧琴曲有《梅花三弄》。

(18) 羊城: 即五羊城, 广州市的别称。传说不一, 其一说有五位仙人乘五色羊执稻穗来到广州。

(19) 齐王横: 齐王田横, 秦末齐国贵族田氏的后代。韩信破齐后, 田横自立为齐王, 率五百人逃往海岛。刘邦称帝后, 派人召降, 田横在去洛阳的路上自杀。

(20) 徐绅: 绅应作申, 字维降, 唐代京兆万年人。宪宗元和初为岭南节度使, 广州刺史, 唐书有传。

(21) 越昌: 唐宪宗元和九年, 徐申死, 赵昌代其职。唐书有传。

(22) 相: 指代羊城使者。

(23) 越台: 即越王台, 汉初南越王赵佗所筑, 在今广州越秀山上。

(24) 千岁二句：意为千年的荒台已在路旁毁坏，因为你题了诗，太守才重新修理。

(25) 感君二句：意为我对你感激不尽，用美女和明珠报答你。

(26) 鲍姑：西晋鲍靓的女儿，葛洪的妻子。传说她善于灸病，所用艾叫做鲍姑艾。

(27) 遂留之：与上文“但留艾”重复，当为衍文。

(28) 波斯邸：波斯商人开的商店。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其国人善经商，唐时扬州、益州、广州等地都有他们设立的商肆，世称波斯胡或贾胡。

(29) 南越王赵佗：秦时，赵佗为南海尉。秦亡之后，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称帝，册立为南越王。

(30) 大食：古国名，就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建立的阿拉伯帝国。唐时最强盛。

(31) 玄象：天象。能玄象者，会推算阴阳历数的人。

(32) 城隍庙：城隍是神名，又称“护国威灵公”。道教以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旧时历代封建王朝为祭祀城隍，于各州县都建城隍庙，供奉此神。

(33) 任器：秦时人，始皇时做过南海尉，后来成为赵佗的心腹。

(34) 越井二句：意为越井冈上的松柏都年代久远了，越王台的废墟上长满了秋草。

(35) 古墓二句：意为古老的坟墓没有子孙烧香修理，都被人们踏成了大道。

(36) 侍御：官名。侍御史的省称。按唐代官制，御史台御史中丞属下的官员都称为侍御。

(37) 嫔御：古代帝王的侍妾、宫女。

(38) 酈生：即酈食其，西汉人。楚汉战争中，他奉命劝说

齐王田广归汉，齐王同意，而这时汉将韩信又突然攻齐，齐王以为被出卖，就把他烹死。

(39) 甌越王摇：越王勾践的后代，楚汉战争时曾帮助刘邦打败项羽，汉惠帝时被封为东海王。

(40) 闽越王无诸：越王勾践的后代，也曾帮助刘邦打败项羽，封为闽越王。其后代为汉武帝所灭。

(41) 安期生：秦代方士，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南）人。在海边卖药，人呼千岁公。后来成为道教传说中的神仙。玉京：天阙，在无为之天。

(42) 罗浮：道教第七洞天，名朱明耀真洞天，又为第三十四泉源福地。在广东博罗、龙门、增城三县境内。东晋道士葛洪曾在此修道炼丹，著书立说。

【译文】

唐朝贞元年间，有个叫崔炜的人，是已去世的监察御史崔向的儿子。崔向因为诗写得好而闻名于世，最后死在南海从事任上，崔炜因此就流落在南海。他心胸宽广，不善经营家业，经常做些行侠仗义的事情，不过几年，家产就耗尽了，从此多数时间住在寺院里。当时，每到七月十五中元日，番禺人多用珍奇的供品在寺院里拜佛。开元寺里聚集了各种百戏杂耍，崔炜住在寺内，也就看热闹。他偶然看见一个讨饭的老太婆跌倒碰翻了人家的酒瓮，卖酒的就殴打她。算算那瓮酒的价钱，也不过一贯钱罢了。崔炜可怜那老太婆，就脱下上衣，替她赔了酒钱。老太婆没有道谢就走了。又一天，老太婆来了，对崔炜说：“感谢你替我解脱了困难，我会用法治赘瘤。现在有一点越井冈艾送给你。凡遇到生赘瘤的人，只要用一炷艾绒，就能治好。这样做，不只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还能得个好媳妇。”崔炜笑着接受下来，而老太婆突然不见了。几天后，崔炜游览海光寺时，遇到一个老

和尚耳朵上长着个瘤子，就拿出艾来，试着给他灸，结果和老太婆说的一样。老和尚非常感激，就对崔炜说：“我一个穷和尚，没有钱财拿来酬谢，只有念经祈求佛法保佑你。这山下有个姓任的老翁，家财万贯，也有这个疾患，先生倘若能给他治好，一定会重谢。请允许我写封信介绍一下。”崔炜说：“可以。”

任翁一听说，高兴得跳起来，礼节周到地请崔炜治病。崔炜就拿出艾绒，只燃了一炷就治好了。任翁对崔炜说：“感谢先生治愈了我的病痛，没有太多的酬劳，只有十万贯钱奉送。希望你能自自在在地多住几天，不可匆匆离去。”崔炜就在任翁家住了下来。他向来擅长音乐，听到主人堂前有弹琴的声音，就向家童打问，回答说：“是主人的爱女。”他就让家童借过她的琴弹奏起来，任女悄悄听他弹琴，对他起了爱慕之心。当时，任翁家供奉一个恶鬼叫“独脚神”，每三年一定要杀个人来供祭它。今年又到了该杀人供祭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可杀的人。任翁突然之间起了坏心，叫来儿子商量说：“出去找人的既然至今不归，就没有可杀的人来祭神。我听说，大恩大德尚且不报，何况只是治好个小疾患呢。”接着让摆好敬神的饭菜，到半夜时，准备杀掉崔炜，并已偷偷地反锁了崔炜住室的门户，而崔炜未曾觉察。任翁的女儿暗中知道了这事，就偷偷拿着把刀，从窗缝间对崔炜说：“我家信鬼，今夜要杀你祭祀，你可用这把刀砍断窗棂逃走，不然，立刻就要死了。这刀也请你带走，免得连累了我。”崔炜吓得心跳汗流，他拿着艾，挥刀砍断窗棂，跳出屋来，拨开大门的插关，逃走了。不久，任翁发觉，带领十多个仆人，提着刀，举着火把，追赶了六七里路，差一点就要追上。崔炜因为迷了路，失足掉进一眼大枯井里，追的人找不见踪迹，只好返了回去。

崔炜跌进枯井里，可是井下垫着厚厚的枯树叶，没有摔伤。天亮时一看，原来是个很大的洞穴，有一百多丈深，无法上去。四面洞壁上有许多嵌进去的小洞，可以容纳上千人。当中盘卧着

一条白蛇，约有好几丈长。蛇面前有个石臼，岩壁上有东西滴下来，好像饴蜜一样，落入石臼中，蛇就从石臼里饮用。崔炜细看这蛇非同一般，就向它叩头祈祷：“龙王！我不幸跌进这里，希望龙王可怜我、不要害我。”于是把石臼里蛇喝剩下的东西喝下去，也就不再觉得饥渴。又仔细观察蛇，见它的嘴唇上也长了个瘤子。崔炜感激这蛇怜悯自己，想给它炙一下，无奈找不到火。过了好久，有一团火从远处飘进洞来，崔炜就点燃了艾，对蛇说明要给它治那个瘤子，瘤子应手落到地上。蛇的饮食长期受到瘤子的妨碍，如今去掉了，觉得很方便，于是吐出一颗直径一寸大的宝珠来酬谢崔炜。崔炜不接受，对蛇说：“龙王能布云施雨，主宰变化莫测的阴阳之气，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一定有办法拯救我这落进地洞里的人。如果赐我一命，回到人世，我是感激铭心，至死也不会忘记的。我只求能出去，不愿接受宝珠。”蛇就咽下了珠子，蜿蜒而行，好像要到什么地方去。崔炜对蛇拜了两拜，跨上蛇背，蛇并没有从洞口出去，只在洞中爬行，大约走了几十里。这洞中虽然漆黑一片，但蛇身上放出的光芒映明洞壁，时时可见壁上画着古代的男子，都是戴冠束带的。最后碰上一道石门，门上装着兽头咬着的门环，石门大开，里面一片光明。蛇低下头来不再向前行，崔炜就从蛇背上跨下来。

崔炜以为已经回到人世，进门一看，有一处洞室，非常宽敞，有一百多步见方。洞的四壁，都凿成房屋。当中好几间挂着锦绣帟帐，帟帐垂着金色流苏，染成紫色花纹，还装饰着珍珠和翡翠，光亮辉煌，像夜空中连在一起的明星。帟帐前面有金香炉，炉上铸着蛟龙、鸾凤、龟蛇、燕雀等形状，都张着嘴巴，喷着香烟，郁郁葱葱。旁边有个小池子，四壁用黄金砌成，里边贮着水银，上面浮着用美玉雕成的野鸭、鸥鸟之类的水鸟。四壁靠墙架着床，床的正面装饰着犀角和象牙，上面放着琴瑟、笙簧、鼗鼓、柷敔等乐器，记都记不过来。崔炜细看一番，乐器上面还

有刚沾上的汗迹。崔炜恍恍惚惚，推测不出是那路神仙的洞府。过了好一段时间，他取下琴来试弹一曲，忽然四壁的房屋的门窗都打开了。这时，有个小女仆出来，笑着说：“玉京子已经把崔家的郎君带来了。”于是转身进去了。一会儿，有四个女子出来，都梳着古代的环形发髻，长长的衣裙拖着，问崔炜：“崔家郎君为什么擅自进入皇帝的地下宫殿中来？”崔炜放下琴拜了两拜，四女回拜。崔炜说：“既然是皇帝的地下宫殿，那皇帝在哪里呢？”答道：“临时赴火神祝融的宴会去了。”于是就请崔炜在床榻上弹琴，崔炜就弹奏了《胡笳》曲。四女问：“这是什么曲子呀？”答道：“胡笳。”又问：“什么叫胡笳呢？我们不明白。”崔炜答：“东汉蔡文姬，是中郎将蔡邕的女儿，流落在胡地。待她归汉以后，感念胡地旧事，就弹琴谱成这支曲子，像胡人吹笳时的哀怨幽咽韵味。”四女都很高兴，说道：“真是新曲调！”于是命侍女斟上甜酒，传杯共饮。崔炜却对着四女叩头，请求回去的心情更加迫切。四女说：“崔郎君既然来了，都是前生的缘法。何必要匆匆离去，请暂且留下来。一会儿，羊城使者就该到来，你随着他一起回去。”又对崔炜说：“皇帝已经答应让田夫人作你的妻子，就可见她一面。”崔炜不知事情的头绪，不敢应声。四女就命侍女去请田夫人，田夫人不肯来，说：“没有接到皇帝的诏令，不敢见崔家郎君。”四女第二次叫侍女去请，田夫人仍然不来。四女就对崔炜说：“田夫人有美好的品德，世上无人可比。希望你好好待她，也是前生的缘法。田夫人就是齐王的女儿。”崔炜问：“齐王是什么人？”四女说：“齐王名横，就是汉朝初年齐国灭亡后逃到海岛上的那个田横。”

时光渐渐过去，有阳光照到座位上，崔炜就抬头向上看，见有一个洞口，隐隐约约好像看到了人间的天河。四女说：“羊城使者到了。”于是有一只白羊从空中慢慢下来，一眨眼功夫就来到座前。羊背上有一个男子，衣帽整齐，手执大笔，还有封好的

一个青竹筒，上面写着篆字，使者把它恭恭敬敬地放到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那青竹筒：“广州刺史徐绅已死，空缺由安南都护赵昌充任。”四女斟上甜酒给使者喝，说：“崔郎君想回番禺，希望你带他去。”使者高兴地答应了，四女回过头来对崔炜说：“日后一定要给使者重修神像，修葺庙宇，答谢他。”崔炜只是连连答应。四女说：“皇帝有诏令，叫把国宝阳燧珠赐给郎君。郎君把它带到广州，一定会有个胡人拿上十万贯钱来买它。”于是让侍女打开玉匣子，取出阳燧珠交给崔炜，崔炜拜了两拜，双手接过来，问四女道：“我不曾朝见皇帝，也不是皇室亲族，为什么突然赐我这么贵重的东西呢？”四女答：“郎君的父亲在越王台上题诗，感动了徐绅，就重修了越王台。皇帝被这件事所感动，写了和诗。赏赐郎君宝珠的心意，已在和诗中露了出来。不用我们说，郎君难道不明白吗？”崔炜问：“不知道皇帝写了首什么样的诗？”四女命侍女在羊城使者的笔管上写道：“千岁荒台驷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崔炜问：“皇帝生前的姓名和字是什么？”四女答：“以后自会知道。”又对崔炜说：“七月十五中元日，你要在广州蒲涧寺的静室内，准备好美酒与丰盛的肴饌，我们一定送田夫人前往。”崔炜拜了两拜告辞，刚要跨上使者骑的羊背，四女说：“知道你有鲍姑艾，可以留下一点。”崔炜虽然留下了艾，却不知道鲍姑是什么人。转眼之间就出了洞穴，两脚踏在地上，羊城使者和他的羊也就不见了。看看天河方位，已五更时分，不一会儿就听到蒲涧寺报晓的钟声。于是到了寺里，和尚让他吃了一餐晨粥，于是便回到了广州。

发生这事之前，崔炜在广州租了一所房子，到广州那天，去房主那里问询，主人说：“你离开已经三年了。”房主又问崔炜：“你到哪里去了，竟然三年不回来？”崔炜没有如实告诉他。打开房门，落满灰尘的床榻依旧摆在原处，内心颇感悲伤。一问广州

刺史的情况，徐绅果然已死，而由赵昌接替。他到波斯商店悄悄地卖那颗宝珠，有个老胡人一见那颗宝珠，就爬在地上行礼说：“郎君一定是进过南越王赵佗的墓穴，否则，不会得到这件宝贝，因为赵佗是用这颗宝珠殉葬的。”崔炜就把实际情形全部说了一遍。这时，他才知道，皇帝就是赵佗，因为赵佗曾经自称南越武帝。于是老胡人筹集了十万贯钱买下了阳燧珠。崔炜问老胡人：“你根据什么认出它是从赵佗墓里得来的呢？”答：“这是我大食国的国宝阳燧珠。从前，在汉朝初年，赵佗派有特殊技能的人爬山过海偷回番禺，到今天将近一千年了。我国有善于观测天象来预测大事的人，说来年国宝一定归国。因此，我们国王派我准备了大船、重金，来番禺访求，今天果然得到了它。”于是拿出玉液清洗了宝珠，顿时光芒照亮一室。胡人急忙乘船回大食国去了。

崔炜得到钱财后，就置办了家产。可是寻访羊城使者时，竟然没有一点影子。后来有事到城隍庙去，忽然发现城隍神像倒像羊城使者，又看见神笔上有细小的文字，就是侍女书写的那首诗。他准备了酒肉来祭祀，并重新粉饰城隍神像，扩建了城隍庙。他这才知道羊城就是广州城，因为庙中有五羊的图像。崔炜又去查找任翁的住宅，村里老人说：“这是南海尉任嚣的坟墓。”再去登上越王台，看到了他父亲的题诗：“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践踏成官道。”还有越王写的和诗。这一切使崔炜甚感诧异，就去询问越王台的主管人，主管人说：“徐大夫绅登临此台，被崔侍御的诗所感动，所以重新粉饰殿台，这才焕然一新啊。”

不久就到七月十五中元日了，崔炜准备了丰盛的美肴甜酒，住在蒲涧寺的僧房里等待着。将近夜半时，果然四女陪伴着田夫人来了。田夫人容貌美丽，仪态超俗，谈吐文雅。四女给崔炜敬酒调笑，到天快亮时，告辞去了。崔炜拜了两拜就写信送给南越

王，言辞谦卑，礼节敬重，表示自己的感谢之意。于是与田夫人一起回到家里。崔炜问田夫人：“你既是齐王的女儿，为什么许配南越人呢？”田夫人答道：“我国破家亡，被越王俘虏，做了越王的宫女。越王去世，就把我陪葬，也不知今天是什么朝代。我曾亲眼看见齐王烹煮酈生，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每想起往事，就要潸然泪下。”崔炜问：“这四个美女是什么人？”答道：“两个是瓠越王摇进献的，两个是闽越王无诸进献的，都是殉葬者。”又问道：“先前四女说的鲍姑是什么人呢？”答道：“鲍靓的女儿，葛洪的妻子。常在南海一带灸治疾病。”崔炜这才惊叹从前在寺院里见的那个老太婆原来是鲍姑。又问：“叫蛇为玉京子是什么原因呢？”答道：“古时候，安期生常骑着这条龙去朝拜玉京，所以称它为玉京子。”崔炜因为在洞穴中喝了龙吃剩的东西，皮肤像少年一样鲜嫩，筋力轻健。后来在南海住了十多年，散尽家产金钱，一心学道，领着家人往罗浮山寻访鲍姑去了。后来也不知他的去向。

元柳二公⁽¹⁾唐 裴 鉞⁽²⁾

元和初⁽²⁾，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³⁾。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⁴⁾，李庶人连累⁽⁵⁾，各窜于驩、爱州⁽⁶⁾，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⁷⁾，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⁸⁾，舣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猿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颶风欻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谓长鲸之鳍，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⁹⁾，撞蜃楼而瓦解⁽¹⁰⁾。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

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¹¹⁾，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馀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绣绮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将有所遂。”

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见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¹²⁾，毕，当诣彼。”二子

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瀣，气肃沧溟⁽¹³⁾。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¹⁴⁾，今有柳实；昔有阮肇⁽¹⁵⁾，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¹⁶⁾，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笈，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¹⁷⁾，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披。”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命侍女进饌，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饌⁽¹⁸⁾。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饌，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饌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饌，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¹⁹⁾，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贶。但子宿分自有师⁽²⁰⁾，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

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谨⁽²¹⁾，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取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馀。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递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前海上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

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了，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²²⁾，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

子⁽²³⁾，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²⁴⁾，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谓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骀、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

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饌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阙已九秋矣⁽²⁵⁾。”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戚。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²⁶⁾。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²⁷⁾，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

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老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担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²⁸⁾，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

录自《传奇》

【注解】

(1) 元柳二公：此篇选自《传奇》。《太平广记》卷二十五选录，注明出自《续仙传》，而今本《续仙传》无此文。曾慥《类说》卷三十二《传奇》收录节选的文字，题作《元彻柳实》，当为《传奇》文。作品写水仙和水仙世界，是道教一种特殊的仙境，不仅环境优美，人物秀丽，而且感情浓烈，思过人间夫妻生活，极富人情味。

(2) 元和：唐宪宗的年号（806—820）。

(3) 衡山：古称南岳。在湖南衡山县西，五岳之一。道教第三小洞天。唐代道士司马承祯曾在此修道。

(4) 浙右：浙江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唐代曾设浙江西道。

(5) 李庶人：即李筠，唐宗室李神通之孙。曾任浙西盐铁运使、镇海节度使，后因反对朝廷，杀害留后王澹和监军使派来的牙将，被贬为庶人。

(6) 驩（huān）、爱州：唐时二州名，在今越南。

(7) 廉州：唐代州名，州治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

(8) 交趾：古代地名。此处指今越南。

(9) 鲛室：鲛人的居室。《述异记》载：“南海中有鲛人室，水居如鱼，不废机织。”

(10) 蜃（shèn）楼：滨海地区，由于光线折射形成的城郭楼宇等幻景。古人认为是蜃气所致，故称蜃楼。

(11) 天王：即天尊，两种名称可互用。

(12) 修真：即修道。

(13) 沧溟：指大海。

(14) 天台：道教名山，在浙江天台县北。其赤城山为道教第六大洞天。山上道教遗迹甚多。

(15) 刘晨、阮肇：见本书《刘晨阮肇》篇。

(16) 钧天：本指天的中央，此处指天上的音乐，即钧天之乐。

(17) 安期生：秦代方士。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南）人，在海边卖药，人呼千岁公。后来成为道教传说中的神仙。

(18) 饷：馈赠。此处指供饭食。

(19) 丹篆：用硃砂写的道书之类。

(20) 宿分：宿缘，即前世的缘分。

(21) 清道：古时，皇帝、高官出行时，派专人在前面清路，路上不许有行人出现。

(22) 番禺：古代县名，即今广东广州市。

(23) 南岳神：即南岳衡山的主神南岳大帝。

(24) 回雁峰：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在湖南衡阳县南二里。传说大雁飞到这里就不再南飞，故名回雁峰。

(25) 服闋：守孝期满。

(26) 南岳庙：此处指供奉南岳神的庙宇。

(27) 甲子：六十年。古代纪年法，天干十和地支十二相配，一个周期为六十年，称为六十甲子。也用于纪日，一个周期为六十日。此处似指纪日。下文太极先生所说“数十甲子”即纪年。

(28) 祝融峰：衡山的主峰。

【译文】

元和初年，元彻和柳实二人住在衡山。两人都有叔伯在浙西做官，因为受到李锜一案的牵连，分别被流放到驩州、爱州。他俩准备好行李，要去探望叔伯。到了廉州合浦县，上船准备渡过大海，抵达交趾。船暂时停泊在合浦岸边。到了夜里，当地人祭祀神灵，箫鼓齐鸣，船夫与元柳二人的仆役一齐去观看。将近午夜时分，突然起了飓风，刮断了缆绳，船漂进了大海，不知漂住哪里。船有时挂上鲸鱼的尾鳍，有时从鳌鱼背上滑过。海浪涌起

像雾山一样，太阳像火轮在海面上滚动。船碰了蛟人的居室，使蛟人停下机织；船撞了海市蜃楼，蜃楼也破碎了。经过无数次的摇摆颠簸，几乎倾斜沉入海底，终于抵达一座孤岛，风也停息下来。

两人怀着苦闷的心情，登上了孤岛。爬到岭上一个地方，看到有天主的尊像，光洁发亮。像前有金香炉，炉内有香灰，别的一无所有。二人正在周游之际，忽然看见海面上出现了一只怪兽，好像在察看探听什么，牙齿森然罗列，像是剑戟，目光灼灼，像是闪电，过了很久才沉到海底去。过了一会儿，有紫云从海面上涌出，渐渐弥漫开来，方圆有几百步，中间有一朵五色大莲花，高一百多尺，一片片的叶子舒展开来，里面有帐幕，好像用各色花纹的丝绸缝制而成，光彩夺目。又看见一座像长虹一样的桥，突然间伸展开来，直达岛上。不一会儿，有个梳着双鬟的侍女，捧着玉盒、金炉，从莲花叶上走到天王像前，倒掉金炉里的灰烬，燃起异香。二人看到这里，就上前叩头，诉说自己的遭遇，言词哀婉辛酸，请求帮助回到人间去。双鬟侍女不答理，二人又请求了很长时间，侍女才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怎么突然来到这里？”二人就把经过告诉了她，侍女说：“过一会儿，有玉虚尊师要降临此岛，和南溟夫人约会，你们只要执意请求，就会如愿的。”

她刚刚说完，就有一个道士乘着白鹿驾着彩霞，降临到岛上。二人一齐拜见，并哭着诉说遭遇。尊师很同情他们，说：“你们可以随同这个侍女去谒见南溟夫人，一定会有回去的日子，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尊师对双鬟侍女说：“我暂时在此修炼一下，完毕后，一定到那里去。”二人接受他的指教，来到南溟夫人的帐前，行拜见之礼，只见一个女子，还未成年，穿着五色彩纹的衣服，肌肤像洁白的美玉，颜面艳丽好像红色的花朵，眼神像朝霞那样清澈，气度同大海那般深沉。二人把自己的姓名禀告

南溟夫人，夫人取笑他俩说：“过去天台山有刘晨，今日有柳实，过去有阮肇，今日有元彻。过去天台山有刘阮，今日有元柳，莫非是天意？”于是安置了两张床榻，让二人坐下。过了一会，尊师到了，南溟夫人迎接礼拜，然后返回座位。此时有几个仙娥吹奏起笙簧箫笛，旁边有鸾凤起舞，与音乐节奏十分合拍。元柳二人恍恍惚惚，如同做梦听到了天上的音乐，人间很少能听到看见。南溟夫人刚下令设宴传杯，忽然飞来一只黑仙鹤，口衔彩色信笺，从空中落下来。信笺上写着：“安期生得知玉虚尊师到南溟夫人这里赴约，暂请尊师屈驾一会。”尊师读过信笺，对黑仙鹤说：“随后就去。”又对南溟夫人说：“我和安期生阔别千年，不是遇上这次南游，就没有因由相访。”南溟夫人催促侍女进上酒饌，用的都是光洁的玉器。南溟夫人与尊师对面进餐，可是不给元柳二人用饭。尊师说：“他二人既然不能同我们一起进餐，那就为他们安顿人间的饭食吧。”南溟夫人说：“好。”随即另给他们摆上饭食，是人间的味道。尊师用过饭，从怀中取出一卷用朱砂写的经书，交给南溟夫人，南溟夫人拜过接了下来，玉虚尊师就告辞要走。临行前，又回过头来对元柳二人说：“你们有道骨，回去是不难的。如此不期而遇，应有灵药相赠。只是你们命中注定另有老师，我不应做你们的师傅。”元柳二人拜过之后，玉虚尊师就走了。

一会儿，海上来了一个武夫，身高数丈，穿着金甲，执剑上前，说：“奉命给天仙清道的海兽，没有尽到职责，依法应当杀戮，现在已经行刑。”说完就跑走不见了。南溟夫人问穿紫衣凤冠的侍女：“可以送客人走了，乘坐什么东西呢？”侍女回答：“有百花桥，可乘他两个人。”元柳二人千恩万谢告别而去。南溟夫人送给他们一把玉壶，高一尺多。她提起笔来在玉壶上题写了一首诗：“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转眼间，海上出现了一座数百步长的桥，

栏杆上面是异样的花饰。二人从花中间偷偷观看，见有千龙万蛇，互相缠绕在一起，做成桥的柱子；又见来时在上海遇到的巨兽，已身首两处，漂浮在海浪上。二人就问使者，使者答道：“这头巨兽因为不曾发现二位，才有这样的结局。”

使者又说：“我本不该作使者来的，是因为有件很重要的心事想拜托二位，才勉强来走一趟。”于是从襟带上解下一个琥珀盒子，里面有件东西，隐隐约约像蜘蛛的形状。她对元柳二人说：“我们是水仙，水仙属阴，没有男子。我从前曾遇到番禺的一个少年男子，产生爱情，生下一个男孩，还不到三岁，就按照水仙世界的规定，应当抛弃他，南溟夫人命令送给南岳主神作儿子。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听说南岳回雁峰的使者有事到水府来，他要返回去的那天，我托他把我儿子喜爱的一只玉环捎回去，可他却把玉环占为己有，我非常愤恨。希望二位为我带去这个盒子，到回雁峰下面找到使者的庙宇，就把盒子扔进去，必然会有非常的变化。若是得到玉环，就替我送给我儿子，我儿子也一定会有报效的。千万不可打开它。”元柳二人接过琥珀盒子，对使者说：“南溟夫人的题诗写的：‘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是什么意思。”使者答道：“你们回去的路上，若是有事，只要扣一下玉壶，就一定有鸳鸯出来回话，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元柳二人又问：“玉虚尊师说，我辈自会有师，这师又是谁呢？”使者答道：“南岳太极先生，你们自会遇见他的。”于是他俩与使者告别。走到百花桥的尽头，就到了原来合浦停船的地方，返身一看，桥已经没有了。打听一下，已经过去了十二年，驩州、爱州的亲属已经去世了。

二人问清了道路，准备回衡山去，中途觉得饥饿，敲了一下玉壶，就有鸳鸯鸟说：“你们想吃饭，向前走就会遇到的。”走了一会儿，道路左侧放着丰盛的肴饌，两人就吃了下去，一连几天也不觉得饥饿。不久到家，过去的小孩子已经成年，只是二人的

妻子死去已经三天了，家人见了他们，真是悲喜交集，并告诉他们：“人们说你俩死在大海里了，服孝期结束已九年了。”元柳二人已经厌恶人世，领悟了清虚之道，目睹妻子的丧事，也不很悲伤。于是一起到回雁峰，找到使者庙，把琥珀盒子扔到庙中，突然间出现了一条黑龙，有几丈长，激起狂风，口喷电光，折断树木，掀翻屋顶，霹雳一声，庙宇立时粉碎。二人战战兢兢，未敢细看。接着天空中丢下一只玉环来，二人拿了玉环送到南岳庙。回来后，有个穿黄衣的少年，拿着两个金盒子，分别到元柳二人的家里说：“郎君命我送来这药，叫‘还魂膏’，来报答二位君子。如果家中有亡故的人，即使过了一个花甲，用这药膏涂在头顶上，也能活过来。”元柳二人接下了仙药，黄衣少年就突然不见了。二人就用这药膏，救活了他们的妻子。

后来，元柳二人一同入山去寻访太极先生，竟然不见踪影，因而闷闷不乐地返回家中。一个大雪天，见一位老人挑着山柴叫卖，元柳二人可怜老人年迈力衰，就拿酒让他喝。二人看到柴担上有“太极”二字，就向前施礼，拜他为师，并把南溟夫人赠玉壶的事告诉了老人。老人说：“这是我贮存玉液的壶，丢掉已有几十个甲子了，再见到它非常高兴。”元柳二人就跟着老人去祝融峰，从此得道，世人再也没有见他们。

裴航⁽¹⁾唐裴铏⁽²⁾

唐长庆中⁽²⁾，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³⁾，谒故旧友人崔相国⁽⁴⁾。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⁵⁾。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间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⁶⁾。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⁷⁾。”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及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⁸⁾，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⁹⁾。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¹⁰⁾。”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遂抵襄汉⁽¹¹⁾，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

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兆⁽¹²⁾。遂饰妆归辇下⁽¹³⁾，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苧，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

“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浥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膩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但，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姬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姬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躇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¹⁴⁾，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玉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

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餘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¹⁵⁾，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姬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姬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姬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帟。”遂携女人山，谓航曰：“但少留此。”

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俄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帟，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灵裴真人子孙⁽¹⁶⁾，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姬也。”及引见诸宾，

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惓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¹⁷⁾，为玉皇之女吏。”姬遂遣航将妻人玉峰洞中⁽¹⁸⁾，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

至大和中⁽¹⁹⁾，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话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²⁰⁾。’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世人莫有遇者。

录自《传奇》

【注解】

(1) 裴航：此篇选自《传奇》，《太平广记》卷五十选录。这是唐传奇中的名篇，写凡人与神仙的爱情。六朝以来的此类小说，多为仙女下凡求偶，结成夫妇，后又升天而去。此篇不同，是书生裴航追求仙女，而且一往情深，不辞劳苦，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爱情的真诚，终于取信仙女，成其佳姻。作品用奇幻的情节反映了青年妇女对爱情婚姻的要求和理想。

(2) 长庆：唐穆宗的年号（821—824）。

(3) 鄂（è）渚：地名，即今湖北武汉市西长江中的一个沙洲。

(4) 崔相国：即崔群，字敦诗。因他在唐宪宗时任中书侍

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称其为相国。

(5) 湘汉：此指汉水，源出陕西安康县北蟠冢山，流经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汉阳入长江。

(6) 同为二句：意为同在天南地北也还要想念，何况遇到天仙般的美人只隔一道屏障。胡越：胡地在北，越地在南，相隔遥远，比喻疏远、隔绝。

(7) 倘若二句：意为倘若你要上天，我也愿意随你一同去。

(8) 汉南：县名，唐贞观八年废。此处当指襄阳一带。

(9) 一饮二句：意为一旦喝下琼浆就会产生各种感想，捣好仙药才能见到云英。玄霜：道教丹药名，用黑铅与汞合炼而成，称为阴丹。《玄霜掌上录》云：“自古神仙虽饵金丹，无不修此阴丹。”

(10) 蓝桥二句：意为蓝桥就是神仙住的地方，何必一定要上天去呢？蓝桥：地名，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古时为驿站所在地，故称蓝桥驿。玉清：道教最高仙境之一，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11) 襄汉：指湖北襄阳一带，因其在汉水边，故称。

(12) 竟：原作“意”，据明抄本改。

(13) 辇（niǎn）下：封建时代皇帝出行必乘车（辇），故称京都为辇下。此处指长安。

(14) 刀圭：古时量取药末的工具，形状像圭璧，故称刀圭。

(15) 虢（guó）州：郡名，唐时移州治于弘农（今河南灵宝县）。

(16) 真人：道教称修养本性得道的人为真人。裴真人是西汉道上裴玄仁，号清灵真人。

(17) 高真：品位较高的仙人。

(18) 玉峰洞：当指蓝田县附近玉山上的洞。上文“携女人山”应为蓝田县的山。

(19) 大和：唐文宗年号（827—835）。

(20) 虚其心，实其腹：引自《老子》第三章。原意是使头脑简单，肚腹填饱。此处讲学道，意为心要清虚，不怀杂念，腹要实满。

【译文】

唐朝长庆年间，有个叫裴航的书生参加进士科考试，没有考中，就去鄂渚游玩，拜访老朋友崔相国。见面后，崔相国送给他二十万钱，他从远方带着钱准备回京师，就雇了一条大船，沿汉水而上。同船有位樊夫人，长得容貌美丽，堪称国色。她和侍女言谈问答，声音从帷帐后传来，非常亲切。裴航和她虽然同船而行，却没有办法传达心意，也无法见面。于是就贿赂樊夫人的侍女袅烟，求她送一首诗给樊夫人。诗写的是：“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送去后，很久没有回音。裴航多次询问袅烟，袅烟说：“娘子看了你的诗，就像没有事一样，你说怎么办呢？”裴航没有办法，就沿途寻购名酒、珍果献给樊夫人，樊夫人才让袅烟叫裴航来见。侍女掀起帷帐，只见樊夫人皮肤像美玉一样光洁，姿色像花朵一般明媚，鬓发像乌云低垂一样，长长的眉毛像一弯新月，那举止风度完全是世外仙人，怎么愿意配个凡夫俗子呢？裴航拜了两拜，惊得瞪着眼睛看了很久。樊夫人说：“我有丈夫，现在在汉南做官，准备放弃官职隐居山林，要我去同他辞别。我一路上心里厌烦杂事纷扰，非常难过，担心赶不上和丈夫约定的日期，哪里还有心情留意他人呢。难道不该这样吗？只希望与你同舟共抵各自所要到的地方，不可再起调笑逗趣的心思。”裴航说：“不敢。”喝过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樊夫人的节操像冰霜一样贞洁，裴航不敢冒犯，后来，樊夫人派袅烟送来一首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裴航看

了之后，只有佩服惭愧的份，却不能完全明了诗的含意。之后再没有见面，只有派袅烟传达问候罢了。船抵达襄汉时，樊夫人同侍女一齐带着梳妆匣，没有向裴航告别就下船了。

没有人知道樊夫人的去向，裴航到处寻找她，而她潜形匿迹，竟连一点迹象也没有。裴航于是整饬服装回京都去，经过蓝桥驿旁边时，因为口渴得厉害，就下了人路找水喝。见有三间茅屋，又低又窄，有个老太婆正在搓麻绳，裴航向她行礼，要口水喝。老太婆大声吆喝道：“云英，端一碗水来，郎君要喝。”裴航非常惊讶，想起樊夫人的诗中有“云英”一句，意思深邃，自己不能领会。一转眼功夫，就从芦苇编的帘子下面伸出一双像白玉一样洁白的手，端着一碗水，裴航接过去喝下，真是玉液一般，只觉得一股浓烈的奇香，一直散到门外。裴航趁着送碗的机会，突然掀开帘子，看见一位少女，身姿像露水打湿的一株琼英，肌肤像春雪一样光润洁白，面庞又白又嫩，鬓发像浓云一样又多又黑。少女十分害羞，连忙用袖子遮住脸面，背转身去。那样子，即使是藏在幽谷深处的红兰，也比不上她的芳香美丽。裴航大吃一惊，双脚像生了根一样，不能离开。于是向老太婆说：“我的仆人和马匹都非常饥饿，想在这里休息一下，一定重重地感谢你，请不要拒绝。”老太婆说：“随郎君自便。”于是就叫仆人吃饭，给马喂草料。过了一会儿，裴航对老太婆说：“刚才看见小娘子艳丽惊人，姿态容貌超过世间所有女子，因此徘徊不能前进。情愿交一份厚重的聘礼来迎娶她，可以吗？”老太婆说：“她已许配一个人，只是聘娶的时间还未到。我如今又老又病，只有这个孙女。昨天有位神仙赠给我一刀圭仙丹，但是必须用玉石制的杵臼捣一百天，才能吞服。这样就能活得与天地一样长。你要是想娶我这个孙女，就得拿玉杵臼来，我一定把她嫁给你。其余的金钱玉帛，我都没有用处。”裴航拜谢，说：“我愿意以一百天为期限，一定带玉杵臼来，不要再许给他人。”老太婆说：“好

吧。”裴航十分遗憾地离开蓝桥驿。

到了京师，裴航根本不把科举的事放在心上，只是在小街、曲巷、闹市、通衢，高声呼叫要买玉杵臼，竟然毫无踪影。有时碰见朋友，就像不认识一样。人们都说裴航发了疯。过了几个月，遇到一个卖玉老人说：“最近收到虢州药铺卞老的一封信，信上说，有玉杵臼要卖。郎君这样诚心寻找玉杵臼，我一定写信给卞老为你介绍一下。”裴航非常感激珍重卖玉老人的话，果然得到了玉杵臼。他去见卞老时，卞老说：“没有二百贯钱买不到。”裴航就把囊中所有的钱尽数取出，加上卖掉仆人、马匹，才凑够那个数目。于是亲自拿着玉杵臼，步行赶到蓝桥。前时见到的那个老太婆大笑着说：“真有这样信守诺言的书生吗？我怎么能因为疼爱孙女，而不用她来酬答你的劳苦呢？”女子也微笑着说：“虽然如此，但是还得替我捣一百天药，才可商议婚事。”老太婆从衣带上解下药来，裴航立即动手，白天捣药，晚上休息。夜晚，老太婆就把药臼收进里屋，裴航又听到捣药的声音，就偷偷地去看，见有一只玉兔拿着杵臼在捣，雪一样的光照亮整个屋子，连毫毛的尖端也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裴航的心意更加坚定。这样整整捣了一百天，老太婆把捣好的药吞了下去，说：“我要进洞府告诉亲戚们，给裴郎准备帙帐。”于是带着云英进山，对裴航说：“只管在此等待片刻。”

过了一会，就有车马仆从把裴航迎接走了。不久就看到有一座很大的府第，高耸入云，珍珠镶嵌的门上晃动着日光，里面有帙帐屏风，珠玉翡翠珍宝古玩，没有不是名贵之品的，很像贵戚之家。仙童和侍女，领着裴航进帐帷里面行过婚礼。裴航去拜见老太婆，流着眼泪感谢老人，老太婆说：“裴郎原是清灵裴真人的子孙，命中注定应该出世成仙，不必如此感激我老太婆。”接着引见诸位宾客，都是神仙。最后出来一位仙女，梳着环形髻，穿着霓虹般的衣服，说是裴航妻子的姐姐。裴航拜过之后，仙女

问道：“裴郎，不认识我了吗？”裴航说：“过去不是亲戚，不记得拜见过。”仙女问道：“不记得在鄂渚同乘一条船返回而抵达襄汉的事了吗？”裴航非常惊诧，真诚地表示谢罪。后来问左右的人，才说：“她是小娘子的姐姐云翘夫人，刘纲仙人的妻子，已是品位很高的仙人了，正做玉皇大帝的女吏。”老太婆让裴航带着妻子到玉峰洞的琼楼珠室去居住，服用了绛雪丹、琼英丹等仙药以后，他身体轻健清虚，毛发呈绀绿色，精于仙术，逍遥自在，超升为上界仙人。

到了大和年间，好友卢颢在蓝桥驿遇见了裴航，就说起了自己得道的事，随手给卢颢十斤蓝田玉，一粒紫府云丹，谈了一整天，裴航请他捎信给家中亲人。卢颢施礼说：“老兄已经得道，不管怎样，求你教给我一言半语。”裴航说：“老子说过：‘虚其心，实其腹。’当今的人，心愈来愈实，哪里还会得道呢？”卢颢听了不甚了然。裴航又对他说：“心中充满了妄想，而腹中下漏，精液外溢，哪个实哪个虚也就清楚了。凡是人，本身就有不死的法术，永远年轻的丹方，只是还不便教你，改天再谈吧。”卢颢知道此事请求不得，宴会之后就走了。后代没有人再见到过裴航。

王 知 古⁽¹⁾

唐 皇甫枚⁽²⁾

咸通庚寅岁⁽³⁾，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⁴⁾，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⁵⁾，民亦世服其恩。礼昭台之嘉宾⁽⁶⁾，抚易水之壮士⁽⁷⁾；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纨之中，据方岳之上⁽⁸⁾，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⁹⁾，厚宠袭于绿帟⁽¹⁰⁾。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¹¹⁾。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微道之职，往往设罟罟于通道，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犴轂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乎？”则僭秩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¹²⁾。天子不忍置事法，乃降为昭王府司马⁽¹³⁾，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京，既不自新，而慢游愈亟。洛阳四旁翳者走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¹⁴⁾。虽薄涉儒术，而数奇不中春官选⁽¹⁵⁾，乃退处于三川之上⁽¹⁶⁾，以击鞠飞觴为事⁽¹⁷⁾，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闻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贍辞，不觉前席⁽¹⁸⁾；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迓也。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祈寒有难色。直方顾谓僮曰：“取短皂袍来⁽¹⁹⁾。”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凝霰始零，由阙塞而密雪如

注⁽²⁰⁾。乃渡伊水而东⁽²¹⁾，南践万安山之阴麓⁽²²⁾，而犍弋之获甚伙⁽²³⁾。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

及乎霰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樵径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将半，试长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馀里，至则乔木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达旦。无何，小驷顿轡，阍者觉之，隔阖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²⁴⁾。今且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²⁵⁾，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²⁶⁾。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²⁷⁾，此惟闺闾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闻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候。

少顷，有乘蜜炬自内至者，振铜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与山藪接畛，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见溺不救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乃从保母而入。过重门，门侧厅事，栾栌宏敞⁽²⁸⁾，帷幕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陈方丈之饌，豹胎魴腴⁽²⁹⁾，穷水陆之美。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宦族及内外姻党⁽³⁰⁾，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³¹⁾，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³²⁾，将及笄年，尝托媒妁，为求谐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遭良人。潘、杨之睦可遵⁽³³⁾，凤凰之兆斯在⁽³⁴⁾。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家室为望，惟泥涂是忧⁽³⁵⁾。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好音于鲁馆⁽³⁶⁾，逼佳气于秦台⁽³⁷⁾。二客游

神⁽³⁸⁾，方兹莫及，三星委照⁽³⁹⁾，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佳偶，则生平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遽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⁴⁰⁾，实秉懿范；奉蘋蘩之敬⁽⁴¹⁾，如琴瑟之和⁽⁴²⁾。惟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远；百两陈礼⁽⁴³⁾，事亦非奢。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磬折而答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而钟鼎高门⁽⁴⁴⁾，忽蒙采拾。有如白水⁽⁴⁵⁾，以奉清尘，鹤企鳬趋⁽⁴⁶⁾，惟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⁴⁷⁾；貌如月华，室若云邃。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⁴⁸⁾，不有所举，孰能自媒。谨当誓拔襟灵，志之绅带⁽⁴⁹⁾；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

时则月沈当庭，实为良夜，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谓曰：“岂有逢掖之士⁽⁵⁰⁾，而服从役之衣耶？”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游所熟者，固非已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去，无启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出，秉猛炬，曳白楮而登阶。知古偃僵，避于庭中，四顾逊谢。骂言狎至，仅得出门。既出，已横关阖扉，犹闻喧嘩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走。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至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臂假寐。

食顷，而震方洞然⁽⁵¹⁾，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张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张直方，而知古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胄者⁽⁵²⁾，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则碑板废

于荒坎，樵苏残于茂林。中列大冢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罝。弓以待，内则秉蘊荷锄⁽⁵³⁾，且掘且熏。少焉，有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置罗罝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餘头以归。

三水人曰⁽⁵⁴⁾：“嗟乎！王生，生世不谐，而为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无张公之皂袍，则强死于秽兽之穴也。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宴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说为余言之⁽⁵⁵⁾。岂曰语怪，亦以摭实，故传之焉。”

录自《三水小牋》⁽⁵⁶⁾

【注解】

(1) 王知古：此篇选自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标点本《三水小牋》，题为《王知古为狐招婿》。《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五题作《张直方》，《古今说海》收录，题作《洛京猎记》，尚有《猎狐记》等题目。今按选本体例取汪辟疆《唐人小说》中的题目《王知古》。作品叙述书生王知古因失路进入狐精之宅，准备招为婿，而一旦知道他与昭王府司马张直方有旧，便惊慌失措，赶其出门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地方军阀的横行残暴，狐犹如此，人何以堪。作品篇幅较长，细节描写生动逼真，是传奇中的佳作。

(2) 皇甫枚：唐代末年的小说家，三水（今陕西栒邑）人。从他的《三水小牋》可以考见他的一些生平事迹：大约生于大和末年（835）前后，曾到过洛阳、鲁山、梁州、邠下、汾晋等地，任过鲁山县主簿。《三水小牋》大约写于唐亡后作者旅居汾晋期间。

(3) 咸通庚寅岁：公元 870 年。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860—873）。下文“壬辰岁”是咸通十三年（872）。

(4) 卢龙军：唐代方镇名，即范阳镇，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西南）。检校尚书、左仆射：是加官，一般高于正职。张直方：唐代范阳人，其父张仲武曾在幽州卢龙一带任兵马留后多年，父死，张直方任节度留后、副大使。唐书本传说他“性暴，奴婢细过辄杀”，“后居东都，猎愈甚，洛阳飞鸟皆识之，见必群噪”。

(5) 世莅燕土：世代在燕地做官。

(6) 礼昭台之嘉宾：昭台指战国时期燕昭王在易水东南建筑的台，时用以招贤纳士。本句意为像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

(7) 抚易水之壮士：易水之壮士指侠士荆轲，他曾为燕太子丹去刺杀秦王，临行，太子丹在易水为他送行。本句意为像太子丹那样抚慰任用才能之士。

(8) 据方岳之上：霸居一方的意思。方岳：四方之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古代帝王出巡到某一方岳，那里的诸侯就要去朝见。唐时节度使的地位相当于古代的诸侯，所以这样比喻。

(9) 巨赏狎于皮冠：意思是张直方亲近猎人，给他们以很多赏赐。皮冠：古时猎人戴的帽子。

(10) 厚宠袭于绿帟（zè）：意思是宠爱一些下贱的人。袭：及的意思。绿帟：古时服劳役的人戴的头巾。

(11) 左武卫大将军：唐代设左右武卫，各置大将军一人，位在上将军之上，掌管宫禁宿卫。

(12) 廷尉：此处指主管刑狱的大理寺卿。

(13) 昭王：唐宣宗的儿子李汭。王府司马：官名，统领王府内官吏的纪纲职务。

(14) 东诸侯：东都洛阳的地方官。贡士：是地方官保举的进京应试的人。

(15) 春官：礼部的别称。礼部主持明经、进士的考试，没

有考中为“不中选”。

(16) 三川：指伊水、洛水和黄河。也是古郡名，在伊水、洛水和黄河之间，治所在洛阳东北。

(17) 击鞠：打球。鞠是皮球。

(18) 前席：古代人席地而坐，谈话兴致浓时，不知不觉地移前靠近谈话的对方，叫前席。

(19) 皂袍：黑色的袍子。古代劳动人民的服装。

(20) 阙塞：山名，即伊阙，也叫龙门山，在洛阳南十里处。

(21) 伊水：水名。也称伊河、伊川。发源于河南省嵩县外方山，流经洛阳等地，至偃师县人洛水。

(22) 万安山：山名。也称石林山、半石山。在洛阳东南四十里。

(23) 鞬弋 (gōu yì)：指射猎。鞬，射箭时用的臂衣。

(24) 成周：古地名。即西周的东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郊白马寺的东面。此处指代洛阳。

(25) 崆峒 (kōng tóng)：山名。有数处，此处当指河南临汝县西南的崆峒山，传说广成子修道于此。

(26) 南海：郡名。治所在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副使：唐代的节度使、观察使、团练防御使都有副使，此处未详所指。中丞：御史中丞的简称。

(27) 计吏：掌管会计簿籍的官员。

(28) 栌 (lú)：指代房屋。栌是斗拱，栌是柱上承接斗拱的曲木。

(29) 豹胎：古时食物中的珍味之一，与龙肝、熊掌并列。

(30) 内外姻党：指和父母亲有血统关系的亲戚。内指父系方面的，外指母系方面的。

(31) 秀才：隋唐时代考试科目之一，与进士、明经并列。此处是对青年人的敬称。轩裳令胄 (zhòu)：贵族人家的子弟。

轩裳，车服。胄，后嗣。

(32) 小君：古时称诸侯的夫人。此处用以称所谓崔中丞的夫人。

(33) 潘杨之睦：晋代潘岳的妻子是杨仲武的姑母，潘杨两家世代结亲，关系和好。

(34) 凤凰之兆：春秋时代，陈国内乱，公子完奔齐，齐大夫懿氏要把女儿许嫁给他，先占了一卦，得到“凤凰于飞，和鸣锵锵”的吉兆。

(35) 泥涂：泥泞的道路，指地位低下的人。

(36) 鲁馆：春秋时代，鲁庄公代周王主持王姬的婚事，派大夫先把王姬迎到鲁国，在外面筑馆居住，然后送到齐国和齐侯成婚。后来就以“鲁馆”为嫁女外住的代词。

(37) 秦台：即凤台。相传春秋时秦穆公为女儿弄玉和箫史所筑。

(38) 二客游神：似指刘晨、阮肇在天台山遇仙的事。参看本书《刘晨阮肇》篇。

(39) 三星：指二十八宿中的心星。古人以心星为婚姻的象征。“三星委照”二句意思是惟恐婚姻不能成功。

(40) 移天：旧时，妇女称父亲和丈夫为“所天”，出嫁到夫家去叫“移天”。

(41) 奉蘋蘩：指妇女主持家务。蘋蘩是是水草，古代用为祭祀祖先的祭品。《诗经·召南》有《采蘋》、《采蘩》二篇，古人认为是赞公侯夫人助祭、敬祀祖先的。

(42) 琴瑟：两种弦乐器，合奏音声谐和，比喻夫妇和好。

(43) 百两：即百辆，一百辆车子。古时诸侯出嫁女儿，要送百辆的婚礼。百辆陈礼，泛指结婚礼物。

(44) 钟鼎高门：指贵族官僚之家，封建时代贵族之家吃饭时要鸣钟，然后列鼎而食。

(45) 有如白水：指水发誓。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公子重耳出亡时，狐偃经常劝谏，重耳很不高兴。后来，重耳返国任国君时，狐偃告辞准备他往，重耳指河水发誓说：今后如果同你不一心，有如白水。

(46) 鹤企鳧（fú）趋：像鹤一样伸长脖子盼望，像鸭子一样随群趋赴。

(47) 青鸾：指镜子。传说鸾鸟喜欢对镜而舞，故以青鸾为镜子的代称。

(48) 汉：指天汉、银河。

(49) 绅带：衣带。绅是腰带的下垂部分。

(50) 逢掖之士：穿宽袍大袖的读书人。逢掖是宽袍大袖的意思。

(51) 震方：东方。震是八卦之一，方位为东。

(52) 射皮饮育：指武士、猎人。

(53) 秉藎：拿着火把。

(54) 三水：古县名。在今陕西省柜邑县。

(55) 博士：官名。唐代有国子、四门、律学、算学等博士，是担任教学的官。渤海：古郡名，隋朝置棣州，改名沧州，又改为渤海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信阳县西南。唐时又改为棣州，寻废，贞观间复置，治所移至今山东惠民县东南。

(56) 三水小牍：唐五代传奇小说集，皇甫枚撰。最早著录为二卷，原书已佚。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标点本。此书大体上写杂史传记，书中人物多见于史书，但也有一些神仙鬼怪故事。

【译文】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上表直言，请求进京朝见皇帝。皇帝下诏抚慰，允许他进京。

这之前，张氏世代做燕地的地方官，老百姓对他的统治也习惯了。张氏又能够像燕昭王那样对待贤人，像太子丹那样任用壮士，而且物产丰饶、兵士众多，朝廷对张氏也往往迁就一些。到了张直方继任卢龙节度使之后，因他从小在豪华的环境中长大，虽掌握了一方大权，却不把百姓的苦乐放在心上，只知道在家里狂饮，到野外围猎，用巨赏使猎人高兴，对一些轻薄小人加以宠信。到了晚年，军队怨声载道，张直方才感到有些不安。左右亲信替他出谋划策，劝他把全家搬到京城去住，懿宗皇帝任命他为左武卫大将军。可是张直方仍然整天放鹰走狗去打猎，根本不履行警卫宫廷的职责。他常常在大道上拉起捕兽的罗网，连狗和猪都被网走了。奴婢有不合心意的，立即杀死。有人劝告他说：“在天子脚下，不能随便杀人。”他的母亲竟然说：“还有比我儿子更尊贵的人吗？”张直方的悖礼狂行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谏官列举他的罪状上奏，要求逮捕交给廷尉审讯。皇帝不忍心依法惩办他，就把他降为昭王府司马，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做官。张直方到了洛阳，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漫游打猎，以致洛阳四郊天上飞的、地上走的都认识他，一见他就聒噪嚷叫着逃走了。

有个叫王知古的，是洛阳地方官举荐进京应试的书生，虽然也多少涉猎过儒家书籍，但是命运不济，没有考中进士，就闲住在三川地方，用打球喝酒消磨时光，常常在南邻北里间闲逛。这时，有人把王知古介绍给张直方。张直方就请他到家里，看见他人灵嘴巧，能说会道，不知不觉身子都向前倾斜靠近他，从此一天比一天亲密。咸通十三年冬十一月，有一天，王知古早晨起来，租来的住房空无烟火，阴云满天，心里闷闷不乐。他就步行来到张直方的府第，碰见张直方急匆匆正要出门，准备去打猎。他对王知古说：“能不能和我去打猎呀？”王知古因为寒冷，面有难色，张直方回头吩咐家僮说：“取一件黑短袍来。”请王知古穿

上。王知古又在黑袍外面加上一件麻衣，就与张直方并马前行。出了长夏门，开始下来雪霰，经过龙门山时，雪就下得又密又大，像往下倒一样。他们渡过伊水向东，往南到了万安山的北山脚下，猎获到很多禽兽。他们满杯满杯地灌酒，烤兔肉吃，根本不觉得严冬的寒冷。

等到雪止天晴，天色也快晚了。忽然，一只大狐狸从王知古马前窜过去，他就乘着酒兴放马紧追了三四里，没能追上，又跟打猎的队伍失散了。一会儿，鸟雀喧噪着归窠，天色昏暗下来，王知古也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隐隐传来洛阳城里的晚钟，他只能在山间小路和田间小道上转来转去。转眼间，山河都笼罩在夜幕之中，好像初更过半时分。王知古向远处望去，见到一点明亮的火光，就靠着积雪的反光向那里走去。又走了大约十几里路，一看，在大树之间有一所房子，正中是两扇朱红大门，两边是雪白的围墙，真像京都贵人的宅第。王知古到了门前，下了马，准备在这里等到天亮。没有多久，马儿抖动缰绳，看门的听到声响，就隔着门问是什么人。王知古回答：“我是洛阳贡生、太原人王知古。今天早上有友人要回崆峒山隐居，我在伊水边为他饯行，酒喝多了，分手后马惊了乱跑，又控制不住，迷了路走到这里。等天一亮就离开，希望不要责怪。”看门的说：“这里是南海副史崔御史和田庄。主人近日奉天子诏命到京城去了，小主人又跟着计吏到西边去了，家里只有女主人，怎么能让你久留呢？我不能作主留你还是不留你，我进去请示一下吧。”王知古虽然惊恐不安，可是心想已经半夜时分，离开这里又到哪里去呢？只好恭恭敬敬站着听候处置。

一会儿，有人端着蜡烛从里面走出来，用钥匙开锁，打开门，引着保母出门来。王知古上前行礼，把原由又说了一遍。保母说：“夫人让我转告：主人和儿子都不在家，按礼说，没有接待客人的道理。可是，我这偏僻的住处同山野接界，是豺狼嚎叫

出没的处所，如果硬是把客人拒之门外，是见死不救了。请你在外厅歇一夜，明天走吧。”王知古道了谢，就跟着保母进去，过了几道门，来到一座门边的厅堂。只见房屋高大宽敞，帷帐鲜艳华丽。于是点亮灯烛，摆好坐席，请王知古坐下。喝过三杯酒，上了满桌菜肴：有豹子胎，鳊鱼膏，用尽山珍海味最鲜美的东西。保母也不时过来劝酒劝菜。吃过饭，保母又询问王知古家世官爵，有哪些亲戚，王知古一一作了回答。她就说：“秀才是富贵人家的子弟，风度不凡，正当少壮，品行清白，实在是淑女的好丈夫啊。我家夫人因钟爱小女儿，当她快要成年的时候，就曾拜托媒人，为她找一个好夫婿，已有好长时间了。今晚是多么好的日子，遇到这么一个好青年。男女两家一定和睦融洽，好婚姻的兆头已经出现。不知你心里以为如何？”王知古庄重地说：“我很惭愧，文章既不能掷地有声，才华也不如美玉光润，哪里敢抱娶妻的奢望呢？只为自己身份低贱而担忧。没想到恩宠会落到一个迷路人的身上，在半夜里碰到这样的好事。在这里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我感到十分兴奋。我觉得即使是天台山遇仙女，也比不上我现在的幸运，只怕婚姻不能如愿。倘若能够同豪门大族结亲，给我一个好妻子，那我平生的心愿就都满足了。”保母十分高兴，开了几句玩笑，就进去禀告。接着又出来传达夫人的命令，说：“我自从嫁到崔家，处处按着妇女应有的美德行事，恭敬地操持家务，和丈夫感情至深，像琴瑟般和谐。只是操心小女的婚事，想给她配一个君子。既然承蒙你答应了婚事，便满足了我向来的心愿。我现在立即向在京都的丈夫飞速报信，路途也不很远，准备好百辆车的彩礼，也不十分奢侈。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只盼很快办完事就好了。”王知古弯腰鞠躬，回答说：“我像虫沙一样渺小，自分只能埋没终身；不料忽然被豪门大族看中，我要指河水发誓，永远追随在左右。我伸长脖子盼望，兴奋地跑向前边，一心等待你发下美好的令旨。”说完，又拜了下去。保

母开玩笑说：“等到华美的衣服就要脱下，明亮的镜匣完全打开，见到新娘的容貌像月光那样秀美，新房像白云深处那样神奇，那时还会想到我吗？”王知古致谢说：“我这个凡夫能接近仙子，是从平地登上天堂，如果没有人保媒，怎能自己求到呢？我一定小心地把媒人记在心里，写在衣带上，直到老死，永远记着你的好处。”说完，又拜了下去。

这时，月光洒满庭院，实在是个美好的夜晚。保母请王知古脱掉衣服休息，王知古解开麻衣，露出了黑短袍，保母嘲笑道：“哪有宽袍大袖的书生穿着奴仆服装的？”王知古歉然说：“这是从一个好朋友那里借来的，本不是我自己的。”保母又问熟人是谁，回答道：“卢龙张直方仆射借给我的。”保母一听，突然失声尖叫，跌倒在地上，脸色像死灰一样，随即爬起来，连头也不回奔进内宅。王知古远远听到她大声叫道：“夫人叫我留宿的客人，竟是张直方的手下！”又听见夫人叫道：“火急把他赶走，不要惹出祸事！”于是奴婢小仆们一齐出来，举起火把，提着白木棒登上台阶，王知古慌慌张张退到大院中间，向四面不停地作揖告饶，骂声不绝，他仅仅来得及逃出大门。刚刚出门，大门就立即闭好上关，还听见院里闹嚷嚷的。王知古惊讶地站在路旁，心里非常害怕。想在倒塌的墙边躲一躲，却发现自己的马就在那里，于是骑马飞奔逃走。远远望去，前边有一片大火，就快马赶过去，原来是交租的车辆正在喂牛烤火。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说是伊水东草店的南边。王知古就头枕缰绳打了一会儿瞌睡。

过了一顿饭功夫，东方发亮，心里才安定一些，于是骑马扬鞭从大路上回去。等到了城门前，已经有张直方派来的几起人找过他了。王知古直奔张家，见到张直方，气得说不出话来。张直方好话安慰他。王知古坐下来，心情平静后，才把晚上的怪事说了一遍。张直方站起来拍着大腿说：“山精树妖，也知道人间有一个张直方吗？”于是把王知古留下，又增加了几十个武士猎人，

赏给他们好酒大肉，然后和王知古一起带领着这些人向南面赶去。到了万安山地面，王知古在前面带路，顺着雪地里清晰的马蹄痕迹，直到柏树林下，只见墓碑石板横七竖八倒在荒坑里，砍剩的草木残留在树林中。中间有十几座大坟，都是狐狸、兔子的洞穴，洞前都走出了小路。于是张直方命令武士猎人在四周张开猎网，拉满弓弦；里边准备好草把，拿锹一边掘一边熏。过了一会，一群狐狸冲了出来，有烧得焦头烂额的，有撞进猎网挂起来的，有中箭倒下的，总共猎到大小狐狸百余只，带了回来。

三水人评论道：“可叹呀王生，活在世上，命运不好，竟然被狐狸所侮辱，何况还有比狐狸更有力的东西呢。当时如果没有张直方的黑袍，就肯定死在臭野兽的洞穴里了。我那时在洛阳敦化里的住宅里，在一次宴会上，博士渤海徐公说给我讲了这个故事。这不仅是谈论神怪，也是记载事实，所以我写了这篇传奇。”

韦 安 道⁽¹⁾

出《异闻集》⁽²⁾

京兆韦安道⁽³⁾，起居舍人真之子⁽⁴⁾，举进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⁵⁾，於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前有甲骑数十队，次有官者，持大仗，衣画裤襦，夹道前驱，亦数十辈。又见黄屋左纛⁽⁶⁾，有月旗而无日旗⁽⁷⁾。又有近侍、才人、宫监之属⁽⁸⁾，亦数百人。中有飞伞，伞下见衣珠翠之服，乘大马，如后之饰，美丽光艳，其容动人。又有后骑，皆妇人才官，持钺，负弓矢，乘马从，亦千余人。时，天后在洛⁽⁹⁾，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

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¹⁰⁾，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留，问之：“前所过者，非人主乎？”宫监曰：“非也。”安道请问其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馀步，有朱扉西向者，叩之，问其由，当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¹¹⁾。”遂延入。见一大门如戟门者⁽¹²⁾，官者入通，顷之，又延入。有紫衣宫监，与安道叙语于庭，延一宫中，置汤沐。顷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袭，其间有青袍、牙笏、绶及巾、靴毕备，命安道服之。宫监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马，女骑道从者数人。宫监与安道联轡，出慈惠之西门，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东行，出建春门。又东北行，约二十馀里，渐见夹道戍守者，拜于马前而去。

凡数处，乃至一大城，甲士守卫甚严，如王者之城。凡经数重，遂见飞楼连阁，下有大门，如天子之居，而多宫监。安道乘马，经翠楼珠殿而过，又十馀处，遂入一门内。行百步许，复有大殿，上陈广筵重乐，罗列樽俎，九奏万舞⁽¹³⁾，若钧天之乐⁽¹⁴⁾。美妇人十数，如妃主之状，列於筵左右。前所与同行宫监，引安道自西阶而上。顷之，见殿内宫监如赞者⁽¹⁵⁾，命安道西间东向而立。顷之，自殿后门，见卫从者，先罗立殿中，乃微闻环佩之声。有美妇人，备首饰祔衣，如谒庙之服，至殿间西向，与安道对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飞伞下所见者也。宫监乃赞曰：“后土夫人，乃冥数合为匹偶⁽¹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间宾主之礼。遂去礼服，与安道对坐于筵上。前所见十数美妇人亦列坐於左右，奏乐饮饌，及昏而罢。则以其夕偶之，尚处子也。如此者盖十馀日，所服御饮饌，皆如帝王之家。

夫人因谓安道曰：“某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谓礼。愿从子而归，庙见尊舅姑⁽¹⁷⁾，得成妇之礼，幸也。”安道曰：“诺。”因下令，命车驾即日告备。夫人乘黄犢之车，车有金翠瑶玉之饰，盖人间所谓库车也，上有飞伞覆之，车徒候从，如慈惠之西街所见。安道乘马，从车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数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馀里，有朱幕城供帐，女吏列后，乃行宫供饌之所。夫人遂入供帐中，命安道与同处，所进饮饌华美。顷之，又去。下令命所从车骑，减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数里，复下令去从者。乃至建春门，左右才有二十骑人马，如王者之游。

既入洛阳，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车服之异。安道遂见其父母。二亲惊愕久之，谓曰：“不见尔者，盖月馀矣，尔安适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妇即至，故先上告。父母惊问未竟，车骑已及门矣。遂有侍婢及阉奴数十辈，自外正门传绣茵绮席，罗列于庭，及以翠屏画帷，饰于堂

门，左右施细绳床一，请舅姑对座。遂自门外设二锦步障，夫人衣礼服，垂佩而入。修妇礼毕，奉翠玉金瑶罗纨，盖十数箱，为入间贺遗之礼，置于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诸姑家人，皆蒙其礼。因曰：“新妇请居东院。”遂又有侍婢阍奴，持房帷供帐之饰，置于东院，修饰甚周，遂居之。父母相与忧惧，莫知所来。

是时，天后朝，法令严峻，惧祸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请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忧，朕有善咒术者⁽¹⁸⁾。释门之师⁽¹⁹⁾，九思、怀素二僧，可为卿去此妖也。”因诏九思、怀素往。僧曰：“此不过妖魅狐狸之属，以术去之易耳。当先命于新妇院中设饌，置坐位，请期翌日而至。”真归，具以二僧之语命之，新妇承命，具饌设位，辄无所惧。明日，二僧至，既毕饌端坐，请与新妇相见，将施其术。新妇遽至，亦致礼于二僧。二僧忽若物击之，俯伏称罪，目眦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闻。天后问之，二僧对曰：“某所以咒者，不过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从来，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谏大夫明崇俨⁽²⁰⁾，以太一异术制录天地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俨，崇俨谓真曰：“君可以今夕，于所居堂中洁诚坐，以候新妇所居室上，见异物至而观。其胜则已，或不胜，则当更以别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见有物如飞云，赤光若惊电，自崇俨之居，飞跃而至。及新妇屋上，忽若为物所扑灭者，因而不见。使人候新妇，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见物如赤龙之状，拿攫喷毒，声如群鼓，乘黑云有光者，至新妇屋上，又若为物所扑，有呦然之声而灭。使人候新妇，又如故。又至子夜，见有物朱发锯牙，盘铁轮，乘飞雷，轮铍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杀，称罪而灭。既而质明，真怪惧，不知其所为计，又具以事告。崇俨曰：“前所为法，是太乙符篆法也⁽²¹⁾，但可摄制狐魅耳，今既无效，请更曠之。”因致坛醮之策⁽²²⁾，使征八纮厚地⁽²³⁾，山川河渚，丘墟水木，主职鬼魅之属，其数无阙，崇俨异之。翌日，又征人世上天界部八极

之神，其数无阙。崇俨曰：“神祇所为魅者，则某能制之，若然，则不可得而知也！请试自见而顾之。”因命于新妇院设饌，请崇俨。崇俨至坐，请见新妇。新妇方肃答，将拜崇俨，崇俨又忽若为物所击，奄然斥倒，称罪请命，目眦鼻口流血于地。

真又益惊惧，不知所为。其妻因为真曰：“此九思、怀素、明正谏，所不能制也，为之奈何？闻昔安道初与偶之时，云是后土夫人，此虽人间百术，亦不能制之。今观其与安道夫妇之道，亦甚相得，试使安道致词，请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谢之曰：“某寒门，新妇灵贵之神，今幸与小子伉俪，不敢称敌；又天后法严，惧因是祸及，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语未终，新妇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为妇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因以即日命驾而去，遂具礼告辞于堂下。因请曰：“新妇女子也，不敢独归，愿得与韦郎同去。”真悦而听之，遂与安道俱行。至建春门外，其前时车徒悉至，其所都城仆使兵卫悉如前。

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见之像，遂见奇容异人之来朝。或有长丈馀者，皆带华冠长剑，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内，岳渎河海之神。次有数千百人，云是诸山林树木之神而已。又乃天下诸国之王悉至。时，安道於夫人坐侧，置一小床，令观之。因最后通一人，云“大罗天女”⁽²⁴⁾。安道视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谓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人殿内小室中。既而，天后拜于庭下，礼甚谨。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数四辞，然后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谓天后曰：“某以有冥数，当与天后部内一人韦安道者为匹偶，今冥数已尽，自当离异，然不能与之无情。此人苦无寿，某当在某家，本愿与延寿三百岁，使官至三品，为其尊父母厌迫，不得久居人间，因不果与成其事。今天女幸至，为与之钱五百万，与官至五品，无使过此，恐不胜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

人谓天后曰：“此天女之属部人也，当受其拜。”天后进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诺而去。

夫人谓安道曰：“以郎常善画，某为郎更益此艺，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于一小殿，使垂帘设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图写。凡经月馀，悉得其状，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请辞去。夫人命车驾，於所都城西，设离帐祖席，与安道诀别。涕泣执手，情若不自胜，并遗以金玉珠宝，盈载而去。

安道既至东都，入建春门，闻金吾传令，於洛阳城中访韦安道，已将月馀。既至，谒天后，坐小殿见之，且述前梦，与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为魏王府长史⁽²⁵⁾，赐钱五百万。取安道所画帝王功臣图视之，与秘府之旧者皆验，至今行于代焉。天策⁽²⁶⁾中，安道竟卒於官。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韦安道：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九，注明出自《异闻录》，当为《异闻集》之讹。不知作者为谁。作品写书生韦安道和后土夫人结婚而又秉承父母之命离异的故事，情节离奇，细节逼真，诚为佳作。

(2) 异闻集：唐代小说集，陈翰编纂。原书已佚。据《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称，该书“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但也有不涉怪异的所谓“杂传记”。这是一部选择较精的选本，唐传奇的许多名篇均赖以保存。

(3) 京兆：原为汉代京畿的行政区划名，三辅之一，后世因而称京都为京兆。此处指长安。

(4) 起居舍人：官名。掌起居注，记录天子的言行法度。

(5) 大定：唐代没有大定的年号，据文中所记可能是“大足”之误。武则天的足为公元 701 年。

(6) 黄屋：帝王的车盖，用黄缙做里子，故称。左纛（dào）：帝王乘舆的装饰物，设在车衡的左边，故称。纛，旗。

(7) 有月旗而无日旗：古代帝王仪仗中绘着日月图像的两种旗帜。因后土夫人是女姓，所以没有日旗。

(8) 才人：宫中女官名。

(9) 天后：指武则天，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后称帝。

(10) 金吾：是两头涂金的铜棒。此处指代执金吾。执金吾，官名，掌管三辅治安。此处用来指负责巡查京城治安的卫士。

(11) 后土夫人：主宰大地的神灵，似乎相当于后土皇祇（掌管阴阳生育、万物之美与大地山河之秀的女神）。

(12) 戟门：唐代制度，官阶在三品以上的可立戟于门，称戟门，后因称显贵之家为戟门。

(13) 九奏：演奏九支曲子，也称九成。万舞：古代舞名，用于宗庙祭祀。此处泛指各种舞蹈。

(14) 钧天之乐：天上的仙乐。

(15) 赞：赞礼。

(16) 冥数：犹言命中注定。

(17) 庙见：古代婚礼的一种仪式。新妇到家，第二日天明始见公婆。如公婆已死，则于三月后到庙中参拜，称为庙见。此处活用，指礼节隆重。

(18) 咒术：用咒语降妖伏怪的方术。

(19) 释门：即佛家、佛教。因佛教的始祖是释迦牟尼，所以南朝梁高僧道安以为释迦最尊，就用释作为僧人统一的姓氏。

(20) 明崇俨：唐代道士，洛州偃师（今属河南省）人。青年时代学习役召鬼神之术。唐高宗时授冀王府文学，仪凤二年迁正谏大夫。

(21) 太乙：术数之一，与“六壬”、“遁甲”合称“三式”。术数家仿《周易》作太乙法。此处指道术。

(22) 坛醮之策：指设坛施法。

(23) 八紘：同八极，指大地的极限。“八紘厚地”指整个大地。

(24) 大罗天：道教有三十六天，大罗天是最高的一层，称为“道境极地”。大罗天女，是大罗天神的女儿。

(25) 魏王：查唐高祖至中宗诸子中没有封魏王的，疑“魏”为“卫”之误，因高祖子有卫王。或径为小说家言。长史：唐代诸王府设长史统管王府中所有官员。

(26) 天策：唐代无“天策”年号，疑为“天册万岁”之误。即如此，又与前“大定（足）”矛盾，因“大足”在后，“天册万岁”在前。

【译文】

京兆府人韦安道，是起居舍人韦真的儿子，参加进士考试好多年没考中。唐朝大定年间，他住在洛阳，一天清早出门，走到慈惠里西门时，才敲第一次晨鼓。他看见大道中间有兵器仪仗，如同皇帝的侍卫。前面是穿铠甲的骑兵数十队，接着的是官员举着大仗，穿着有图纹的衣裤，沿着街道两边向前走，也有几十个人。又看见皇帝乘坐的黄屋车，车衡的左边插着皇帝仪仗中专用的大旗，不过只有月旗而没有日旗。又有侍从、宫女、太监一类人，也有几百名。当中是皇帝专用的飞伞，伞下有一位穿着珍珠翡翠装饰的衣服、骑着大马、服用像皇后一样的女人，美丽光艳，容貌动人。后面又有骑马的，都是女官，她们拿着钺，背着弓箭，跟随着飞伞，也有一千多人。当时武则天皇后正在洛阳，韦安道以为是天后出来游玩。

这时，天还没有大亮，韦安道问一块儿走路的人，都说没看

见。他又奇怪街道上的金吾街吏也不替她戒严清道。又过了好长时间，天渐渐亮了，看见后面跟随的一个太监，骑着马跑了过来。韦安道就拦住问他：“刚才过去的人，莫不是皇帝吗？”太监说：“不是。”韦安道请求问清楚这件事，太监只是指着慈惠里的西门说：“郎君只要从这里过去，穿过里门，沿着墙向南，走一百多步，有座向西开的大红门，敲门，问这件事的根由，自然就会知道。”韦安道照他的话找到大红门，敲了很久，有位穿红衣服的官员出来开门说：“先生不是韦安道吗？”回答说：“是的。”官员说：“后土夫人等你很长时间了。”就请他进去。进去后，韦安道看见一座像戟门一样的大门，官员进去通报。一会儿，又把韦安道请进去。有个穿紫衣服的太监和韦安道在院内说话，并领他来到一座宫室中，里面放好了热水让他洗澡。不久，就有人用大箱子送来一套华美的衣服，里边有青色的朝服、象牙手板、绶带和头巾、靴子，一应俱全。太监让韦安道穿好服装，说：“可以去了。”于是请韦安道骑在大马上，有几个骑马的女侍在前引导。太监同韦安道并马面行，出了慈惠里的西门，经正街转向西南，从通利街向东，出了建春门，又转向东北，大约走了二十多里，渐渐看见道路两旁有守卫的人，到马前参拜而去。这样经过几个地方，才到了一座大城，披甲执戈的士兵守卫森严，像帝王居住的都城。经过好几道城门，才看见高耸入云互相连接的楼阁，下面有一座大门，像天子的宫殿，有很多太监。韦安道骑着马，经过十多处宝殿，才进入一座宫门。走了一百多步，又有一座大殿，上面陈列着盛大的宴席、庞大的乐队，几案上摆满了酒杯菜肴，乐队演奏各种乐曲，舞蹈连翩不断，像天上的仙乐一样。有十多个美丽的妇人，如同王妃公主，排列在宴席的两边。先前与韦安道一起来的宫监，领着他从西边的台阶上去。一会儿，只见殿内一个像赞礼的太监，让韦安道在西边面向东站立。又过了会儿，从殿堂后门走出一队侍卫，先在殿中排列站

好，才听见环佩轻微的响声。有个美丽的妇人，佩戴着全副首饰，穿着过膝的长衣，像拜谒宗庙时的打扮，来到大殿中间，面向西，同韦安道对面站着。原来就是前边在慈惠里西街飞伞下面见到的那个女子。太监赞礼道：“后土夫人，命中注定应该嫁人成婚。”于是就让韦安道拜后土夫人，后土夫人接受了礼拜；夫人又拜韦安道，韦安道也接受了礼拜，如同人间宾主的礼节那样。于是，后土夫人脱掉礼服，同韦安道在宴席两边对面坐下来。前边见到的十几位美妇人也分别坐在两边，奏乐饮酒，直到黄昏才散席。就在这天晚上，后土夫人与韦安道结成夫妻，夫人还是处女。这样过了十多天，穿的用的吃的喝的，都像帝王之家。

这时，夫人对韦安道说：“我做了你的妻子，你有父母，不禀告父母就娶妻，不能说合乎礼节。我愿意跟着你回家，按大礼正式拜见公婆，完成新媳妇应该履行的礼节，这是我的希望。”韦安道说：“这是应该的。”于是后土夫人传令当日准备好车驾，她乘坐黄包车，车上装饰着黄金、翡翠、美玉，就是世间所说的库车。车子上面有飞伞覆盖着。护送车子的卫士和随从侍女还像在慈惠西街见到的那样。韦安道骑着马，跟在车后头。他身旁的侍从有十几个，都是宫女太监一类人。走了十多里，有座像城一样规模宏大的红色帷幕，女官排列在帷幕后，这就是途中供休息的行宫。后土夫人叫韦安道和她一起进入供帐，所供酒食十分鲜美。休息一会儿又上路，后土夫人传下命令，将随从的车辆卫士减去十分之七八，又走了三里左右，再下令减少随从人马，像诸王出游时一样。

进了洛阳城，快到韦安道家时，韦安道先一步回家，家里人惊奇他车辆服饰的华丽出众。韦安道去见他的父母，父母十分惊奇，过了很长时间，才对他说：“不见你已经一个多月了，你到哪里去了？”韦安道行过礼，明白说道：“偶然被一户人家强迫结

了婚。”又说新媳妇马上就到，所以先来禀告父母。父母惊奇地问是怎么回事，还没问完，车马已经到了门前。于是有侍女和太监几十个人，从外面正门传送进来绣着花的垫褥、华丽的席子，铺在院子内。又用翠屏画幕装饰正房的门，左右各放一个细绳编织的坐床，请公公婆婆对面坐好。于是门外设置了两幅绣花的步障，后土夫人穿着礼服，带着环佩进来，行完了媳妇应该行的礼，献上金、玉、罗纨等贵重物品十多箱，作为人间祝贺时赠送的礼物，放在公婆面前。就连叔父、伯父、姑母等家中所有的人，都收到了新媳妇的礼品。她请求说：“新媳妇愿意住在东院。”于是又有侍女太监拿着帷帐一类装饰品，放到东院，布置得十分妥贴。后土夫人就住在了东院。韦安道的父母感到担心、害怕，因为不知道媳妇的来历。

当时，正是武则天当朝，法律政令严峻，韦真害怕因此招来灾祸，就把这件事奏明了皇上，请求处罚。武则天说：“这一定是精怪一类的东西，你不必发愁。我有会使用咒语的佛门法师九思和怀素两个和尚，可以替你除去这个妖怪。”于是命令九思和怀素两人前去。和尚说：“这不过是狐狸精一类的妖怪，用法术驱除很容易。应当先让新媳妇在她住的院内摆设宴席，设置座位，定好明天就去。”韦真回家，完全按照两个和尚的话安排，新媳妇接受了公公的吩咐，置办宴席，布置座位，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第二天，两个和尚来了，吃喝完，端正地坐着，请求和新媳妇见面，准备施展他们的法术。新媳妇很快就来了，也向两个和尚施礼。和尚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一样，趴在地上口称有罪，眼眶、鼻孔、嘴里向外流血。两个和尚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报告给皇上。武则天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和尚回答说：“我们用咒语能够降伏的，不过是妖怪鬼物，这个女子的来历我们不知道，想来不能用咒语制伏。”武则天说：“谏议大夫明崇俨，能够用太乙仙法制伏天地神灵，对这个女子也一定可以使用。”于是

命令崇俨前往，崇俨对韦真说：“今天晚上，你可以在屋子里虔诚地坐着，等候新媳妇住的房屋上空有奇特的东西到来时，就静心观石。如果胜利了，也就算了；如果不胜，就得再用别的法术制伏她。”韦真按他说的做了。初更时分，看见有件东西像飞云，红光像闪电，从明崇俨的住处跳跃而来。到了新媳妇的房屋上空，忽然像被什么东西扑灭了一样，就不见了。派人去看望新媳妇，仍然平平安安，像平日一样。二更时分，又看见一件东西像赤龙一样，张牙舞爪，喷着毒气，声音如同众鼓齐鸣，乘着发光的黑云，来到新媳妇的房屋上空，又好像被什么东西扑打一样，发出鹿叫般的声音熄灭了。派人察看新媳妇，还是平平安安的。到了半夜里，看见有个长着红发、锯齿的东西，旋转着铁轮子，乘着飞雷，轮角露着锋芒，呼啸着奔了过来，到了新媳妇住的屋上之后，却又像被什么东西所杀，口称有罪，消灭了。不久天明了，韦真又惊奇又害怕，不知该怎么办，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明崇俨。明崇俨说：“前边用的法术，是太乙符篆法，只能降伏狐狸精。现在既然无效，等我查考一下，她到底是什么神灵。”于是设坛建醮，根据名册簿籍，差遣神将考查八方大地、山川河渠、土山荒村、水泽森林，结果主管这些方面的精怪之类，数目一个也不缺少。明崇俨感到奇怪。第二天，又召来人间地仙及天上八方天神的各部神灵进行查考，数目也不缺少。明崇俨说：“天地神灵来做害人之事的，我能降伏它们。像现在这样，我就无从知道了。请让我亲自见见，当面作一番考察。”于是韦真就叫在新媳妇院内摆设宴席，邀请明崇俨。明崇俨来到坐下后，请求见见新媳妇。新媳妇出来，恭恭敬敬地回答问话，正要向明崇俨拜礼，明崇俨又忽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一样，扑倒在地，口称有罪，请求饶命，眼眶、鼻孔、嘴里的血一直流到地上。

韦真更加感到惊慌、害怕，不知该怎么办。他的妻子对他说：“听说先前安道同他刚结婚时，说是后土夫人。这样，即使

是人间所有的法术也不能降伏她。现在看她同安道夫妻之间，也十分情投意合，不如试着让安道告诉她，请求她回去，也许能行。”韦真马上就叫安道去向后土夫人谢罪说：“我们是小户人家，新妇是尊贵的神灵，现在和小子结成夫妻，很感荣幸，可是地位不相称，我不敢高攀；加上天后法令严峻，怕因为这件事招来灾祸。希望你能替公婆考虑一下，暂且回去。”话还没说完，新媳妇就痛哭流涕地说：“我能和你结成夫妻，侍奉公婆，很是幸运。做媳妇应当遵守的规矩，最主要的就是执行公婆的命令，现在公婆既然让我回去，怎敢不恭敬地从命呢？”于是答应在当天驾车回去。接着在堂下向公婆行礼告辞，顺便请求说：“媳妇是个女子，不敢一个人回去，希望能同韦郎一起走。”韦真高兴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后土夫人就同韦安道一起走了。走到建春门外，先前来的时候护卫车辆的人都到了。那些在都城见到的仆役、官吏、侍卫全都和从前一样。

回到后土夫人都城里的第二天，夫人穿上了官服，坐在大殿正中，如同天子上朝接受朝见一般。于是看到一些面貌古怪的奇人前来朝拜，有的身高一丈多，都戴着花冠，佩着长剑，穿着红色或紫色的官服，说是管理天下山岳沟渎河海的神灵。接着又有几千人朝见，说是管理天下山林树木的神灵。还有天下各国的国君也都来了。当时在后土夫人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坐床，后土夫人叫韦安道坐在那里观看。最后通报朝见的一个人，说是大罗天女。韦安道看那人，原来是武则天皇帝。后土夫人笑着对韦安道说：“这是你居住的那块土地的主人，该暂时回避一下。”就叫韦安道到殿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去。接着，天后在庭下行礼，礼节十分郑重。后土夫人请天后上殿，天后辞谢四次，然后上殿，行过礼才坐下。后土夫人对天后说：“我因为命中注定，应该和天后属下一个叫韦安道的人做夫妻，现在定数已过，自然应当分别，然而不能对他没有情意。这个人苦于寿命短，我住在他家中，本

来想给他延长三百岁的寿命，使他的官职达到三品。但是被他的父母厌恶逼迫，使我不能长期住在人间，所以没能做成这件事。现在，天女正巧来了，就替我给他五百万钱，给他五品官职，不要超过这个限度，恐怕他承受不了。因为韦安道命中福分太薄。”说罢让韦安道出来，叫他拜见天后。后土夫人对天后说：“这是天后管辖下的人，应当接受他的礼拜。”天后谦让了一番，显出非常不安的样子。韦安道拜完后，天后就答应着走了。

后土夫人对韦安道说：“郎君平时喜欢绘画，我帮助你进一步提高技艺，让你的名声流传万代。”于是把韦安道安顿在一个小殿堂里，放下帘幕，叫来从古到今有名的皇帝和功臣，让韦安道照着他们画。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全部画完，汇集成二十卷，韦安道便请求辞别回家。后土夫人命令备好车驾，在她的都城西面，安排了行宫和饯别的宴席，同韦安道诀别。后土夫人拉着韦安道的手痛哭流涕，一副恋恋难舍的样子，并且送他金银珠宝。韦安道满载而归。

韦安道回到洛阳，一进建春门，就听说金吾卫传令在洛阳城中寻找韦安道已经一个多月了。韦安道回来后，去朝见天后，天后坐在小殿内接见了她，并且述说了先前做的梦，和韦安道叙述的情况相同。于是就任命韦安道做魏王府长史，赏给他五百万钱。天后拿韦安道绘画的帝王功臣来看，和秘府中原来收藏的旧画像完全一样。直到现在，韦安道画的这些像还在世间流传。天策年间，韦安道死于任所。

姚 氏 三 子⁽¹⁾

唐 杜光庭⁽²⁾

唐御史姚生⁽³⁾，罢官，居于蒲之左邑⁽⁴⁾。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壮，而顽弩不肖。姚之子稍长于二生。姚惜其不学，日以诲责，而怠游不悛。遂于条山之阳⁽⁵⁾，结茅以居之，冀绝外事，得专艺学。林壑重深，嚣尘不到。将遣之日，姚诫之曰：“每季一试汝之所能，学有不进，必棰楚及汝⁽⁶⁾，汝其勉焉。”

及到山中，二子曾不开卷，但朴斫涂壁为务。居数月，其长谓二人曰：“试期至矣，汝曹都不省书，吾为汝惧。”二子曾不介意，其长攻书甚勤。忽一夕，子夜临烛，凭几披书之次，觉所衣之裘，后裾为物所牵，襟领渐下，亦不之异，徐引而袭焉。俄而复尔，如是数四。遂回视之，见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洁白，光润如玉，因以压书界方击之⁽⁷⁾。豚声骇而走。遂呼二子秉烛，索于堂中。牖户甚密，周视无隙，而莫知豚所往。

明日，有苍头骑扣门⁽⁸⁾，缙笏而入，谓三人曰：“夫人问讯，昨日小儿无知，误入君衣裙，殊以为惭。然君击之过伤，今则平矣，君勿为虑。”三人俱逊词谢之，相视莫测其故。少顷，向来骑僮复至，兼抱持所伤之儿，并乳襦数人⁽⁹⁾，衣襦皆绮紈，精丽非寻常所见，复传夫人语云：“小儿无恙，故以相示。”逼而观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缕焉，则界方棱所击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襦，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顷，夫人自来。”言讫而去。三子悉欲潜去避之，惶惑未决。有苍头及紫衣官监数十⁽¹⁰⁾，

奔波而至，前施屏帷，茵席炳焕，香气殊异。旋见一油壁车⁽¹¹⁾，青牛丹毂，其疾如风，宝马数百，前后导从。及门下车，则夫人也，三子趋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几至此，君昨所伤，亦不至甚，恐为君忧，故来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馀，风姿闲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问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对。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谢。夫人因留不去，为三子各创一院。指顾之间，画堂延阁，造次而具。

翌日，有輜辂至焉。宾从粲丽，逾于戚里⁽¹²⁾，车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满山谷。三女自车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备，果实丰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识。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谢。复有送女数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宴⁽¹³⁾。夫人谓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贵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子复拜谢，但以愚昧扞格为忧⁽¹⁴⁾，夫人曰：“君勿忧，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¹⁵⁾。须臾，孔子具冠剑而至。夫人临阶，宣父拜谒甚恭。夫人端立，微劳问之，谓曰：“吾三婿欲学，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¹⁶⁾，莫不了然解悟，大义悉通，咸若素习。既而宣父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¹⁷⁾，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诀，三子又得之无遗。复坐与言，则皆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之际矣。三子相视，自觉风度夷旷，神用开爽，悉将相之具矣。

其后姚使家僮饷粮，至则大骇而走。姚问其故，具对以屋宇帷帐之盛，人物艳丽之多。姚惊谓所亲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将行，夫人诫之曰：“慎勿泄露，纵加楚挞，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讶其神气秀发，占对闲雅。姚曰：“三子骤尔，皆有鬼物凭焉。”苦问其故，不言，遂鞭之数十。不胜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别所。姚素馆一硕儒⁽¹⁸⁾，因召而与语。

儒者惊曰：“大异大异！君何用责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则必为公相⁽¹⁹⁾，贵极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问其故，而云：“吾见织女婺女须女星皆无光⁽²⁰⁾，是三女星降下人间，将福三子。今泄天机，三子免祸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视三星，星无光。

姚乃释三子，遣之归山。至则三女邈然如不相识，夫人让之曰：“予不用吾言，既泄天机，当于此诀。”因以汤饮三子，既饮则昏顽如旧，一无所知。儒谓姚曰：“三女星犹在人间，亦不远此地分。”密谓所亲言其处。或云河东张嘉贞家⁽²¹⁾，其后将相三代矣。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姚氏三子：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六十五，注明出自《神仙感遇传》。《异闻集》收录此篇，题为《三女星精》。《道藏》本《神仙感遇传》卷三所收，题作《御史姚生》，文字不及《太平广记》所引详细，故依《太平广记》选录。作品所述故事离奇荒诞，富有传奇色彩。其意旨不外言公卿将相皆有星宿照命，或者径为张嘉贞家三代将相张目。

(2) 杜光庭：五代入，字圣宾，处州缙云（今属浙江省）人。学道天台山，唐僖宗曾召见，后避乱入蜀。晚年隐于四川青城山白云溪。他擅长诗文、小说，又精于道教教仪，著述很多。所著《神仙感遇传》为唐代志怪小说集，原书十卷，记古人遇仙故事，多采自前人神仙家书和志怪小说，非杜光庭个人创作。

(3) 御史：官名。唐代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之分。

(4) 蒲：即蒲州，唐代改为河中府。左邑：县名，即今山

西闻喜县。

(5) 条山：即中条山，在山西省西南部黄河和涑水河、沁河之间。

(6) 楯（jiǎ）楚：用楯木荆条做成的刑具，用来鞭挞。

(7) 界方：界尺，用来画直线或压纸的尺子。

(8) 苍头：指奴仆。汉代的奴仆用深青色的头巾包头，故称。

(9) 乳褓（bǎo）：乳母和保母。褓，裹小儿的被子，借指抚育幼儿。

(10) 宫监：官名。唐代的离宫设宫监、副监管理，也用来称宦官。

(11) 油壁车：古代妇女乘坐的车子，车壁用油漆涂过，故称。

(12) 戚里：帝王外戚聚居的地方。此处借指外戚。

(13) 合卺（jǐn）：喝交杯酒，指完成婚礼，结为夫妻。

(14) 扞（hàn）格：格格不入。此处引申为做不了官的意思。

(15) 孔宣父：即孔子，因为后世曾谥孔子为文宣王，称宣父是尊敬的意思。

(16) 六籍：六经，儒家的六种经典，即诗、书、易、礼、乐、春秋。

(17) 周尚父：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辅助周武王建立西周，后辅佐成王，被尊为尚父。

(18) 硕儒：大儒，是精通儒家经学的儒者。

(19) 公相：公指三公，相指宰相，都是封建社会里最高级的官职，所以说“贵极入臣”。

(20) 织女婺女须女：星名。织女星在银河西，与牵牛星相对，演为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婺女星就是女宿，二十八宿之

一：须女是星座名，即婺女，四星，位于织女星之南。此处大约是为了配合三女子之数。

(21) 张嘉贞：唐代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武后时曾任监察御史，开元中任中书令。

【译文】

唐朝的御史姚先生，辞职之后住在蒲州的左邑县。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外甥，每人一姓，都到了壮年，可是顽劣笃钝不成气候。姚先生的儿子比其余二位稍大一些，姚先生舍不得他们就这样不学无术，每天教导督责，可他们懒惰贪玩，不思改过。于是，姚先生就在中条山南麓盖了几间茅草屋，让他们住在那里，希望同外界隔绝，能够专心学习，因为这里山深林茂，环境清幽，没有外边世界的杂乱和喧闹。临走的那天，姚先生训诫他们说：“每一个季度，我都要考试你们学过的知识，如果学问没有长进，一定要用荆条抽你们。你们要好自努力啊！”

到了山里以后，两个外甥竟然连书卷也没有打开过，一味砍树涂屋地玩耍。住了几个月，姚先生的儿子对两个表弟说：“考试的日期到了，你们都不看书，我很为你们担心。”两个人竟然毫不介意。姚先生的儿子读书十分努力，偶然有一天晚上，已经半夜了，他还点着蜡烛读书。正伏案翻书的中间，觉着身上穿的皮衣的后襟被什么东西拉住，后襟衣领渐渐往下滑。他也不觉得奇怪，只是慢慢把皮衣拉上来披好。过了一会儿，依然如此。这样反复了几次，他就回头去看，见一头小猪，垫着皮衣的下襟在那里睡觉，全身洁白，光润得像玉石一样。他就拿起压书的界尺照着小猪打去，小猪惊叫一声逃走了。他急忙叫起两个表弟来，拿着蜡烛在屋子里搜寻，窗户关得很严密，向四周察看，也没有缝隙，也不知小猪从什么地方逃走了。

第二天，有个苍头骑着马来敲门，记事的笏版插在腰带上，

进了屋对三人说：“夫人问讯你们好，昨夜，小儿无知，误入先生的衣襟睡觉，实在感到惭愧。可是先生用界尺打伤了他，现在已经安全了。请先生不要挂心。”三个人一齐说好话道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是什么缘故。过了一会儿，刚才来过的那个苍头又来了，还抱着那个受伤的孩子，同来的还有几个乳母和保母，身上的衣服都是上好的绸缎，其精致漂亮不是寻常能见到的。他们又传夫人的话说：“小儿的伤不要紧，所以抱来让你们看看。”他们走近一看，从眉毛到鼻头子上有红丝线一样的伤痕，就是界尺棱留下的痕迹。三个人更加害怕，苍头和乳母、保母都用好话安慰他们。又说：“过一阵儿，夫人要来。”说罢就走了。三个人都想悄悄逃开躲避一下，正在慌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有几十个奴仆和穿紫衣的宫监奔跑而来，上前张挂屏障帷幔，铺设华美的坐席，一股异香弥漫空中。接着就见一辆油壁车，驾着青牛，转动红膝车轮，像风一样飞快地赶来，还有宝马几百匹，在车前车后引导随从。到了门前，夫人从车上下来，三个人快步出门拜迎，夫人微笑着说：“没有想到小儿跑到这里来，先生昨晚打伤了他，也不怎么严重。恐怕先生担忧，所以来安慰你们。”夫人大约三十多岁，风姿娴雅整肃，举止像神仙一般，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她问三个人：“娶妻没有？”三个人都回答没有。她就说：“我有三个女儿，容貌美好，品性善良，能够配得上三位先生。”三个人立即施礼感谢。夫人就留了下来，为三人各造了一所宅院，转眼之间，彩绘的堂屋，附属的阁室，一应都具备了。

到了次日，来了几辆上彩遮帷的车子，宾客仆从，衣着华丽，超过了皇帝的外戚。所乘的车子，所穿的衣服，耀人眼目，反光照在地上，香气弥漫山谷。三个女儿从车上下来，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夫人领着三个女儿进了堂屋，又请三人就座，设下婚宴，美酒佳肴，各种果实，无不具备，都不是世间常有的东

西，多数没有见过。三个人根本没有想到，夫人指着三个女儿说：“让她们三个各配你们一人。”三个人当即离席施礼答谢。还有几十个陪送的女子，好像神仙一样美妙。当天晚上就结为夫妻。夫人对三个人说：“人最看重的是生命，最想得到的是官职爵位，只要你们在百日之内不把这事泄露给别人，就可让你们长生不老，官至将相。”三个人又施礼致谢，只是担心自己愚昧蠢笨，根本做不了官。夫人说：“你们不用发愁，这是很容易的事。”于是就命令地上的主神把孔子召来。过了片刻，孔子戴冠佩剑而来，夫人站在台阶前，孔子恭恭敬敬地行礼晋见。夫人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简略问候之后，就说：“我的三个女婿想学习，请你指点一下。”孔子就教导三人，把六经的篇目指给他们看，三人莫不了然于心，六经的意旨全部通晓，都像平时就学好了的一样。不久，孔子告辞走了。夫人又召来周公，把玄女符玉璜秘诀给三人看，三个人又都掌握了。此后再坐下来同他们交谈，就都是文武双全，学问贯通天人了。三人互相打量，自己也觉得风姿坦荡，思路开阔，具备了将相的才干。

之后，姚先生派家僮给他们去送粮食，到了一看，吓得撒腿就跑。姚先生问是什么缘故，家僮就把看到的房屋帷帐的盛大，人和物品的艳丽众多全告诉了他。姚先生就惊骇地对亲戚朋友们说：“这一定是山里的鬼魅作怪。”赶紧把三人叫回来。三人临走时，夫人告诫他们说：“千万不要泄露了，即使鞭打你们，也不要说。”三人回到家里，姚先生也惊奇他们气宇轩昂，应对闲雅。姚先生就说：“他们三人突然变成这样，都是有鬼附在身上了。”就追问缘故，三人都不说话。于是，姚先生用鞭子抽了他们几十下，忍不住疼痛，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说了出来。姚先生就把他们幽禁在另一处地方。姚先生家里平日住着一位学问渊博的儒学先生，于是请来同他说这件事，儒学先生惊讶地说：“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先生为什么要责怪他们三人呢？假如三人不泄露

这件事，那一定要做公卿宰相。可惜如今泄露了，这也是命该如此啊。”姚先生询问缘故，儒学先生说：“我夜里观星，看见织女、婺女、须女三星都不明亮，这是三星降到人间，要赐福给三个青年人。如今泄露天机，三人能不受惩罚就是侥幸的了。”当天晚上，儒学先生领着姚先生观察三星，果然没有光亮。

姚先生于是放开三人，让他们回山。到了山里，三位女子见到他们，表情冷淡，好像不认识一样。夫人责备他们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既然泄露了天机，理当就此诀别了。”于是端来开水让三人喝下，三人喝下后，又变得像先前一样糊涂顽劣，什么也不知道了。儒学先生对姚先生说：“三女星仍在人间，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他把三女星所在的地方告诉了亲戚朋友。另有一种传说，三女星嫁到了张嘉贞家，他家后来三代人做过将相。

元 藏 几⁽¹⁾

唐 苏 鹗⁽²⁾

处士元藏几，自言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³⁾。隋炀帝时，官任奉信郎⁽⁴⁾。大业九年⁽⁵⁾，为过海使判官⁽⁶⁾。无何，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免，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⁷⁾，则督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沧洲⁽⁸⁾，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而神气精爽。

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上宜五谷，人多不死。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更产分蒂瓜，长二尺，其色如棋，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⁹⁾，戴远游冠⁽¹⁰⁾。与之话中国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¹¹⁾，饮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视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数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员外寻云⁽¹²⁾：“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辉灿烂，与真无异，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荃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荃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强木造船，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縋之，终不没。

藏几淹留既久，忽念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达于东莱⁽¹³⁾。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其年号，即贞元也；访其乡里，榛芜也；追其子孙，疏属也。有隋大业元年至

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¹⁴⁾。有二鸟，大类黄鹑，每翔翥空中。藏儿呼之即至，或令衔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洲也。藏儿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十数年间，遍游江表⁽¹⁵⁾，人莫之知。而赵归真常与藏儿弟子九华道上叶通微相遇⁽¹⁶⁾，求得其实。归真以藏儿之异备奏上⁽¹⁷⁾，上令谒者资手诏急征⁽¹⁸⁾。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¹⁹⁾，以降异人。”后有人见藏儿泛小舟于海上。至今江表道流，人传其事焉。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元藏儿：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十八，注明出自《杜阳杂编》。作品叙述道士元藏儿因渡海船破，漂至沧洲，后回中国的故事，写沧州之物土人情，历历如在眼前。这是道教描写的理想国之一。

(2) 苏鹞(è)：字德祥，唐代武功(今属陕西)人。唐僖宗光启二年(886)进士。家居武功杜阳川，为《杜阳杂编》书名之由来。《杜阳杂编》是唐代笔记小说集，三卷，五十二则，所记多四方奇闻，事颇荒诞。

(3) 后魏：北朝之一，为鲜卑族拓拔珪于公元386年所建；国号为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区别于三国之魏，史称北魏或后魏。清河孝王：王铎。

(4) 奉信郎：官名。

(5)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605年至618)。

(6) 判官：官名。唐代节度使等地方长官都设判官，处理公事。此处为过海使的属官。

(7) 洲人：此处洲、岛同义，洲人即岛上的人。

(8) 沧洲：传说中的道教地名，与海上十洲差不多。

(9) 缝掖衣：古时士人穿的一种宽袍大袖的衣服。

(10) 远游冠：一种帽子的名称。《后汉书·舆服志下》：“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

(11) 箫韶之乐：相传为舜时的音乐。此处指美妙的古乐。

(12) 员外：官名，即员外郎。隋代尚书省二十四司均设员外郎一人。唐代各部均有员外郎，位在郎中之后。

(13) 东莱：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掖县。唐时称为莱州。

(14) 大业元年至贞元年末：即从公元605年至805年，整整二百年。

(15) 江表：指江南。

(16) 九华：即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西南。

(17) 上：指皇帝。

(18) 谒者：官名。即隋唐时之内谒者，主报中章。

(19) 明皇帝：指唐玄宗，因为他死后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唐人诗文中多称为明皇。

【译文】

处士元藏几，自己说是后魏清河孝王的孙子，隋炀帝时，担任奉信郎的官职。大业九年，担任过海使判官，不久，海上起了大风，风浪损坏了船只，四周黑雾笼罩，同船渡海的人没有一人幸免于难。只有元藏几一个人抓住一块破木板，在海上漂流了半个月，偶然遇到一座岛屿，就上了岸。岛上的人问他从哪里来，他就糊里糊涂地把事情的经过告给人家。岛上的人说：“这是沧州，离开中国已有几万里了。”于是就取出菖蒲花桃花酒让他喝，他喝了后顿觉神气清爽。

这座岛屿方圆有一千里，岛上花草树木四季如春，土地适宜

种植五谷；岛上的人大多长生不老。岛上有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类禽兽。还出产并蒂瓜，瓜长二尺，颜色像桑椹一样，一颗瓜两根瓜蒂。另外还有绿色的枣子、红色的栗子，都像梨那么大。岛上的人大多穿宽袍大袖的衣服，戴远游冠，和他谈论中国的事情，都历历如在目前。他们有的住在金楼银台，有的住在玉楼紫阁，演奏着高雅的音乐，饮用着香露酿制的美酒。岛上有一座久视山，山下流出一股澄水泉，那泉水宽一百步，也叫做流渠。即使把金块、石头扔进去，也不会沉到水底，所以岛上的人用瓦和铁造船。还有金池，方圆十几里，里面的水石泥沙，都是金黄色的。池中有四条腿的鱼。当令荆部卢员外就说过：“金义岭有个水池像盆子，其中的鱼都长着四条腿。”又有金莲花，岛上的人把它做成泥，用来彩画，光彩灿烂，与真的没有分别，只是经不住火烧罢了。还有一种金茎花，形状像蝴蝶，每到微风吹来，就摇摇晃晃像飞一样，妇女们抢着采摘这种花做首饰，并且有这样的谚语：“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他们还用一种叫“强木”的木材造船，上边装饰着许多珍珠玉石，用来做游戏。强木就是不沉水的木材，一尺见方的一块就有八百斤重，捆上大石头吊下去，也不会沉到水底。

元藏几在岛上住了很长时间，忽然想念起中国来，岛上的人就为他制造了一只凌风船送他回去。船在海上冲风破浪，像箭一样快，不到十天就抵达东莱。他问人这是什么国家，说是大唐；问大唐的年号，说是贞元；去寻找家乡，只有一片荒芜；追问他的子孙，都是辈分很远的后代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到唐朝贞元末年，已经二百年了。他有两只鸟，很像黄鹑，经常在天空飞翔。元藏几一叫就飞下来了，或者让它们衔一颗珍珠，或者让它们去给人传话，所以叫传言鸟，出于沧洲。元藏几会写诗，也喜欢饮酒，混迹世俗之间，自由自在。十几年中间，他游遍了江南各地，人们都不知道他是谁。赵归真曾经与元藏几的弟子九华道士

叶通微相遇，打听到实际情形。赵归真就把元藏几的不同凡响原原本本奏给皇上，皇上派接待宾客的侍从人员带着手诏赶紧去诸，可到了半路上，忽然不见了。这位侍从非常害怕，立即上疏把情况禀告皇上，皇上看了上疏后，感叹地说：“我比不上玄宗明皇帝，他能使异人服从自己。”后来，有人见元藏几乘着小船航行在大海上。到现在，江南的道士们还盛传他的故事。

黑 叟⁽¹⁾出《会昌解颐录》⁽²⁾

唐宝应中⁽³⁾，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⁴⁾，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⁵⁾，越中上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倘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

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扬、润、潭、洪⁽⁶⁾，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⁷⁾，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

政大设斋⁽⁸⁾，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刷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颇痛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刷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⁹⁾，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

自茅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其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

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黑叟：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四十一，注明出自《会昌解颐录》。作品记载了一个抑佛扬道的故事，显然是道教作品。但作品的内容远不止此，其中的观察使皇甫政不仅佞佛，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修建殿堂三间，其妻出钱百万彩画神像，设斋庆贺，而且欲为皇上抢夺美艳民女，总之是一个贪婪而又媚上的贪官形象。就这一点而言，也是借仙道讽刺浊世。

(2) 会昌解颐录：唐代笔记小说集，原作四卷，不知撰人。《说郛》卷四十九引录四条，题包潜撰，不知何据。原书已佚，《太平广记》选录十二条，均记神仙鬼怪故事。

(3) 宝应：原为唐肃宗年号，代宗即位后未改，包括两年时间（762—763）。

(4) 越州：州名，唐时曾改为会稽郡，治所在会稽县（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官名，唐代在各道设置观察使，中叶以后，凡设节度使的由节度使兼任，无节度使的仍设观察使。其职任是考察州县官吏的政绩，后也兼管民事。皇甫政，实有其人，贞元间为浙东观察使。

(5) 魔母：即九子魔母，佛经中的鬼子母。传说她生下五百个孩子，每天吞吃王舍城里的一个童子，后经独觉佛点化，成为保佑人生子的女神。

(6) 汴、滑、徐、泗、扬、润、潭、洪：唐代的八个州名。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徐州，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泗州，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扬州，治州所在今江苏扬州市。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

(7) 剑南：唐代剑南道，辖今四川全省和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地区。

(8) 斋：佛教供奉神佛、施舍财物饭食称为斋。

(9) 田舍老妻：庄稼人的妻子。

【译文】

唐朝宝应年间，越州观察使皇甫政的妻子陆氏，容貌虽美，却没有生下个儿子。越州有座佛寺叫宝林寺，寺中有座魔母殿，越州的善男信女祈求生男孩或女孩的，都很灵验。有一天，皇甫政抽公事空闲，带着妻子来到寺中，到了魔母殿内，举香祝愿说：“请求魔母赐给一个男孩，我愿意拿出一百万贯钱的官俸来建造神殿。”陆氏又说：“倘若能够随愿生个儿子，我也拿出一百万脂粉钱，重新绘一幅神像。”祈祷完了，二人就在寺中游玩，到傍晚才回家。两个多月后，妻子怀孕了，果然生下一个男孩。

皇甫政十分喜欢，建造了三间殿堂，华丽到了极点。陆氏在寺门外摆出百万钱，招募画工，从汴州、滑州、徐州、泗州、扬州、润州、潭州、洪州以及全国各地来的画工，每天都有应募的。只是因为报酬太高，都不敢动手。忽然有一个人未通报姓名，只说是从剑南来的，并说擅长绘画。他在寺内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看着新殿堂的墙壁，频频点头。主事和尚说：“为

什么不迅速将壁画完成呢？”那人笑着说：“请你准备好灯油，我要在夜间做这件事。”和尚按他的话办了。到天明，神像画好了，色彩鲜明，整整齐齐一墙壁，而画工已经不见了。

皇甫政在寺内大设斋宴，富户商人都来参加。皇甫政又选择了个好日子，率领官吏军民在寺内举行百戏杂耍音乐演奏大会，庆贺新殿落成。到中午时分，有个人面貌又黑又丑，身高八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扛着锄头要进寺院。守门人不让进，皇甫政让人把他叫了进来，那人一直走到魔母堂上，举起锄头就刨画面上魔母的脸，殿壁被刨坏了。成千上万的人惊得闹了起来，喧嚷得像开了锅一样。两旁的武士要捉住杀他，老汉毫不害怕。皇甫政问道：“你有疯病吗？”老汉说：“没有。”“你会绘画吗？”老汉说：“不会。”问：“那你为什么要刨掉这壁画呢？”老汉说：“我恨的是画工欺骗长官。夫人和长官拿出二百万钱来绘画神像，可是现在这画上神仙的容貌，连世上的活人都不如。”皇甫政生气地呵叱他，老汉拍手笑着说：“如果你不相信，我这庄稼汉的妻子就足以验证。”皇甫政问：“你的妻子在哪里？”老汉说：“我住在湖南边二三里的地方。”皇甫政就派十个人跟着老汉去叫他的妻子。老汉从芦苇盖的小茅屋中，领出一个女子，年纪十五六岁，淡淡地敷了些脂粉，画了眉毛，衣服也不华丽，而神态娇艳招人喜爱，光彩四射可以惊动众人。一会儿功夫，到了宝林寺。成千上万的人伸长脖子，惊奇地看她，都说画上的神母，确实比不上她漂亮。把她引到台阶前，皇甫政的妻子陆氏同她一比，也显得毫无姿色了。

皇甫政说：“你一个卑贱的庄稼汉，却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应当献给皇帝。”老汉说：“请让她回去同庄稼院里的亲属告别一下。”皇甫政就派了五十个士兵，十个侍女，一起到他家去。到了江边准备渡江时，老汉单独在小游艇中，士兵、侍女和老汉的妻子一起乘坐一条大船，快要渡过江时，随行的人没有发觉，

老汉的妻子在急流之处，突然飞到了老汉的游艇中。人们惊慌害怕，赶快划着船追赶他们。这时，老汉夫妻二人已经离船上岸，手拉手走了。士兵们又去追赶他们，两个人就变成白鹤，向天空高高飞走了。

马 自 然⁽¹⁾

唐 沈 汾⁽²⁾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也⁽³⁾。世为县小吏，而湘独好经史，攻文学，治道术，遍游天下。后归江南，而曾醉于湖州⁽⁴⁾，坠霅溪⁽⁵⁾，经日方出，衣不沾湿，坐于水上而言曰：“适为项羽相召饮酒⁽⁶⁾，欲大醉，方返。”溪滨观者如堵，酒气犹冲人，状若疯狂，路人多随看之。又时复以拳人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顷，指柳树令随溪水来去，指桥令断复续。

后游常州，会唐宰相马植谪官⁽⁷⁾，量移常州刺史，素闻湘名，乃邀相见，延礼甚异之。植问曰：“幸与道兄同姓，欲为兄弟，冀师道术可乎？”湘曰：“相公何望⁽⁸⁾？”植曰：“扶风⁽⁹⁾。”湘曰：“相公扶风，马湘则风马牛，但且相知，无征同姓。”亦言与植风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斋⁽¹⁰⁾，益敬之。或饮食次，植请见小术。乃于席上，以瓷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掷之皆青铜钱。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人有收取，顷之复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极多。湘书一符，令人帖于南壁下，以箸击盘长啸。鼠成群而来，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阶前，湘曰：“汝毛虫微物，天与粒食，何得穿墙穴屋，昼夜扰于相公！且以慈悯为心，未能尽杀，汝宜便相率离此。”大鼠乃回，群鼠皆前，若叩磕谢罪，遂作队莫知其数，出城门去，自后城内更绝鼠。

后南游越州⁽¹¹⁾，经洞岩禅院，僧三百方斋。而湘与婺州永

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¹²⁾。僧见湘单僂箕踞而食，略无揖者，但资以饭。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斋未毕，乃出门。又促速行，到诸暨县南店中⁽¹³⁾，约去禅院七十馀里。深夜，闻寺道上声，主人遽应：“此有三人。”外面极喜，请于主人，愿见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礼拜哀鸣云：“禅僧不识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谴责，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来，固乞舍之。”湘唯睡而不对，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后无以轻慢为意。回去入门，坐僧当能下床。”僧回果如其言。

湘翌日又南行。时方春，见一家好菰菜，求之不能得，仍闻恶言。命延叟取纸笔，知微遂言：“求菜见阻，诚无讼理，况在道门，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讼者也，作小戏耳。”于是延叟授纸笔，湘画一白鹭，以水喷之，飞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赶起，又飞下再三。湘又画一猧子⁽¹⁴⁾，走赶捉白鹭，共践其菜，一时碎尽止。其主见道士嘻笑，曾求菜致此。虑复为他术，遂来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戏耳。”于是呼鹭及犬，皆飞走投入湘怀中。视菜如故，悉无所损。

又南游霍桐山⁽¹⁵⁾，入长溪县界⁽¹⁶⁾，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戏言无宿处，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尔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跃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适主人夜起，烛火照见，大惊异。湘曰：“梁上犹能，壁上何难？”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谢，移知微、延叟人家内净处安宿。及旦，主人留连，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数里，寻求已在路旁。

自霍桐回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观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馀年，即化为石。”自后松果化为石。忽大风雷震，石倒山侧，作数截。会杨发自广州节度⁽¹⁷⁾，责授婺州。发性尚奇异，乃徙两截就郡斋，两截致之龙兴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

径三尺馀。其石松皮鳞皴，今犹存焉。

或人有疾告者，湘无药，但以竹拄杖打痛处。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头如雷鸣，便愈。有患腰脚陀曲，拄杖而来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应手便伸展。时有以财帛与湘者，推让不受。固与之，复散与贫人。所游行处，或宫观岩洞，多题诗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诗》曰⁽¹⁸⁾：“太乙初分何处寻⁽¹⁹⁾，空留历数变人心⁽²⁰⁾。九天日月移朝暮⁽²¹⁾，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漫作驱山计⁽²²⁾，沧海茫茫转更深。”复归故乡省兄，适兄出，嫂侄喜叔归。湘告曰：“我与兄共此宅，归来要明此地，我唯爱东园耳。”嫂异之曰：“小叔久离家，归来兄犹未相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驻留三日，嫂侄訝不食，但饮酒而已。待兄不归，及夜遽卒。明日兄归，问其故，妻子具以实对。兄感恻，乃曰：“弟学道多年，非归要分宅，是归托化于我，以绝思望耳！”乃棺敛。其夕棺訇然有声，一家惊异，乃窆于园中⁽²³⁾。时大中十年也⁽²⁴⁾。明年，东川奏剑州梓潼县道士马自然⁽²⁵⁾，白日上升。湘于东川谓人曰：“我盐官人也。”敕浙西道杭州复视之⁽²⁶⁾，发冢视棺，乃一竹枝而已。

录自《太平广记》

【注解】

(1) 马自然：此篇选自《太平广记》卷三十三，注明出《续仙传》。《道藏精华录》所收《续仙传》卷上收录，文字与此有歧异。作品以游记的形式写马自然的灵异事迹，用以宣扬道术，而所记生动形象，大有小说意味。

(2) 沈汾：唐代人，字、里均不详，《续仙传》自序写官衔为“朝请郎前行溧水县令兼监察御史赐绯鱼袋”。所撰集的《续

仙传》，也称《续神仙传》，三卷，分上，中，下，依次记飞升十六人，隐化十二人，隐化八人。

(3) 盐官：旧县名，即今浙江海宁县西南的盐官镇。

(4) 湖州：州名，沿所在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市）。

(5) 霅（zhà）溪：水名。在浙江吴兴县南，入太湖。

(6) 项羽：名籍，秦末下相人。从叔父项梁在吴中起义，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自刎乌江岸。

(7) 马植：唐代扶风人，字存之，宣宗朝累官中书侍郎，坐事贬常州刺史。常州：州名，治所在晋陵县（即今江苏常州市）。

(8) 望：郡望。本指郡中显贵的姓氏，此处指籍贯。

(9) 扶风：郡名，治所在雍县（今陕西凤翔县）。

(10) 郡斋：指郡衙。

(11) 越州：州名。治所在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

(12) 婺州：州名。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市。永康县：今属浙江省。

(13) 诸暨县：今属浙江省。

(14) 狢（wō）子：小狗。

(15) 霍桐山：山名，在福建省宁德县北。道教称为霍桐洞天，五代时曾封为东岳。

(16) 长溪县：今福建省霞浦县。

(17) 杨发：唐代冯翊人，字至之，曾官岭南节度使，因刚严致乱，贬为婺州刺史。广州节度使即岭南节度使。

(18) 秦望山：山名，在浙江余杭县东南。相传秦始皇东游，想渡江过会稽，登山而望，故名秦望山。

(19) 太乙：即太一，古代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因此本句言：太一之气初分为上天下地之时已是无法稽考了。

(20) 历数：即天道，指主宰自然变化和人间祸福的神的意

志。

(21) 九天：指天的中央和八方。

(22) 秦皇驱山：传说秦始皇想造桥过海看日出，有神人用鞭子驱赶石头入海。这两句写马湘登秦望山的感想：秦始皇妄想把山石赶下海，填海造桥，可是沧海茫茫反而更深了。

(23) 窆窞 (zhǎn xī)：墓穴。

(24) 大中十年：公元 856 年。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 (847—860)。

(25) 东川：唐代方镇东川剑南的简称。剑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四川省剑阁县。梓潼：县名。今属四川省。

(26) 浙西道：唐代设置的道名，全称是浙江西道。辖境包括今浙江以西，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直至江西九江广大地区。

【译文】

马湘，字自然，是杭州盐官县人。他的祖先世代做县衙的小官，只有马湘喜欢学习经史，专攻学术，并且修习道术，走遍了天下各地。后来回到江南，曾经在湖州喝醉酒，掉进霅溪，过了一天才出来，可连衣服都没有湿了。他坐在水上对人说：“刚才被项羽叫去喝酒，快要大醉时才返回来。”溪边看热闹的人堵得像墙一样，他呼出来的酒气还一股一股地冲人，形容像个疯子，许多过路的人也跟着看。又把拳头伸进鼻孔里，拽出拳头，鼻子还像原来一样。他指着霅溪，能让水倒流一顿饭功夫；指着柳树，让柳树随着溪水移动；指着桥，让桥断了再接起来。

后来，他去常州游览，正好赶上唐朝的宰相马植贬官，量移常州刺史。马植老早就听到过马湘的名声，就让人去邀请，礼节十分周到。马植问道：“很幸运，能和道兄同姓，很想结拜为兄弟，希望你学习道术，可以吗？”马湘就问：“相公的郡望是哪

里？”马植答道：“是扶风郡。”马湘就说：“相公是扶风人，我是杭州人，真是风牛马不相及呀！看来只能交个朋友，不能叙同姓之宗了。”马植留他住在郡衙里，更加敬重。有一次吃饭中间，请马湘变个小法术，马湘就在席上用个瓷器装上土种瓜，转眼间出苗拉蔓，开花结实，摘下瓜让客人吃，都说非常香甜，比普通的瓜好得多。他又能从全身和袜子上摸钱，摸出的钱不知有多少，扔在地上，都是青铜钱，撒进井里，一呼叫就一个接一个从井中飞了出来。有人捡起来保存，过一阵就没有了。马植又告他常州城中老鼠太多，马湘就画了一道符，让人贴在南墙下，用筷子敲着盘子长啸，老鼠成群结队跑来，爬在符下边。马湘就呼喊老鼠，有一个大老鼠就跑到阶前，马湘说：“你们这群长毛的小动物，天给了你们粮食吃，为什么还要拆穿墙壁，打洞入室，白天黑夜骚扰相公呢？我暂且以慈爱为怀，不把你们全部杀死，你们要立即相率离开这里。”大鼠返回鼠群，所有老鼠都上前来，好像叩头谢罪的样子，于是无数的老鼠就结队出城而去。自此以后，常州城里就再没有老鼠了。

之后，他又南游越州，路经洞岩禅院，有三百名和尚正在吃斋饭，马湘与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其弟子王延叟结伴同行，和尚们见马湘一个人伸开腿坐在那里吃饭，没有一个人以礼相待，只是施舍些饭食。一看这种情形，马湘就不吃了，而且催促王知微和王延叟赶快吃完就走。和尚们的斋饭还没有吃完，他们就出门走了。他又催促快走，赶到诸暨县南的一个客店，距离洞岩禅院大约有七十多里。深夜时分，听到有人寻找道士的询问声，店主人赶忙回应，说住着三个客人，门外的人很高兴，请求店主人希望见见道士。等他们进了店屋，原来是两个和尚，这两个和尚就趴在地上只管叩头谢罪，哀求说：“和尚不认识道士，昨天很失礼数，招致谴责，三百名和尚到现在不能下床。我们两人因管事没有坐着，所以能来。”一再请求放过他们。马湘一味

装睡不答话，王知微和王延叟只是发笑。两个和尚更加哀求，马湘才说：“以后不要再存心轻视慢待人，你们回去一进门，坐着不能动的和尚就能下床了。”两个和尚返回去时，果然如马湘说的，和尚们都能行动了。

第二天，马湘继续南行。当时正是春天，见一人家地里的菘菜长得很好，想要些吃，人家不给，还恶言恶语地骂人，马湘就让王延叟取纸笔。王知微说：“向人要菜不给，实在没有责备人家的道理。何况身在道门，怎么可以施法整人呢？”马湘笑着说：“我不是责备人的人，只是玩一个小戏法罢了。”于是，王延叟把纸笔给他，马湘画了一只白鹭，含了口水一喷，白鹭就飞进菜畦里啄菜。主人赶上去，白鹭又飞下来，如此反复多次。马湘又画了一只小狗，跑去追捉白鹭，在菜地里践踏，把菜都踩碎了才停下来。菜地主人见道士嘻嘻笑着，竟然因为要菜弄到这种情形，担心他再施其他法术，就来哀求。马湘对他说：“不是向你要菜，是开个玩笑。”于是呼叫白鹭和小狗，白鹭飞着，小狗跑着，一齐投入马湘的怀中。再看地里的菜，和原来一样，没有一点损坏。

他们又向南游玩霍桐山，进了长溪县境，晚上投一家旅店住宿。店里房少客人多，店主人开玩笑说：“没有住处了，道士要是能在墙上睡的话，就住下吧。”当时天已经晚了，王知微和王延叟急着要住宿，马湘就说：“你们就与俗客一块儿睡吧。”而他纵身一跳，上了屋梁，用一只脚挂在梁上，头朝下睡觉。正好店主人晚上起来有事，被烛光照见，非常惊奇。马湘说：“梁上还能睡，那墙上有什么难的呢？”一转眼就钻进墙里，很长时间不出来。店主人施礼道歉，把王知微和王延叟让进内室干净处安寝。到了天明，店主人留他多住几日，他忽然不见了。王知微和王延叟向前走了几里找寻，他却已在路旁等着。

从霍桐山返回永康县时，在县东的天宝观住下来。观里有一

棵很大的枯松树，马湘指着说：“这棵松树已经三千多年，就要化成石头了。”之后，枯松果然化成石头。有一天，忽然刮起大风，雷声隆隆，松石倒在山边，断成几截。当时正好杨发从广州节度使降级改任婺州刺史，杨发生性爱好奇怪的事物，就搬了两截松石立在州衙里，把另两截送到龙兴寺九松院，每截都有六七尺高，直径三尺多。那石头表面像松树皮一样鳞皴粗糙，至今还保存着。

有时，有病的人来找马湘，马湘也没有药，只用竹拐杖打痛处。要是肚里和身上的各种疾病，他就用拐杖指着有病的处，用嘴吹拐杖的一端，发出雷鸣一样的响声，疾病立即就痊愈了。有患腰疼腿瘸拄着拐杖来的，他也拿竹拐杖打痛处，让病人放开手里的拐杖，立即腰腿就伸展开了。当时有人送财物给他，他推让不接受；硬要给他，他就再分散送给贫穷的人。凡是游览过的地方，或宫观岩洞，多数要题写诗句。他的《登杭州秦望山诗》写道：“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万古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漫诈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他又回家乡看望兄长，正赶上兄长外出不在，嫂子和侄儿见他回来，欢天喜地接待他，他却告嫂子和侄儿说：“这所宅院是我和哥哥共有的，这次回来就是要明确分家，我只爱东面的园子。”嫂子惊奇地说：“小叔离家这么多年，回家来还没有和你哥见面，怎么就说分家产的事。我们是兄弟骨肉，一定不忍心这样。”马湘在家住了三天，嫂子和侄儿都奇怪他不吃饭食，只是喝一点酒。他等不回兄长，在夜里骤然死了。第二天，兄长回来，询问原由，妻子和儿子把实际情形全告了，兄长心里悲痛万分，就说：“弟弟学道多年，不是回来要分家产，是回来死在我眼前，让我不要再思念他。”于是用棺材装殓好，那天晚上棺材轰然作响，全家人都很奇怪，就在东园挖了个墓穴掩埋了。当时是大中十年。第二年，东川上书报告说，

剑州梓潼县道上马自然白日升天。他还对东川人说：“我是盐官人。”朝廷命令浙西道杭州府派人来复核，挖坟开棺一看，里面只有一根竹枝。